

第一章一(1)

肉市口是北京前门外一条最热闹的胡同，路两边都是饭庄子。饭口的时候，各家饭庄忙着煎、炒、烹、炸。这一年，是公元一九一七年，张勋的辫子兵，辅佐小皇上溥仪重登大宝，清朝又复辟了。遗老遗少们翻腾出箱底的朝服，续起真真假假的辫子，满大街跑的都是祖宗。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示心情愉快的唯一方式，就是“吃”。肉市里回光返照似的闹腾起来，又行起请安礼的人们，相让着步入其中的饭庄。整条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正阳楼的涮羊肉，东兴楼的黄焖翅，丰泽园的红烧海参，福聚德的烧鸭子……各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出锅，菜香飘满街市。

各家饭庄子跑堂的招呼客人，伙计们站在门前，吆喝着自家的拿手菜肴及掌灶厨师的绰号大名，食客们不时从各种车中轿中走出。

在肉市口，有两家经营烧鸭子的大饭馆(当时烤鸭叫烧鸭子，烤鸭是现代的叫法)，除了著名的老字号福聚德之外，另一家就是对门的适意居。那会儿，卢孟实还在适意居当账房，与福聚德只是隔街相望。

福聚德烧鸭子店已经传到了第三代。当年的唐老掌柜创业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后生，操着一口山东荣成的口音，在正阳桥头，御用辇路的石板道旁，用两块石头支一条案板，摆了一个卖生鸡鸭的小摊儿，没承想，买卖从此就做了起来。唐老掌柜的为人和气，买卖公平，生意越做越精，直至用一枚枚辛苦钱在饭庄林立的前门脸儿买下一小块铺面房，立下他的百年基业——福聚德。那是道光十七年的事了，而如今，福聚德老唐家的家业传到现在，却遇上了坎儿。对门的适意居和福聚德明争暗斗已有些时日。在这生意兴隆的日子口，两家馆子这几日都是灯火通明，客人络绎不绝，掌柜的变着方儿地争着把客人请进自家的店门。

一排大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着，红彤彤的光亮映着店里喜气洋洋。福聚德家的二掌柜王子西站在大门口，朝着对过儿的适意居，故意提高嗓门吆喝着自己的小徒弟：“福顺，去元兴楼取二十个烧饼，一百张荷叶饼，要热乎的！”“唉！”福顺应声从王子西手里接过两个竹牌子，抬脚就跑。

适意居的二掌柜花鼻子这会儿也站在自家店铺门口，看对面的王二掌柜摆出架势，也不甘示弱地尖起嗓门叫道：“二有子，去元兴楼取四十个烧饼，二百张

荷叶饼，要现烙的！”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显然是在对着干。花鼻子因鼻子上长着几颗麻子而得名，个头不高，却很鬼。二有子看见花鼻子使了个眼色，立即心领神会地“唉！”了一声，就撒丫子跑了出去。花鼻子揣着手，倚着门框，瞅着二有子的背影，还不忘捎上一句：“有客等着哪，快着点儿！”元兴楼跟这两家烧鸭子店在一条街上，是专门卖饼和烧饼的。当时烧鸭店铺不自做面食，都是外买。小伙计福顺一路小跑着到了元兴楼，他气喘吁吁地说：“掌柜的，福聚德的，拿二十个烧饼，一百张饼！”元兴楼的掌柜说：“好嘞，我给你拿。”说着，就去里屋取饼。“要热乎的！”福顺又嘱咐一句。

“全是新烙的！”掌柜的话音儿未落，适意居的小徒弟二有子也跑了来。

二有子先瞥了福顺一眼，一股子不屑一顾的样儿。福顺也没好气，狠狠瞪了对方一眼。“掌柜的，适意居的，要四十个烧饼，二百张荷叶饼！”“稍等，烧饼正烙着呢！”掌柜的说。

“客人等着吃，我立等就要。”掌柜的皱了下眉头说：“给他们拿完就是你的，马上就得。

”二有子看着福顺，急得跳起脚，高声说道：“不行不行，你得先给我拿。”掌柜的知道适意居的厉害，犹豫了一下，面有难色地转脸看了看福顺说：“福聚德的，他急，要不你先叫他拿走，我给你烙新的。”福顺一听，也急了：“哎，他急我还急呢，有先来后到没有？”二有子冲着福顺，大着嗓门嚷：“我们的客等着呢！”“我们的客也等着呢！”福顺跟他争起来。二有子依旧一股子不屑的神情说：“得了吧，你们有客吗？”福顺说：“告诉你，不比你们少！”“得了，屎壳郎坐在鞭梢上——”“你……你什么意思？”福顺一急就结巴起来。二有子得意地说：“自以为腾云驾雾，不知道死在眼前！”“谁，谁……是屎壳郎？谁死在眼前？你小子别仗势欺人！”“就仗势了，你怎么着？我们东家瑞爷的爸爸，是宫里头包哈局大总管，专管烧烤，凡是宫里的烧鸭子全是我们供奉！”福顺气不过，嚷嚷着：“宫里的总管怎么着？皇上也得讲理呀！”两人你一言我一句地争起来，元兴楼掌柜的只好劝。

## 第一章一(2)

二有子蛮不讲理，冲着掌柜的瞪起眼来：“不行，我就得先拿，今儿你要是给他，我们适意居就不跟你们元兴饼铺订饼了！”“别价呀！都是老主顾了。”掌柜的说着，哭丧着脸瞅着福顺说，“瞅我的面儿，福聚德的，就先让适意居拿走吧，你就算关照我了。”掌柜的说着，将给福顺的饼，先给了二有子。二有子

收起热腾腾的饼，神气活现地瞥了福顺一眼，扬长而去。“什么东西！”福顺心里骂着，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边王子西左等右等不见福顺回来，倒见二有子提着一篮儿饼跑进了适意居。他心里琢磨着，福顺这小子，不定跑到哪儿玩去了。正想着，却见福顺没精打采地从当街走来。

“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又贪玩看乐子去了吧？”王子西没好气儿地说着。“您还说我？我……”福顺话还没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又哭，又哭，这还没说你呢，就哭。”王子西说着，“什么时候才改了你这贪玩的毛病？！”福顺揉着眼睛，嘴里的话说得语无伦次：“本来是……是咱们的，让他们抢了……呜，呜，还骂人……”王子西停住手，拧起眉头问：“说话别不着四六的，一句一句，说清楚了。”福顺拧过身子指着对过儿的适意居说：“二有子不讲理，咱们的饼，他非要先拿……还说咱们饭馆子没生意！”“又是适意居。你也长着嘴哪，你不会也骂他呀！”“我……骂了，可……元兴楼的掌柜的也向着他，把咱们的饼给他们了，呜……”福顺越想越委屈，哭得反倒厉害起来。

“哼，适意居，霸道得都出了圈儿了！”福顺接着说：“二有子说，他们东家瑞家是宫里的大总管……”王子西心想，别动不动就拿宫里来压人，不就是他们东家的爸爸瑞泽，管着御膳房的包哈局嘛！“宫里的烧烤全让他们包了，还不知足……”王子西说着，狠狠地“呸”了一声。

这时，小生子往烤炉间里抱花生壳走过王子西身边，一不小心撒了一地。王子西见了，没好气地唠叨着：“叫你小心点了没？快扫起来！”小生子说：“二掌柜，罗师傅说，再用花生瓜子壳子烤鸭子，他就不干了。”本来窝了一肚子火的王子西，听了这话更是来气：“我倒想烧整根的秫秸呢，钱呢？让他凑合点儿吧，烧杂合壳子这事可不能让老掌柜的知道。”小生子说：“不是我，是罗师傅说的，他说，这些杂合壳子火太软，烤出来的鸭子皮不酥，砸他的牌子。要是再用，甭说他不干了，我都……”王子西支走了福顺，转脸儿冲小生子嚷：“他不干了，你也不干了，两位少掌柜的又不着柜，外头欠着一屁股两肋账，这个哭那个闹，都让我搪着，干脆都甭干了！”正说话的当口儿，穿着号衣的王巡警走进店里，手里拿着纸糊的龙旗，叫着：“挂龙旗，挂龙旗了，哎，王二柜，你们福聚德怎么还不挂龙旗呀？”王子西扭脸瞅见王巡警，一脸堆笑忙招呼着：“，正说去估衣铺买一面，又抽不出人来，您瞅我这儿忙的……”巡警摘了帽子，坐下说：“这皇上登基都两天了，你们还不挂龙旗，想反对帝制呀？”王子西赶紧解释：“您瞅您说的，里头外头就我一个人，就快扯成八瓣了。”“得，老交情，我卖你一挂吧。”王子西听了，点头哈腰，赶紧交了钱，拿了一面龙旗道谢。巡警揣了钱提醒道：“小心拿着，是马粪纸糊的。”话音未落，他端详着王

子西说：“您这辫子怎么瞅着这么假呀？”说着就用手揪。

“哎！您悠着点儿。”巡警笑了，阴阳怪气地问：“这是续的还是假的呀！”“前些日子说是民国了，辫子都得铰了，这些天又说帝制了，辫子都得留上，好在我那儿存了点马尾儿，我就续上了……”“你这可是对皇上不敬。”

### 第一章一(3)

王子西嘿嘿一乐，顺手拿了包炉肉丸子，说：“您就高高手得了，这个拿回去熬白菜吧。”巡警接了炉肉丸子站起身说：“得了，都不容易，凑合着吧。”说完了转身走了。

福聚德的老客张三爷酒足饭饱了，起身离席出了雅座，堂头常贵小心引着路。这张三爷是王爷的后代，有名的公子哥儿，整天在外边泡馆子，是京城里出了名的食客，他身后的“傍爷”是专门陪主子吃饭的奴仆，嘴刁得很。

送到大门口，常贵问三爷：“您吃着还行吗？”“鸭子还不错？”三爷转身问“傍爷”。“傍爷”咂摸着嘴，说：“味不错，就是皮不够脆，好像是火头不够硬……”常贵心里着实慌了一下，赶紧解释：“两位爷真是吃主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嘴去。都是天气的缘故，这几天老下雨，鸭皮晾不干。”三爷打开折扇，在手头晃着：“常贵，你小子别糊弄我。”“您两位吃过见过，我再糊涂也不敢糊弄您二位。这么着，等雨天过去，您再来试试，保准鸭皮脆得跟排叉似的。”三爷环视着四周围说：“要说你们这儿可该修了，门脸又小，门面又旧，里头黑蒙蒙的。

你看看对门儿适意居多敞亮。要不是你们是老号，有名声，鸭子好，我们就奔适意居去了。

”常贵说：“瞅您说的，您不照顾我常贵了?!可话说回来，老有老的味道，您看看我们这门脸，同治年间的，您一边吃鸭子，一边欣赏古董。”“你这张嘴，烤熟的鸭子都能叫你说活了。”三爷说笑着给了王子西赏钱。

常贵把三爷送出门口说：“就怕没伺候好二位爷，盼二位爷常来光顾，给小店门面增光。”送走二位食客，王子西走到常贵身后吐出一口气，问道：“没挑出什么毛病吧？”常贵擦了把汗说：“唉，搪得过今儿搪不过明儿。那个刁嘴的三爷已经吃出火候不对了。

王二柜，咱们福聚德是老号，怎么也得对得起这三个字，咱们的鸭子、葱、菜有一样不好，就是把主顾往适意居请。”王子西叹了口气：“你以为我不想，柜上内有常支外有欠，我没法干。”常贵说：“要说这几天皇上登基，街面上够热闹，生意还算成，这么干怎么会没进项？”王子西一劲儿摇头，到柜里拿出账簿来说：“我让你看看这账，大少爷请名角支了五百，二少爷给精武会捐款拿走一千，他们跟我要，我敢说不给吗？老掌柜说我挺不起来，我也得听着。没钱，只有一天天这么对付，哪天福聚德关了门还得说是我闹的。”“唉！”常贵一拍大腿，叹道，“自从老掌柜的一病，两个少东家当家，这买卖真是一天不如一天。我看对门也看出来了，跟咱们较上劲儿了。”王子西环顾四周，见没人便把嘴贴到常贵耳根：“最要命的是欠的这些账，要账的钱师爷说了，再不还钱，就派人来砸了。”“啊？来人砸庄子？我的妈，这得丢多大人哪！”王子西叹了口气：“要来我也挡不住。”常贵说：“老掌柜是个要面儿的人，说什么也得瞒住了。”“哼，只怕瞒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呀！”俩人说着，面面相觑，感叹不已。烤炉的师傅罗大头站在烤炉前烤着鸭子。他膀大腰圆，头大如斗，说话气粗如牛。烤炉烧着火，红光闪烁，照着罗大头的光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烤炉有些旧了，却还算好使，炉的两边挂着一幅红纸对子，左边写着：金炉不断千年火，右边则是：银钩常吊百味鲜。

上边横批：一炉之主。

“师傅，火还是不旺。”徒弟成顺小心地在一边儿打着下手，他知道师傅最近心情不好，“师傅，要不要再添些花生壳子……”“添个屁，再添也烧不出脆鸭子皮。”正说着，王子西走了进来。罗大头一见王子西就发起了火。

“告诉你啊，我不干了！”王子西不敢得罪他，佯装着嗔怪的样子说：“又来了不是？烤鸭烤鸭，就看你这烤炉的，你不干了，我们都得散伙。”罗大头一咧嘴，嚷道：“哎，自从我大罗学徒起，就没待过这么窝火的饭庄子。二掌柜，今天都几号了？该算大账分红了吧？这几天了，两位少掌柜的没露过面，一个上武术馆，一个泡戏园子，他们的福聚德不想干，我不能跟着一块糟蹋手艺！”王子西一劲儿地紧着摆手道：“我的祖宗，你小点儿声。外头还有座儿呢！”“二掌柜的，”罗大头用手指头点着王子西说，“我先把话说下，要是少分我半成，我拔腿就走人！”常贵听这边有事，赶紧跑过来劝道：“大罗，大罗，咱们冲老掌柜的面子。”“我对得起他们。”罗大头拍着心窝子说，“庚子年八国联军烧了前门脸，要不是我从火里抢出这块匾来，就没有今天的福聚德！”“行了，鸭子该出炉了！再烤就糊了。”王子西在一旁岔开话儿，成顺刚要上去开炉，被他师傅罗大头一把推到一边。成顺缩着脖子，吓得够戗：“我……我想帮把手。”“又想偷手艺？有我在，你就不许往前靠！”“师傅，我是怕您累着。”

## 第一章一(4)

罗大头骂道：“还油嘴滑舌！”说着，一巴掌打了过去，“还不给我躲开！”这天，日头特别毒，阳光透过天空中仅有的那一块白云，火辣辣地洒在肉市口的街面上。在适意居当账房的卢孟实这会儿正走进街，远远地瞅见一个算命瞎子在街口刚支了摊儿，他走到瞎子身边，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汗。

算命瞎子已经感觉到有人站到跟前，他翻起白眼珠，好像努力地要看看过路人是什么命相。“贵庚？”“虚岁三十二。”卢孟实坐到瞎子对面，天太热，他心里有点儿烦。

“问风水，问自身，问六甲，问前程？”“唉，犯小人，老是被小人所害。”他没好气地说。

“拿手来。”卢孟实乖乖地伸出手，瞎子拿过他的手掌好一阵摸，他能感到瞎子手上也有汗。

“倒是个生来贵相格，有威仪，主贵，可惜，掌纹离乱，凡事均有阻碍。”卢孟实想，瞎子说得还挺对，至少凡事均有阻碍说得没错。

“这倒有些理儿，不知怎么了，干什么都不顺，专门有人跟我做对儿。”瞎子的反应倒是平静，他继续说：“空有其才，不得施展。有日月之明，必有水火相济，水泽所行为艮所止，阳明欲丽为坎所陷，实为蹇难之相。好在掌中有纹，上通下直，一贯冲顶，必有十年大运。”“先生的意思是我还有转机？”卢孟实听瞎子的话，似乎还有希望。瞎子松了他的手，不紧不慢地说：“应有富贵之相。但必须坐上八抬大轿，才得施展。”卢孟实听了这话，低头一笑：“你也看出我有坐轿之相？听我娘说，生我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就看见吹着打着，八抬大轿里，坐着个胖小子……”说完，他不由得抚着腰间一块轿子形的玉佩，想了想又说，“可惜，让她老人家空欢喜一场。”瞎子平静地说：“我摸你手中有劲，厚实如棉，男手如棉必有一步好运。只是运来时千万抓住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轿子来抬你，你可得抬脚就上。”“我上哪儿找轿子去呀？”卢孟实一脸苦笑，说完往瞎子盘子里放了个把铜钱。

适意居这几天，生意也是比往日里好做。晌午的时候，花鼻子来到厨房数冷荤熟肉。数着数着，他觉得不对，就问大张：“昨天那块酱肉呢？”大张说：“放了好几天了，今天早上卢先生叫我扔了。”花鼻子一听，马上火了：“谁让你扔的？”大张说：“账房卢先生。”“卢孟实？他算老几？适意居谁当家，你

听他的！”大张申辩道：“卢先生说，肉都臭了，再放就长蛆了，不能再卖了。”花鼻子小眼儿一瞪：“他管得倒宽！你们这些东西，全都吃里扒外，连吃带拿，没一个好东西。我每天数一遍，哼，要是谁偷着吃了，让我查出来，马上禀告东家，倒赔还得给我卷铺盖回家！你扔的酱肉从你和卢孟实的月份儿里扣！”大张心里愤愤不平，可嘴上不敢说什么，众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有几批客人进了适意居。饭堂里面响起跑堂的招呼声。花鼻子有意高声地朝着福聚德叫着：“来了您哪，吃鸭子，外酥里嫩焖炉的！二有子，客又来了，荷叶饼、烧饼还得预备着！”“是了，二掌柜！”二有子进了厨房。跟着客人身后，卢孟实也回来了。花鼻子这会儿瞅见他就把眼一瞪，问道：“你上哪儿了？”卢孟实说：“我出去要账去了。”“要账去了这大半天？想干不想干，不想干就另谋高就，我这儿不养闲人！”“账我已经结出来了。”卢孟实说着，赶紧把这几天的账拿出来，“出纳和收支有些对不上数儿。你支出去的钱都没上账。”花鼻子听了，马上急着道：“谁说对不上数儿？谁没上账？你这是想讹我，是不是？告诉你，适意居是我大表姐家的买卖，东家瑞英是我大侄子！你别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卢孟实说：“买卖是你家亲戚的，你得更尽心尽力，对得起人家。”花鼻子气更大了，指着卢孟实的鼻子说：“你敢教训我？”卢孟实不卑不亢：“我是为了饭庄子好。”“用不着！钱对不上数就是你账房的事！”“你是掌柜，银子现金都经你的手，缺银少钱怎么是我的事！”卢孟实说着，也气了起来。

## 第一章一(5)

“你这意思是说我偷拿了？嘿，人家养猫拿耗子，我养的猫咬鸡！你对不上数儿想讹我呀，没门儿！”两人正吵着，二有子喊道：“掌柜的，里座的吴大爷叫您过去喝一杯。”花鼻子瞅着卢孟实，狠狠地点着他说：“我现在没工夫跟你废话，你赶紧给我重新核对，你记住，差一个铜子儿我就找你！”说着，他骂骂咧咧地奔了里座去。卢孟实心说，这个黑心掌柜的，大不了不跟他们干了。正想着，只见对门福聚德门前聚了几个穿着黑衫子的打手。

原来是要账的钱师爷，带着几个打手来到福聚德门前。钱师爷吩咐着打手，他先进去，一会儿听到他的招呼就冲进去，只要唐老掌柜的不在，就掀桌子，砸板凳，抢柜上的钱盒子。

钱师爷掸了掸袖口，一步迈进了福聚德。王子西见要账的钱师爷来了，慌忙照应着：“您早班。来碗高的？”他说着，转头往屋里喊，“常贵，快给钱师爷上茶。”常贵端上热茶，钱师爷连看都不看，拿起算盘一阵扒拉，“同鼎和的白

面是一百大洋，六必居的甜面酱是五十，年前修鸭堆房，这是二百，加上新进的这批水鸭子，一共是六百二十块。请掌柜的出来见见吧。”王子西双手抱拳作了一个揖，说道：“都是老交情了，您跟各位柜上多美言几句，再抬抬手。”“甭废话！”钱师爷瞪起了眼睛。

“我给您作揖了。”常贵在一旁劝。

钱师爷瞥了常贵一眼，阴阳怪气地说：“跑堂的替掌柜的作揖，你不够格！”王子西见势头不对，一个劲儿跟他说好听的。钱师爷不管那一套，豁地一下站起身呵道：“到底有钱没钱？”“跟您说句过心的话，自从老掌柜一病，两位少东轮流坐庄，我们这是两个人四个主意，不知听谁的好。钱，您再宽限两天，等算完大账，结完数儿，一准给您送去。”“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今天咱们干干脆脆，有钱还账，没钱，别怪我不讲仁义！”

有钱没有？”王子西垂头丧气地摇摇头。钱师爷不理他，转身朝门外大喊：“来人！”门口的打手听到招呼，一拥而进，不由分说，抬手就要掀桌子。王子西吓坏了站到一边直哆嗦，小徒弟们也傻了眼，不敢阻拦。

“给我砸！痛痛快快地砸！”正当此时，只听一声大喝，“我看谁敢？！”众人闻声都停下了手。只见福聚德老掌柜唐德源站在大门口，手拄着拐杖，一脸威严。

“钱五成！”钱师爷见了唐老掌柜的，心也虚了，马上换了一副笑脸。他朝手下的暗示着，随即给唐德源请了个安。

“呦，是老掌柜的，您这一向好哇！”唐德源迈进自家的店门，常贵搬过一把椅子，可老掌柜的没有坐，他问钱师爷：“你这是来要账的？”钱师爷被这么一问，有点挂不住了，说：“我，我是来贺喜的。您这程子生意不错啊！”

可不像您老爷子刚买下这块门脸那会儿。”唐德源依然板着脸：“那会儿，你还在鲜鱼口人市当小力巴儿。吃钱、使钱、拉皮条、当中人，你全都在行。”钱师爷听唐德源当众揭着他的老底儿，心里更虚，却是不敢发作，只得顺着话说：“都是多少年知根知底的老交情了，谁也瞒不了谁，福聚德生意兴隆我知道。您就把这点钱赏下来吧，往后我好给您跑腿办事。”“这点钱还真算不了什么。不过，我们柜上还没算大账，对不上数儿。账一结，我马上叫子西拿着钱送到各柜上去，一笔清。来呀，给钱师爷和几位弟兄带上鸭子，挑大个的！”钱师爷见这阵势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说：“鸭子我就不带了，拿张鸭票子就行了。”唐德源对常贵说：“给钱师爷取鸭票子，鸭子也带上。”常贵答应着，和



福顺赶紧把鸭子包好送给他们。钱师爷临出门，对老掌柜的说：“您好好养病，我等着您的信儿。二掌柜，我等着您！”钱师爷走了，老掌柜的一屁股坐到椅子上，长长地舒了口气，却又咳了起来。他习惯地拿起公用的茶叶筒子看了看，脸色变得更难看：“怎么让大伙喝茶叶末子？”王子西站在一旁，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唐德源看他那副样子，对生意有了怀疑。

“子西啊，这些日子生意怎么样？”王子西强装笑脸说道：“啊，还不错。刚才，大门张家三爷来了，吃得挺高兴，还给了不少赏钱。”“是常贵伺候的吧？”“是。”常贵在一旁应着。

“把赏钱分二成给常贵。”“不用……”常贵一劲儿推让。

## 第一章一(6)

“你家里老婆病着，不富裕，不用跟我客气。”唐德源说完，常贵接了赏，谢了老掌柜。此时，烤炉房里忽然传来罗大头的骂声：“这他妈的是没法干了！”话音未落，罗大头提着一只鸭子走了出来。一见唐德源，罗大头就说：“老掌柜，您看看刚进的这批水鸭子，这不是玉泉山的小白眼鸭！”王子西想压住事，冲罗大头说：“大罗，你再仔细看看，一两只难免不是。”边说边朝他递眼色。罗大头才不管这套：“全这样！这是贪便宜进的水鸭子，这样的东西我不能烤，知道的是东西不好，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大罗手艺潮！”老掌柜的要过鸭子，熟练地摸摸，脸一沉，扔在了地上。

“这批鸭子不能用，明天卖给汤锅上去。”“二掌柜，你听见没有？”罗大头冲王子西瞪了一眼。

唐德源看着王子西说：“这批鸭子是你进的？子西，我问你哪！”王子西站在那里，支吾了一阵才交代了：“……鸭子是二少爷进的。”唐德源一听，重重地跺了一下拐杖：“唉，他每天舞刀弄棒的，哪会进鸭子？你得跟着点儿。”王子西说：“我，我是跟着，可是……”“可是什么？”正问着，罗大头把一堆没烧净的花生壳等杂皮子端出来让老掌柜的看：“您再看看这些！”“花生壳子？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些烤鸭子的？”罗大头气哼哼地说：“用了快半个月了！连秫秸都省了，干脆烧窗户棧子得了。”“子西，这是谁的主意？”王子西看事情瞒也瞒不住，索性招了：“是大少爷，他说人家都用花生瓜子壳子，干吗我们非用整根的秫秸秆儿？”唐德源听了这话，气得直发抖。“福聚德有名声，全凭东西好，还是那句老话：人叫人连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众人称是，纷纷低下了头。“那两个孽障呢？”王子西说：“已经好几天没见人了。”“唉，气死我

了，把他们给我找回来！”伙计听了老掌柜的话，赶忙跑了出去。唐德源坐在椅子上，环顾店面，心里不是滋味。这店是他父亲一手经营起来的，这百年的基业，说什么也不能砸在他手里。心下正想着，却听到对门儿适意居挑衅的吆喝声，放眼看过去，见对门儿的那个满脸麻花的掌柜嚣张的样子，更是火上浇油，于是他生气地叫着：“马上把鸭子、柴火都给我换最好的，从今天起，我就住在店里了，我不信，我干不过对门儿！”晌午过后，日头已经不再那么火热，花鼻子睡了午觉起来，吆喝着伙计们干活，看谁手脚慢了点儿，还要上去给一脚。伙计大张这会儿正从账房出来，看见花鼻子心里一惊，忙往腰里塞着什么。

“站住！往腰里塞什么哪？”大张躲闪不得，只得说：“没，没什么。”花鼻子朝他招招手：“你给我过来！”大张走到花鼻子跟前，花鼻子一把将他手里的东西抽出来，竟是一块大洋。

“好呀，这是什么？你居然敢偷钱？！”花鼻子说着，上手就要打他嘴巴。大张往后一闪身，没被打中。他申辩道：“不，不是！家里头老娘病了，没钱抓药，我先跟柜上支了点工钱。”“谁支给你的？”大张理直气壮地说：“是卢先生。”花鼻子气冲冲地一挑门帘进到账房，把大洋往台上一摔，质问道：“是你预支给他的？”卢孟实放下算盘，抬起头说：“是。”花鼻子眯起小眼睛，手指着卢孟实：“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到日子不支薪水，不能惯他们这毛病。”卢孟实解释说：“他家老娘病了，没钱抓药，预支的钱月底就扣回来。”花鼻子怒道：“不行！”卢孟实合上账簿，正色道：“就早发给他十来天。”“那也不行。钱我存在柜上还生利息呢！”卢孟实“哧”地一笑，说道：“一块大洋，有什么利息？”“我留着它下小的。”见花鼻子玩起浑的，卢孟实生气地说：“你这是不讲理！”“我就是不让你拿柜上的钱收买人心。你干的那些事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干什么了？”“卢孟实，你老跟我对干，告诉你，适意居我是掌柜，东家瑞英是我大侄子，老东家是宫里头包哈局瑞大总管。你别不长眼！”站在一旁的大张见二位吵了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赶忙劝道：“您二位别吵了，钱我不支了。我再想辙去。”花鼻子这边紧逼着卢孟实。卢孟实也火了，气得从自己兜里拿出一块大洋塞到大张手里。“大张，这钱你先拿去抓药。”花鼻子见状，阴阳怪气地说：“嗨，卢孟实，你仗义，你江湖，你会收买人心，咱们走着瞧！”

## 第一章一(7)

“什么东西。”花鼻子走出账房，卢孟实嘟哝了一声。大张感激地望着他，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夜深人静，月光从窗角照进适意居的账房，一个黑影子在月光下一闪而过，只听得账房的钱柜被打开，一阵      的声响之后，黑影子又逃到了月光的另一侧。忽然，叮叮当当几声响动，原来是亮光光的几块大洋掉在了地上。黑影子急忙弯腰拣拾，月光这会儿正照到他的脸上，那一双小眼睛露出鼠辈之光，一鼻子的麻子像鹌鹑蛋上的花斑，在月光里，格外刺眼。

白日里，一阵车铃铛响起，挂着皇牌的一辆宫里的四轮马车驶进了肉市。福聚德的人凑在门口，都瞪着眼看着，猜测那里面的主人是何许人也。福顺说：“有辆宫里头的马车进肉市来了！”王子西摆开一副见怪不怪的架势说：“宫里头来人都是去适意居的，不关咱们的事。”常贵也说：“准又是宫里头用烧鸭子。听说给的价可高了去了，光是宫里这一担买卖，他们就赚足了。”罗大头一拍脑后勺子：“嘿，这宫里头的供奉就全让适意居包了，咱们连汤儿也喝不着。”“谁让人家东家他爹是宫里包哈局的大总管呢！快干活吧，别管那么多。”王子西把众人哄回了店堂。

这一边适意居的人也看见马车来了。二有子问花鼻子：“二掌柜，宫里的马车进了肉市了！

”花鼻子看了看：“准是宫里有供奉。赚钱的大买卖又来了，都精神点，给我准备接着！”说着，自己也抖搂一下衣服，掸掸灰。适意居里一下子忙活了起来。

宫里的马车停在了福聚德和适意居的门口。车门打开，刘金锭从车里下来，此人生得人高马大，虽然身装宫服，看起来很威严，可是一走起路来，他那副大步流星的样子倒透出一股豪爽的气派。花鼻子笑得见鼻不见眼，哈着腰迎出了大门，却不想，刘金锭把身一转，朝福聚德这边走来。

福聚德很少见宫里的人，看门的福顺见刘金锭朝这边过来，整个人都傻了眼。“您找谁……您是宫里……掌柜的，来，来人了！”福聚德的老掌柜的唐德源见了这阵势也吓了一跳，急忙招呼手下的：“快把马褂给我！”众人慌乱了起来，一劲儿地掩饰着杂乱的店堂。

“闲人都回避！”老掌柜的整好衣衫快步迎出门去。

刘金锭风风火火地进了门，一进门就大着嗓门招呼：“嗨，福聚德！还是老样儿，一点儿没变！”“唐德源给公公请安！”唐德源欲行大礼却被刘金锭一把扶住。“老掌柜的，您不认得我了？”唐德源定睛看眼前这位身材高大的公公，一时语塞：“您是……”“我是刘金锭啊！”“刘金锭？”“您忘了，我和我爹

小辫刘在您家里住过，您还给我买糖葫芦。”唐德源说：“您是那个……”他仍想不起来眼前的人是谁。

刘金锭大方地问道：“多少年没见了，您老好吧？”

## 第一章一(8)

唐德源说：“好，好。”这会儿，他终于想了起来，忙说：“哦，是你，可你是……可你不是男……怎么变变，男……”刘金锭向老掌柜的使个眼色，唐德源改口说道：“哦，我想起来了。听说你们父……子俩，后来在宫里头御膳房当了差，给皇上、太妃做饭啊？”“啊。”刘金锭摆摆手，说，“就是混碗饭吃吧。”唐德源问他：“那你爹呢？”“他那个人，没个踏实，前几年就出了宫，我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刘金锭忽然正色道，“我今天来，是有件事找您。”“您说。”老掌柜的洗耳恭听。

“张勋大帅保着皇上重登大宝，立下汗马功劳，这让皇上、太妃甭提多高兴了。为了表彰张大帅对皇上的一片忠心，太妃钦赐御宴，派我掌厨。”“太妃赐宴，派您掌灶，这可是大事，给您道喜。”刘金锭接着说：“菜式我都安排好了。我刚打听到张大帅爱吃烧鸭子，我想要你们福聚德送十只大烧鸭子。”唐德源兴奋地一拍腿，说道：“好哇！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们，可平时宫里头用鸭子都是适意居供奉啊！”“哼，”刘金锭冷笑了一下，说，“那是包哈局的总管瑞泽一手遮天，好差使都往自己家里引，这回是我掌厨，我说了算。御赐宴是大后天，六月初二，鸭子提前烤好了，午时三刻送南河沿大帅府！”“保险准时送到，误不了时辰。”唐德源痛痛快快地答应着。

刘金锭嘱咐着：“这可是皇上钦点的御赐宴，又是我头一回担当包办，千万不能出差错！”“请您放心，我亲自监工，保险精工细做，绝对给您挣脸。”刘金锭看着老掌柜的，也笑了，说：“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次做得好，往后宫里头用烧鸭子、烤肉就全用您福聚德的了！”老掌柜的一听这话，本来惨白的病容一下变得红润起来。他说：“那敢情好，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了！”刘金锭爽快地说：“老爷子，当初，您周济过我和我爹，这点情义我是忘不了的。”唐德源又说：“就在这儿吃饭，常贵……”刘金锭赶忙止住，说：“今儿不成，我还有事，我走了。”“哎，带几只烧鸭子，子西快去拿，拣大个的。”“老掌柜，您别忙乎了，我刘金锭可和他们那些雁过拔毛的不一样，您甭跟我客气。这些日子忙，有空过来跟您喝两盅。”“瞅您，这是怎么话说的，一定要带上鸭子……”送走刘金锭，唐德源心里喜悦非常，福聚德上上下下听了这个消息，也都兴奋得不得了。这可真是喜从天降呀！唐德源嘱咐着伙计们要把事

情办好，可说话多了，人又兴奋，一着起急来就不停地咳喘。

王子西看着老掌柜的这副样子直说：“您先别着急上火。”“还不着急？皇上赐宴，给张大帅送鸭子，这是多大的面子，多好的机会。弄好这一趟，往后宫里烧烤就归咱们了，不能老让适意居压咱们一头！”老掌柜的说着，咳起来，“我得亲自盯着，我去玉泉山订上等的好鸭子，准备最好的秫秸，得用……”话没说完又咳起来。

常贵直劝老掌柜。唐德源却不停地说着，仿佛不说出来，这事情就会立即消失了一样。“还有三天，三天，时候不多了，快，套车，子西你去玉泉山订鸭子，全拣嫩口的，准备填鸭精料，要用，用细料黑豆荞麦，不用谷子糠，还有，你去六必居订上等甜面酱，葱还是顺义的大羊角葱好吃，你去一趟拣嫩的多买几筐……”王子西等老掌柜的咳嗽了一阵之后，才说：“时间这么紧，这么多事，我一个人可做不过来呀！”“唉，”老掌柜的一跺拐杖，嚷道，“快，快把那两个孽障给我叫回来！”庆乐戏院舞台上，正上演一出《贵妃醉酒》，男旦余老板扮演的杨贵妃在台子上千娇百媚，雍容华贵，只见他手如兰花将酒杯掷到桌上，随后，弯腰侧目，朱唇微启，紧紧咬住杯口，醉眼含笑，真是面若桃花，娇媚不已。

“好！”唐茂昌坐在前排，看到此处，兴奋起来，大声拍手叫好。唐茂昌偏爱余老板的戏，天天跟着人家，这位福聚德的大少爷，想捧着余老板陪他唱一出。为了票戏，出手极大方，钱花了不少。

## 第一章一(9)

戏演到一半休息时，天有些黑了。唐茂昌来到后台给大家派红包。“一会儿完了戏，我请大伙儿吃夜宵，都得去，都去！”余老板化着装下台来，唐茂昌殷勤地端上水，扇着扇子，跟在余老板身后寸步不离。

“余老板，您刚才那段四平调真有味儿，我手都拍红了，嗓子也喊哑了，您听……”唐茂昌说着，模仿起余老板的唱腔。余老板并不喜欢他，只淡淡点点头。唐茂昌自顾自地美着：“那个‘卧鱼儿’做到您身上真好看，我就老做不好，您还得给我再说说，我明天上您家去，您要专门教教我……”余老板忙着下一场戏，没工夫和他周旋，示意管事的秦三过来应付。秦三走过来对唐茂昌说：“唐掌柜的，这会儿余老板急着赶场，您有话还是等完了戏再说吧。”“行。我在东兴楼订了一桌席，我在那儿等着。”说着，眼睛一直盯着余老板，人跟丢了魂似的。这时，福顺来了。其实他已经等了一会儿了，只是一直搭不上话。

福顺小声说：“大少爷，大少爷，老掌柜的叫您快点回去！”唐茂昌见了福顺，心里就一阵烦：“没见我这儿有事？！”福顺说：“是，是要紧事儿。”“我这儿更要紧。余老板爱吃翅，我叫他们准备鸡包翅。”福顺央求着：“大爷，老掌柜的……”“你烦不烦哪！”唐茂昌皱起眉头，恨不得踹上他两脚。

秦三在一旁趁机说：“您柜上有事您先去吧，这会儿余老板也得上台了。”唐茂昌知道再说也没什么用，只得轻叹了一口气，自己叫着板，用戏文说道：“唉，身不由己呀。”随后只见他，手指捏成了兰花指，托着腮帮子，跟着就是一段清唱：“老爹爹要奴家回转家门……”临到门口，他还不忘转回身对着余老板深情一笑说道：“一会儿东兴楼见，不见不散！”唐茂昌和福顺回到福聚德时，天已经黑透了。榆树叶子被夏天的晚风吹得“沙沙”作响。一进店门，唐茂昌就觉得心烦，满堂的客人好像都与他无关。这是他自家的买卖，可他也承认自己根本不是做这行当的料。掀帘走进账房，老掌柜的正坐在柜台里生气，见他回来，便开始一顿呵斥。唐茂昌低着脑袋听着，心里还觉得委屈。

“整天泡戏园子，账也不看，生意也不管，你们俩是一点儿不上心。”“我有我的事。”“你的事，什么事？玩票，唱旦角，那不是咱们买卖人做的事！皇上的御赐宴，指名要用咱们的鸭子，这是财神撞上门，天上掉馅饼。从现在起，你哪儿也不许去，给我看着进鸭子，进料，填鸭，开生……”老掌柜的说了一大堆，而唐茂昌根本没听进去，只是不停地点着头。

“你听见没有？你弟呢，茂盛呢？”老掌柜的问。

“这我可不知道。”正说着，忽听门外成顺大喊：“有贼！不得了了，房上有贼，抓贼……”众人一听，都跑了出来。大家七嘴八舌地吵吵着：“房上有人，黑影在屋上跑。肯定是贼！”听到众人喊抓贼，把唐德源吓了一跳。他问道：“后院什么响动？快去看看去！”王子西跑了进来。

“老掌柜，您别害怕，不是贼，不是贼。成顺看见房上有人影儿，那其实是二少爷茂盛。”“茂盛？怎么把茂盛当成贼了？”“唉！”王子西说，“他不走大门，跳院墙进来的。”唐德源皱着眉头问道：“放着好端端的门不走，干吗要跳墙？”王子西摊开双手，只得如实交代：“二爷这些天迷上燕子李三了，利用咱店铺里的后墙，练飞檐走壁呢！”“这……个混账！”老掌柜的一听，气得又骂了起来。

唐茂盛一身武侠打扮走进了账房，见着老掌柜的也没有表示出恭敬的样子。他身穿一件黑色的绸子衫，腰间系着一条宽丝板带，上面绣着一朵绿色的牡丹。

唐德源看见他这身打扮，更是气不打一处来，指着他就开始数落：“我这是饭馆，不是武馆！你看看，你看你这路打扮，是劫道，还是绑票？”一旁的茂昌一脸的厌烦：“你练功练到家里来了，这倒好，有门不走，跳墙！以后要练上坛根儿那儿去。

”唐茂盛一挥手，冲他哥说：“你少管我，你有你的嗜好，我有我的稀罕。爹……”“你别叫我爹，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唐德源生气地嚷道。

## 第一章一(10)

“不愿意要我，我还不愿意回来呢，别把我逼上五台山。”老掌柜的唐德源听了儿子说这样的话，气得直发抖，一劲儿地把拐杖用力地跺着地面，家传的祖业眼见就要毁在这两个小混蛋手里。他一边咳嗽一边骂：“你走，你走，你远远地走，唐家三代正经买卖人，不缺你这样的！”唐茂盛也不甘示弱地说：“实话跟您说吧，我还就是不愿意伺候这些鸭子。”唐德源听了这话，如同闷雷轰顶：“你们这是要把我气死……”唐德源手指指着儿子们，抖得像筛糠似的，忽然眼一翻，整个人就向后倒下去。

众人一齐拥上：“老掌柜！老掌柜的，您醒醒……”夜深了，福聚德的老掌柜醒了过来，躺在床上缓神儿，一想起这两个混账逆子，他的咳嗽就更加厉害。

“吱扭”一声，房门被轻轻推开，王子西轻手轻脚走到唐德源床边问候道：“老掌柜，您好些了？”“是子西呀？”唐德源无力地抬起眼皮问王子西，“有什么话就说吧。”王子西坐在床边，看着老掌柜的一脸病容，心里也是不忍。他说：“我看两位少爷是指不上了，我呢，最近又添了个头疼的毛病，疼起来就觉得天也黑了，地也暗了，再这么下去，我可真撑不住了，上回我跟您说……”“你有个师兄弟？”“对。”王子西认真地说，“他叫卢孟实，学生意的出身，如今在适意居当账房。人能干，长得方头正脸有股子福相。听说，他娘生他的时候，就瞅见吹着打着，八抬大轿里坐着个胖小子……”唐德源挥了挥手，直截了当地说：“他肯来吗？”“正是心气盛的年龄，谁不想往高处走呢。再说，他和适意居的花鼻子合不来，早不想在那儿干了。”“那这么着，哪天先叫来看看。”唐德源说着又咳了起来，“……唉，我这病……”王子西起身，扶着老掌柜的躺下：“您快歇着，明儿我就安排这事，你就别太费心了。”安慰完老掌柜的，王子西走出屋，轻轻掩上房门。此时，一轮明月正当空，月光皎洁如水。王子西站在院落里，仰望星空，心里琢磨着，说不定福聚德的好日子就快来了。

适意居的二掌柜花鼻子，跟在瑞英身边像一只哈巴狗似的低声下气地问：“这回宫里头皇上的御赐宴没用咱们的烧鸭子，用的是福聚德的，您得问问老爷子，是不是福聚德抢了咱们的生意。老爷子掌管着包哈局，可不能让买卖让他们抢走。”瑞英玩弄着手上一个翡翠扳指儿，一脸不耐烦。他斜睨着花鼻子冷冷地说：“行了，行了，从我进门你就没停过，我不管我爸爸那些闲事儿。说，你找我来什么事？”“柜上丢银子了！”花鼻子说。

瑞英扬起眉毛：“那你倒查呀。”“查不出来。”花鼻思忖了一下说，“我怀疑是卢孟实偷的，就是柜上的账房。这小子专和我做对。”瑞英问：“他认了吗？”花鼻子说：“当然不认，可咱们有着儿让他认。您不是说这些天闷得慌吗，我给您开开心，看个乐子……”第二天，花鼻子把大伙儿召集在适意居店堂内，伙计们都站在门口排成了一排，卢孟实也在其中。花鼻子清清嗓子说道：“今天早上我清数儿，发现柜上丢了银子，是谁偷的查不出来，你们每一个就都有嫌疑。从今天起，凡是柜上的，出门称一次，进门称一次，直到银子找到为止。拿大秤来！”瑞英吃着瓜子，看花鼻子要干什么。只见花鼻子拿了杆大秤：“上秤，上秤。”伙计们都是老实人，一个个蜷着腿，像猪似的过大秤。瑞英看着好玩，一边嗑瓜子一边笑。花鼻子将每一位过秤伙计的分量都记上数儿。“出门的时候还得再称一次。”他说完，走到卢孟实跟前，指着一个上年岁的老伙计说：“进去。”老人吓得直抖。卢孟实看这情景，头上的青筋直往起蹦，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花鼻子话里有话地说：“敢偷柜上的银子，我天天称！是吧，东家？”眼见着老人，手都拉不住秤钩子了。花鼻子骂道：“敢跟我装着玩，把他的手给我捆上！”有人上前真要捆老人。

## 第一章一(11)

卢孟实再也看不下去了，一步上前挡在老人面前。

“花鼻子！你不能这么干！”“你嚷什么？”花鼻子听他这么一叫，心里挺虚的。

“你拿称猪的大秤称人，这不是拿人不当人吗？！”“你管着吗，你算老几呀？东家在这儿哪！”瑞英把手里的瓜子一把扔到桌上：“他是谁？”花鼻子站到瑞英的身边，说：“他就是账房卢孟实。”说完，他在瑞英耳朵边嘀咕了几句。



然后，他对着卢孟实说：“明说吧，银子就在账房丢的，你的嫌疑最大！”卢孟实拱手给瑞英行个礼说：“东家，瑞爷，咱们是买卖家，讲究仁义诚信，就为丢了几两银子，便拿人不当人？早年也有买卖家出过这样的事，丢了点东西，就拿大秤称伙计，把名声做坏了，转年就关了门。仁义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失了人心，您什么也换不回来。”瑞英说：“你好像有点学问，也挺能说，我还真不知道适意居还有这么一位。花鼻子，他可比你强。”“我……他就是有张八瓣子嘴，能说不能干。”花鼻子咬着瑞英的耳朵又不知说了些什么。

瑞英脸一下子沉了下来。

“卢孟实，你给我上秤！”花鼻子说着，朝手下人使了个眼色，两个人过来要捆卢孟实，卢孟实一把抢过绳子。

“东家，你不能耳根子软，听花鼻子挑唆！”瑞英说道：“心里没鬼，你就不怕称。”花鼻子站在一旁扇风点火说：“卢孟实，你敢跟东家这么说话？你也太看不起东家了！”卢孟实气得指着花鼻子说：“花鼻子，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柜上的银子现款都经你的手，丢了银子首先有嫌疑的就是你！”“你别血口喷人！东家，卢孟实是账房，银子八成就是他拿的。要不是他，他就不怕称！”

东家在这儿坐着你就敢这样，也太目中无人了。我瞅，你就是朝着东家来的！”卢孟实说：“你别挑事！”瑞英望着急得满头汗的卢孟实，觉得他的样子挺好玩的。花鼻子扯着嗓门叫着：“所有人都过秤了，你也不能例外！今天我……我们就，就非称你不可！称吗，东家？”瑞英未置可否。花鼻子觉得东家在给他暗示，就叫：“把他绑上！”“你敢！”卢孟实怒目圆睁，“不信任我，你们可以查账，如果你一定要称，我就不干了！”

”花鼻子冲卢孟实说：“告诉你，我们还不吃你这一套！”花鼻子望瑞英，见瑞英不出声，吃着瓜子，就更加来劲了。

“要走你就走！”花鼻子说着，拿起算盘一阵乱拨，“东辞伙，一笔抹，伙辞东，一笔清！”

这个月的工钱不付！”卢孟实听了，气得骂道：“你们这么黑心地做买卖，有一天会遭报应的。”说完，收拾了东西，愤然离去。这天有些阴沉，一大早，太阳就被裹在云层里，灰蒙蒙的天使人感到憋闷。

包哈局总管瑞泽和内廷大执事待在御膳房瑞泽的房里头，透过窗户，眼瞅着一顶四抬大轿拐进了后宫夹巷，轿里坐的是刘金锭。看着那派头，他们心里都不

痛快。

大执事说：“瑞大总管，你瞅见了么？”瑞泽不屑地说：“瞅他这派头，顶得上御使了。”大执事又说：“这两天出来进去的可忙活了。”瑞泽喝了口清茶，心有些乱，说：“这个祸害！仗着会炒几个菜，太妃喜欢，眼皮长在肚脐上，自从他爹小辫刘逃出宫，他就和我结上仇了……”大执事说：“先别提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你知道为什么这回皇上赐张大帅的御赐宴，太妃下旨由他一手包办？”瑞泽其实心里也正纳闷呢，以前这样的事都是交给他们办的。

只听大执事继续说，“他跟上边说，你包哈局烤一只鸭子要一百两银子，福聚德吃十只鸭子才五两银子。”“啊？！这不是给咱们上药吗？”瑞泽瞪大了眼，心说这刘金锭，这不是毁我嘛！

大执事也跟着来气：“上边一听这话儿就急了，皇上早就嫌御膳房开支大，怀疑有人贪污，要下旨裁减。这回说不定，就先拿你包哈局开刀。”瑞泽心里直着慌，忙问：“真要取消包哈局？”大执事手背拍手掌，急着说：“以后凡有烧烤的东西全由外买，不过可不是你儿子开的那间适意居。这次皇上太妃赐张大帅的御宴，他就定的是福聚德的鸭子。这个刘金锭是成心要和我们做对头，他记着你害他爹的仇呢！”瑞泽和大执事在宫里多年，一直是串伙在一起，包哈局二分开销八成利，一个烤猪蹄都收十两银子，一只烤鸡五十两，一只烤小猪要二百两。这些价都是这俩人一块定的，一向都是五五分账。所以这会儿，俩人真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了，急得直转磨。

大执事搓着双手说：“如果刘金锭这次御赐宴办成了，总开销往上一报，咱们那点儿事就全得穿帮！”瑞泽心里更是慌得没了主意，他问大执事：“皇上正查整内务府呢，这可怎么办哪！”大执事咬牙切齿地说：“这一次，就不能让他办得成！”“对！”瑞泽想了想，眼珠一转露出一丝坏笑，“好，就从这次御赐宴下手！”

## 第一章二(1)

饭口时候，福聚德店铺客人还真不少，福顺、小生子忙着招呼客人。常贵眼观六路，观察着各处，见他们端盘子上凉菜，就叫：“福顺、生子你们过来。”福顺他们走过来，常贵耐心地说：“记住，端盘子，不能在盘子边上留下手指头印，让人看见心里腻烦。大拇哥紧贴盘边，其余四个指头在盘下面托着，五个手指头都不能碰着盘面。”常贵边说边示范着，“拿碗拿酒杯子，都不能碰着边儿，不能碰着客人嘴要沾着的地方。明白了吗？”福顺、生子一起点头：“明白

了。”常贵拍拍他们的肩头又说：“东头靠窗户那桌儿有个客人不吃香菜，上菜的时候解释一下。”“唉！”福顺应着忙去了。可不一会儿，他又慌慌张张地跑回来说：“师傅，里边那桌儿的……的说……不凉。”常贵说：“别结巴，你这样怎么唱菜呀？一句一句说。”福顺吸了口气说：“他，他们说吃不吃了，要走！”“我看看去。”常贵拉着福顺朝店堂一角的那桌客走去。

客人拉着脸问：“你们的绿豆汤一点都不凉，我就爱吃凉的，可这让人怎么喝？人家别的馆子都用了窖冰柜了，你们也不学着点儿。不吃了，找有冰的地方去！”同一桌的另一位客人说：“就上对门儿适意居！”常贵满脸赔笑说：“别价。两位别上火，我看看。”说着，他用手一摸碗边，说：“这绿豆汤是不太凉，因为是刚才新熬的。对不起二位，二位稍等。”说着，常贵把绿豆汤端到了后厨。

福顺跟在常贵身后说：“师傅，这不是找碴儿吗？什么叫冰……柜，我见都没见过。就是吃了想不给钱。”常贵瞪了他一眼说：“福顺！不许这么说。客人进了门儿，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得尽心尽力孝敬着。得罪一回就再也不上门儿了，好馆子靠的就是回头客。明白吗？”福顺噤着嘴说：“这是刚熬出来的绿豆汤，您就是把孙悟空调来，他也没招儿。”常贵说：“别说没用的，动动脑子。”停了一下，说：“对了，去后院儿井台打一桶冰凉的水来！”“唉，对。”福顺一拍脑门儿，“我怎么想不出来？”说完赶紧取了一个干净的木桶，装上新打上来的清凉的井水，当着客人面，将绿豆汤碗放进去镇着。两个客人已经心平气和地聊起来，福顺偷眼望着他们，心想，师傅还真灵，一下儿就没事啦。

回到后厨，常贵正在跟伙计们说：“其实，到他们吃完了，那绿豆汤也凉不了多少。可这一桶冰凉的水，把他们心里的火压下去了，心气顺了，喝着也就不觉着热了。”福顺看着常贵，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天色已晚，在外面喝了一天闷酒的卢孟实又走进了这条街。天气眼见更热了，整条街的吃客们比往日还要多上几成。这么好的生意机会，可就是容不下他。卢孟实心里生出一股凄凉的滋味。他来到适意居的大门外，老远就看到花鼻子正在训斥一个可怜的伙计，他感到厌恶无比。想想当年，他的老父亲在同生和当三掌柜的，就是因为柜上丢了点东西，让人家用大秤称，气得一口气上不来，就死了。这么多年以来，他不愿意想以往的事情，他觉得父亲太老实，死都窝着口气。正想着，忽听得有人叫他，回身一看，原来是福聚得的掌柜王子西。“子西兄！”卢孟实拱手问候老朋友。

王子西说：“孟实，正好我要找你去呢！走，到我们店里坐坐，你的事儿，

我刚听说。”“好呀！”卢孟实跟着王子西进了福聚德。他环顾了一下店堂，问道：“都下幌子了，还不关大门？”“等风水先生呢，说是子时到。”王子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唉，生意不景气，老掌柜想看看怎么转转运。”卢孟实点点头说：“要说福聚德东西好，够名气，就是没上心干的人。”王子西摇着脑袋叹道：“那俩货，早晚把这份家业糟蹋了。我看老掌柜的身子骨是快撑不住了，病得不轻。”说着，他用手指了指账房，在卢孟实耳边小声说，“老掌柜就在账房躺着呢。”王子西给卢孟实倒了水，二人坐定后，卢孟实故意提高嗓门儿说：“适安居我不待了。拿人不当人，整天整治人，我不干了！”说着，他把手里的一个本子用力摔在桌子上。王子西边劝他，边好奇地翻起这个本子。卢孟实看了一眼隔壁的账房，他估计唐德源肯定没睡，他依然大嗓门说道：“这是我这几年做饭庄子，记下的一点心得，今后用不着了，我真想烧了它！”

## 第一章二(2)

“别价呀。我看你这里记得有点儿意思，你说这‘膳中备载’是什么？”卢孟实说：“内联有本秘不外传的秘本叫《履中备载》。他们把北京城里王公亲贵们穿鞋的尺寸，爱好的式样，全记下来了。”“哦？是干什么用的？”卢孟实继续说：“比方说，贾府的老爷想巴结李府的老爷，送双千层底、锦绣帮的官靴，就到内联如此这般一说，内联保险做一双正可李家老爷的靴子，这份礼就送得又体面又可心。我想，咱们做饭庄子的要是把北京大小宅门老老少少的喜庆日子都记下来，碰上‘三节两寿’，咱们人到礼到，人家订咱们的酒席，早有准备；不订，送份寿桃寿面，让人家心里高兴，知道咱们细致周到，以后多有光顾。”王子西听了赞叹不已：“孟实你呀，就是爱琢磨买卖。”卢孟实摇摇头自嘲地一笑：“可惜清水下杂面，人吃我看，有本事也一点儿用不上，我就……”正说到此，请来的风水先生到了。王子西起身迎上前：“先生来了，我们掌柜的候您多时了。”风水先生笑道：“可子时还未到呢。”这时，唐德源也从账房里走出来。刚才他躺在账房里并没有入睡，王子西与卢孟实的一番对话，他全都听到了。

唐德源招呼着说：“先生来了，我请先生来，是想……”风水先生摆摆手道：“不必开口，先让我看看您的福宅。”唐德源说：“那好，请！”说完就要领着风水先生看店堂，风水先生忙说：“本家不要动。”“那让子西陪先生去，我陪卢先生。”王子西这才想起来，忙说：“孟实，这是我们老掌柜的。”卢孟实一见老掌柜的，立即拱手行礼：“老掌柜，孟实给您请安！”王子西带风水先生去看房子。唐德源打量着这个相貌周正、有股子灵性劲儿的年轻人，指着椅子说：“卢先生请坐。”卢孟实谦恭地说：“老掌柜您坐。”坐定之后，唐德源说：“刚才你与子西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噢？”卢孟实似乎有些惊

讶，他心中暗喜，嘴上却说，“我和子西兄瞎聊，让您见笑了。

”“想得不错，是个有心的人。”唐德源轻轻微笑着看着卢孟实，说，“可是，你把这些都说出来，不怕我们学了去？”卢孟实大方地回道：“船多不碍江，有比着的才有长进。”“好！有气量。”唐德源欣赏他的这份胸怀，于是便说，“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主意。”“您说。”卢孟实认真地听着。

“再过些天是适意居开张八年庆典，这件事依着你，福聚德应该怎么办？”卢孟实明白，这是老掌柜的在考他。他想了一下，说道：“到瑞蚨祥扯两丈红绸子，做个大大的红幛子，雇一副锣鼓，到日子掌柜的领头，吹打着去贺喜，祝他们生意兴隆。”

## 第一章二(3)

“你不是不愿在适意居干了吗，为什么还给我们出这样的主意？”卢孟实一笑说道：“咱们是江湖买卖，不干欺生灭义的事，有本事生意上见！”一听此话，唐德源不住地点头称是，心里头不由得对卢孟实刮目相看。

王子西这边带着风水先生来到福聚德的后院，他们前前后后地看着。王子西不时地提醒着风水先生：“您小心脚下！”风水先生问：“这后边是什么？”王子西回道：“再往后就是山墙了。”“那前边呢？”王子西又回道：“是驰道。”“好，好！”风水先生一听此话，连声叫着好！王子西有点纳闷，不明白风水先生的意思。

转了一圈儿，风水先生和王子西回到了福聚德的店堂。一进门，风水先生就用扇柄轻轻敲着手掌心，叹道：“好地方，好地方！风水宝地呀！前临驰道，后靠高墙，尤其是这一边一条小胡同，这胡同叫什么名字？”“叫井儿胡同。”王子西说。这时，老掌柜的唐德源和卢孟实一齐起身迎上前，唐德源问：“你觉得怎么样？”“井里有水，有水就有财呀！”风水先生感叹着。

唐德源听这话，心里头暗喜，可表面上还是故作镇静：“您看，我们这门脸儿能聚财吗？”风水先生看了看，摇摇头说道：“可惜低了，低了可就掉井里头了。得起楼！”唐德源疑惑地问：“您的意思是……”风水先生说：“我是说，得起一座楼！”“起一座楼？”风水先生说：“没错，福聚德得起一座楼！这两条胡同正是两根轿杆子，这是一顶八抬大轿啊！”说完，他拉着唐德源走出大门，指点着。夜色中，福聚德看上去，其形制真如同一座八抬大轿，只是眼前门面低矮，气势不足。

唐德源心里熨帖了，他问：“您是说得在三间门脸儿上起一座楼吗？”“正是如此，不过……”二人边说边远去。

听了风水先生的一番话，卢孟实预感到一种命运在召唤着他，他想起那个给他算过命的瞎子，还有母亲做过的梦，虽然他并不太相信这些，但他也清楚，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推着他朝自己的宿命走近。他站在晚风中，手指不禁摸到了腰间的玉佩，他紧紧地攥住了它！

回到福聚德店内，卢孟实还在思忖着风水先生刚才说过的话，他喃喃地自言自语着：“他说，福聚德起了楼，是一顶轿子……”王子西却没把这话当回事儿，他说：“说成金銮殿也没用。孟实呀，有件事我早就想跟你商量。你看，福聚德的老掌柜干不动了，两位少东家又根本不管事，眼面前儿的皇上御赐宴就没人手招呼，我一个人就快累散了，你要是能先过来帮几天忙，工钱我们老掌拒绝不会亏待你。”卢孟实望了一眼福聚德的门脸儿，又看了看王子西，他感到这也许就是命，立刻说道：“只要福聚德看得起我，不拿钱我都干！”张勋帅府御赐宴的日子终于到了。一大清早，卢孟实就开始支应着柜上的事儿了。卢孟实干起活儿来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将店堂整饬得井然有序之后，他对伙计们说：“都听清楚了，今天不卖堂座，所有人集中精神烤鸭子，这鸭子是给张帅府御赐宴的供奉品，每一道工都不能含糊，绝不能出一点差……”老掌柜一早过来看看，见店堂、柜台一尘不染，里里外外井井有条，小徒弟们都手脚麻利地忙着手里的活儿；开生间里，在卢孟实的监督下，鸭子开生、褪毛、吹气、上糖色……一只只肥嫩白生的大鸭子鼓鼓胀胀地吊起来，真是一派热火、兴隆的景象。唐德源看着这一切，满意地点了点头。坐在椅子上的他，脸上现出这些日子以来少有的笑容。

过会儿，卢孟实忙完了事儿，来到唐德源跟前说：“老掌柜，时候差不多了，鸭子能上炉了吧？”“你掌握吧。”老掌柜的放心地说。

## 第一章二(4)

“一炉鸭子烤熟得半个多钟头，加上路上耽搁的时候，正赶上晌午时到。”唐德源问：“路上的时间你估摸得准吗？”卢孟实回答道：“昨天晚上，我雇了辆车，特地从咱这里往南河沿大帅府走了一趟。”唐德源对卢孟实的精细很满意，说：“你看着来吧。”卢孟实说：“好嘞！”转身回后厨又把鸭子仔细检查了一遍，高声喊道：“鸭子上炉！”这两天，罗大头气也顺了，比以往干得还欢实。鸭子出炉的那一瞬间，大伙儿看着都不禁馋了起来。只见那罗大头把鸭子挑

出了炉，一只只烤成枣红色、外皮酥脆的烧鸭子泛着油光，热腾腾在炉外挂着。老掌柜的唐德源在一旁亲自指挥着，卢孟实小心地将烤好的鸭子放进了写着福聚德的提盒子里。

唐德源嘱咐着：“子西呀，你和孟实跑一趟吧！”王子西应着：“唉！”临出门时，唐德源又再三嘱咐着说：“可看住了咱们的鸭子，一点儿不能错眼珠，交给他们算完事。”卢孟实点头说：“您放心吧。”说完与王子西带着刚出炉的鸭子，雇辆车直奔了大帅府去。

刘金锭在赴大帅府之前，正对着镜子细心装扮着，他把一长条布裹住前胸，再穿上长袍。此时，厨子王推门进来，刘金锭一惊连忙掩饰。

“是我。”刘金锭见是厨子王，才放下心。

厨子王问：“都装扮好了吗？”刘金锭说：“你再给我看看。”厨子王帮刘金锭前后收拾着，忽然叹息道：“唉，这些年真难为你了……唉，混在我们一堆里。”刘金锭淡淡一笑说：“我也习惯了，有时候我就觉得自己生来就是个老爷儿们。”厨子王又说：“提起来就怨你爸爸小辫刘，自己出了宫，可连亲生闺女都……唉，不提他了。今天可是你头一次掌握整个席面儿，是露脸的日子，如果你能替代瑞泽这个坏种，以后我们的日子都好过些。”刘金锭说：“这还得靠您多提点。”“那没的说！”厨子王说完拍拍刘金锭的肩头，给他鼓了鼓劲儿。

卢孟实和王子西提着鸭子盒，来到帅府偏院大厨房。厨房挺大，特别气派，厨工们各司其职，干起活来，个个干净利落。卢孟实到处打听“皇上”的宠厨刘金锭来了没有，却都说还没到。卢孟实和王子西站在厨房一角聊起来。

卢孟实说：“听说这个刘金锭可有来头。”王子西说：“我听老掌柜的说，刘金锭的爸爸小辫刘是宫里的大厨，伺候过西太后，最有名的菜是‘抓炒’，据说又滑嫩又香脆，被老佛爷封为‘抓炒王’。后来，好像犯了点什么事儿，就出了宫。刘金锭那会儿还小，因为太妃喜欢，就留下来掌厨了。”卢孟实说：“一会儿我想看看刘金锭怎么做菜，这个机会太难得了。”王子西提醒他说：“据说这个刘金锭本事大，脾气也大，你可留点神，千万别惹事。”正说着，一个当差的跑来。

“当差的来了！”厨房里的人们紧张起来，厨工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站成了两排。只见一顶大轿风驰而来停在大门口，轿帘一挑，刘金锭下来。他身着锦袍，目不斜视，一点笑容都没有，令人望而生畏。

卢孟实不错眼珠地盯着他看，嘴里不禁啧啧称赞：“嘿，真有派，厨子当成这样，才真算有点干头。”只见刘金锭来到膳房，把锦袍一脱，立刻有下手接了过去，送上一条浆洗得雪白的围裙。

刘金锭利落地系好围裙，现出一身短打扮，又是另一派风采。干净利落，还有一股俊气。

砧板上已经放好几块肉，刘金锭稍摸一下，拣出一块肉来，把手一伸，下手送上家伙。

只见刘金锭手起刀落，肉片如落叶纷飞起舞……锅烧得都起了烟，刘金锭抓起肉抛下锅，一股火从锅里忽地冒出来。

卢孟实看得入了神，口中赞叹不已。

刘金锭觉得背后有人，他做菜最不喜欢有人看，“啪”的一声，他把炒勺扔在锅里。卢孟实搭话道：“炒完了？还没勾芡儿哪……”“完你个屁！”刘金锭转过头，两眼一瞪，冲着卢孟实说，“谁他妈的在这碍事哪？”卢孟实有些慌，忙说：“啊，我，我是……”“你？你是哪儿冒出来的？”卢孟实赶紧解释：“我是福聚德送鸭子来的，久闻您的大名，想看……”不等他话说完，刘金锭便说：“懂不懂得规矩？”卢孟实说：“没敢妨碍您，我就是想看看。”

## 第一章二(5)

刘金锭生气地说：“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炒菜哪？谁想看谁看？！”这会儿火在锅里冒着。卢孟实指着锅，着急地说：“着了！”锅里的火苗冒出二尺多高，可刘金锭跟没事似的定着不动。他不紧不慢地指着卢孟实问：“谁让这人进来的？”卢孟实说：“刘师傅，久闻您的大名，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您下厨炒菜，没别的……”刘金锭一挥手命令道：“给我叉出去！”话音一落就上来两个人来拉卢孟实。

卢孟实申辩着：“哎，我就是想看看，看看都不行？”刘金锭瞪圆了眼，说：“还顶嘴？”说着，拿起炒勺就要打，吓得王子西赶紧拉走了卢孟实。

刘金锭在他俩身后边，已经七荤八素地骂上了，王子西不敢搭腔，只拉着卢孟实快走。卢孟实边走边不甘示弱地争辩：“我怎么啦？都是干这行的，看看做菜都不行，哪儿这么霸道……”王子西央求地说：“唉，祖宗，这是什么地方？



你就少说话吧！”刘金锭这边骂着，却不耽误炒菜，火旺菜香，只见他抡起炒勺，菜汁倒挂，扣汤出锅，就是一盘鲜嫩脆香的“抓炒”。

卢孟实被王子西拖着走出了老远，嘴里还念叨着：“噫，真是的，看做菜也有罪了……”帅府饭厅二门外，上菜的队伍，鱼贯而行。瑞总管指挥着下人布置上金黄色的碗盘，一切全照宫里的规矩进行，表面上似乎看不出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但见瑞泽不时摸摸袖口里面，似有机关暗藏其中。待饭菜进了饭厅的口，每一道菜照例要经瑞总管验查。这时，瑞泽趁挥手放行的时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袖口里的药面撒了下去，他这一着儿做得十分巧妙，竟没有一个人看出破绽。

张大帅带着一家人三跪九叩，向天叩拜“皇上”、太妃。张勋一边行礼一边说道：“臣张勋率全家叩谢皇上、太妃恩赏御宴，皇上万岁，万万岁！”叩拜之后，一家人上了宴席，刘金锭拿手菜“抓炒黄金肉”、“一品如意羹”一样一样被端上来，饭桌上还有摆成菊花形的片皮鸭，满饭厅飘浮着诱人的菜香。张勋是一介武夫，大口大口地吃得很专心，一大家子人都吃得很高兴。

入夜时分，张大帅从睡梦中醒来，他感到腹痛难忍，推推睡在一边的夫人说道：“我难受。

”话还没说完就开始呕吐起来。夫人起身也感觉腹痛：“这是怎么啦，我也不合适了。

”正说着，一个老妈子敲着门嚷道：“夫人，夫人！您快起来看看吧，大公子和二小姐都吐了！”夫人站起身，刚要说话，自己也吐了起来。

张帅府个个房间的灯都纷纷亮起来，整个帅府里乱成了一片。管家急着吩咐人快去拿药，一时间，去找大夫的，端洗脸水的，叫人的，忙成一团，乱哄哄的。

消息很快传到紫禁城，第二天一早上朝，太妃在紫禁城养心殿里正陪着十一岁的溥仪玩钟表，听太监来报说张大帅全家吃了宫里的赐宴之后就生病，这还了得，太妃一下子就火了。“皇上和我好心好意送给张大将军的御赐宴，怎么会吃坏了？”陈师傅说：“昨天当晚，张将军一家子吃完御赐宴，夜里就又拉又吐。张大帅吐得最厉害。

”太妃皱起眉头说：“这可真是奇怪。”陈师傅说：“外面都传说……”话到此处，又似乎有所顾忌，便停了嘴。

“说什么？”太妃冷冷地问道。

陈师傅不敢再隐瞒，说道：“据传说，张大帅一家是吃完御赐宴中了毒。”太妃大惊失色，叹道：“中毒？皇上，你别玩了，出了大事了！”此时溥仪正在摆弄那架自鸣钟，根本无心听他们说话。

## 第一章二(6)

太妃又冲溥仪说道：“你听见没有，张勋中毒了！”只见溥仪连眼皮都懒得抬，仍是一边玩弄手里的钟表，一边无所谓地说：“张勋可不能死，南陆北张，大清就这么两个忠臣。”陈师傅说：“皇上真是圣明。张大帅辅佐大清重收江山，功比建国元勋，今后江山一统，重振朝纲，就全依仗着他了。如今江山未稳就出了这种事，恐怕事出有因。”太妃生气地埋怨着：“都是那帮不会办事的东西，好事办成坏事。给我传大执事！”大执事应召，急进养心殿。一进殿堂就跪拜“皇上”、太妃：“给主子皇上请安！”太妃面露怒色说道：“你们是怎么弄的？！好好的一席御赐宴，怎么吃坏人了？”大执事和内务府的大臣们面面相觑，不敢出声。

太妃又说：“张勋一家子到底是吃错了东西，还是有人下毒，为什么吃完就吐，赶紧查去！”大执事回答道：“回主子，奴才们已经连夜彻查了。”“有眉目没有？”太妃不耐烦地说。

“据奴才们的推断，疑凶有可能是御赐宴的主厨刘金锭！”“一个厨子敢下手给张大帅下毒？”太妃将信将疑。

大执事心里笑着，可表面还是一本正经地回道：“昨天的御赐宴就是由他掌厨。”太妃大惊小怪地嚷起来：“反了天了。抓起来立即送到张帅府，交由大帅处治。”大执事回道：“！”心里乐得开了花儿。

太妃这会儿侧过身来问“皇上”：“你听见没有，一个厨子就敢在咱们的御赐宴里下毒，今天敢害张勋，明天就敢害我们母子了！”陈师傅在一旁说：“依臣来看，这件事还不能草率就下结论，刘金锭是皇上、太妃派去的给张将军做饭的，别把火烧到自己身上来。”这时，溥仪摆弄的自鸣钟突然打起点来，吓了众人一跳。太妃一听陈师傅的话，也觉得不妥，心烦意乱的她对“皇上”说道：“皇上，你别玩了，你说说怎么办？这件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溥仪这才抬起头来瞅着陈师傅说：“听陈师傅的，先弄清楚了再抓人。”大执事听“皇上”这样说，十分无奈地叩首行礼道：“臣等领旨！”午门外，一个差官走来，宣读“皇

上”手谕。那些个清朝遗老遗少们，天还没亮就聚集在午门外，一个个呼天抢地的，要求严惩毒害张勋的凶手。他们不住地向天叩拜，祝张将军早日康复，保护大清，一时间，哭哭喊喊，闹得乌烟瘴气。见到差官，这些闹客们纷纷跪下。

差官念道：“张大将军德高望重，公诚为国，必为奸人所害，所幸并无大碍，但事出有因，定有预谋，已责令刑部稽查，必拿凶手，严惩元凶。皇上对张大将军一家人的身体十分关注，特派德国御医范克德为张将军诊治，以示天恩……”众人望天谢恩。

这一天，御膳房的厨子们也都在议论纷纷。刘金锭听着大伙把这件事说得越来越邪乎，心里的火不停地往上拱。他把大烟袋在鞋底子上一磕，骂道：“这是他妈的阴谋陷害！”厨子王安慰着刘金锭说：“没错，我也觉得，这是有人在捣乱！”听他俩这样一说，大家伙儿都不敢乱说话了。厨子李也点头称是，他分析道：“这件事出的邪门儿。刘师傅头一回包揽御赐宴的活儿，就出这样的事儿？怎么这么巧！”厨子王接他的话茬说道：“这是不是要拿我们开刀，成心找碴儿呀！皇上要解散包哈局，他们就使出这么个着儿来！”刘金锭听了，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说不定就是瑞泽闹的鬼！”厨子王接着说：“张大帅是大清的功臣，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弄不好就是死罪。”众人一听，气得要命：“咱们招谁惹谁了？”刘金锭安慰着众人：“大伙儿别慌，就算是有事儿，也是冲着我来！出什么事儿有我顶着，绝不会连累各位。”厨子李叹道：“这种时候，先别分你我，大伙儿要齐心。他们先拿刘师傅开刀，整完他就整我们。”厨子王也说：“对，皇上早就有意削减御膳房，咱们不能中他们的计。”正在此时，瑞泽和大执事带着一队兵士开进来。御膳房众人都慌起来。

瑞泽一进门，牛气冲天地说：“张大帅昨天晚上食物中毒，疑与当晚的御赐宴有关，皇上上谕，责令立即查处有关凶犯！”众人疑道：“凶犯？”瑞泽阴阳怪气地说：“敢朝张大将军下手，真是不想要脑袋了。”大执事在一旁帮腔道：“昨天谁主厨？”一听此话，众人望向刘金锭。

## 第一章二(7)

瑞泽朝刘金锭走近：“张大帅一家子吃完你做的御赐宴就全家上吐下泻，是不是你在宴席里下了毒？”刘金锭不慌不忙，站起来。他斜睨着瑞泽不屑地说道：“大总管说是我下毒，也得有个凭据吧？”大执事不由分说，命令道：“带走！到了刑部自然有你的证据。”刘金锭伸手一挡，喝道：“等等。我先给你们点儿证据看看。”说着，刘金锭拿出一个食盒子，打开一看，全是鲜美的饭菜。刘金锭继续说道：“这是昨天我做的菜，按老规矩，每样菜我都留下一点儿，有

没有毒，你们尽管拿去验。”瑞泽想不到刘金锭会有这一手，一时没了主意。

刘金锭继续说：“验出有毒，我刘金锭一身承担，任杀任剐！”他站起身，直视着瑞泽的眼睛。瑞泽心虚，不敢抬眼看他。刘金锭的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说道：“可是，如果验出我做的菜里没毒，那就是有人有意陷害！我也得找上边说说去！”众人一听，纷纷说道：“这么些年也没出过这种事！御膳房怎么能够下毒呢？”瑞泽一翻眼珠，计上心来，他说道：“谁能证明这菜就是昨天御赐宴上用的？要是你换了呢？”刘金锭听了这话更是冷冷地笑道：“这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干这行多年的老规矩，不信，你可以问大家。”厨子王走过来说：“没错，这些菜是我看着刘师傅留的，我就能作证！”此时，众人围过来，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没错，我们都能作证！”瑞泽指着刘金锭强词夺理：“你别想撒赖，你下毒毒害大将军，罪该万死！皇上、太妃的旨意下来了，唯你是问！大执事，您别听他狡辩，下毒的没别人，就是他！”看着瑞泽一副近乎疯狂的样子，刘金锭一劲儿地冷笑着：“瑞总管，说话掂掂分量，你一口咬定说是我下毒，你们就没想想，我可是皇上和太妃钦点派去的！”此话一说出口，瑞泽和大执事都张口结舌，一下子愣在了原地。是呀，刘金锭是皇上和太妃钦点去做御赐宴的，如果他出了问题，岂不是与皇上、太妃有瓜葛吗？如果这样，问题反倒闹大了。一时间，俩人站在那里，有些不知如何是好。

回到御膳房瑞泽的住处，俩人开始合计这事儿。大执事一脸焦虑地说：“这件事闹大了！外边谣言满天飞，说什么的都有。”瑞泽还在想着刘金锭的那一着儿，这让他心里头耿耿于怀，无法平静。他愤愤地说：“想不到他早有防备。我看就把刘金锭抓起来，就说他是元凶，要置大帅于死地，大帅那脾气，一刀砍了，这事就算完了。”大执事白了他一眼，叹道：“你呀，真是榆木脑袋，还没刘金锭有脑筋，刘金锭是皇上、太妃派去给张大帅做御赐宴的主厨，张大帅吃完御宴就全家中了毒，这件事再从刘金锭往下追，就追到皇上和太妃的头上了。”瑞泽高兴地说：“那他刘金锭的罪过不就更大了？！”大执事急得直跺脚，他指着瑞泽，气急败坏地说：“你真是眼皮子浅。刘金锭算个什么东西，眼下北洋军、民国、革命党，都反对朝廷复辟，到处散播，说这次张勋中毒，是因为皇上偏宠张勋，王公亲贵们不能亲政，不忿张大帅独揽军权、皇权，下毒谋害张大帅。”瑞泽眨眨眼，有些醒不过闷儿来：“怎么又扯上他们了？”大执事叹了口气，他也没想到事情会搞得如此糟糕，说：“再闹下去，皇室内廷就要打起来了。皇上、太妃都急了，命令赶紧把事往下压。”瑞泽一脸的为难：“可这件事已经闹起来了，也不能就这么草草算完。”“找个替死的，快点把事儿平息下来。”大执事急了，果断地命令瑞泽，“别忘了，那天去大帅府的也有你。”瑞泽一听这话，也急了：“难道你要把我交出去？！别忘了当初商量的时候也有你！”大执事一咧嘴说：“唉，咱俩咬什么？我是说，那天你在场，除了宫里的和你，还有什么人？”瑞泽想了想，忽然记起来还有福聚德的人，他赶紧说：“对了，我想

起来了，那天还有福聚德送烧鸭子的！”前一天送完烧鸭子，卢孟实心里特别高兴。第二天一清早他就起来到外面吃早点，回来时，整个人精气神十足。

## 第一章二(8)

一进福聚德的店门，卢孟实就喊道：“起，起了，天都大亮了，全该起了！前边的，后边的！”伙计们应声，从各个角落爬起来。福顺把自己捆在柜台上，怎么也起不来，他叫成顺快帮他解开。

卢孟实笑呵呵地过来，问道：“我说你干吗呢？”福顺说：“柜台太窄，睡着了就往下掉，我就……”卢孟实打断他的话，说道：“花花点子还不少，把这脑筋往学买卖上用点儿，你就不用睡柜台了。来，给他解开。”早晨的阳光特别透亮，漏过边的槐树枝叶，静静地洒在店堂的窗棂子上。福聚德的伙计们这几天虽然忙着，可心里头都感觉挺痛快，一早起来，收被子、扫地、捅火、挂幌子，又是新的一天，他们觉得福聚德的好日子快要来了。

卢孟实跟大家伙一边干活，一边照例吩咐着：“晌午没订座，照例都是散客。鸭子先开四十只，告诉对面儿元兴楼，准备一百个烧饼，四百张荷叶饼，随要随上，要热乎的。对了，福顺，你赶早去天桥把昨晚上的‘折箩’卖了，盯着熬粥、剥葱、砸烂蒜。小生子，去给师傅们买早点去，老掌柜一早喝的粥先热上……”正说着，勤快的成顺已把早点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成顺进了门，笑嘻嘻地说着。卢孟实赞赏地看着成顺说：“你起得比我还早。”成顺孩子气地邀功说道：“洗脸水我也打好了，您擦把脸。”卢孟实夸了他一番就进内厨忙乎去了。

王子西这会儿也起来了，福顺给他打水洗脸。罗大头一脸不屑地说道：“嗬嗬嗬，这卢孟实管得够宽的，他是二柜，还是三柜呀？”王子西说：“就你事多。”罗大头一撇嘴说道：“瞅这意思，老掌柜是要把这个卢孟实留下管事吧？这小子要是当上二柜，你干吗去？”王子西停了一下，继续洗着脸说道：“老掌柜的怎么想，我不知道。我这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你也少多嘴。”罗大头一摆手说：“不叫我多嘴也成，可我这个人就是不能受人管。”说着他学起卢孟实的样子说，“‘有空多教教徒弟，别老上烟馆。’他管得着吗？”王子西擦干了脸，玩笑地指着罗大头的鼻子说：“是得管管你这个吃、喝、抽、赌、吹的性子。”罗大头拨开王子西的手，申辩着：“勤行里的大厨子哪个不这样？”王子西正色道：“说白了吧，孟实就怕干咱们这行的叫人瞅不起。”罗大头不屑地说：“瞅得起又怎么样？他爹就是叫人当牲口

称，憋闷死的……”王子西拍了罗大头一下，冲他挤挤眼说：“你这张嘴就是招人讨厌，哪壶不开提哪壶。”

没工夫跟你磨牙，我得赶致美斋的头炉热萝卜丝饼去！”说完，搁下毛巾，拔脚就走了。罗大头在他背后摇摇头说：“这个老泥鳅！”王子西来到致美斋，接过热饼，先闻一下。“香！真香！”他啧啧地赞叹致美斋的手艺。致美斋掌柜的也自夸着：“好象牙萝卜，绵白糖，青红丝，玫瑰桂花蜜，上等猪板油和的皮子，入口就化，你就吃去吧。”王子西叹道：“这跟六国饭店小六角瓷砖似的，都连着个儿哪。”说着就吃了起来。这会儿，又来了几个买点心的，大家伙互相打着招呼。其中一人说道：“听说了吗，张勋大帅昨晚上又拉又吐，都说是吃错东西中毒了。”王子西说：“这几天天这么热，保不齐吃得不合适。”另一位却说：“听说是吃的东西里边，被人下了毒。”“啊？”王子西瞪大了眼，说道，“这可是大事，不能胡说。”掌柜的在一旁也说：“别又是谣言，近来谣言可多了。”那位客人较真地说：“真事！就昨晚上。说是宫里有名的大厨子掌勺，还有，还有……福聚德送的烧鸭子哪！”王子西一口饼噎在嗓子眼里，手里的也掉在地上。“哎，这种事可……可不能乱说。”那位客人说：“您还不知道啊，外边都传开了！”王子西听了这话，再也无心吃饼，拔腿就走，差点摔个跟头，可惜了那酥软绵口的萝卜丝饼就被扔到了地上，没人再管了。

## 第一章二(9)

老掌柜站在二门上看着，前边后边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窗明几亮，炉膛起了火，幌子擦得放光……这一切都井然有序，全亏了卢孟实里里外外地打理。小伙计们围着大木盆拔着鸭毛，卢孟实用手试着水温，嘴里说：“三把鸭子两把鸡，要试三把才成，都记住了。”

毛要褪净，谁褪的谁负责，让我查出问题来，这个月的月钱就扣了。”伙计们应着，个个埋头认真地干事儿。老掌柜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觉得病都有些见好。他走过去说道：“孟实啊，你对开生也挺在行。”卢孟实赶紧回答：“我这人爱琢磨，凡事都爱多留点儿神，以前在适意居就这样，让您见笑了。”唐德源非常赏识地说：“我看你是个做买卖的料儿。”卢孟实心中得意，但依然客气着：“您还得多提点。您今天精气神儿挺好。”唐德源笑着说：“昨晚上睡得不错，这么多天了，头一回睡到天亮。”卢孟实也跟着笑了，说道：“再这么下去，您的病就快好了。我给您找了个同仁堂的老大夫，专治喘病，下午就来。”“又叫你费心了。”唐德源说着，心里很感动。

卢孟实说，后院鸭堆房该挑顶子了，他想把窗户开在顶上，除了通风，还能

进太阳，透光。

唐德源说：“好，你就看着办吧。”卢孟实又说：“您就回后边歇着，有什么要紧的，我不明白的，我去问您。”唐德源感慨地说：“孟实啊，你来这几天可替我顶了大事了。”“我年轻，好多事不懂，还得您多提点。”卢孟实的话说得很中肯。唐德源犹豫了一下，试探着说：“这几天，算是我借用，工钱照咱们说好的付。”卢孟实明白这话的含意，他恭敬地对老掌柜说：“钱我不能要，就算我来跟您学买卖。”唐德源摆摆手，笑着说：“那哪儿行？一笔说一笔。至于往后怎么办，我心里也有个打算。

”卢孟实不急于接他的话，他干脆地说：“咋办我都没意见，您先歇着去吧。”老掌柜听他说这话，心里特痛快，于是，就放心地回到了后院。

王子西三步并做两步跑回了福聚德，一进门就把卢孟实叫来，着急地说：“出事了！出大事了！张大帅吃坏了！”卢孟实不解地问道：“吃坏了什么，你说清楚了。”王子西急着说：“街面上都传，张大帅昨天吃了御赐宴，又吐又拉，一家子都中毒了！”“啊，有这样的事？不会吧，你没听错？”“街面上都这么说，传得可邪乎哪。”卢孟实皱起眉头想了想说：“这可怪了。”王子西急得说话声音都有些发抖，说：“孟实，昨天那鸭子可是你和我送去的……”突然一阵砸门声，把卢孟实和王子西都吓了一跳。一队辫子兵和若干巡警全副武装不由分说地闯了进来。众人正惊诧间，只见瑞泽总管走上前，手持圣旨念道：“皇上有旨，捉拿毒害张勋大将军凶手，福聚德掌柜唐德源！”卢孟实忙上前解释：“瑞大总管，您听我说……”可没等他说完，几个辫子兵就将他拨开。卢孟实又挣到前面说：“福聚德的鸭子绝对没毛病，这我们敢保证……”瑞泽斜眼瞅着卢孟实说道：“谁能保你呀？”话还没说完，老掌柜已被大兵从内房中拖出来，按倒在地。

瑞泽继续宣读圣旨：“今查，福聚德借御赐宴机会，有意加害张大将军，皇上震怒，命将肇事人福聚德掌柜唐德源速拿归案，交由刑部审处……”圣旨还没宣读完，老掌柜就吓得瘫在当地。瑞泽冷冷地笑了，命令士兵：“绑起来！把人带走！”兵士一拥而上，绑起老掌柜的就拉出了门。老掌柜的已经吓得口吐白沫，人事不知。

卢孟实见此情景，挡在兵士面前，大声叫道：“他岁数大了，人又病着，求各位能不能宽限一下。”瑞泽斜眼看了看卢孟实说道：“你是干吗的？躲开！把唐德源绑走！”众人想上前阻拦，无奈被士兵们挡住。瑞泽指着大伙儿冷冷地说：“如果属实，我还得来，你们都跑不了！”王子西吓得已经迈不开步，连忙拦着伙计们。士兵将老掌柜强行架走，众人只能呆立在原地，想不明白这是怎么

一回事儿。唐德源被五花大绑，拖着拉上囚车带走了。福聚德的大门被两道封条紧紧封上。

### 第一章三(1)

此时肉市口的店铺都知道福聚德出事了，众人全都围了过来，有的关心询问，有的妄加议论。花鼻子挤在人群当中兴灾乐祸，他煽风点火地说道：“福聚德竟敢在给张将军的鸭子里下毒，胆子也太大了。”罗大头不听花鼻子那一套，对他说：“哎，花鼻子，你胡咧咧什么哪，你看见我们下毒了？”花鼻子抬杠道：“不是你们下的毒？那怎么不带我走啊！怎么不封我们适意居的门哪？！”罗大头撸胳膊挽袖子说道：“你老小子别火上浇油！”花鼻子也不示弱：“有本事朝辫子大帅发火去，朝皇上发去，和我这儿犯什么横？”“我就瞅你小子不是东西！我他妈打你……”罗大头脱下鞋要和花鼻子动手，被常贵拦住。

这时福聚德的两位少爷气急败坏地赶回来了。王子西见了两位少爷急着说：“你们可回来了，老掌柜叫刑部的兵给绑走了！”“这唱的是哪出啊？”唐茂昌说，“咱们的鸭子有毒，这不是‘窦娥冤’嘛！”王子西说：“鸭子是我和卢孟实看着送去的，哪来的毒呀！”唐茂盛瞪着眼珠子嚷道：“怎么不早叫我，我若在这儿，就不叫他们带走我爹！我打他们奶奶的！”唐茂昌在一旁奚落着他：“行了，多亏你不在，你要是冒冒失失和刑部的人打起来，连你也被带走。”唐茂盛说：“你够稳重，我看你一点儿都不着急。”“着急怎么着？这不是拼命的事！”卢孟实劝道：“已经够乱的了，你们两位就别打了。”这话一出口，没想到反而招惹了两位爷。唐茂盛生气地说：“卢孟实，你少说话。怎么你刚来两天，就出这么大的事？我们福聚德开张几十年，也没出过吃鸭子中毒的事！”这话正中罗大头下怀，他说：“是啊，我烤炉这么多年头，就没听说过这么邪性的事。”唐茂昌反感地说：“还有你！罗大头！”唐茂盛也说：“你们俩，一个是烤炉的，一个是主事的，出了事就应该找你们。依着我就把他俩绑起来了，送去替我爸爸顶罪！”“这话有点儿在理儿。”唐家二位少爷犯起了浑，唐茂盛喊：“来呀，把他们俩给我绑起来，送官！”常贵忙劝着：“二位少东家，事情还没弄清楚，咱们又再送两个去，不等于就认了？！”王子西也担心地说：“真要是认了，可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罗大头气得直嚷：“要是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你们俩也跑不了！”卢孟实冷静地说道：“还是先想办法救老掌柜吧。”常贵分析着：“要硬来肯定不成。”唐茂昌说：“我去走走戏行的路子，余老板跟宫里的人有来往。不过，得使点钱。”大家听了这话也觉得是个办法。王子西打开钱箱，点了点钱说：“就这么些钱了。”唐茂昌说：“凑合够了吧。”唐茂盛在一边骂道：“他妈的，老子去找一帮绿林好汉来，把咱爹救出来。”正在此时，打听消息的成顺跑了进来：“打听着了，打听着了，老掌柜的给下了刑部的大牢



了！”瑞泽这几日终于安了心，下毒的事情虽然没有弄倒刘金锭，却也饶上个福聚德，这样的结果，想来也不错。白日里，他悠闲地在家里侍弄着鸟，他的夫人、瑞英的妈妈克灵湘看见他这幅悠闲的样子便说：“这几天你心里安顿了，瞅前两天把你气的。”瑞泽淡淡一笑说：“想和我瑞泽做对，没那么容易。是吧？我的黄鸟，吃了它，吃！”鸟凶狠地吃着虫子。克灵湘则坐在一边摆弄着两匹绸缎。她问瑞泽：“你说哪种颜色好？”瑞泽问：“你忙活什么呢？”“过几天是英哥儿的生日，给他做两套新衣裳。”瑞泽停下手里的事儿，正色说道：“你这个当娘的，就知道打扮他，宠着他，也该管管他了。整天游手好闲，一点儿正事不干。”“你不也宠着他吗？”克灵湘说，“这些鸟儿还不都是你给他买的！”瑞泽说：“那时候，他说想养鸟，我想养鸟好啊，起码是个嗜好，比上外头瞎混去好。鸟都买来了，养了没半个月他不养了，又想熬鹰了。我花几百两银子买了三只鹰，让他熬死了两只。鹰又不养了，又想养蝓蝓了……这孩子想起一出是一出。”克灵湘也叹了一口气：“我拿出本钱开银号、开适意居，都是为了给他找个事由，让他学点儿本事，就怕他不学正经的。”

### 第一章三(2)

“你也是白费心机。”瑞泽说，“你以为他真上心做买卖？他才不会呢，也不知道整天干什么去了？要是逛八大胡同，那就毁了，你连孙子也抱不上了。”克灵湘瞪了瑞泽一眼，可她其实也担着心。她一直对儿子过分溺爱，只因瑞英自小一着急生气，就有个昏倒的毛病，她也不敢逼得他太厉害。

她犹豫了一下，对瑞泽说：“我想了，劝他是没用的。我听说有一着儿，百试百灵，我连先生都请了。”“教他念书可没用，试过。”克灵湘说：“不是教念书……”正说着，瑞英打着哈欠走了进来，一进门就说：“一大早上你们俩就吵吵，吵得人睡不着。早上没开早点？”“都几点了，该开下午点心了。”瑞泽看着儿子，真是恨铁不成钢，他接着说：“吃了点心，上各柜上转转去。”“没劲儿。”瑞英没精打采的样子。

克灵湘说：“要不去姥姥家找你五哥，筹划筹划给你过生日的事。”“我哪儿也不想去，去哪儿都怪闷的，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你五哥还直问你呢。”瑞英听了母亲的话，就像没听到一样。

瑞泽在一旁对克灵湘说：“就你哥那个儿子克五，千万别跟他一块混，除了吃，什么都不会。还请了个专门会吃的先生陪着满四城吃。”“只要不惹事，吃点儿怕什么？”两口子争了起来。瑞英打断他们，说：“爹，你给我点钱，我想买把洋枪。”克灵湘一听这话，一脸的紧张：“买枪？不行！”“妈，你不懂！”

现在都时兴玩洋枪，人家都有。”瑞泽问：“得多少钱？”瑞英说：“便宜，也就上千两。”瑞泽犹豫着，正要允诺，却听克灵湘急着说：“不许买！万一走了火，伤了人，可不得了！”

”瑞英一听这话，气得不说话，眼发直，脸憋得通红。

克灵湘又急又慌，忙安慰着儿子：“你去姥姥家看看，姥姥直惦记……”话没说完，看瑞英情况不妙，急着叫道，“英哥儿，英哥……”克灵湘在房间里踱着步子，不一会儿，有下人领着魏先生走进来。

“你就是魏先生？”克灵湘问道。

“是。”答话的魏先生很瘦，两眼无神，面色苍白，显然是个烟鬼。他接着说，“晚生拜见克夫人。”克灵湘请魏先生落座后，想了想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请先生来是……”魏先生人很精明，他接过话说：“夫人找我来，又有点拿不定主意。这心情我理会，哪个做娘的都一样，不是迫不得已，也不走这一步。”克灵湘叹了口气。魏先生继续说道：“我见得多了。不过话说回来，您找我正是时候，事到如今就该走这一步了。您知道慈禧老佛爷一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没有早给同治爷请一个像我这样的先生，同治爷才会身患梅毒而死。”“是这个理儿，”克灵湘说，“所以我也下了决心。”魏先生一笑，说道：“这就对了，尤其是你们这种人家，一辈子也抽不穷。最近有公子哥儿的王府都时兴请我这样的先生。我已经教过怡王府、郑王府的几个少爷，效果都很好。

抽大烟有三个大好处，却小病，伴寂寥，助思考。要是公子有个小灾小病，那就更见功效。

夫人放心，只要哥儿肯跟我学，保证不出七日就上瘾，今后除了好吃好抽，绝无不良嗜好……”克灵湘叹了一口气，听魏先生讲起抽鸦片来头头是道，自己也迷迷糊糊地觉得挺在理了。

从正阳楼里出来的克五爷还没有消了气。原来，今天他带着傍爷修鼎新来到正阳楼吃螃蟹，修二爷吃出蒸螃蟹没垫紫苏叶子，克五爷便一脚踢翻了桌子，吓得正阳楼提前就关了门。

走在街上，克五问修鼎新：“下边的日程你是怎么给我安排的，咱们下一站是哪儿呀？”修鼎新想了一下说：“新盛长明儿开张，请您去吃头碗‘鳗面’……”“又是面条子，不去。”克五说着，抬眼看见了不远处的适意居，他一下子高兴起来，“哎，去瞅瞅我表弟瑞英吧。”

### 第一章三(3)

适意居里，瑞英正在玩着新买的洋手枪，花鼻子在端英跟前讲着福聚德的事情。他正说得眉飞色舞之时，瑞英打断了他的话，说：“别说这些了，我根本就不爱听。你瞅人家洋人做的东西，多精细呀！”花鼻子自讨个没趣，只得收了嘴。

瑞英举起手枪，瞄着花鼻子的鼻头半开玩笑地命令着：“站远点儿，打你一枪，试试。”“哎，别，别价！”花鼻子吓得跑到门后边，瑞英见他那副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道：“不真打，试着玩。瞅你吓的。”花鼻子连连摆手说道：“英少爷，不是闹着玩儿的，可别价……”正说着，克五爷二人走了进来。

“瑞英，我来了！”克五大声喊着。

瑞英抬头一看是克五，喜上眉梢：“哈，是你小子！”“行啊，掌柜的当得挺上心，这回你爸爸可安乐了。”“我才没工夫理这些俗事。这儿是我的钱柜、银行。”瑞英说着举起手里的枪，“哎，你瞅这个够劲儿吧？”克五惊讶了一下：“嗨，买洋枪了，给我玩玩。”“不行，你不会，别走火。”“小气劲儿的。”瑞英收了枪，让花鼻子把枪放在稳妥的地方。忽然，他想起了什么，对克五说：“我正想找你去，上回去那个地方真有点儿意思。”克五坐下来，颇为得意地说：“你呀，就跟着你五哥吧，有吃有玩有乐子！”瑞英一副烦闷无聊的样子，说道：“这几天怪闷的，再琢磨个好玩的地方。”克五转过脸问修二：“咱们下站是哪儿呀？”修鼎新接着路上的话说道：“刚才提过，新盛长明天开张，请您去吃头碗‘鳎面’。”克五皱起眉头：“腻味死人了。”修鼎新赶紧解释：“这可不是一般的面条，这是梁武帝的长公子昭明太子从扬州学来的点心，用鲜活的大鳎鱼一条，蒸烂去骨和在面中，宽汤重青重浇带过桥，吃到嘴里，汤是清的，面是滑的。”克五点点头，一挥手说：“行，就听你的吧，咱们就去给他个面子。”瑞英还是觉得无聊，问：“还有新鲜点儿的没有？”修鼎新想了想，说：“再有嘛，就是八大胡同‘望春台’了。”克五一听上窑子，立刻一摆手：“我可不去。没那嗜好。”修鼎新忙说：“我也不敢带您去。我说的是望春台最近添了个小菜馆，从南方来了一个江南女子，开了一间‘堂子菜’。”“妓女做的？脏。”克五说着，一个劲儿地摇头。

“不，不，”修鼎新解释道，“‘堂子菜’来自江南船菜，主厨的都是江南女子，这位女子就是个船家的女儿。”克五问道：“打鱼的会做什么菜？”“不然，不然。江南水乡有一种乌篷船，专门载客，租船的都是来往商贾官家、墨客

骚人，船家男的撑船，女人烧得一手好菜。要拉得住客人，全凭出奇的烧菜手艺，故称船菜。据说，望春台的这个女子就是这么一个船家的女儿，吴侬软语说得好听，人长得水灵秀气，菜做得绝。”二位公子哥儿听修鼎新这么一说，都有些入了神。修鼎新接着说道：“这位女子名叫玉儿，这花名是宫里大阿哥赏的，那意思是她的手艺比宫里的御厨不相上下。”克五的好奇心被勾了上来，问：“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修鼎新一笑，说道：“她才开张没多久，一天只做一桌，亲自作陪，一桌只陪三杯酒，任你是什么人物，也不陪第四杯。要吃还得预定。”“哦？英哥儿，这个有点儿意思啊。修二，赶紧去订一桌！”瑞英也说听起来真是不错，倒想见识见识。

福聚德的老掌柜被抓之后，店里一下子就没有了主心骨。两位少爷拿了柜上的钱出去打点，也没见着一点儿效果。那些平日里所谓的朋友对唐茂盛表面应承，而实际上纯属乌合之众，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都散个干净。唐茂盛还找来一个天津的女混混，花名叫小汤包，此人岁数不大，个头不高，圆头圆脑，胖乎乎的，三角眼一瞪，闪烁有光。唐茂盛找她和一帮子人计划劫狱，可一帮子人光说不练，整天用大话儿哄着二少爷，混吃混喝。

而唐茂昌则更窝囊，给余老板塞了不少银子，可余老板还是不想管他的事情。

### 第一章三(4)

守在店里的常贵更是心急如焚，看着这好端端的老字号就要垮台他就心痛，而一想起老掌柜的在大狱里受尽了折磨，他更是忍不住地叹气，可干着急也没多大用。正在这时，几个文人打扮的人，向福聚德走来，像是来吃鸭子的。来到店门前，见到门上贴了大大的封条，就议论起来。

常贵听见了，从店里走出来。这几个人中的一位先生问道：“常贵，你们福聚德出什么事了，怎么给封了？”常贵一看，原来是报社的人，忙说：“哟，是陈大编辑、蔡校长啊！唉，真是没影儿的事，张勋张大帅不知怎么的，吃得不对付拉肚子，非说是我们福聚德的鸭子有毒，刑部来了一队兵，不由分说就把老掌柜抓走了，门也给封了。”接着，常贵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讲了一遍。临了，他说道：“自打福聚德开张那天起，几辈子都是老老实实本分的生意人，别说害人，连蚂蚁都不舍得踩的老实人，哪能出这种事，再说也不敢哪。”几个人听着，都觉得此事太过分。

陈编辑说：“都什么年月了，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把老掌柜抓走了？他们有

证据吗?!”常贵叹着气，无奈地摇头：“他们怎么说就怎么是。您几位是有学问的人，您说，这算什么事？”蔡校长气愤地说：“本来张勋扶持溥仪复辟就是倒行逆施，小朝廷还弄起这些事来了！”陈编辑想了想，忽然说：“要想造舆论这倒是个材料。”蔡校长也表示同意。陈编辑对常贵说：“常头，我们回去了解一下情况，也许请你来报社再详细说说。蔡校长，咱们商量一下……”常贵心想，那敢情太好了。他忙说：“您看，饭也没吃成，要不到后边我给几位下点面条？”

”“不用了，我们去丰泽园吧。”“等我们能再开张的时候，几位还得关照我们。”常贵说完，看着几个文人离去的背影，觉得似乎会管点儿用，不管怎么着，都这个时候了，只能把死马当活马医了。

王子西在店堂里转来转去，听见后厨伙计们私下正议论着。福顺说：“我看老掌柜是回不来了，那样我们也只能卷铺盖卷儿了。”别的伙计都说他是乌鸦嘴，快别说话了。王子西听着，心里真不是滋味。可他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有用的办法。这时，卢孟实探听消息后回来了。大家伙儿一见他回来，立即围了过去，纷纷询问老掌柜的情况。

“没见着老掌柜。”卢孟实沮丧地说，“守得挺严，不让看。”常贵忙问：“过堂了吗？”卢孟实说：“我打听了，过了两次堂。”王子西自言自语地感叹：“准得挨打，这下可坏了。”常贵也说：“老掌柜那身子骨，可经不起这么折腾。”卢孟实也说：“真得赶紧托人走路子想办法，老掌柜本来就病着，再有个三长两短，这件无头公案就更说不清楚了。”常贵说：“两位少爷不是拿了银子去疏通了吗？”王子西一挥手，极为不满：“他们俩，根本就甭指望！”常贵想了想，忽然想起了，适意居的东家瑞大爷是宫里瑞大总管的儿子，这事他正管，仗着邻里的关系，说不定会搭把手，帮帮忙。他把这想法一说，王子西担忧地说：“平时两家都不过话，这会儿找他，怕不成。”常贵坚持说：“到这种时候，什么主意都得试试。你说呢，二柜。”王子西不屑地说：“我反正不能去，看见花鼻子我就恶心。哎，孟实，你是从适意居出来的。”常贵说：“这事怪难为卢先生的，所以我一直没敢提。”卢孟实皱着眉没说话。

夏夜，月色宁静温柔，一丝微风拂过，柳条在月影里婆娑曼舞。位于八大胡同的堂子菜馆与那些乱哄哄的酒家截然不同。只见桃木的月亮门边挂着两盏清灯，门上的匾额上写着“望春台”三个字，字体秀丽，独具清雅气质。

远远的，从望春台传来一阵悠扬的清唱声，歌声甜美，穿过醉人的晚风，使卢孟实烦乱的心一下平静了许多。

一盘黄白相间、色彩润泽的“酥炸玉兰花”摆到桌面。清秀风雅的玉儿说着

吴依软语，陪着克五、瑞英一行客人。

### 第一章三(5)

克五看菜色好，故意问玉儿说：“刚才你说这菜叫什么？怎么做的？”玉儿又说了一遍：“新鲜大玉兰花，裹上面浆，下锅泡油，炸成五分熟，趁热吃，外酥里香，有股子天然的鲜花味。”在座的都不觉赞叹起来。花鼻子站在瑞英身后伺候着，不时偷眼看看美丽的玉儿。克五一拍桌子，叫道：“好！还真没吃过，要说江南的菜就是不一般。修二，你号称吃遍天下，这道菜你也头一回见识吧？”修鼎新卖弄起来：“昆明，人称花城，四季如春，百花盛开，城中设有百花宴。其实百花也不过十几种，芭蕉花、槐树花、玫瑰花，番瓜花。其中以夜香花最特别，这种花日开夜合，一朵朵淡青色的小花，香如茉莉。夜香花炒芙蓉，白绿相间，可谓人间极品，是我吃过的最雅的一道花菜。玉儿姑娘这道玉兰花还真是头一次吃。”玉儿轻盈一笑说道：“修先生是北京城数一数二的食家，这一席话真让人长见识。

“修鼎新马上讨好地说：“不，不，菜好吃还要看会做的人，这玉一般的花朵，也得玉一般的美人之手，才算相得益彰。”克五故意挑剔，对玉儿说：“今天这菜是为我表弟瑞英特别特制的吧？瞅他长得比我俊是吧？瑞英，玉儿对你就是跟对我们不一样，特别有情义，这一杯你得干了吧？”瑞英听了，不置可否地笑了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克五竖起拇指，啧啧称赞：“好，瑞爷可干了，那你也得干！”玉儿有些为难地说：“各位，玉儿来自苏州乡下，会做几样家乡小菜，在这名饌会集的前门脸儿，天子脚下开一台‘堂子菜’，只能蒙各位捧场厚爱，感恩不尽。不过我们小地方的人，泥人也有个土性，菜，一天只做一桌，酒，只陪三杯。五爷，这您是知道的。”克五听了这话，不以为然：“别人只陪三杯，今天是瑞大爷，宫里包哈局瑞总管的少爷，京城几家银号、饭庄子的少东，你不能不给面子吧？”众人跟着起哄。玉儿在克五等几个纨绔子弟的包围下实在为难。克五端着第四杯酒敬玉儿，玉儿使尽浑身解数就是推不掉，在众人的起哄声里，推搡之间，酒竟洒了克五一身。

克五趁机叫道：“哎，不喝酒就得赔这件衣裳，这件衣裳是恭王爷赏给我爸爸的，我爸爸又传给我了。”玉儿忙乱地说道：“我给您洗。”克五故意刁难她：“这上面绣的是金线，不能着水。”“那，我给您擦擦。”克五又说：“擦到布缝里就成印儿了。得，好好一件衣裳给毁了。你看怎么赔我吧。”玉儿急得脸都红了，不知如何是好。

克五见玉儿真的为难了，便挑逗着：“喝了这杯酒，就不让你赔了，怎么样？”“五公子，”玉儿央求道，“我今天破了例，以后就不好做生意了。”“跟我说这些？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眼见着克五要犯浑，众人又跟着起哄，玉儿更加为难。

瑞英在一旁解局说道：“行了。人家又赔礼又道歉的，一点怜香惜玉都不懂。”克五一翻眼睛对瑞英说：“嘿！我还从没见过英哥儿给人求过情呢，这回可是动了真格的了。”瑞英说：“玉儿，甭理他。”克五气着，摆出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那我这件马褂呢？”瑞英不屑地说道：“什么了不起的，一会儿你上我们家，王爷送的，公公赐的，拣样挑。”克五转了话题：“算我给我表弟面子。但也不算完，你明天给我做一桌席，全得是花儿，全花宴！你做不做？”

### 第一章三(6)

玉儿看了眼瑞英，又看着克五：“可以做，可是您得宽限几天，一时凑不齐那么多花儿。”“我就要明天！”克五又开始犯浑。

“明天真来不及。”玉儿一脸为难之色，她心里清楚，这是克五在找碴儿。

克五阴阴地一笑，说道：“不行是吧？那你就得喝。给我再干三大杯，破了你的戒！喝！”众人也在一边起哄：“对，喝！不喝不成！”玉儿无奈，只得看着瑞英，希望能多少得到些帮助。瑞英见玉儿真是为难，便对克五说道：“你又难为人，我替她喝。”克五一伸手，挡住瑞英：“不行，我叫她自己喝。不喝，就得做！”克五犯起浑来，什么都不论。连坐在一旁的修鼎新看着这场景都觉得不忍心了。

克五还在不依不饶，说：“你说，做还是喝？”这时，门被推开了，卢孟实走了进来。他在门外已徘徊了片刻，想起花鼻子那号人他就感到恶心，可是，为了能救唐德源，他也只能试一试了。于是，想定之后，他一狠心，推门而入。但在进门的一刻，他不禁愣住了。美貌非凡的玉儿一双楚楚动人的双眸，一下子吸引住他。就在他还没回过神儿来的时候，瑞英发话了。

“这是谁呀？”卢孟实拱手回话：“瑞爷，是我，卢孟实。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有点要紧事想求您帮忙。”

“花鼻子一看见卢孟实心里就来气，他大着声说道：“你看不见这儿正吃饭

哪?出去,出去!”卢孟实不理睬花鼻子,只对瑞英说:“我是诚心求您来的。”此时,瑞英心里已经清楚,卢孟实找他的目的。他故意不接话茬儿。卢孟实接着说:“我想您也知道,前两天那件事,老掌柜确实是冤枉,现在还关在刑部大牢里,请您看在都是同行邻里买卖的分上,跟瑞总管说说……”没等卢孟实把话讲完,花鼻子就跳起脚来嘲笑他:“哎,你真好意思来,这种事你跟我们爷说得着吗?”卢孟实说:“我知道我不该来麻烦你,可人命关天,求告无门,你就费心给说句好话吧。”花鼻子在瑞英耳边说了几句,瑞英听了忽然乐了。

花鼻子冲玉儿的小丫环小翠问道:“你们这儿有大秤吗?”小翠说:“您要大秤干吗?”花鼻子嘿嘿坏笑:“有没有?”小翠说:“有一杆称柴火的。”花鼻子撸起袖子说道:“快拿来!”小翠出门拿来一杆大秤,众人都不知他们要干什么。玉儿觉得不大对劲儿,她轻皱眉头,似乎有点替卢孟实担心。

瑞英站起来说道:“我这人自小有个毛病,要做的事,就一定得做到。”卢孟实深深吸了一口气,他明白瑞英要干什么。这时,花鼻子也跟在瑞英身后,说:“要求我们爷,也行,先把以前的事了了,瑞爷心里痛快了,也许给你个面子。”克五纳着闷儿,问:“哎,你这玩的是什么玩意儿?”花鼻子拿着大秤,让卢孟实上秤。卢孟实又气又羞,大声说道:“你们这是在玩人,真是一群无赖!”花鼻子小眼睛瞪得溜圆:“怎么,你还敢骂人,叫保镖的来,把这个人给轰走,别搅了东家、五爷和玉儿姑娘的酒兴。”几个望春台里的保镖不由分说,就要拉走卢孟实。玉儿摆了一下手,保镖才松了手。卢孟实挣开他们的手臂,愤恨地说:“我真不该来找你们。”说完,他转身自己走出大门,临走时,他瞥见玉儿正在看着他,他觉得此刻,自己是如此自讨没趣,真是丢尽了脸。

卢孟实走了之后。瑞英又喝起来,一坛子酒都快让他喝光了。克五见瑞英这样,便说:“行,英哥儿,够义气。你要真替玉儿,就再喝一坛子!”瑞英红着脸拿起坛子就往嘴里灌,被玉儿一把夺下:“不能再喝了!”瑞英醉眼迷离地看着玉儿说:“我没,没……事,差远着呢!”玉儿一脸无奈地说:“瑞大爷,您别再喝了!”瑞英抢过酒坛,说话语无伦次:“我今天就替你喝,不,不让他难为你,来……”瑞英端起酒坛把酒全倒在了脸上。

### 第一章三(7)

御膳房厨师的住处里,一到了晚上,就见那些厨子们一人一根老烟袋,抽得屋里看不见人。

几个厨子晚上没事,打打牌,喝点酒。刘金锭这几天心里没事儿了,正高兴



着躺在床上抽烟袋，却听几个厨子议论着。一个说：“这几天还真没动静了。”另一个则说：“听说是上边怕事闹大发了，叫把事压下去，他们是害怕引火烧身。”厨子王说：“金锭那句话够分量，‘我可是皇上太妃点名派的’。瑞泽一听就傻了，再揪就把上边揪出来了。”厨子李叹了一口气：“这叫有惊无险。不过，听说可把福聚德的掌柜给抓起来了。”“有人家什么事？”“怎么也得找个顶罪的呀！”厨子李说，“又打板子，又灌凉水，那天御赐宴上，有他们送的十只鸭子。”刘金锭听到这儿，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嘴里说着：“坏了！我把这碴儿给忘了！”说着，把烟袋一搁，下地就往外走。

厨子李问：“你上哪儿去？”刘金锭说：“没想到这件事给人家福聚德背上黑锅了，我得把福聚德老掌柜救出来。”众人都劝他：“这件事刚平息下去，就别自己再往里搅了。”刘金锭心里却是过意不去：“福聚德的鸭子是我去订的，我没事了，把人家老掌柜陷进去了，这不仁义。老掌柜当初周济过我和我爹，对我们有恩。再说，这码事原本是冲我来的。李哥，你知道他们把老掌柜关在哪儿了？”“好像是刑部大牢。你一定要去，我倒是认识那儿的厨子头儿。”厨头把刘金锭装成送饭的，放进大牢，刘金锭拿出一小包银子塞给厨头。“这会儿正换班，您进去看看，别耽搁久了。”刘金锭点头说：“谢谢您提点。”进了牢房里，刘金锭摇醒半昏迷的唐德源。

“大叔，唐大叔！老掌柜！”唐德源睁开眼，看见刘金锭就直喊：“……冤枉……”刘金锭叹了口气说：“唉，这件事都是我的错，连累了您和福聚德。”唐德源讲起话来十分虚弱，这几日在狱中受尽了折磨。他看着刘金锭，有些疑惑：“你怎么在这儿？这件事儿，你有什么错？”刘金锭想长话短说，便说：“唉，您别问了。您就听我一句，这是有人要害咱们，害我不成，就害您。您得挺住了，说什么也不能招！”唐德源一脸悲惨的样子：“我真受不了了，过堂，挨板子，我……老了老了还遭这么一趟罪！”刘金锭叮嘱他：“您要是招了，连人带字号就全完了。千万不能招！”唐德源点点头：“我……不招，我不能把福聚德害了，这是我们唐家三辈子的祖业啊！”刘金锭安慰着他：“大叔，我马上想办法救您，就是我死也不能叫您死。不过，现在案子出在福聚德身上，怎么也得福聚德的人出头才行，您的家里人也行。”唐德源叹道：“哦，我有两个儿子，你找他们出头……唉，他们俩哪个也靠不住！”“怎么也得有人出头，您家里柜上还有其他人吗？”唐德源想了想：“其他人……只有他了。你，你快去找卢孟实！”“卢孟实，靠得住吗？”唐德源抓住刘金锭的衣襟，像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除他没别人了……你跟他说明，保住福聚德，这买卖有他干股！”一清早，肉市口还没有什么客人。卢孟实起得早，简单收拾了一下，刚要打开房门出去走动走动，却有一个人迅速地闪身进了屋。卢孟实吓了一跳，定睛一看是刘金锭。

“刘……”“别嚷。”刘金锭把手放在嘴上，小声说，“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找个僻静的地方说去。”

”后海湖面平静，微风吹过，起着波澜，正是荷花盛开的时候，清香宜人。刘金锭和卢孟实都没心思观赏景色。

### 第一章三(8)

卢孟实一劲儿地问：“您见着我们老掌柜了？”刘金锭说：“见着了，身子骨挺弱，怕是撑不了几天了。所以，这事一天也不能耽误了。我只问你一句话，福聚德的鸭子你敢不敢保证没差错？”“那是我一道一道工序亲眼瞅着做的，别说下毒，连根鸭子毛都没有。而且是我王子西送到大帅府，从烤出来到上桌，没经过旁人手。”刘金锭也纳闷着：“我做的菜全有留底，这是多年来的老规矩，我们做御厨的，伴君如伴虎，就怕被人暗害说不清楚。我也相信这件事绝不是福聚德干的，照这么说，一定是有人在送菜上桌的时候，做了手脚。”卢孟实同意刘金锭的分析，说：“会是什么人呢？”刘金锭想了想：“唯一有机会的就是瑞泽！”“瑞英他爹？！”卢孟实十分诧异。

刘金锭接着说：“那天，本来没他的事，他说要做足气派，像给皇上上菜一样，每道菜上桌之前都得经他查看一遍。我估摸就是这会儿他下的手。”“他和大帅有仇？”卢孟实不解地说。

“不，是他和我有仇，早就想置我于死地。这原来是冲着我来，后来见我有防备，下不了手，才嫁祸你们。这个人真太毒了！”卢孟实自言自语：“这父子俩都不是好鸟……”刘金锭想了一会儿，才说：“卢大哥，你和老掌柜的交情我不清楚，可他在这么危难的时候，叫我找你，说明他信得过你。”卢孟实一听，心下觉得一些安慰，说：“不瞒您说，我也是几天前才来福聚德帮忙，就赶上出这么大的事，脱不了干系，两个少爷也饶不了我，于人于己，于情于理，我都愿意出头。”“行，老掌柜没看错你。他说，保住福聚德，有你的干股。”卢孟实心里一动，但他支开话头说：“那都是后话，现在救人要紧。”刘金锭看到卢孟实是诚心诚意的，就问他：“你有没有胆量？”卢孟实说：“已经到了这份儿上，我也豁出去了。”“那好。”于是刘金锭便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他：“瑞泽既然嫁祸给你我，我们就原样送回给他。”

我看，你们福聚德得告，一告，就能引起注意了。这些天，张大帅天天都要上殿面君，我问准了时辰，你就在午门里头等着，见着他就上去拦住，然后……”卢孟实点头赞同，爽快地说：“就按你说的去做。”

## 第二章四(1)

卢孟实回到福聚德，取出纸笔就开始写状子。常贵过来问他：“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昨天，《顺天时报》的陈编辑来店里，我还跟他说起这事，他们都特生气，觉得简直没王法了。”卢孟实听着，想了想，说：“好，我有办法了。”他写完状子，拿起来给常贵看。常贵问：“这是干吗？”卢孟实一笑，没说话。

常贵担忧地看着他说：“这事儿可不能再耽误了，听说二少爷招呼了一帮人，还请了个天津女混混叫什么‘小汤包’的做军师，整天筹划，闹腾着要劫狱哪。”卢孟实放下状子，一皱眉头：“唉，办不了事净跟着添乱。”常贵说：“可不是吗？他们那些二把刀，劫不了狱，反得害了老爷子的命，你快想辙吧！”卢孟实指着桌上的状纸：“我和刘金铤商量好了，直接找张勋去。”常贵一惊，更加担心：“这可是着儿险棋，张勋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武夫，一句话不对付，就动刀动枪。”卢孟实沉吟片刻，咬着牙说：“事到如今，不冒险也不成了。”常贵看着卢孟实这样为福聚德卖力做事，心里头特别感激：“您真是对老掌柜、福聚德有恩。我先谢谢您！”说着，他给卢孟实深深鞠躬。卢孟实赶紧扶住常贵，说“常师傅，别这样。不论成或不成，有件事得你来办。”“只要用得着我，您尽管吩咐。”卢孟实俯身在常贵耳根说了几句，常贵边听边点头，连连称是：“好，好，我就按您说的，去找陈编辑。”天刚蒙蒙亮，空气里似乎还有雾气没有散尽。刘金铤带着卢孟实偷偷来到午门内，他俩躲在墙角里。刘金铤叮嘱他：“一会儿见到张大帅，你可别害怕，把想好的大声说出来。”卢孟实点点头：“你放心。”这时，远远的，大帅及其各部执事一行人上朝来了。卢孟实觉得，那些执事的样子跟戏台子上的一样。他看见张勋他们走近了，便鼓足了勇气，突然冲出来。

护卫的士兵一见有一个人影从角落里蹿出，简直如临大敌，副官拔出枪，大叫抓刺客！

卢孟实被当做刺客抓住。他没有做过多挣扎，只声嘶力竭地冲着张勋的轿子大喊：“大帅中毒，御赐宴的事我知道是谁干的，福聚德冤枉……”张勋从轿子里探出头来，看到卢孟实的样子根本不像个刺客。他沉着脸，对手下的士兵说：“带回去！等回头再说。”等张勋上朝归来，回到帅府，孟卢实才被押到张勋面前，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张勋听着，渐渐地觉得有些道理。卢孟实说：“您说，我们一个做饭庄子的，每天和鸭子、大葱打交道，唯一盼望的就是多来点客人，多卖几只鸭子，多赚点分红。再想大点，无外乎再开大点门面，

能给大帅多送几回鸭子。这回承担皇上的御赐宴，是小店的荣耀，祖上有德。上上下下不知多高兴，忙乎了好几天，鸭子选的是最好的，掌柜亲自看着烤的，不敢有一点差池，就盼着您吃了说一声好，那就是金山银山也不换。您说，我们干什么给您下毒？”张勋冷冷一笑，说：“你这张嘴真能说，比那些当师爷的还厉害。”卢孟实也不知哪来的胆儿，此刻他思路清晰，话也更多。他说：“大帅，我其实只不过说的都是实话。”张勋点点头，沉吟了一下。他忽然抬起眼皮，看着卢孟实说道：“那，照你这么说，你知道是谁干的了？”卢孟实大着胆子回道：“头一个可疑的就是宫里的瑞泽。”张勋不以为然：“宫里的一个管事的，他为什么要害我呢？”卢孟实拱手道：“大帅，您辅佐皇上重登大宝，大政归还朝廷，那真是件旷古未有，流芳百世的事……”张勋一听这话，自得地说：“你们民间老百姓也这么说？”卢孟实继续编造说：“我们做买卖的，这些日子生意特别好。我常听得食客们讲‘帝制非为不可，百姓思要旧主’，人们都说‘张大帅就是救苦救难的关帝爷’！”张勋一听这话，非常得意。

## 第二章四(2)

卢孟实赶忙趁热打铁说道：“我听说这件事，皇宫里头有两派，以康有为康老爷为首的一派支持帝制，以梁启超一派为首的就反对，他们说复辟就是倒退，皇上不如民主。所以反对您的一派就算计您了，这个瑞泽就是这派的。”“哦？”张勋疑道，“但是，为什么不把我毒死，只是拉肚子呢？”卢孟实一笑，说道：“您可不能小看这一着儿，今天能让您拉肚子，明天就可能……我不说了，不吉利。”张勋狐疑着：“嗯，你再说说，他的药是怎么放上去的呢？”卢孟实说：“这个，您只要传召一个人，就明白了。”“谁？”卢孟实说：“那天御赐宴的主厨刘金锭。”张勋传下人把刘金锭找来。没过多时，刘金锭来到大帅跟前。他看到卢孟实站在大厅一角，便不动声色地给大帅行礼。

张勋问他：“你就是那天御赐宴主厨的刘金锭？”“是小人。”“那你说说，那个瑞泽是怎么下药害我的。”刘金锭一笑，说道：“其实，他使了一个小花着儿，这种事我们见得太多了，古往今来，多少宫廷仇杀怎么下手都能编成一本书了。不信，您叫几个当时在场的人来，我原样做给您看。”“那好吧，我倒要看看。”张勋命人把那天做御赐宴的仆人们一起找来。大家伙围着刘金锭，张勋也坐在院子的凉亭里看这一幕表演。只见刘金锭学着瑞泽验菜的样子，在挥手放行时，如何将药洒下的动作反反复复地做了好几遍，嘴里解释着：“药就是这么撒上去的。”几个佣人看得连连点头：“那天我们上菜，都得先经过宫里瑞大总管验查，他就是这样做的。”张勋阴沉着脸，狠狠地骂着：“这个着儿够毒。我得马上面君告诉皇上，提防这一着儿。”

要真是那一伙反对大清的革命党干的，害完我就该害皇上了。不过，我现在听的是一面之词，如果证明你们是诬告，可就是‘反坐’，大清律例上有这一条，也是大罪！”刘金锭说：“人命关天的事，没九成的把握，我们不敢胡说。”卢孟实也跟过来说：“如果是我们干的，我们也不敢自投罗网。”张勋思忖着：“在我证实之前，你们俩不能走。来人，先把他们俩押起来！”第二天一清早，报上就登了卢孟实如何告状，皇上宠厨刘金锭如何作证的消息。报纸将此事一登，引起的波澜可真不小。只听满大街卖报的报童大声叫卖：“看报了，看报了，‘知情者暴出大帅中毒内幕’，‘小朝廷诬陷老字号福聚德无辜受害，……’”一时间，报纸被抢购一空。而此时，坤宁宫里，太妃指着手中的报纸大发脾气。她将报纸狠狠地摔在桌子上骂道：“真是一群废物，我可明白当初老佛爷为什么整天发脾气了，你们是怎么办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怎么全朝着我们来了？”大执事脸色极难看，他回道：“回主子，这是反对帝制的革命党，借机会攻击咱们朝廷。”太妃心急地说：“皇上刚登基，得给子民一个体恤下情，励精图治的样儿，这成什么了，堂堂皇室陷害一个卖烧鸭子的？”大执事心里琢磨：这个可恨的福聚德，竟然来这么一手，好厉害！他咬牙切齿地说道：“奴才马上叫人把告状的人抓起来，把写报纸的也抓起来！”“胡来！”溥仪一拍桌子，瞪了他一眼，大执事立即吓得跪下。溥仪又说：“我问你，瑞泽是什么人？”大执事一惊，结结巴巴地说：“啊，是，是御膳房包哈局的总管。”溥仪又说：“报纸上说了，有人在张勋那儿把他告了，有凭有据，下毒的就是他！”大执事一听溥仪这话，很明显是要拿瑞泽开刀了。他站在那里，汗直往下流：“有这样的事？奴才……不知道。”

## 第二章四(3)

太妃在一旁说：“这不是前朝了，甭想什么事都瞒着我们，报上都写出来了，皇上每天都看报纸。你实话说，是不是这个瑞泽？”大执事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便说：“奴才再去查查……”“还查什么？！”太妃拍着桌子，厉声说道，“你们就是想拖着不办！”大执事见太妃和“皇上”都火了，感到大事不妙，马上见风转舵：“皇上、太妃明察，奴才也曾经怀疑是他。”溥仪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大执事回道：“奴才想，可能是因为皇上要裁减包哈局，他心里不服吧。”溥仪哼了一声，冷冷地说：“只要我一动内务府的事，不是起火，就是杀人。这回不杀一儆百，以后我什么也不能干。把这个瑞泽给我抓起来，交给张勋处治！”这道圣旨一下，一队辫子兵连夜包围了瑞府，砸开大门。熟睡中的瑞泽毫无准备，一下子被惊醒，问道：“出什么事儿了？”下人来报：“大人，有一群辫子兵，把咱们府给包围了，说是，说是……要抓您呢。”瑞泽一听，立刻慌了神。

这时院子里人声吵嚷，人头攒动，里外全让辫子兵包围了。

瑞泽叹道：“一定是那件事穿帮了！”克灵湘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一劲儿地问：“哪件事，穿什么帮？”瑞泽急着说：“，你不知道！”此时，瑞英衣衫不整地跑了进来。

“出什么事了，爹，兵都闯进前院来了！”瑞泽说：“我出去看看！”克灵湘还算是大家出身，这会儿醒过闷儿来，急道：“还看什么？你们爷俩快从暗道里走！”

”瑞英也急着说：“娘，你跟我爹走，这儿我顶着。”克灵湘抓紧儿子的手：“我一个女人家，他们不能把我怎么样，你快扶着你爹，你们快走！”

”瑞英没办法，只得拉着父亲急忙拉开暗柜逃跑了。

爷俩前脚逃了出去，后脚辫子兵就闯了进来。克灵湘冷冷地看着他们。士兵们到处乱搜却不见瑞泽的影子。辫子兵头目，见瑞府豪华，想到上边多时未发军饷，一肚子火没地方发，便一声令下，将瑞府砸了一个底儿掉。

瑞英带着父亲一时走投无路，只得跑进肉市口的适意居躲起来。花鼻子打开后门，见瑞英父子的狼狈样子，不禁吓了一跳。

“这是怎么了？”瑞英带着爷亲进了门，掩上房门时依然惊魂未定：“辫子兵要拿我爹，快先找个地方把老爷子藏起来。”花鼻子说：“我的爷，这儿哪躲得过去呀？”他一下慌得不知所措。

瑞英说：“他们想不到搜这儿，躲过这两天，再想主意。不许对外人说！”“是，是。”花鼻子连声说着，扶着瑞泽往里走。

瑞英叮嘱着花鼻子：“明天一早生意照常做，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记住！”花鼻子回道：“明白，可是……这儿怕藏不住吧？”瑞英瞪了他一眼：“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好好扶着！”两人扶着瑞泽把他藏在后院的地窖里。黑暗之中，适意居的伙计大张正要走到后院行方便，见此情景，忙缩回头，躲在暗影里。

瑞英对父亲说：“在这儿躲上一时半会儿，他们还找不到这儿来。”瑞泽叹道：“原本这事都平息了，怎么辫子兵突然要抓我？这里边一定出事了。”瑞英恨恨地说道：“都是福聚德告的状，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有什么事，大执事也会

替您说话。外边乱着哪，我看张勋也挺不了几天，先躲过这几天再说。里外我都安排好了，花鼻子是自家人，您别怕。我得回去看看我娘，再去打听打听。”瑞泽叹着气，只得点点头就这样了。

瑞英从暗道溜回到家中，只见大门口外站着兵，庭院里外一片狼藉。瑞英进了门就喊：“娘！”克灵湘吓了一跳，见是儿子回来了，便伤心地哭了起来。她小声问道：“你爹呢？”瑞英说：“已经藏起来了。”瑞英扶着娘坐下。克灵湘看着满屋的惨景，哭道：“这个家算是毁了！”哭了好一会儿，她忽然低声说：“好在我把所有房产、地契、买卖都收藏好了，没让他们抄走。”瑞英叹道：“娘，先别管那些，都这会儿了，先顾人吧。”克灵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瑞英从头给她讲了一遍，她才恍然大悟，忙说：“这事来得太突然了，不是已经平息了吗？”瑞英说：“是福聚德的卢孟实把我爹给告了。这卢孟实原先是适意居的，后来去了福聚德。

唉，一时半会儿说不清。说不定还得有人来搜查，家里这么乱，我看您还是搬回姥姥家去住几天！”

#### 第二章四(4)

克灵湘思忖着，一个做买卖的能有多大道行，准是哪个关节出了事。她对儿子说：“你快想办法去打听打听，也好托人找路子！”克灵湘哭着回到娘家。她的娘克老太太捻着佛珠自言自语着：“出了这样的事，让别人怎么办？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的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克灵湘对母亲的态度极为不满：“都要出人命了，您就别念经了。”克老太说：“我早跟你说过，为人不能太偏执，瑞泽就是太霸道，我早看出他要出事。”克灵湘央求着克老太：“妈，您倒说说应该怎么办，找什么人出头说句好话，都这节骨眼儿了。”克老太冷冷地说道：“我看这事儿，是活罪难免，死罪难逃。”克灵湘气得呜呜地哭起来。克老太依然冷冷地说：“世道这么乱，安分守己的还生死未卜，更甭说为非作歹的。”克五看姑姑哭得这么伤心，便对老太太说：“奶奶，我姑的意思是让您想个办法，托人走走路子。”克老太白了他一眼：“你们在外头胡作非为，出了事叫我托人走路子？克家世代都是帮别人了事，没有求人家帮忙了事的。”“唉，您说的都是从前的老皇历了，现在当官儿的就是互相了事。”“你少说话！”克老太看着一群不肖的子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看你这样儿，苍白的脸，瘦得跟麻秆似的，哪像克家的子弟？”克五说：“瞅您说的，我一生下来就是世袭五品带刀侍卫。”“你也不脸红！”克老太生气地说，“就你这样还带刀？带枪吧，大烟枪。别看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们干什么事我都明镜儿！皇上是看你爷爷和祖上打下江山的面子，让你世

袭你爹的差使，掌管禄米仓发放皇粮的重任，你没一天好好干，整天在饭馆里闹事。你以为那是一份雷打不倒的铁杆庄稼？不定哪天也跟你姑父瑞泽一样。”克五心中不悦：“怎么朝我来了，您盼点好的。”克灵湘这边求着老太太：“妈，我求您了！瑞泽好歹也是您姑爷。”克老太横着说：“我没这样的姑爷，丢人！”克老太说完，闭上眼念经，再不睁开了。克灵湘气得又呜呜地哭起来。

瑞泽家一被抄，福聚德的老掌柜的也被放了回来。福聚德的伙计们用铺板把老掌柜的抬了回来，虽说已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可唐德源这冤情终于得以昭雪，整个人的精气神儿还是好的。

掌柜的活着出来了，福聚德的全体人员都高兴得不得了。

王子西、常贵忙着张罗着给掌柜洗澡擦身疗伤，卢孟实端上一碗刚熬好的药汤。老掌柜的感激地看着卢孟实和众人，欲说无语，老泪纵横。

“您先歇歇。”王子西劝老掌柜的。二少爷在父亲面前大肆摆功。他身边多了一个小汤包，一口天津话，跟蹦豆似的。小汤包对唐德源说：“老爷子，其实呢，我们都预备好了，劫法场，妈拉个巴子，给他大闹一出！”唐德源早发现二少爷身边多了个女人，一身黑，还有一条大辫，完全是天津女混混的打扮，说话粗鲁，性情乖戾。老掌柜的一看这样儿，心里就有气，他根本没理她。

二少爷唐茂盛也跟着说：“患难见真心。我们这些弟兄真够义气，没有一个说个不去的，尤其是我干姐姐。爹，这回全靠她了。我们把刑部大狱的地图都拿到了，您看。”说完，二少爷拿着地图让老掌柜的看。

唐德源没有理他，只是颤抖着声音说：“这次我能活着回来，多亏了金锭讲义气，孟实冒死上告，如果不是他们，我早死在大狱里头了。”众人点头称是，却见唐家二位少爷面露不悦之色，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儿。

入夜，对门适意居的伙计大张看看周围没人，便悄悄溜出大门。他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没有人知道他去干什么。没过多久，一群辫子兵忽然出现在肉市口，他们挨门搜查，各买卖家都被叫了起来。

士兵来到福聚德门前，猛烈地砸门，卢孟实最先一个起床打开门。

辫子兵头喝道：“你们是卖烧鸭子的？”卢孟实答道：“是。”兵头又问一句：“适意居？抄！”卢孟实忙摆手：“哎……不，不是！我们是福聚德。”“适意居是哪家？”兵头不耐烦地问道。



## 第二章四(5)

卢孟实手一指：“就是对过儿！”这时，花鼻子听到动静，起身正扒着适意居的大门往外看，忽见一群辫子兵堵在福聚德门前，又见卢孟实伸手指了指适意居，一时间，吓得冷汗直冒。没等他反应过来，辫子兵就一拥而入，冲进了适意居。

兵头喝道：“瑞泽呢？”花鼻子吓得抖成了筛糠：“没……没见着……”兵头用枪托打在花鼻子身上：“说不说？”花鼻子一屁股坐在地上：“别，别打，我告诉你们还不成？”说完，他指了指后院的地窖，“就在那里边，都两天了。”辫子兵冲到后院地窖，把瑞泽拉了出来，立即带走了。花鼻子坐在地上抖了一夜，一直没敢起来。天刚蒙蒙亮，醒过闷儿来的花鼻子爬了起来，他慌里慌张地来到瑞府，一进门便开始大喊：“英少，大表姐，不得了了！老爷子让辫子兵抓走了！”瑞英听见花鼻子嚷嚷，一骨碌从床上蹦到地上：“你说什么？藏得好好的，他们怎么知道的，老爷藏在适意居没人知道啊？准是有人走漏消息了！花鼻子，是你……”克灵湘也急着走进了屋：“谁，谁报的信儿……”花鼻子一劲儿地摆手：“可不是我，不是我！是，是卢孟实！我眼见着是他把辫子兵带来的！”花鼻子极度夸张地说着，心里却很虚。

“好你个卢孟实！你真是害人害到底，落井还下石，我跟你没完！”克灵湘急得直掉眼泪，对儿子说：“唉，你先别说他了，快想办法救你爹吧！”这一日，张勋来到养心殿叩见“皇上”和太妃。

张勋说道：“臣张勋跪请圣安。”溥仪对张勋非常客气，说道：“上将军请起，请坐。”张勋坐下后说：“臣有好消息禀报。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很快就要和我国建立关系。”溥仪道：“这是好事。”张勋犹豫了一下，又说：“不过，也有不太好的消息，周边四省组成讨伐军直逼北京，要圣上退位。”太妃一听，大惊：“啊，这刚坐龙庭才几天哪？这怎么好？张将军你辅佐皇上重登大宝，你可要保住大清呀！”张勋说：“臣建议火速拟一道上谕给东三省总督张作霖，命他进京勤王。”溥仪更是没主意，便说：“就依将军的意思办。”太妃说：“我们孤儿寡母的就依仗张将军了。”张勋回道：“您放心，臣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太妃又说：“前些天因为御赐宴出了点不愉快的事，请将军千万别误会。”张勋笑了笑说道：“皇上和太妃的好意，臣感恩不尽，都是些别有用心的人，从中破坏。

这些人对为臣辅佐皇上不满，阴险狡诈，是冲着大清来的，此事不可宽容。

今天敢给微臣下药，明天就敢害皇上、太妃。凶犯已经抓获，臣将他带来交由皇上、太妃处治。”太妃一听此话，点头说道：“这件事我一定会严加处治，将军要多保重。”张勋起身说道：“谢皇上、太妃恩典。为臣告退。”张勋刚一退下。太妃就怒气冲冲地喊：“给我传大执事！”大执事前来叩见“皇上”、太妃。太妃恨不得把一肚子的火气都发在他身上，说：“如今兵临城下，我们母子和大清全靠张勋保驾，可是你们还给我惹出了这样的事。快把那个瑞泽处治了，也好表示我们母子对张勋的诚意。”大执事一听，忙回道：“！臣领旨！”退出养心殿，大执事心里反倒轻松了，既然太妃旨意已下，不如快快结果了瑞泽，否则等瑞泽把他招了出去还了得？他赶快来到了监牢里。

瑞泽此时坐在牢中，头发蓬乱，神情沮丧，憔悴不堪。一见大执事来看他，立刻抓住他说道：“皇上和太妃怎么说？”大执事叹道：“我嘴皮子都说破了，皇上倒没什么，可太妃不肯赦免。”“啊？怎么弄到这个地步！”大执事告诉他，是福聚德一个掌柜的和刘金锭告到张勋那儿去了，最可恨的是那些报纸，整版头条地乱登，把火全都往朝廷这边引，皇上、太妃震怒，非要严办瑞泽，谁也劝不住他们。

瑞泽一听，心都凉了半截：“完了，完了。”可他转念一想说：“当初商量的时候也有你的份儿，你无论如何得救我。”大执事故作着急地说：“我前前后后为你跑，力我是尽到了，情势突变，我也始料不及呀！”

”瑞泽说：“就算我撒了点泻药，也罪不至死吧？”“哎，谁让这事赶在节骨眼上了！”

## 第二章四(6)

瑞泽急了，说道：“我告诉你，要是让我死，你也甭想逃过去！”大执事心里骂着瑞泽，可他嘴上却说：“谁说叫你死了？我比你还急，我马上去想办法救你。我已经疏通了一些关系，你再耐心等几天。”瑞泽抓着他不放：“我这条命全靠你了，你可得快着点！”大执事一笑，说道：“你放心，等我的好消息。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瑞泽说：“我想见见家人。”“这事我马上办。”大执事出了牢门就招手叫来狱官。“今晚上就送他‘走’，这是皇上和太妃的意思。”狱官答：“是。”说完，接过大执事递来的药瓶。

瑞泽今天见了大执事，总觉得事情会出现转机。他心想：我们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

晚饭时，狱卒送进来一个食盒。瑞泽一边想着心事，一边胡乱吃着。没想到，饭还没吃完，忽然感到腹痛剧烈，还没等他想明白，就口喷鲜血，整个人倒地而亡了。

第二天，瑞英母子领回了瑞泽的尸首。克灵湘哭得死去活来。瑞英则欲哭无泪，脸色阴沉，他望着同样阴郁的天空，仇恨在他内心迅速膨胀着。一道闪电划过灰色的天空，狂风呼啸着吹起漫天的黄土。“卢孟实，我一定会让你偿命！”瑞英站在父亲的棺材前，狠狠地发了毒誓。

回到家，偌大的宅子空空荡荡，连仆人都跑了。克灵湘几天的工夫就老了好些，头发都白了。瑞英去忙父亲的后事。

入夜了，克灵湘坐在空房子里发呆。周围一点声响都没有。她感到口渴，就叫人，可仆人们大多走掉了，竟没有人理会她。这时，房门忽然发出轻响，魏先生闪身进了屋。

“夫人，您叫人？”克灵湘恍恍惚惚地坐在床沿上问：“什么时候了？”魏先生说：“天已经黑了。”克灵湘说：“我想喝口热水。”魏先生说：“我给您找找。”说完，他四处看看，从一把破壶里倒出一碗水。“热的没有了。”克灵湘渴得厉害，也不管冷热，一口气把水喝干。

“瑞英，英哥！”魏先生说：“不在，这儿一个人也没有。仆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克灵湘抬眼看着他：“你怎么没走？”魏先生阴阴地一笑说：“我这个月的薪水还没开呢。”克灵湘冷冷地说道：“现在……用不着你了。”魏先生点点头，似乎并不在乎：“我刚开一课，就收场了。不过也许是好事，大公子也许因祸得福呢。”克灵湘不想理睬这个烟鬼，大声喊：“瑞英！”魏先生阴阳怪气地说：“您别叫了，他这会儿不在。”“他上哪儿了？”魏先生冷淡地一笑，扬着眉毛说：“我说了，您别生气……”堂子菜馆望春台此时灯火依旧，外面开始下起雨来。雨水打着窗外的绿竹，颇有一种凄凉幽静之感。瑞英其实是个没经过风浪的公子哥，这几日巨大的变故，一下子给了他沉痛的打击，他一时间感到人生无常，一切都是难以把握的。他坐在玉儿的店里，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小翠拉过玉儿说：“玉姐，你看他，不吃不喝，不说话也不走，像块年糕似的粘在这儿，咱们还得做生意呀。”玉儿一向是个善解人意的姑娘，叹道：“算了，小翠，今儿个就不开张了。这个瑞爷家里头出了大变故，一个人，猛地从天上跌到地下，也怪可怜的。”小翠说：“听说是福聚德给告的，就是那天来的那个让瑞爷赶走的人。”

## 第二章四(7)

玉儿点点头：“那天我就看着不对劲儿，那样对人家，瑞英也是过分。一旦埋下仇，解不开，死结就越结越深，对自己也没有好处。”话音刚落，店门忽然被推开，一个贵妇人走了进来。此人虽然面容憔悴，但浑身上下还是透着一股富贵气。她就是克灵湘。

克灵湘听魏先生说瑞英在八大胡同的一间菜馆里，气得当即就要晕倒。她不由分说，闯进了望春台，迎面就见到玉儿，见她清秀雅致的容貌和气质也不觉一惊。

“瑞英在你这儿？”玉儿答道：“在这儿，您是？”克灵湘沉着脸说：“我是他娘。瑞英呢？”瑞英看到母亲进来，并没有什么反应，只略微抬抬无神的眼。

克灵湘走到瑞英身边，看见儿子这么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就更加心痛：“跟我回去。”她大声命令道。

瑞英不理她，克灵湘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玉儿站在一边，态度不瘟不火，不卑不亢。她说：“克夫人，您坐。”克灵湘根本不看玉儿，只劝瑞英：“好孩子，你跟娘回去。”瑞英依旧坐着不动。

克灵湘眼泪汪汪地说：“我已经伤透了心，你要再在上面捅一刀子，你就是想逼娘死在你面前！”玉儿看到这番情景，对瑞英说道：“瑞大爷，您别招老夫人生气，回去吧。”克灵湘劝不了儿子，反倒把火一股脑儿地发在玉儿身上：

“你就是那个玉儿吧？他为什么成天上你这儿不回家？你要做生意赚钱，我明白，做你们这行的，就靠勾引男人的手段赚钱。”小翠在一旁急了：“哎，你这老太太，说谁勾引人？这半天了，我们姑娘嘴都快说破了，他就是不走，弄得我们都没法做生意了。要不是我们心善，早往外赶了。”克灵湘气得瞪起眼：

“哈，你个小丫头，这是怎么说话呢？”玉儿拦住小翠，平静地对克灵湘说：

“克夫人，她还小，不会说话，您别生气。”

瑞大爷到我这儿来，您不高兴，不怪您，哪家的娘都一样，谁让我这小馆开在八大胡同，门口挂着‘望春台’的牌子呢？我说什么您也不信，可瑞大爷在我这儿比去别处好。”克灵湘不屑地说：“哼，你真会说话。”玉儿不理睬她那一套，继续说道：“我的家在苏州，我和我爹我娘撑一条乌篷船，来往于苏杭水

乡，做些来往客商的生意。撑船烧饭，十几年练了一手做小菜的手艺。后来爹娘死了，我卖了船，来到北京，在这繁华之地借人家的铺面开一间小菜馆，想凭手艺挣一口饭吃，谁知开错了地方。玉儿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但也是好人家的女儿，不会做对不起爹娘，对不起自身，对不起他人的事。可毕竟是在泥塘之中，你说不染，谁信呢？”克灵湘想不到玉儿说出这些话，瑞英也抬起头来听着。玉儿继续说着：“瑞大爷来过几次，他和别的大爷不一样，他看重我，尊重我，从没有一点儿看不起和轻薄我。虽然他和别人一样付钱吃饭，但我对他另眼相看。克夫人，您家遭难，您伤心，瑞爷也伤心，他到我这儿来，是想暂时避开一下，忘却一下，所以我没催他走，也不忍心催他，谁没有个愁闷难解的时候呢？不过既然您来了，瑞爷，我看，您就该跟夫人回去了。”玉儿这一席话，声音不大却叫人声声入耳。平时伶牙俐齿的克灵湘一时不知该怎么回复了。瑞英站起来低着头往门外走去，克灵湘跟在后头，走到门口，她回过头，真诚地望着玉儿说道：“姑娘，我……谢谢你。”外面雨小多了，克灵湘随身的仆人撑起伞，娘儿俩在雨里默默地走着。一种相依为命的情愫在瑞英的心中油然而生，他抬手搀扶起母亲的胳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着……

## 第二章五(1)

福聚德启封重张之后，生意却大不如前。好些主顾只是在门口看看，却是不愿进来。

天上的乌云黑沉沉的，似乎与房檐贴到了一起，压抑得使人透不过气来。

也许是天气的缘故，一大清早，卢孟实心里直发慌，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望着空荡荡的店堂，他的心情更加灰暗。常贵问卢孟实：“生意成了这样，您说该怎么办呢？”卢孟实刚要开口，却见福顺慌慌张张地从后院跑来。

“师傅，您几位快，快看看去吧，老掌柜的不好了……”卢孟实和常贵跟着福顺急忙来到后院厢房，只见老掌柜的卧在病榻上，咳喘不止，一个仆人拿过一块手绢给常贵看，那上面全是老掌柜咳出的鲜血。众人意识到，老掌柜的时日不多了。

入夜，福聚德关门打烊之后，全体人员就等着算大账。卢孟实带着捆好的行李及账本、钱等物品来到柜房。一进门，就看到老掌柜强撑着病体，不停喘着粗气。

他走到老掌柜床前，心情灰暗，看着老掌柜的就快撑不住了，心里不是滋

味。如果老掌柜的一撒手，说不定这样一个三代的基业就会迅速崩塌。卢孟实心里这么想着，手上就将账簿递给唐德源：“这是这些日子的账，您过过目。这两天，我给福聚德惹了不少麻烦，如今总算事都过去了，您也平安回来了，我也该交账走人了。”唐德源欲起身，却开始剧烈地咳嗽起来。他张着枯瘦的手指拉住卢孟实：“孟实啊，你先不忙走。”卢孟实赶紧扶住老掌柜的，安慰着他：“您别着急，有话慢慢说，您对我的恩义对我的器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可我怕再这么待下去，给您找麻烦，我想，我还是走吧。”唐德源说：“那也得等算完大账再说。”正说着，王子西进来了。他说：“老掌柜，人都到齐了，今晚上算大账吗？”唐德源强打精神，撑起身说：“算，别让大伙等着。”店堂里搭好桌，摆好账本，买卖家年中或年底算大账也叫“说官话”，这样的日子是每一位伙计期待已久的。

福聚德的两位少东家坐在老掌柜身边，一个懒洋洋没精打采，另一个则端着架子，好像随时要跟谁打一场架。唐德源看见自己这俩不争气的儿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账你们都看了？”唐德源冷冷地问两个儿子。

“看了。”两人答道。

“这半年透支多少？红利多少？结余多少？”唐茂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只能搪塞道：“这些……都在账上写着。”唐德源加重了语气说：“我让你说。”唐茂盛马上就推卸责任：“爹，我们俩有分工，账是大哥算的，我不知道。”唐德源忍着气，看着两个儿子：“你们就这样当掌柜的？”唐茂昌一劲儿地择自己：“我没闲着，我不是给您四处找路子去了吗？您在牢里受苦，我也不忍心呀！”唐茂盛也赶着话：“对了，我也净忙着劫狱这事，到现在我这腿还痛。哎哟！”唐德源对儿子们的话似乎早有准备。他瞥了他们一眼，慢慢说：“你们忙，我没指望你们，我也不想指望你们！”说完，他转过身对卢孟实说，“孟实，那你来说。”“我？！”卢孟实诧异地问。“对，你说。”唐德源语气坚定。

卢孟实左右看看两位少东家，颇为为难：“我才来不久，不是很清楚，账也是草草看了一遍。”说完，他犹豫地拿起算盘，见二位少东家面色不悦，他低下头，不过又转念一想，要做事情才是真的，还管得了那些？他一边算，一边明确地说道：“这半年透支多，利少，但是按饭馆三分买卖，七成利计算，结余可真没什么。”唐德源环视着四周，说：“听见没有？”唐茂盛不以为然地瞪了一眼说道：“他原先是做账房的，当然比我们明白。”唐茂昌听了这话连连点头，跷起二郎腿审视着卢孟实。

老掌柜的“哼”了一声：“你们不是不明白，压根儿就不上心，回头我再找你们算账。

叫吧，进来领。”王子西点头走到门外，冲伙计们说：“都在外边站着，不叫的不许进来。

”卢孟实刚要起身离开，却被老掌柜的一把抓住：“孟实，你就坐我旁边。”

## 第二章五(2)

“这……”老掌柜对卢孟实的特殊待遇，叫两位少东家有些意外，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没有吭声。

所有伙计都在外面等着，常贵被第一个叫了进来。他站在桌前，垂着双臂，恭敬而顺从。

唐茂昌例行公事地对常贵说着：“常贵，这半年干得不错，本来应该多分点，可柜上出了这么些事，都得担待着点。就拿一成五的零钱吧。”常贵抬起头，欲言又止地“唉”了一声。

唐茂昌好像想起了什么，忽然说：“哎，常贵，账上写着你有借支。正月你老婆病，借了三十，后来你五小子交学费，又借了二十，加起来就是五十，刨去借的，你还欠柜上二十。”这时，王子西在唐茂昌耳边说了几句。唐茂昌又说：“听说你家里不富裕，手头紧，可柜上也紧，容你半个月，下月还清。”“分三个月还吧。”老掌柜的话令常贵非常感激：“谢谢老掌柜！”常贵退下去，把大罗叫了进来。罗大头一脸的满不在乎的神情。

唐茂昌看到他就没什么好感，他依然例行公事地说：“罗大头，这半年干得不错，可是柜上欠着账，拿不出多余的钱来，大伙儿都分担着点。”罗大头手一叉腰，说道：“你明说，你给多少吧？”唐茂昌抬起眼皮，举起手指念到：“一成。”“什么？我不干了！”罗大头一听，摔下围裙就要走。

王子西叫道：“大罗！”唐茂盛有点儿急火：“拿糖是不是？告诉你，还不吃你这一套，要走你就走！”唐茂昌也说：“不就从火里抢出块匾吗？有功似的，摔掌柜的，你也……”唐德源喝住儿子，叫道：“大罗，你回来！”罗大头

站住。

唐德源要起身，却咳嗽起来。卢孟实扶他又坐下来。老掌柜说：“大罗，你应得的，我心里都清楚，等生意好了，加份补给你。”罗大头看到唐德源虚弱不堪的样子，心也不忍：“老掌柜，我就冲您才干的。您别怪我大罗说话嘴直，您要赶紧想点儿主意，让这店的生意兴隆起来，我看呀，早晚要耽误了这份买卖！”说完，罗大头瞪着两位少东家，气哄哄地走了。唐德源捂着胸口，气得一时无话。

王子西站在一旁小心地问道：“老掌柜的，还叫吗？”唐德源困难地支着身子，摆摆手说：“账先不结了，叫他们先散吧。”“是。”王子西出去劝散了众人之后，转身回屋。这时，唐德源叫王子西和卢孟实留下。房间里气氛凝重，唐德源又咳嗽了一阵之后定下了神。他看着两位，郑重地说道：“这件事我想了不是一两天了，大罗虽是个粗人，但话糙理不糙，这事儿不能再耽误了。福聚德的掌柜从现在起，由卢孟实接手，子西还是二柜，一切柜上的买卖都由孟实掌握。”话一出口，在座的人都吃了一惊。

卢孟实感到很意外：“老掌柜，我……”唐德源拍拍卢孟实的肩膀，真诚地望着他：“你不用推辞，我会给你立一个文书，上面写的比我说的清楚。”还没等卢孟实说什么，唐茂盛已经憋不住了。他生气地问道：“爹，这事您跟谁商量了？”唐德源白他一眼：“我用不着跟你们商量。”唐茂昌也站起身，一拍胸脯说：“好歹我们也是福聚德的掌柜的。”唐德源又哼了一声：“这会儿，你们俩认是掌柜的了，早干吗去了？”说完，他对卢孟实和王子西说，“你们先去吧，回头咱们再细谈。”卢孟实和王子西不便说什么，只得先出去了，屋里只剩下父子三人。唐茂昌等那两位一走，立刻扑到他爹面前，急着道：“爹，您是怎么想的？怎么把买卖交给卢孟实了？”唐德源安抚着儿子：“东家还是你们呀。”“可是，这钱、账、买卖都得他说了算。”唐茂盛也跟过来说道：“咱们福聚德，自我祖爷爷开业起，一直是自掌自东，到您这儿，把祖业交给一个外姓人？”唐德源冷笑一声说：“你们还把这份家业当是祖业？”“谁也没说把福聚德给卖了。”

## 第二章五(3)

“卖了还有钱落手里，要命的是，我看你们是存心要把这份家业给糟蹋了！”唐茂昌酸溜溜地为自己辩解：“其实，我们哥俩就是各有所好，不会伺候这些鸭子。”“说的是呀！”唐德源用指头戳了一下儿子的脑门，“说话不摸摸脑袋，你们哪个不是吃鸭子饭长大的！你祖爷爷十四岁进京，两条板凳支一块案



板起的家。你爷爷买下这块地那年，正好生了你，爷爷给你起名叫茂昌，为的是咱们唐家祖祖辈辈守住这份家业。”“那您还把买卖给外人？”唐德源说：“就你们俩这样，交给你们我不放心！”唐茂盛是个火暴脾气，他跳到父亲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可您看明白了，我可是您儿子！”老掌柜的看着二儿子那副怪打扮就来气：“哼，我没你这样的儿子！”唐茂盛瞪着双眼叫着：“哎，您说这话可绝户。”老掌柜的也直冒火：“你妈就是生你落下病死的，我看，当初还不如不要你这个孽障。”唐茂盛急了：“哎，没有我，您活不到今儿。我不孝顺？！我怎么不孝顺？您看看这是什么？”“行了，行了。”唐茂昌直劝他弟弟，他心里明白，他不定要说出什么浑话来。

“不行，”唐茂盛说，“今儿，我得把话都说明白了。”说着，他一把撸起衣袖，上面有一条伤疤。“割股疗亲，大哥，你唱的戏里有吧？那是假的，可我还是真格的！上回爹久病不起，是我从这儿割了一块肉，血了呼啦的，放在您药锅里。”唐德源听了这话，睁大了眼睛，惊得说不出话来。

唐茂盛哈哈一笑，自得地说：“明白了吧？我的肉，当您的药引子，您喝了这样的药，病才好的。”老掌柜的唐德源听完这话，只觉胸中一阵恶心。他大叫一声，便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两位少爷看老爹这样，也都慌了神儿，连声叫人。

众人听到呼声，都奔进了屋来，见老掌柜的吐得不省人事，都慌了起来。有的捶背，有的掐人中，有的去叫大夫，一时间众人乱成了一团。

安顿完父亲的后事，瑞英这几日心里空落落的。看着一片狼藉的院子，再也没有以往荣华富贵的景象，那一种由盛而衰的凄凉，使他感到压抑得几乎无法呼吸，他真希望眼前这一切都是一场噩梦。

锁上大门，把那个空荡荡的院子彻底忘记吧。他神情沮丧地走过街头，耳边传来人们叽叽咕咕的议论声。那几个平时和瑞英喝酒、吃堂子菜的酒肉朋友，打老远见了他就像躲瘟疫似的，躲开他。

克灵湘和瑞英住进她娘家，在克府的一间偏房里，瑞英一头倒在炕上，似乎永远也不想起来了。太阳西下，日头的光辉就留下一抹微光，瑞英睡在床上还是不醒。克灵湘跟克老太聊了一下午，天都快黑了，进了屋，看瑞英依然这样昏天黑地地睡着，她着了急，摇着儿子便说：“英哥儿，太阳都偏西了，起来吧！”瑞英不理。

克灵湘又说：“你都睡了三天了。该起了，吃饭了。听娘话。”瑞英睁开惺

忪睡眼，无神地说：“起来干什么？”说完，他翻了一个身，又睡去。

## 第二章五(4)

克灵湘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该怎么办。

这时，克老太传仆人叫端英一家吃饭，克灵湘独自一人来到厅堂。

克老太问：“英哥儿呢，还没起？”克灵湘叹了口气：“这孩子，都睡了三天了，怎么叫都不起，这可怎么好？”克老太放下筷子说：“让他睡，睡得着做梦，梦梦前世，睡不着想想，想想将来，也是好事。”“我是怕他睡出毛病来！”克五说：“我看英哥儿是没事干，心里头烦。要不我带他出去玩玩？”“要去就回老家看看。”克五看了一眼奶奶说：“您别害我们了，回那漫荒野地的地方，再让狼吃了。”克老太一瞪眼：“你爷爷你爸爸你们祖宗就是从野地里长起来的，哪个都比你们强！他们三岁上马背，八岁能双手拉弓，十岁就自己出去打猎，哪个不是身经百战的男人？再瞅瞅你们这些子孙，除了会吃会玩会闹事，还会什么？这北京城算是进错了，打下了江山，坐了龙廷，把子弟全毁了！”克五小声嘟哝着：“又来了。”克老太训完孙子又转头冲着克灵湘：“还有你，整天溺爱孩子，如果因为瑞泽死了，英哥儿争气学好，他爹就算没白死！要是英哥儿从此塌了秧，就跟死了一样！”老太太一说起这群子孙，话就停不住，两人只有听的份儿。

晚饭后，克五来到瑞英的房间。一进门看到瑞英还在睡，便说：“行了，睡会儿就得了，还没完没了了。哎，你倒是起来呀！”瑞英突然坐起来，满脸是泪，这倒吓了克五一跳。

瑞英哭着说：“我成什么了？我一个堂堂瑞府大爷，住着大屋，奴仆成群，谁见着不得点头哈腰地奉承，谁敢在我面前说个不字？！如今落得住姥姥家偏房，成了过街的老鼠，那帮朋友见着我，跟见着苍蝇似的，墙倒众人推！”克五叹了一口气，坐到他床边说：“唉，谁让你爹赶上这码事了，算大姑父倒霉。”瑞英咬牙切齿地说：“人财两空，连脸都没了，我这口恶气不出就不是我了！都是福聚德那个卢孟实使的坏，把我爹给告了，还带着辫子兵上适意居抓我爹！一个乡下小子，没名没姓的下九流，就把我们给弄成这样，我咽不下这口气！”瑞英说着说着，一捂胸口，两眼发直。

克五急得直捶他的后背：“别，你别真往心里去，哎，你可别犯病！”瑞英缓过气来，恶狠狠地说：“我找他算账去！我要那小子的命！”福聚德后院的正

房里，昏迷的老掌柜醒过来了，伙计们围上前来。

唐德源伸出手叫着：“子西……”王子西握住老人的手说：“您可醒过来了！大夫说，再给您看看脉，我去叫大夫。”“回来。”唐德源无力地说，“我……不要大夫，你给我叫，叫卢孟实。”王子西转身叫人去，不一会儿，卢孟实进来了。

卢孟实见老掌柜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说：“老掌柜的，您好点了吗？”王子西扶起唐德源。唐德源挣扎着让王子西取出一张文书，说：“这是我立好的文书，东六西四，上边都写清楚了，你看看。”卢孟实有些担心地说：“您这么信任我，我感激不尽，可这份买卖是老唐家的，交给我，大爷二爷怕不放心。”“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推辞。”老掌柜的说完，将文书塞到卢孟实手里。

“如果他们二位少东不乐意，这个掌柜的，我也不好当。”卢孟实再三强调着。

唐德源说：“我还没死呢……你……你是要我……”老掌柜苦苦央求着，竟然要爬起来给卢孟实磕头。这可吓坏了卢孟实，他一下扶起了唐德源。

“老掌柜，您别这样！”

## 第二章五(5)

王子西不忍看下去了，说道：“孟实，你就依了老掌柜的意思吧，回头再说。”卢孟实一看这阵势，不好再推辞，便在文书上签了字。王子西作为中间人，也签了字。老掌柜从内衣中掏出一张银票来，说：“这笔钱明天打发债主，连带开张一起用。这个也交给你。”说着，唐德源将一串钥匙交给卢孟实。安排好这些事，老掌柜已是大汗淋漓，喘息不止。众人看在眼里，都凄凉不已。

卢孟实说：“老掌柜，你歇歇，我还是请大夫过来看看吧。”卢孟实出去后，老掌柜挣扎着从枕底抽出一个信封交给了王子西。他嘱咐着子西：“子西，你跟我这么多年，我没把你当外人，卢孟实能干，能干的人心都不安分。这封信你收好了，万一有那么一天，他功高镇主，这就是辖制他的……你收好了。”王子西心中一动，却不便说什么，只得收下。

唐德源这才长长吐出一口气。他仰躺在床上，目光涣散，神情游移。他默默

地自语着：“我老唐家祖辈十四岁进京，靠卖生鸡鸭，两块石头支一块案板起的家，多少人的心血才熬到今天……愿上天，天别亡我福聚德，别亡我唐家……”话未说尽，头一低，就此死去了。

福聚德后院大少爷和二少爷聚在一起谈着事。这一晚儿对福聚德来说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大少奶奶一边哄着怀抱里的儿子小福蔓，一边听二位少爷谈卢孟实的事情。唐茂盛是个急性子，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让人头昏。他时不时地撇着嘴，不断地骂卢孟实不是个好东西。

大少奶奶对唐茂昌说：“我听着，也觉得老爷子是病糊涂了。自己的亲儿子不给，把家业给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外人。这让我们小福蔓将来喝西北风吗？”小福蔓一直低头玩着算盘，偶尔发出几声稚气的童音。

唐茂盛也说：“我看那个卢孟实可不是省油的灯，他一早就看中咱们这份家业了。他跑前跑后地忙活，就是有贪图。老爷子还真信任他。哥，我看，趁老爷子还在，咱们把大权要回来！”唐茂昌对夫人说：“你抱走孩子，我要跟茂盛商量正经事。”支走大少奶奶，两位少东家就商议起来。

唐茂盛说：“我瞅爹快不成了，这事宜早不宜迟。”唐茂昌同意弟弟的意见：“咱们得跟爹要钱柜钥匙！先把钱拿到手再说别的。”“对！”两人在这件事上，出奇地一致。

弟兄二人商量好了，刚要出门去找爹，却不想，一个仆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急得直哭：“大少爷，二少爷，不好了，不好了！老掌柜的，他，他……他归天了！”福聚德的后院设了灵堂。白日里，大伙轮着来为老掌柜的守灵。二位少爷哭了一会儿，也知道没用，就走出灵堂。

当院里，他们看到卢孟实和王子西，便走过去问道：“我爹临终把钱柜的钥匙交给谁了？”卢孟实回道：“在我这儿。”唐茂盛生气地说：“拿出来。”卢孟实不卑不亢地看着两位少东家：“这是老掌柜临终托付给我的，有签订的文书可以作证。”唐茂盛轻蔑地看着卢孟实，把手一挥，说道：“有什么也没用，老爷子病糊涂了，他说的一切都不算数。”卢孟实冷冷地说道：“有王子西在场，他能证明。”王子西连连回答：“是，是。”

唐茂昌阴阳怪气地说：“王子西呀，你跟了我们家这么多年，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王子西面露难色：“我，我可没有……”唐茂盛大起嗓门骂道：“你们俩是同乡，想联起手来算计我们老唐家的产业，是不是？”王子西一听这话，顿感万分委屈，说：“二少爷……我要是有这心，就让我不得好死！”

”说着，王子西气得直打自己嘴巴。

唐茂昌根本不理他，只阴阴地说：“把钥匙交出来！”唐茂盛也逼着卢孟实：“你交不交？”

是不是要我动手？”小汤包在一边说：“妈拉个巴子，甭跟他废话，不交，我就——”小汤包上手要抢。

卢孟实呵斥道：“不用动手，这是钥匙，我辞工。”说完，卢孟实掏出钥匙，愤怒不已，“你不用动手，我不沾你们。”王子西也在气头上，“哎……孟实，唉，干脆，我也不管了。”卢孟实跪在老掌柜灵前，向老掌柜告别：“老掌柜，孟实对不起您……”二少爷抢了钥匙就直奔钱柜而去。大少爷大少奶一看急了，大少奶用力推了大少爷一把。

唐茂昌急忙大喊：“茂盛，咱两人先说好了，不管里面有多少钱，你一半，我一半！”

”唐茂昌一边说一边跟了过去：“……分，分三份，福蔓是唐家长孙，得有一份。”话还没说完，大家都傻了。唐茂盛打开钱柜，可里面除了一些账本之外，一点儿钱也没有。

唐茂盛转过脸来，冲着大伙嚷：“没有钱！”二位少爷将柜子翻了个底儿朝天，最终也没找出一个子儿来。

卢孟实看到此番情景也傻了。

唐茂昌又把脑筋转到卢孟实身上，他冲卢孟实叫道：“卢孟实，这些人里，可只有你有钱柜钥匙。”唐茂盛也说：“你把钱拿哪去了？！”卢孟实冷冷地说道：“这钥匙我接了就没动过，如果几位不信我，我愿意去见官。不过，有一样，到了堂上要查出不是我，我可要告你们诬陷。”小汤包叫道：“这还用问，妈拉个巴子，把他送官！”说着就要动手。正在这时，成顺跑进来急报：“哪位掌柜的快出去看看吧，债主们都堵上门来了！”钱师爷和众多债主一清早听说福

聚德的老掌柜的过世了，都怕福聚德破了产，还不了自家的钱，因此，便拥挤在福聚德门口讨债。一时间，福聚德的店堂里，挤着很多人，大伙吵吵嚷嚷，逼着还钱。常贵作揖打千地说好话：“各位，都看我了。我给各位作揖了！”钱师爷说道：“别打岔，叫你们掌柜的出来！”这边屋里，王子西急得直问：“两位少爷，你们哪个先出去应付一下债主吧。”唐家二位少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唐茂盛推说：“你是大哥，你去！”唐茂昌一翻眼皮说道：“哎，你平时比我横呀，应该你去！”大少奶推了唐茂昌说：“茂昌，你忘了，今天不是约了秦三爷吊嗓子吗？”“对。”大少爷见事不好，借坡下驴就要溜，一转身，将钥匙摔给卢孟实说，“这事我不管了，我今儿个还有要事。我先走了。”唐茂盛跟着大哥：“哎，你走了，这儿怎么办？全推给我了？”唐茂昌对唐茂盛耳语了几句。唐茂昌临出后门时说：“卢孟实，我们哥儿俩商量的，事到如今，就照我爹说的办，由你掌柜。不过，我爹尸骨未寒，你可得对得起他老人家！”说完，拽了一把唐茂盛说：“我们走。”说完此话，二人便从后门溜掉了。

卢孟实沉着脸心想：福聚德这么一副烂摊子，你们走了，全让我搪。不过他转念一想，这也是老掌柜临终的意思，不如从这里起步吧。

这时，福聚德店堂里已经人声鼎沸，常贵只有疲于应付的份儿，急得他满头大汗，嗓子都说哑了。卢孟实抖擞着精神来到大堂。

## 第二章五(7)

王子西一见卢孟实过来，便大声说道：“各位，各位，这位就是今后福聚德的掌柜卢孟实先生。”众人一听都愣住了。只见卢孟实站在八仙桌前，个子很高，身材魁梧，眉目清秀，透着一股精明气。

钱师爷走上前说：“我们不管你们谁掌柜，我们只要福聚德还我们钱。”众人起哄，纷纷吵嚷：“对，还钱！还钱！”卢孟实一拱手，对众位说：“各位，钱，我们准还……”钱师爷立刻露出不屑的样子，他打断卢孟实的话：“别老说好听的，钱呢？在哪儿呢？拿银子说话。今天要拿不着钱，我们就不走！”众人跟着起哄。

正在这时，一顶轿子停在门口，轿上下来刘金锭。刘金锭挤进了福聚德的店堂问道：“这么多人吵什么呢？”常贵见了刘金锭，心里多少有些安慰：“刘师傅，您看看，老掌柜的灵还停在后头，就逼债上门了。”刘金锭一听这话，立刻脸一沉说：“这也太过分了，人刚死你们就要账，还有点人味吗？都别吵吵了，你们都是哪儿的？”刘金锭嗓门大，众人一下都被镇住了，不敢再吵吵。钱师爷

不认识刘金锭，但看他这副打扮知道是宫里的人，来头一定不小。常贵给钱师爷介绍说：“这位是宫里有名的御宴掌厨刘师傅。”钱师爷一听，立即眉开眼笑：“原来是宫里的刘师傅，久闻大名，失敬失敬！”刘金锭不理睬他，只冷冷地问道：“你们这是砸明火，还是抢地头？”钱师爷说：“福聚德实在不像话，账拖得太长了。您听我说……”“我没工夫听。”刘金锭不耐烦地说，“天大的事也得等先人入了土再说。”刘金锭说完，接过钱师爷手中的账单看了看：“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数儿呢，就这么点芝麻碎银子。福聚德开这么大买卖，绝不会欠你们这一点儿。”钱师爷着急起来：“那您就叫掌柜的拿钱吧！”刘金锭一瞪眼道：“你是没脑子还是装不懂？福聚德是欠你们的数儿，可也是你们的大主顾，衣食父母。”卢孟实对各位说道：“如果各位非逼我还，我砸锅卖铁也成全各位，可是以后福聚德再不定各位的货，各位也别来我这儿揽买卖。”刘金锭配合着卢孟实：“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人脑子，不就洋面、大葱、甜面酱吗，哪家都有。卢孟实，要不，我给你们介绍几家，专给宫里头供货的‘得顺斋’、‘大昌隆’还有……”卢孟实一笑，答道：“也好。”刘金锭和卢孟实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来。追债的众人心里虚了，拉过钱师爷商量了一会儿。

钱师爷堆起了笑脸，对卢孟实说：“卢掌柜，卢掌柜！其实谁也不想难为谁，都是干这行的还得互相照应。我跟他们说了，再拖欠半个月。可是总得有个凭据。”刘金锭说：“你们要是信得过我，我给福聚德作保。”众人听了这话，都不出声了。刘金锭扫了一眼说道：“不信任我？还是想让我按手印？”钱师爷忙陪着笑：“信，信，皇上都信，我们敢不信？”

## 第二章五(8)

“那就这么着，散了！”刘金锭说一不二，债主们无奈，只得走了。

等众人走远了，王子西擦着汗对刘金锭说：“刘师傅，多亏您来了。要不我们可……”刘金锭摆摆手，指着卢孟实说道：“不光我，也亏得他这张嘴。”卢孟实笑了，他既感激又佩服刘金锭，郑重地说：“来日我一定另谢。”刘金锭拍拍卢孟实的肩头：“再说就见外了，我去给老掌柜磕个头。”说完就去后院灵堂了。卢孟实看着刘金锭的背影不禁感叹，命运就是这样有起有落，而如今，自己当了福聚德的掌柜的，终于有了一个一展身手的好机会。也许这回，这轿子他是真坐上了……克老太每日虔诚地念佛，她对这尘世间的恩恩怨怨早已看透。女儿克灵湘正在帮她烧香，却怎么也点不着。

见她心不在焉的样儿，克老太问：“英哥儿呢，还睡哪？”克灵湘说：“任谁叫也不起来，还锁着门，谁也进不去。”一边说着一边叹气。

克老太担心地说：“你可要小心这孩子，我看他要闹事。”“啊？闹事，闹什么事……”克老太若有所思地说：“我可记得，那年他才五岁，养了几只小鸡，有一只小鸡在他喝水的碗里，拉了一泡，瞅把他气得，红头涨脸，两眼发直，差点犯了病，最后还是把那只小鸡给掐死了。这孩子不能小看，他从小没经过风浪，一直让你们惯成小霸王一样，一点儿亏吃不得，冷不丁出这么大的事，对他打击不小，你可得看严着点儿。你已经没了丈夫，可别再没了儿子。阿弥陀佛……”克灵湘听这话，吓出一头冷汗。等老太太开始念经，她便来到自己的住处，一推门，发现瑞英不见了！“这孩子会去哪儿呢？”她望着空荡荡的屋子，心里不安起来。

街上比往日热闹了许多，人们的脸上都露出一些张皇失措的神情，有的人家正在悄悄地摘下龙旗。卢孟实走在街上，听见人们议论着：“讨逆军都到顺义了。”还有的说：“听说有几万兵马！说不定明天就打到北京了。赶紧买点粮食，存点咸菜头……”卢孟实看着满街慌张的人群，心下也琢磨着，这皇上才重当了几天，看来又要不成了，那刘师傅该怎么办呢？他边走边想着，却发现瑞英一直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他穿过窄巷，来到八大胡同。抬眼看到了望春台，想起前些天晚上的那回事，也想起来那个望春台的美丽姑娘玉儿。那天第一次见面，自己就在她面前丢尽面子，他真的很不甘心。

卢孟实走进了堂子菜外院，小翠热情地迎了出来。她一眼认出这人是卢孟实，便说：“哎，是你呀……”卢孟实笑容可掬地对小翠说：“我来过一次。”“我记得你。”小翠笑着说，“吃饭不行了，今天已经有客了。”卢孟实说：“我不吃饭，我只是想看看菜单，想订一桌。”“那好呀。”小翠说，“不过，我们今天明天的席全订出去了。”“我这桌席不着急，日子还没定呢。”卢孟实说完，犹豫了一下。小翠人很机灵，她对卢孟实说：“你先等会儿。”说完，进得厅里去，悄声对玉儿耳语。

玉儿一听，问：“是他来了？”“没错，就是那个姓卢的……”话音刚落，卢孟实已经进来了。

玉儿曾经从瑞英那儿听说了有关卢孟实的一些传闻，她看到卢孟实，态度不冷不热，显得极有分寸。小翠拿过菜单来，卢孟实坐下来翻看着：“全是江南菜。”玉儿答道：“你要什么，说得出来，我们就办得到。”“是吗？”卢孟实抬眼看着玉儿，玉儿避开他的目光，她的躲闭与矜持令卢孟实心内一动。卢孟实其实并不真想订什么菜，他走进来完全是有些冲动。他想了想对玉儿说：“我说得出的，你就真能办得到？”玉儿点点头，目光坚定：“你说吧。”



## 第二章五(9)

卢孟实轻轻一笑，开口说道：“那，我想要一桌好吃不贵，新鲜又有样，够体面，还不是山珍海味的菜。”小翠小声说：“又想省钱，又想排场。”卢孟实回敬她：“省钱不一定就不排场，真有手艺，家常便饭也做得出不一般。”玉儿说：“真做家常便饭，又该说不好上席面了。”卢孟实针锋相对地答道：“吃的是情趣自在，要的是赏心悦目，对心思，有意思就是好。”玉儿问他：“那你喜欢什么？”卢孟实直视着她，直把玉儿的目光逼开：“自在天然，不带一点雕琢。”他这么说着，毫无顾忌地望着玉儿。玉儿被他看得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卢孟实继续说道：“世间最美的，就是天然。皇宫里三千佳丽，为什么正德皇帝单看上梅龙镇卖酒的李凤姐呢？李凤姐长得白，但不是那种不见太阳，没血色的苍白；会说话儿，但不是那种没话找话的无聊话；会做饭，可不是那种能看不能吃，光有料，没有味儿的饭；还会服侍男人，男人见了就动心……这样的女子天生丽质，哪个男人不爱？！可惜呀，这么好的女子，流落在梅龙镇真是糟践了。好在有个正德皇帝，下江南无意中来到梅龙镇，一眼就看上了李凤姐。这故事你知道吗？”“不知道。”玉儿干脆地说道。

卢孟实并不着急，继续说：“有这出戏，你没看过？”玉儿说：“就算有，也是编的。”玉儿的话虽然冷冰冰的，但卢孟实知道，她已经听进去了，他说：“那李凤姐不但长得好，还会做一手好菜呢。哎，这可是出在你们江南的故事，我就喜欢戏里的这段。正德皇上一夜风流，李凤姐名花有主，所以才有了《游龙戏凤》这出戏。”玉儿听他说这么多，一时想不出他要干什么。只听卢孟实继续自顾自说着：“你看过这出戏吗？哦，我忘了，女人不进戏园子，再说也不能看这样的戏。可惜呀！真是好戏……”卢孟实说着，却上下前后打量着玉儿。这些话，不无调戏的成分。玉儿当然听得出来，这会儿，她脸上已经不那么自然了。

玉儿抬起眼，看着卢孟实说：“我这是饭馆，您要是说看戏的事，我们不懂。”卢孟实见玉儿有些愠怒，就往回收了一些，说：“当然了，我说的是菜，做菜也是一样的道理。”玉儿半嗔半怒的样子特别迷人。卢孟实头一眼见她，正是这副模样儿，他直愣愣地看着，觉得自己一时有些迷失。

小翠在一旁有些不耐烦了，说：“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到底想订什么菜？多少人？哪天？”卢孟实看着玉儿，起身说道：“人不多，最多三五个，日子随时定，就要一桌简简单单，自在天然，有名有实，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梅龙镇李凤姐那样的，也就是玉儿姑娘这样的！”卢孟实一席话让玉儿急不得，恼不得，一时间，含羞地低下头。卢孟实满足了男人的自尊心，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回了点

几面子。

出了望春台，卢孟实只觉一身轻松。这时，天已经黑透了，小巷里没什么人，他一边走，一边想着玉儿，没注意到瑞英这时在小巷里藏着，准备袭击他。卢孟实唱着戏文，向小巷走来。瑞英伏在角落里，手里握着父亲给他买的那支手枪，他看到卢孟实渐渐走入了射程范围，紧张得心都要跳出嗓子眼儿了。

瑞英举起手枪瞄准……可是，眼前的卢孟实突然打起转来。他手发抖，腿也直发软，眼都花了。

卢孟实走近……瑞英举着枪，瞄准着就要扣动扳机……忽然，一阵枪炮声骤起。瑞英和卢孟实都愣住了，向枪炮声响的地方望去。

远处人声鼎沸，枪声大作。街上混乱起来，有人高喊着：“讨逆军打进城了！……”混乱的人群跑过，卢孟实糊里糊涂地被卷到人群里。瑞英眼见卢孟实随着人群远去，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狠狠地打着自己的头，心里懊悔怎么没早一点下手呢？！

这一晚，讨逆军和张勋的辫子兵打了一宿，北京城里响了一宿的枪声。第二天，激战就结束了，讨逆军打跑了辫子兵，张勋狼狈地逃进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而段祺瑞的民国军队接管了紫禁城的岗位，“讨逆”旗帜换下城楼上的龙旗。“讨逆”大旗在风中猎猎飞舞……十二天的大清复辟闹剧就这么完了。然而对卢孟实来说，他并不知道，他因此拣了一条命。

## 第二章六(1)

瑞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手里不停地摆弄着手枪，装上子弹，然后对着地上撕碎的纸瞄准，纸上写有卢孟实名字和头像。瑞英扣动扳机，可是，枪却没有响。他拉开枪机，仔细察看……突然，“砰”的一声，手枪走火了，子弹从瑞英的脸边擦过。

克灵湘正在隔壁喝茶，忽听到枪声，腾地跳起来。“英哥儿！出了什么事？”她慌忙推门，可房门从里面锁着，推不开。克灵湘心里更加着急。

“你干吗哪？开开门！开门！你倒是说话呀，英哥儿！”房间里一时没有声音。她吓得声调都变了：“儿啊！瑞英！你怎么啦？快开门啊……来人！来人！快来人！……”几个仆人过来，把门撞开，瑞英铁青着脸，呆呆地站在门里。克

灵湘冲过去，一把抢过他手里的枪。“你？……你干什么？你是要……你可不能寻短见哪，我的儿……”瑞英像个木头人似的，任他母亲又摇又摆也不理会，只一根筋似的念叨：“我要杀了他……”“你要杀谁？”克灵湘吃了一惊，停住哭泣。

瑞英咬着牙说：“谁害了我爹，谁弄得我们家败人亡，我就杀了谁！”克灵湘叹道：“唉，你怎么又想起这出来了！”“我爹不能就白死了，咱们家不能就这么完了！”瑞英说着，看着他的母亲。经过这一场变故之后，他发觉母亲苍老了许多。

“你去杀了他，你也活不成……你爹已经走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这后半辈子靠谁……”克灵湘说到此处已经泣不成声。

瑞英冷冷地说：“我宁可死了，也比这么活受罪要强！”瑞英说着，舞动着手枪，就要出去，克灵湘死死拉住瑞英：“英哥儿，你听妈说，这一场变故你受不了，娘也受不了，可拿命抵命不是个办法！”“那您说怎么办？”瑞英挣开母亲。克灵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房间里顿时一片死静。稍过片刻，克灵湘忽然说：“对了，英哥儿，咱们也去告他们！”“告谁？您说告谁？告皇上？他已经宣布退位了。告张勋？谁知道他跑哪儿去了。您说，告谁？”克灵湘无奈地叹口气说：“唉，英哥儿，听妈的话，把枪收起来，咱们从长计议，别一时糊涂毁了终生。”好一会儿，瑞英吐出一口粗气，默默地把枪包起来……第二天，神情沮丧、郁闷已极的瑞英，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着。不知走了多长时间，他忽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望春台堂子菜馆门前，于是不打招呼径直闯进店堂。好在是上午，店里还没有客人，他进门就要玉儿给他拿一坛子酒，然后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喝。玉儿在一边同情地望着他，说道：“还喝呀？少喝点儿吧。”瑞英心里有无名火，便对玉儿使性子：“你也拦着我？”玉儿一向善解人意，她温和地劝他：“我是说酒入愁肠容易醉。”“呵呵呵……醉？我倒是想醉呢！可就是不醉……”“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玉儿在他对面坐下。瑞英又干了一杯，他醉眼迷离地望着玉儿说道：“我瑞英是他娘的窝囊废！我说什么？”

我还有什么可说的？玉儿，你说，这人怎么都这么坏！那个卢孟实，我恨不得一枪就崩了他！”“咱们今天不说不顺心的事。”玉儿主动给他斟了一杯酒。

瑞英捶胸顿足地说，“我心里憋得慌啊，憋得我想撞墙！”玉儿淡淡一笑，细声软语地说道：“我不认得卢孟实，可要我说，你别不愿听，你们各有各的错……”瑞英板着脸说：“那你说这事是怪我？我爹都死了，我还有错？”玉儿说：“他们老掌柜的也死了。”“那是他该着。”“不能这么说吧？”玉儿不紧

不慢地说：“既然仇已经结上，就算辨出谁是谁非也没用了。你知道你最大的仇敌是谁？”“是谁？”瑞英看着她问道。

“就是你自己。”

## 第二章六(2)

瑞英听了这话，皱起眉头，不解的样子。

玉儿接着说道：“现在你们两个人打，打得难解难分，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吞了你。

有一天，自己把自己打败了，自己不跟自己较劲儿了，全弄明白了，说不定就能坐一块儿喝酒了。”瑞英气恼地说：“我爹都死了，家败了，朋友见着我就躲，上大街都没人理，住在姥姥家一间偏房里。只有你不嫌弃我，我只能来你这儿舒口气，想不到你跟我说这些。事没摊在自己头上，你这是在说风凉话。”瑞英说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玉儿轻笑一下，摇摇头：“就知道你不爱听，你先别生气，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怎么着？”瑞英不解地看了看玉儿，赌气地说：“如果那样，我先抽我自己一大嘴巴！”瑞英一家决定先到老家住一阵子，克老太觉得瑞英的精神很差，再这么下去，恐怕会出大事。一大清早，克家就备好了马车。瑞英和克灵湘都上了车，克老太拄着拐杖送他们出大门。克灵湘红着眼圈向克老太道别：“妈，那我们走了。”“好，一路走好，到了老家，记着来个信儿。”克老太说完，又转过身拉住外孙子瑞英的手说，“英哥儿，一路上照顾点儿你妈。”瑞英没精打采地点点头。

克五扶着克老太向他们挥手告别，马车渐渐走远了。

克老太站在门口，直到看不见马车的影子。

张勋、康有为在北京拥废帝溥仪复辟，仅仅维持了十二天，便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告终，溥仪不得已，公布了退位诏书……而两年后，溥仪连紫禁城也快住不下去了。这天，一名厨工慌慌张张地跑进了御膳房，一进门就大喊：“不好咧……”厨子王此时正在磨着一把菜刀，这菜刀被他磨得锃亮。他抬起头，看着那个厨工问：“怎么啦？”“皇上火了……”厨工说。

“皇上哪天不发火呀!”“这回皇上发火跟咱们有关系。”“哦?”坐在一边的刘金锭磕磕烟袋。

厨工继续说:“皇上说,御膳房花销太大,要裁人减员!”厨子李不屑地说:“我为什么新闻,都说了八百年了。”“这回是动真格的了!听说是民国政府要皇上节省皇室开销,减人裁员,咱们这些人肯定要卷铺盖走人。”刘金锭哼了一声说道:“那些民国政府的要员,哪一个早先不是皇上、太妃的臣子?哪一个没拿过皇家的俸禄?不能那么绝情吧?”厨子王摇摇头叹道:“我看,还是趁早打点好包袱,准备走人的好。”众人不再出声,心里都沉甸甸的。

正在这时,随着门外一句拖着长声的、不男不女的话音,大执事走进来:“又是皇上又是太妃的,在这里议论什么呢?我看你们都不想活了。”所有的厨子都赶忙站起身来,唯有刘金锭懒懒的,屁股还靠在灶台上。

大执事斜了刘金锭一眼,说道:“御膳房所有厨工杂役接旨!”听到“接旨”二字,所有在场的人都跪在当地。

“皇上口谕:为节省宫里开支,决意裁减宫中杂役。御膳房裁减的有:刘金锭、王福财、李大有、赵济宽……”刘金锭跪在地上,吃了一惊,心想:怎么皇上头一个就裁我?!

大执事念完,摇摇手中的名单:“这是皇上朱笔批的!”“我不信!”刘金锭说。

## 第二章六(3)

“不信,你去问皇上,问太妃啊!我倒忘了,你刘金锭可是太妃的宠厨儿。”刘金锭盯着大执事,心里明白,他这是为瑞泽报仇,成心要整他!

气愤的刘金锭来到坤宁宫,他在门外走来走去,看样子已经等了些时候了。这时门一开,一太监走出来,刘金锭上前欲问,太监却对他摇摇头说道:“哎!你怎么还不走啊?”“我要见太妃。”太监同情地说道:“你真要找太妃?可她这会儿烦着哪!”刘金锭固执地说:“你就给我传吧。”刚说完,坤宁宫的门开了。刘金锭赶紧往前凑,不想里面有人走出来,出来的是一个老王爷,刘金锭只能避到一边。老王爷抹着眼泪,一个老太监送他到门外:“您也别难过了,而今连紫禁城都不知道还让住不让住,更甭提您的王府了。”老王爷说:“我不能离开我的王府,那是祖宗留下来的,我是世袭五品哪,我见皇上去……”老太监拦

住他说道：“皇上这会儿正为朝廷的大事发愁呢，您何必往上碰钉子呢？回去吧！”

”刘金锭见老王爷哭哭啼啼走去之后，心里也凉了半截儿。

老太监送走王爷，回身见到他，说：“你怎么还没走哇？”刘金锭还是那句话：“我要见太妃。”“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倔呀，都什么时候了，太妃还有工夫见你？”“你说我是刘金锭！”“谁也不行，太妃正烦着呢。”刘金锭仍固执地说：“别人不见，我得见，太妃一日三餐带夜宵，都是我伺候。她要不见，我就不走。”太妃听见门外有人说话，便问：“又是谁呀？”老太监赶忙回报：“回主子，是御膳房的刘金锭。”刘金锭大步走上，跪到门口。

“太妃！太妃！是我，我是刘金锭。”太妃走了过来，疑道：“刘金锭？谁叫刘金锭啊？”刘金锭一磕头说道：“太妃您不记得啦？您不是最爱吃我做的抓炒里脊，抓炒黄金肉，您还说除了我做，别的菜不吃，您忘了……”太妃一听此话，一脸的厌烦：“怎么厨子都找到这儿来了？我们还没离开皇宫呢，就乱套了，赶走！”刘金锭冲过去。

“太妃！我不走！您留下我好给您炒菜，好……”“拉他走！”太妃说完，生气地转身就走。

老太监对刘金锭说：“你别闹啦，快走吧。”“太妃、太妃……”刘金锭不甘心地叫着，他不明白，皇上、太妃怎么会如此薄情。

几个太监将刘金锭连推带搯地轰出来。刘金锭还想再往里冲，宫门在他眼前关上。刘金锭跌坐在门前，呆呆地发愣。突然，他用双手捂住脸，无声地抽泣起来。紫禁城东华门里，两队持枪大兵押着一群人在甬路上行进。这是一支独特的队伍，其中有年老的太监、宫女，也有中年的杂役，御膳房的厨子王、厨子李和刘金锭也都在这群人里，他们都是宫里为缩减开支裁减下的人员。队伍中的人都背着大包小包，一路走来呼天抢地喊：“皇上！主子！”顿时，一片惨叫哭喊声不绝于耳。

## 第二章六(4)

从宫里出来的厨子们聚在宫外的一片荒地上，紫禁城的角楼隐在傍晚的烟雾中，几个厨子都感到一片茫然。

厨子李问大伙儿：“咱们奔哪儿去？”厨子王说：“出城奔前门外吧，那儿

是咱们勤行的地头。”众人招呼着一道走。

刘金锭这时站起身说：“你们大家伙儿照应着点儿吧，我走了。”厨子李关切地问他：“你上哪儿？”刘金锭叹口气：“我这回出宫不想再做这行了。”厨子王点头说：“不干这行也罢，你还年轻，学点旁的手艺。我老了，除了这一出，就是猴儿带胡子了。”此时，日暮黄昏，苍凉的北京城的晚景令人惆怅不已。

刘金锭望着众人，对大家一抱拳说道：“刘金锭就此拜别了！”众人也抱拳回应：“往后有用得着哥们的地方就说话！”“混不下去就回来……”刘金锭点点头，猛地转过身，没让眼泪当着人面前流出来。

两年后的福聚德，已是内安外顺，生意稳步上升。卢孟实本就是是个精明的商人，再加上常贵的鼎力支持，生意格外红火。一大清早，卢孟实指挥着伙计挂灯笼。他仰着头，手搭在额头上喊着：“高点！再高点！”福顺踮着脚，挂好灯笼。四个大红宫灯高挂在门前，福聚德的门脸儿显得气派非凡。

王子西手托萝卜丝饼，一边吃着，一边走过来叹道：“嘿！精神！”卢孟实得意地笑着，神气十足地说：“早卖精神晚卖灯！到了晚上，您再瞧这四个灯笼，就好比那吸铁石，吸着客人往这儿来！”王子西点着头赞道：“哎，这灯笼还真好看。从宫里头买出来的，就是不一般，那可是以前给皇上用的。”卢孟实站得远一些，尽情欣赏了一番：“这么棒的灯笼，现如今归咱们了。哎，子西，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哦，”王子西咽下萝卜丝饼说道，“出宫的太监大都住在海淀的那几座庙里。”卢孟实说：“管他太监干吗？我问的是刘金锭。”“我打听了，御膳房裁的人不少，皇上说了，往后吃烧烤之类的都外买，咱们有生意了。”“那刘师傅呢？”“听说，这回裁人第一个就是刘金锭！”卢孟实听罢有些吃惊，不过转念一想，这事儿准是报复行为。

王子西接着说：“厨子大多数都住在勤行下处了。”卢孟实毫不犹豫地说：“我找他去，人家帮过咱们！”说完，转身就走。王子西嘴里的萝卜丝饼还没吃完，他呜呜啦啦地说道：“哎，孟实，他可不会烤鸭子。”卢孟实走了几步，回头看着王子西，神秘地一笑：“如果能请得来他，我倒有个新打算……”刘金锭跟几位厨子告别之后，一时也是惆怅不已，该去哪里，该做什么，她心里都不清楚。不过，倒是有一点儿，终于可以解禁了，压抑了半辈子的秘密到现在也可以不再是秘密了。

进了客栈，她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她将包裹扔到一边，并把束胸拆了，包头也迅速地拆了下来。她对着镜子照了一下，内心感到一股莫名的伤感，她已经

不知道她自己是誰了，是女是男，是一個干什么的人？她大仰八叉地往炕上一躺，長長地出了一口氣。管它哪，這會兒，她應該感到輕鬆才對，多年以來，她都沒有這麼輕鬆過，她蒙上蓋被，沉沉地睡着了。

日落西山，窗外一片寧靜，劉金錠這一覺睡得很香，醒來後，她望着四壁，想了一會兒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從床上坐起身，感覺肚子餓得咕咕直叫，就從房裡走出來。到了飯廳，堂倌過來招呼：“吃了嗎，爺兒們？”劉金錠看着店堂四壁，發起牢騷：“看見你們廚房做的那東西我就反胃，黑不溜秋的。”堂倌點頭哈腰說道：“那當然，不能跟宮里比了，哎，聽說皇上吃早点都得上一百樣咸菜，是真的嗎？”“沒那麼多。”劉金錠邊說，边走到一張桌旁坐下。

## 第二章六(5)

堂倌說：“我也尋思，一碗粥，吃一百樣咸菜，還不得死。”劉金錠不接他的話茬兒，問起旁的：“原來的‘都一處’還有沒有？炸三角可老沒吃了。馬蹄燒餅，驢蹄燒餅，炒肝，包子，發面小火燒，炸果子豆腐腦……”劉金錠坐在亮堂的地方，一身女兒裝束，可說起話來却是大老爺們的腔調，堂倌站在她身邊，仔細打量起來。

“你看什麼？”劉金錠問。

堂倌張嘴結舌：“我，我看您，您……您……”“您什麼您，說！”“您跟昨天好像不大一樣……”劉金錠不解地問道：“什麼不一樣？”堂倌忽然小聲問：“您是太監？”劉金錠一下意識到是自己半男不女的样子引起旁人的疑惑，她一時有些無措，站起身就走掉了。兩個堂倌在她身後撇嘴，議論着：“你說他是老爺兒們，還是老娘兒們？”另一個說：“唉，宮裡頭出來的都男女不分，他們都那個了……”隨即，兩人猥瑣地笑起來。這些話都傳到了劉金錠的耳朵里，但她卻也沒有辦法。

出了客棧，劉金錠來到“都一處”，要了一堆各式各樣的點心，堆滿一桌。她坐下來，心滿意足地大口大口吃着炸三角。她雖已出宮，但嘴還是那麼挑剔，每一樣點心，她都只吃一口。她盡興地吃着，跑堂的看著她覺得新奇，幾個伙計偷偷地對她的裝束指指點點。吃完了，劉金錠一揚手，給了堂子不少小費。跑堂的眉開眼笑，直朝她作揖道謝。伙計們還在不停地對她指指點點：“這人是男的，還是女的？”“管他男的女的，給的賞錢不少……”劉金錠回到客棧，夜已經深了，她呆呆地望着鏡子里的自己，那模樣看起來，確實不男不女的，使她又惱又煩。她依舊拿起束胸的長布條在身前比划。“不倫不類。”她這麼想着，然



后用布条将身体紧紧缠裹住。

这一日，卢孟实一直在打听刘金锭的消息。他先来到勤行下处，那里的厨子王说：“刘金锭心性儿高，脾气又大，勤行里怕是盛不下他……可他想去干什么，我也说不准。我想一时半会儿的，找个合适的事由儿也不大容易。兴许还在哪个小客栈里猫着哪。”卢孟实问：“他在北京有没有亲人？”厨子王摇摇头说：“好像没有。”卢孟实临走时对他说：“要是他回到这儿来，您说卢孟实找他！”厨子王问：“您是不是有活儿找他？我也是宫里头出来的，红案白案都行，您试试我吧？”另外几个也都围过来，以为有活干。卢孟实一见这阵势，连忙走掉了。

一清早，福聚德的福顺起了床，看见小生子正在擦柜台，便问道：“柜台你都擦了两遍了，怎么还擦？”生子一边擦，一边说：“我敢不擦吗，掌柜的一进门儿就摸，有一点土都不成。

”福顺打个哈欠叹道：“碰上这样的掌柜，真是一点儿懒也偷不了。不过，就看钱的分儿上，还是好好干吧，这两年的零钱可拿了不少。”正说着，卢孟实风风火火地进了店门。一进门，他就抬头，看看这儿，看看那儿，还不住地用手摸这儿摸那儿，随后喊道：“福顺！福顺！”“唉！”福顺跑过去问：“掌柜的，您叫我？”卢孟实考他：“你包哪片儿？”“大堂，包间，门窗桌椅，墙面，地面……”“背得挺熟，可你擦了吗？记吃不记打！赶紧擦！”“唉。”福顺应着，跑过去干活。

卢孟实满意地点点头。他走到常贵身边，此时，常贵正望着对面适意居，见着卢孟实便说：“我听说，对门儿要卖铺面。”卢孟实疑惑地问：“瑞英不是跟他妈回蒙古老家了吗？”“听说瑞英有病，在乡下治不了，就又回来了。花鼻子这些天正到处找买主儿卖掉适意居呢，可能没什么钱了。”卢孟实听了这话，点点头，眼睛不住地往对门瞄着，他叮嘱常贵，要他听着点儿信儿，问准了他们哪天卖。常贵点点头。

## 第二章六(6)

适意居的大门紧闭着，克灵湘看着空荡的店堂，心里黯然不已。她愁眉苦脸地对花鼻子说道：“唉，就剩下这间适意居了。”花鼻子凑到她跟前儿说：“您和英少爷也回来了，要是下点本钱，也还能再开张。”克灵湘叹着气说：“英哥儿干事情不上心，开了也没用。”花鼻子妒忌地指着对门儿说：“这两年福聚德生意可火了。”克灵湘也抬头望了望福聚德。

她问花鼻子：“你找着买主没有？”“没找着。”“前门脸儿，这么旺的铺面没人要？”花鼻子心里不乐意，可表面似乎还很热心，说：“我说了，您别生气，我看了两年铺，知道人家都嫌弃，说是东家犯过事，又空了这几年，不吉利。”克灵湘深吸口气，感叹着：“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连给价的都没有？”花鼻子看时机正好，便劝道：“依我看，只能低价出手。”克灵湘摇摇头：“唉，低就低吧，我们娘儿俩也得过日子，怎么着也不能看着烙饼挨饿吧！”

”花鼻子一个劲儿地安慰着克灵湘：“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再怎么着也不至于挨饿呀！”“这两年坐吃山空，英哥儿也不正经找个事干，我也撑不住了，要是但凡有办法我也不主张卖它呀！”花鼻子见克灵湘银丝垂落，一脸的哀伤，那样子，真成了一个无用的老人，便说：“您和英少爷真决心卖的话，我就去起个文书，找个买主。”“你办去吧。”克灵湘挥了挥手，“有事你就找我，甭问英哥儿，招他烦。”花鼻子犹豫了一下，然后躬着身子，试探着克灵湘：“这些日子，我也找了不少买主，可出价都低得可怜，昨天，刚好有个买主想出五百两。”“这么大一间馆子，连后院带全套家具，就给五百两？”花鼻子一拍腿急着说：“就这个数儿，还是我死说活说要下来的，买主还不想要呢！”克灵湘叹道：“还不如我盘下这个地盘时候的价呢。”“唉，这年头这么乱，人都想存钱，不想花钱，万一哪天又打起仗来，钱带得走，铺子带不走不是？您要再不卖，还得跌价，连五百两也没人要了。”花鼻子说着，心里却还想着昨天，与那个买主谈到一千两的情景。不赚白不赚，五百两够他过上几年好日子呢。

克灵湘真是老糊涂了，她望着这唯一的买卖，只有摇头的份儿。她说：“卖吧。五百就五百，可你别跟英哥说这么便宜，他又该直眉瞪眼地犯病了。”此刻花鼻子心里乐开了花，忙说：“好，我明白。那我找人立个文书，找个好日子就过户。大表姐，我这么忙乎……”克灵湘还安慰起他来：“买卖成了有你一成。”“唉！”花鼻子又殷勤地问起瑞英的病情，“英少爷的病还不见好啊？”克灵湘摇摇头：“还是爱生气，一上火就来劲儿。有个老大夫说，他这病没药治，他要是有了气就让他发出来。所以说，这事我就交给你了。你是看着他长大的，脾气你都摸得准，他要是有了气就让他骂你几声，打两下，把气出了，也就完了。”花鼻子点头哈腰地说：“成，成，谁让咱们是亲戚呢。”克灵湘不禁被花鼻子的几句话所打动，说：“我不会亏待你，有我吃的就有你的。”说完，她看看对门儿又说：“福聚德生意做得挺热闹？”花鼻子也凑过去看了看，打鼻孔里冷冷地哼了一下，狠狠地说：“这两年便宜了卢孟实，这小子不得好死！”

刘金锭大模大样走进泰兴楼。她又换了惯常的男装，她感到，只有这样，她才觉得自在又方便。

一个伙计跑过来问他：“这位……您吃点什么？”“你们这儿叫泰兴楼？”伙计答道：“没错，正经老号泰兴楼，您一位？”刘金锭拣个显眼的座位要坐下。伙计见她衣着一般，忙说：“您要是就一位，就请这边坐。”刘金锭瞥了他一眼说道：“我就想坐这儿。怎么，不许坐？我说你这真是店大欺客啊！今几个我就坐这儿！”伙计一时有些为难。这时，堂头走了过来。

伙计对堂头说：“来了个苦力，非要坐当门口。”堂头客气地给刘金锭作揖，说道：“这位爷……不是伙计不让您坐，是这儿正对着门，他怕您就着风吃，不好。”刘金锭哼了一声说：“这还叫句人话。”说完站起身来。堂头将她让到一个角落里。刘金锭看了看，没说话。

堂头问：“您用点什么？”刘金锭一扬眉，说：“泰兴楼的黄鱼羹最有名……”堂头骄傲地应着他的话：“您算说对了，这北京城四大堂八大楼，泰兴楼的黄鱼羹，那叫一绝！”刘金锭说：“好好好，今几个就尝尝你们的黄鱼羹！另外两荤两素，如果你们的黄鱼羹做得好，我明几个还来吃！”堂头招呼着：“行咧，好儿吧您哪！黄鱼羹一大碗，热炒四个七寸咧！”刘金锭掏出烟袋。伙计忙给她点火倒茶。

不一会儿工夫，伙计端上黄鱼羹：“您要的黄鱼羹，您慢用。”刘金锭边磕烟袋边端详这碗羹，用鼻子闻闻，再用勺盛了半勺，放在嘴里品尝。堂头和伙计都向她这边看。突然，刘金锭把勺往碗里一扔，叫道：“堂头！”伙计跑过来：“您有什么吩咐？”“这是黄鱼羹？”伙计说：“没错，这就是您点的黄鱼羹啊！”刘金锭生气地说：“把你们堂头叫来！”伙计心想，这人一定是付不起钱想找碴儿，便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跟我说就成。”“哼哼！跟你说！跟你说也成，回去跟你们灶上的大师傅说，让他重新做一碗来。”“什么？重做一碗？”伙计急了，“泰兴楼的黄鱼羹，重做一碗？没听说过。”刘金锭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要是不怕砸你们泰兴楼的牌子，咱们就说道说道……”堂头这时也跑过来，问道：“这位爷这位爷，怎么了您哪，有话跟我说。”刘金锭毫不客气地指着眼前的菜说：“这叫假黄鱼羹！”堂头一听，吓了一跳：“哟！我在泰兴楼当了三十年的堂头了，没听说哪位吃家说我们这道黄鱼羹是假的啊！”刘金锭点点头道：“要说假的有点冤枉你们，可要说真，也实在是有点抬举你们！”“哎！您得把话说清楚喽！当着这么多的客人，您不能这么糟践我们泰兴楼。我们可是正儿八经的老字号，九城闻名……”刘金锭冷冷地哼了一下说：“我就是冲着你这老字号来的，没想到九城闻名的泰兴楼的压桌菜黄鱼羹，竟弄些小黄鱼冒充大黄鱼！”“您可别瞎说啊……”堂头真急了。

“瞎说？把你们掌灶的大师傅叫出来！”不一会儿，一位大师傅跑过来问刘金锭：“客官，我就是做这道羹的厨子，请问您是……”“哦，你是厨子，我问你，你这道羹对吗？”“怎么不对，您说。您要是说对了，我这就给您重做一碗！”“好！我要是说不对，这碗羹我给五倍的钱！”“好！”大师傅拍着胸口说，“您要是说对了，这碗羹算我的，重做一碗也算我的！”刘金锭倒挺欣赏大师傅的爽快性子，她开口说道：“首先这鱼就不是大黄鱼，用的是小黄花儿。再者，这鱼没过油直接就蒸了，有股子土腥气。羹里面用的蛋清儿，不是三黄鸡的蛋，没有油性，用的芡儿也不对，那不是太白粉，是土豆子磨的。蒸的火头偏大，盐放早了，鱼肉变老了，还有……”没等刘金锭把话说完，大师傅脸一红，一句话不说，上前一揖到地，随后上前端起碗就走。

## 第二章六(8)

刘金锭说：“哎，怎么着，是我给五倍的钱哪还是……”“您真是行家！我给您重做！”就在这会儿，饭店里外都围上了人看热闹。此时见大师傅端走碗，众人都叹服不已。

人群中，卢孟实也在其中，他终于找到了刘金锭，刚要打招呼，可正遇上这样的好戏，他也就站在那里看着。大师傅端走黄鱼羹，卢孟实正要上前，就见掌柜的走过来。

掌柜的给刘金锭作揖道：“这位爷！一听您说的就知是行里出身！这么着，我请您到里边教教我们这个厨子怎么样？我请您到我这儿掌灶，每月多少大洋，由您说！”刘金锭坐在那儿，不屑地哼了一声：“怕你请不起我！”“您说个价。”“我呀，没工夫哄孩子！”刘金定刚说完，卢孟实挤了上来。

“嘿，可找着你啦！”他说着，一把搂住刘金锭的肩。

“卢掌柜？”刘金锭很诧异。一见到卢孟实，她忽然感到十分亲切，仿佛一个异乡人在京城里找到了亲戚，卢孟实与刘金锭十分投机地叙谈了一番。天已经黑了，卢孟实兴致很浓，对刘金锭说道：“今儿，我一定请你吃饭，走，咱们换个地方。不过，”他想了想，说，“这要在北京城请你吃饭还真难了，泰兴楼都让你挑出毛病来了。”刘金锭大大咧咧地一笑，说：“没事跟他们逗逗闷子。”说话间俩人走出了泰兴楼，卢孟实在前面引领着，刘金锭随意相跟着，俩人边走边聊。

“听说你不想干这行了？”“腻了……”卢孟实看着夜色秋风中的他，不禁摇头道：“真不干了？”刘金锭叹了口气：“这一行我真是干烦了。不干了，不干了！”她摆摆手，像要赶走怅然的心事。

聊着聊着，二人走进了一条胡同。胡同里不时有妓女迎来送往，也有倚门招客的。刘金锭突然发现不对劲儿，转头问卢孟实：“这是什么地方？”卢孟实忍着笑：“你连这儿都不知道——北京有名的八大胡同啊！”“八大胡同？”刘金锭皱起眉头，满脸的疑惑。

卢孟实朝她打趣道：“真是，瞧你在宫里呆久了，都快呆傻了。”“你带我上这儿？”卢孟实哈哈大笑，拍着刘金锭的肩膀说：“看把你吓的。不是带你上窑子！这有一家出名的堂子菜馆，我带你去试试味儿。”刘金锭狐疑地问道：

“你可别蒙我。”“真没蒙你，是一个江南来的女子开的菜馆，挺特别。”刘金锭坏笑着：“是你的相好的吧？”“什么呀……”卢孟实一劲儿地否认着，可脸却有些红，好在夜色里看不出来。他赶紧说，“不过，这姑娘的模样儿长得挺招人疼。”没多久，俩人已经来到了望春台门前。看着雅致的门面，刘金锭终于放下心，明白卢孟实并没有跟她逗笑。在八大胡同也会有这么别致的菜馆，这倒使刘金锭产生了好奇。

玉儿见是卢孟实来了，本能地矜持起来。她走到他们面前，态度不冷不热地招呼着：“二位爷，来了。”刘金锭上下打量着玉儿，不说话，可心中充满好奇。

卢孟实始终盯着玉儿的眼睛，直把玉儿的目光逼开。他对玉儿说道：“前几天我跟你这儿的小姑娘说了，这不，我请的朋友今儿个来了，你给我们预备好了吧？”玉儿看了小翠一眼，小翠直着急，她是给忘了。玉儿没办法只好应付着说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您不说出个名头来，我们哪儿会做呀？”刘金锭眯起眼打量她，目光中有威严和挑逗混合的内容，使玉儿无法正视。

她不紧不慢地对玉儿说：“你口气不小哇，说出名头你就会做？”玉儿心里有些慌，可嘴头儿很硬：“那也得看是什么菜，您要是想吃满汉全席，我这小地方可伺候不了您，最好是宫里头吃去。”

## 第二章六(9)

刘金锭听这话带着刺，就故意斗气说：“听您这话茬儿，进宫吃过？！知道皇宫的大门朝哪边开吗？”玉儿丝毫不示弱：“外七里九皇城四，您说的是哪个

门？”刘金锭道：“你姓什么叫什么，什么来历？”玉儿看了一眼刘金锭的装束，说道：“小字玉儿，江南……”“你敢叫御厨？！”刘金锭忍不住打断她的话，更加好奇。

卢孟实拍拍刘金锭说：“哎，哎，不是那两个字儿。”说完，他笑起来，他看着玉儿稍有愠怒的脸在夜色中更加楚楚动人，内心有一股柔情在涌动。他说：“兄弟，咱是来吃饭的，不是来斗气的。”玉儿也借坡下驴说：“就是，和气生财，我们哪儿敢跟客人斗气儿。”大家一笑，气氛明显好转。

卢孟实说：“都饿了，上菜吧。”“先喝口茶，慢等。”玉儿说完，出去了。

刘金锭和卢孟实落座后说：“这小娘儿们嘴还挺刁。”卢孟实则望着玉儿的背影，意味深长地说：“这样，吃起来才会有意思。”玉儿来到厨房，望着案上不多的菜和材料，直犯愁。她看了小翠一眼，说：“你怎么把他这桌给忘了？”“他随便一说，又不是什么大席面，我就给忘了。”小翠撅起嘴，有些不高兴。她翻眼看着玉儿，内心也有些歉意，便说：“要不我偷偷溜出去，买几个菜回来？”玉儿摇摇头：“他是做饭馆的，你骗不了他们。我看，就这些料，我来应付……”说完，玉儿挽起衣袖，然后在小翠耳边说了几句，小翠笑成一团。

卢孟实和刘金锭坐在堂里聊着，问起今后的打算，刘金锭说：“这些年在宫里面当差，倒也攒下一些钱。这回出来了，我想好好地过几天人的日子。”卢孟实点头说道：“这些年宫里的日子不好过。”“可不吗，十几岁进宫当差，几十年见谁都得请安下跪，装三孙子。那哪儿是我这样的人受得了的，可也就这么多年过来了。就因为这臭脾气，老跟瑞泽他们不对付，一直没落过好，整天想整我，这不，头一个就把我裁了。”卢孟实说：“两年前的那件事我老记着，都是福聚德牵连了你。”“那倒不是，他们本来就是冲我来的，反而连累了老掌柜。”“不管怎么说，我敬重你的手艺，也敬重你的为人。你不嫌弃，咱们交个朋友。”刘金锭爽快地答应说：“好呀！”正说着，玉儿端着菜上来。几盘菜都用银色盖子盖着，有点神秘。玉儿边打盖边唱菜。

“清炖二仙头，红烧都督门面，狮子头，素炒豆芽菜。照着卢掌柜喜欢的，随随便便，简单明了。”卢孟实见到这些菜，心中非常明了，他低着头不说话，开始吃起来。可刘金锭不明所以，便问道：“什么二仙头啊？不就鸭头鸡脑袋吗？”玉儿胸有成竹地回道：“不错，这有讲啊！俗话说：宁当鸡头，不当凤尾。

”说完，她有些得意地看着卢孟实。卢孟实不说话，只埋头吃。

刘金锭又问：“这个叫什么门面？”“都督府门面，就是猪脸肉。”“猪脸肉？”刘金锭举着筷子，一脸狐疑。

“会吃肉的，都愿意吃这块儿，这个部位不肥不瘦，有嚼头，整天活动，血流通得好，还金贵呢，一个脸有多大地方？”玉儿振振有词地说着，弄得刘金锭一时无法应对。她只得转身问卢孟实：“孟实，这是糊弄咱们。”卢孟实只顾吃，好像没听到他们说些什么。他指着菜对刘金锭说：“哎，尝尝，挺好吃的。”

## 第二章六(10)

刘金锭看着两位，真有些困惑不解。她闷闷地自言自语着：“怎么我十多年没出来，市面上都讲究这么吃饭了？”卢孟实对她说：“你就吃吧。”刘金锭听了，摇摇头心想，好吧，随你们说什么，我吃我的。卢孟实又问道：“味道怎么样？”刘金锭答道：“别说，味儿不错。这么普通的菜，能做出这么不普通的味儿，就算不错。”卢孟实说：“对！鸡头、猪脸、狮子头，都是极普通、极常见的菜，可是却能从这极普通、极常见的菜里，做出不普通、不常见的味道来，这就是她的过人之处！”“哼。”刘金锭哼了一声，说，“也就那么回事。”瑞英自从从老家回来后，精神状况每况愈下。母亲克灵湘告诉他适意居卖不出好价钱，他也没有办法，只得认命了。这天，花鼻子把娘儿俩请到适意居办理过户手续。

瑞英一直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中间人念完文书，他看着花鼻子、中间人都先行在契约上签下大名，按上手印，心里感到一片茫然。

中间人将银元推到瑞英面前：“您点点。”瑞英噘着嘴埋怨：“就这么点儿？”花鼻子凑到他身边说：“这个价儿是一早讲好了的。”瑞英望着四壁感叹着：“这么一个适意居，连房带地，还有家具，就值这点儿钱？”花鼻子怕瑞英不签，一劲儿地劝说：“我和大表姐说过，真是卖不上价。”边说着，花鼻子边朝中间人递眼色，中间人也是从中渔利者，于是也帮腔：“可不是，就这个价码，我们还找不着买主呢。”瑞英听他们这么一番话，也只有哀叹的份儿。他拿起毛笔，呆呆地想了一阵子，刚要提笔签字，只听得一阵热闹的鞭炮声传来。瑞英被鞭炮声吓了一跳，他手持毛笔走到门口，向外望去。只见对面福聚德的伙计们各个新装，喜气洋洋地在堂头的带领下分列两厢。掌柜的卢孟实和王子西则是长袍挂彩，站立门首，向前来祝贺的客人们抱拳行礼。

炮仗声响成一片。有人给福聚德送来一个牌匾，上书“生意兴隆”。卢孟实见到此块牌匾，兴高采烈地将其迎进大堂。

瑞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心中的仇恨一点点在膨胀。他咬紧牙关，心中充满妒忌和愤恨，突然将手里的笔狠狠地摔在地上，愤怒地叫着：“我不卖了！”众人一听，不禁愕然。

### 第三章七(1)

花鼻子一听瑞英变了卦，心里突然沉甸甸的。他小心地问：“不卖了？”“不卖，不卖，不卖了！”瑞英冲到桌前，将那一纸契约撕得粉碎。

中间人灰着脸说：“哎，都说好了的，临时变卦……”花鼻子心里着急，可也不敢发作，他对瑞英说：“英少爷，好不容易找到买主儿，别不卖呀……”“我说不卖就不卖！”中间人生气地说：“哪有中途反悔的？”花鼻子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英少爷，您这是又犯病呀！”中间人问：“他有什么病呀？这都说好了的事，说变就变？”“您再想想，不能这么办。”瑞英突然转身，朝两人大喊大叫：“你才有病哪！你们都给我出去！”中间人慌忙而去。瑞英站在窗边发狠地说：“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沉了半晌，等瑞英的气消了一些之后，花鼻子才从座位上起身，来到瑞英身边说：“您说不卖就不卖了，不卖也好，可咱拿什么支应这一大摊子呀？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得花钱呢。”瑞英说：“想办法呀！只要把买卖做红火了，就不能让福聚德卢孟实小人得志！”花鼻子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您心劲儿高，不服输，尤其见不得卢孟实这个小人得志。可是……不是我说您，长这么大，什么时候您为这些柴米油盐的事操过心哪？现而今您要支撑这么大的一个饭庄子，重新打鼓另开张，哪样都得从头来，伙计大厨柜上的灶上的……您得算笔账，原先咱们要卖铺子，是得一笔钱，现在您要开张，就得拿一笔钱，这笔钱哪来？”瑞英任性地：“需要一笔钱，你给我出个主意。”花鼻子犹豫半天，自言自语着：“要说这钱怎么弄，也真麻烦。借高利贷……利太高……借了您就钻进他的套儿了，永远还不清。跟亲戚们借点儿吧……您又不肯低这个头，跟朋友借吧……”“我没朋友。”瑞英冷冷地说道。

花鼻子直点头，狠狠地说：“那些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就知道跟着混吃混喝，没一个讲义气的。我这么冷眼观察着，也就剩下你娘那儿了……”瑞英摇摇头，不抱希望：“我娘那儿的钱这两年都花完了。”花鼻子俯下身，贴在瑞英耳根说：“据我所知，她私下里……”福聚德的大少爷唐茂昌从门外款款走来。卢孟实一见大少爷来，心里便清楚他过来的目的。他立即迎上前去：“大少爷来



啦，里边请吧！”大少爷一边上台阶一边阴阳怪气地说：“回我们自己家得让你请？你这儿可真够热闹的。”卢孟实听着话茬儿不对，就说：“我是请您查点查点柜上的事，我也跟您好好说道说道是不是？对了，我先跟您说，我想搬后院来住，这样方便点。”“随便你。”大少爷说着，进了屋，他其实并不想管什么，只是想适时压压卢孟实的势头。

常贵见大少爷来了，端上好茶。大少爷不喝，叫跟包的福子递上小泥壶。他端着那小泥壶问道：“把账本拿来我看看。”王子西递上账本：“大少爷，账都在这儿呢。”大少爷接过账本，翻看着，不时点点头：“嗯……账是挺清楚，一笔一笔的都记上了……这笔是什么开支呀？怎么没注明用途？”王子西说：“我瞧瞧。噢，这是二爷要的，说是置办沙袋、刀枪架的，我不知道怎么下账，先记了个数儿在那儿……”大少爷一听就皱起了眉：“像这种开支以后就不给他支！”卢孟实试探着问：“大爷，这话得您说……”“你是干什么的？”大少爷白了卢孟实一眼说：“你是掌柜，柜上的事情，你得拿主意。除非大事你问问我，像这路不着调的支出，就不能给。”

### 第三章七(2)

卢孟实点头说：“成！有您这句话，孟实心里就有底了。可是……”“可是是什么？怎么分账的事，我爹不是都规定好了吗？有什么‘可是’的？”“比如大爷您，要是说想置办点唱戏的东西，我怎么回？”大少爷一扬眉，神气活现地说：“我不能跟茂盛比，我学戏拜师傅，干的是正事，他那叫什么？打架斗殴，弄不好就是土匪流寇。”卢孟实轻轻一笑说：“还是大爷是明白人！”“你先别捧我。我先看看你是怎么给我当这个家的吧。这笔……”卢孟实迅速看了一眼账说：“这是买的灯笼、彩绸、红纸、鞭炮等等零碎花销，我就让子西记了一项杂费。”大少爷点点头：“嗯……这笔呢？”卢孟实答：“这是进鸭子的，关于进鸭子的事我正想问您呢。”“说。”卢孟实早看出大少爷是来挑眼找事的，其实根本不是内行，他心眼一转有了主意，说：“而今北京有三种鸭子，从运河来的南方鸭叫‘湖鸭’，个头小可肉嫩；潮白河的‘白河浦鸭’，个儿大肉肥，可货少；再有就是玉泉山的‘油鸭’，骨头架子小油多，烤出来太油腻，点心铺用鸭油合适……”大少爷一听到鸭子心里就烦，他皱着眉头沉着脸说：“鸭子，鸭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卢孟实回道：“我就是拿不准主意进哪种好。”“哪种好进哪种呗！”卢孟实见大少爷已经开始烦了，心里偷着乐，他继续说：“还有，昨天起，定点关城门了，鸭子晚上进不了货，鸭血、鸭毛、鸭下水运不出去，我想把鸭血卖给小市儿，鸭毛倒给山货铺，鸭下水论筐卖。这样，倒是省事，可价钱就低了点儿，

可也低不了多少。子西，你给我算盘。”子西递过算盘，卢孟实一阵拨算，说道：“鸭血原价是十大子儿一桶，现在每桶少两大枚，一天柜上出十桶鸭血，这就是一吊，每桶少卖两大枚，十桶就是两大子儿。再说鸭毛，鸭毛是做被子的，原价是……”没等卢孟实把话讲完，大少爷早已听得头昏脑涨，他不耐烦地说：“得了，得了，我没工夫听，拣正经的说。”卢孟实睁大眼睛，一副正经八百的模样说道：“这就是最正经的，您听我跟您一笔一笔算。”“不听了，不听了，老听这些，我唱出戏都一股子鸭毛味儿。”卢孟实心中得意，可面上还是恭恭敬敬地说：“是。那您想听什么？”大少爷想了想说：“嗯……这个月的流水下来，先给我送家去，我有空来看账。”卢孟实说：“您随时来查，孟实做事都在明面上，藏着掖着的事我不会干。老掌柜对我恩重如山，我要不把心思都扑在买卖上，我对不起东家！”大少爷打了个哈欠，对常贵说：“我困了，我想在柜房躺会儿。”卢孟实吩咐常贵：“快给大少爷拿床被子！”常贵点点头，扶着大少爷进了柜房。卢孟实站在原地，看着大少爷进了柜房，轻轻地笑了一下。王子西此时凑到他身边，竖起拇指对他说：“行，真有你的。”第二天，卢孟实就准备搬到福聚德的后院里住。一早，成顺和福顺帮他收拾房间。两人扫房、扫地、糊新窗纸、摆家具，弄得灰头土脸的。整好房间，他们把卢孟实那个没有打开的简单的铺盖卷放到床上。福顺掂起铺盖对成顺说：“掌柜的一搬来住，这回更甭想敬了，给他打开吧。”

### 第三章七(3)

成顺按住他的手说：“我看让他自己打……”“对，他心眼多，让他自己来吧。这铺盖还没我的大呢，能有什么？”成顺得意地说：“其实，卢掌柜的跟咱们一样，都是俩肩膀扛一个脑袋，打农村跑到这北京找辙来的。”“得啦啊！别高抬自个儿，咱俩的脑袋加到一块儿，也抵不上人家一丁点儿。”成顺说：“那倒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咱也就是当伙计的命。”正说着，卢孟实走了进来。两人见他来，忙说：“掌柜的……您看……”卢孟实进门之前已经听到他俩的话，他对两位伙计说：“我告诉你们俩，掌柜的都不是天生的，哪个不是从伙计做起的？”

福聚德的老掌柜一块案板起家，也挣下这么大的家业！”福顺挠着头皮说：“人家是老掌柜……”卢孟实接过他的话：“老掌柜是人，你成顺、福顺就不是人？人家能办到，你怎么就办不到？我就不信这个理儿。人跟人比能差哪儿去？差的是老家儿不一样，可有一样儿，凡是摊上好老家儿的，有出息的少。”这时，隔壁传来鸭子叫。成顺对卢孟实说：“您睡鸭堆房旁边，不吵得慌？”卢孟实一笑，满不在乎地说：“哎，这屋是我挑的，听着鸭子叫，我踏实，它们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也能听得出来。”成顺、福顺一听这话，刚要笑，只听有人

叫：“成顺！”那叫声大如霹雳，是罗大头在喊。

“唉！师傅！我在这儿哪。”成顺应着，慌慌张张地跑了。

卢孟实自言自语着：“我听这声音不大对。”福顺说：“兜儿里没银子，烟瘾又犯了。成顺又该倒霉了。”瑞英回到家里，看见母亲克灵湘正在房里喝茶。他走过去，想跟母亲要钱，但又张不开嘴。

正当他犹豫不决之时，克灵湘看到儿子，便叫：“英哥儿，你干吗站在那儿不进来？”瑞英只好进屋，他将手里的一包刚买来的张一元的新茶递给母亲，说：“您尝尝。”克灵湘见儿子变得这么懂事，不由得一阵欣喜，她打开茶包，闻闻，然后点头说：“嗯，不错，可比老家那些茶饼子好。多少钱一两？”瑞英背过身说：“咳，您就只管喝吧，管他多少钱呢。”“眼下可不比早先了，花钱得算计算计。”瑞英听这话，心里一阵烦，这种不快这几年常常伴着他，让他感到由富到穷的那种特有的失落感，他像在跟自己赌气似的说：“再算计也不能没您的茶喝不是？您不就这么点嗜好嘛。”克灵湘叹道：“适意居重开张的事儿筹划得怎么样了？”瑞英支支吾吾地说：“正筹划着呢……”“英哥儿，这回娘看出来，你是长大了……”“长大了？”瑞英苦笑着，“长大了有什么意思？还不如不长大了哪。”“傻话！娘就等着你把适意居办出个模样来。买卖上有什么为难，你可得跟我说。”瑞英想还是实话实说的好，于是就说：“我是想把适意居做大，跟对门打对台，我就不信我干不过卢孟实……钱的事，我再去想想办法，您别操心，实在不行……”克灵湘最明白儿子的心思，她接过他的话说：“实在不行，你就说话。多了没有了，这些你看够不够？”说着，她将一个小锦包递给瑞英。瑞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些贵重的首饰。

“妈……”克灵湘抚摸着儿子的头，然后转过身走到窗边，酸楚地说道：“这是我出门子的时候，你姥姥给的，是娘的嫁妆，我留了三十年，再难也一直舍不得拿出来。”

### 第三章七(4)

瑞英看着那些珠光宝气的首饰，知道那是些稀有的宝贝。

克灵湘继续说：“你姥姥就我一个女儿，我上轿那天，她塞给我这个锦囊包，让我抱在手里，说，就算你们瑞家、我们克家有什么天灾人祸，这点儿都够你和孩子过一辈子的。”瑞英嘴角泛起笑意，他高兴地跳到母亲身边，孩子气地说：“我姥姥真有远见。”“她老人家什么事都能看早一步棋。”瑞英忽然有些

犹豫，他说：“这是您的私房钱，又都是些珍宝，您舍得吗？”“什么珍宝，只有我儿子是宝！拿着吧。”瑞英听了这话，心里一热，他望着母亲苍老的面容，热泪夺眶而出。他们母子相视良久，瑞英下定决心说：“这回我要不干出个样儿来，我就……”克灵湘用手堵住儿子的嘴，她摇摇头说：“娘不叫你起誓，只要你把事放在心上。”这天白日里，福聚德的伙计们排成一排听卢孟实说事。罗大头独自一人，在旁边低头蹲着，他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一副谁也不服的样子。王子西坐在柜台里，卢孟实则是在伙计面前踱来踱去，店里的气氛显得有些紧张。

卢孟实忽然停住脚，站定了，对着伙计们说：“我不是跟大家过不去，也不是找谁的碴儿，咱们说的是个理儿！一个家要有家规，一个店要有店规，家规店规是怎么来的？是规矩立在那儿，大家伙都遵守，慢慢地就养成了自觉的行为，就成了一种规矩。早先我也定过几条规矩，比如：早上不许糗被窝子，晚上不许点灯熬油。没事儿不许扎堆儿，不许议论是非，议论客人！各在各自的岗位上盯着。下幌子之后，徒弟不许随便上街，有事出门跟我和二掌柜请假。不许耍钱，不许抽大烟，不许逛窑子，不许去落子馆听落子。这些都执行得不错，还有一条，不许小偷小摸，往外顺手拿东西！这条儿都还记得吧？”卢孟实最后一句口气很重，说着还瞟了一眼罗大头，罗大头忙把眼睛向窗外看。卢孟实继续说：“昨天的生鸭子少了两只。”罗大头心里一惊。昨天，他刚到烟馆，用店里的地道玉泉山小白眼鸭，跟堂倌换了一小包烟土，才解了烟瘾，难道，这事儿让卢孟实知道了？

柜台里的王子西也朝罗大头这边瞟了一眼。

卢孟实背着手，继续说着：“每天从鸭堆房提多少只，开多少只，我都有数。这两只鸭子开好了，但是没见烤，既没报废，又没上桌，晚上卖给汤锅的也对不上数儿，这两只鸭子哪儿去了？”众人听了此话，都面面相觑。卢孟实又看了一眼罗大头，此刻的他，低着头，直冒冷汗。

卢孟实把话头压得更紧了：“拿的就甭说了，重重的罚，改不了这毛病就给我走人。知情不报的也一样！”成顺这时也低下了头。卢孟实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嘴里没说破，可心里很明白，他对众人说：“这事不算完，都先散了吧。”罗大头赶紧起身就走，却不想，一脚撞翻了装鸭子的铁桶，“咣当”一声，惹得众人都看他。

瑞英拿了母亲的陪嫁钱把适意居重新装修了一遍。瑞英一改以往不上心的做派，事必躬亲，整个儿变了一个人。

二有子搬着料进来，见瑞爷变了一副样子，不禁对花鼻子说：“您瞧瞧东

家，整个儿换了个人啊。”花鼻子则心烦得厉害，冲二有子一挥手说：“麻利儿的，别找不自在啊，我这几天都得尽心尽力。”话未说完，就听瑞英喊：“哎！你们那儿！干吗呢？”瑞英走过来，花鼻子赶紧用袖子擦擦椅子让东家坐下。他对瑞英说道：“您快歇会儿吧。”说完，递上小茶壶。瑞英瞪了花鼻子一眼，说：“还拿小茶壶给我喝，还拿我当少爷秧子，快给我换个大碗！”

### 第三章七(5)

花鼻子哈腰应着，换了个大碗给瑞英。瑞英接过碗，没喝，就走出了大门。

瑞英看看对门陈旧的福聚德，再看看自己这正修着的门脸，心里高兴得很。花鼻子也跟了出来。他凑到东家身边说：“东家，咱们比他们棒多了！”瑞英轻蔑地看着福聚德，恨恨地说：“你想想，我这么破釜沉舟地跟他福聚德对着干，是为什么？人，就是要争一口气。想点儿高的出来才成！”花鼻子抬起头，为难地眨眨他的小眼睛说：“那您说不卖鸭子卖什么……”“废话！我说，我这儿问你哪！干了这么多年，一点长进没有！你给我好好动动你那个猪脑子……”一辆马车停到适意居店门前，克灵湘从车里下来。瑞英看见母亲，高兴起来：“妈，您怎么来了？”克灵湘一下马车，看到适意居的新样子，心里真高兴，她说：“在家里呆着，心思都在这儿，还不如跑过来看看。”说着，她边看边往里走着。“来，英哥儿，领我看看，看看我儿子这几天都干了点什么。我还请来三尊‘福禄寿’呢。”对面的福聚德里，卢孟实和王子西在门里望着适意居这边，一看就是好半天。王子西转身拿起笔，在一张大纸上写上“店规”两个大字。然后他戴上老花镜，一边写一边嘴里还不停地说着：“这个克灵湘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卢孟实收回目光，自言自语着：“当初瑞泽攀她这门亲可是下了不少功夫。没这门儿亲事，瑞泽哪儿当得了包哈局的大总管？”王子西停下笔：“这回我看他们是想要大干一场，跟咱们唱对台戏啊。”卢孟实听了这话，心倒放得宽，他说：“做买卖嘛，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肉市儿这么多家饭馆子呢，我倒是不怕。再说他瑞英跟花鼻子那两下子，我又不是不知道。”王子西打岔道：“哎，我说这第八条‘不许耍钱’……你说晚上又不让他们出门，玩玩纸牌，斗斗梭胡……”“不成！”卢孟实一口回绝，“玩玩纸牌斗斗梭胡，这事儿乍看起来是没什么，可你知道，玩素的没劲儿，非挂点响儿才成，可一挂钱就上瘾，赢的上瘾，输的更上瘾。俗话说：耍钱耍薄了，喝酒喝厚了。本来挣的就不多，有的还要往家寄，养家活口呢。输多了，往小着说，生气、伤和气，往大了说，影响买卖，再往大了说……”“得得得。”王子西妥协地说，“按你的写，就算我没说。还有小偷小摸这一条儿……”卢孟实说：“上回我指的其实就是这条，那两只鸭子是不是罗大头拿的？”王子西劝他说：“我说你少惹他。”“你知道？”“他好抽两口，没钱就顺带拿点东西顶当，老掌柜那会儿就这样。”卢孟

实生气地说：“以为这儿是他们家，顺手就拿。”王子西一劲儿地抹稀泥：“福聚德就靠他撑着呢，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子西呀，这种事儿不能老这么包着，对待罗大头，你不能太纵容。上梁不正下梁歪，都这么拿，福聚德还干不干？”王子西叹道：“哎呀，孟实！他不是老人儿吗？！又对福聚德有功……”卢孟实较起真来：“有功怎么着？哼，别让我抓着。”

### 第三章七(6)

几天之后的深夜，罗大头悄悄地溜出屋，他向卢孟实房子这边看了看，见灯已黑，便轻手轻脚地走出院子。卢孟实其实并没睡，他打开屋门走出来，跟在罗大头身后。只见罗大头进到开生间里，将一件东西掖进了怀，他将衣服大襟一裹，回身就走。

穿过店堂时，罗大头一头撞在卢孟实身上，把他吓得大叫一声。

卢孟实低声喝道：“不许出声，跟我来！”罗大头不情愿地跟着卢孟实走了几步，觉着不对，突然站住不走了：“有什么话，就这儿说吧。”黑暗中，卢孟实板着脸，压低嗓门说：“你是想把大家伙都吵醒喽？我这是给你留面子知道不？上我屋里说去！”罗大头还存侥幸心理，他故意说道：“哎！你还别价！我怎么啦，你给我留面子是什么意思？”卢孟实见他耍赖，索性大嗓门叫起来：“福顺儿，掌灯！我抓着一个贼！”罗大头听到这“贼”字，慌忙将怀里的东西扔到地上。这时，睡在灶间、大堂的伙计们都起来了。

“贼？在哪儿？”众人闹哄哄地围上来。睡得迷迷糊糊的福顺上前揪住黑影中的罗大头，叫着：“我抓住了……”“啪！”福顺顷刻间挨了罗大头一个大嘴巴。福顺被打醒了，他呆呆地望着罗大头，结巴地说：“罗、罗师傅？”伙计们将所有的灯都点上，店堂里一片敞亮，地上扔着捆好的三只鸭子，所有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罗大头。罗大头知道，这回他是跑不了了，他只得蹲在地上，等卢孟实发落。

卢孟实背着双手说：“拿奸拿双，拿贼拿脏，上回就丢了两只鸭子，一直没查出来。”众人都不出声儿。卢孟实接着说：“人都说，厨子不偷，五谷不收。这不是理儿，那是人家糟践咱们勤行，人家看不起勤行，可咱们自己不能走下流！”卢孟实生气地说着，伙计们谁也不敢出声，气氛非常紧张。

“顺手就拿，拿一回不行，还拿，拿顺了手了！以为这是你们家？”罗大头此刻已是满头大汗，他不敢抬头看卢孟实。

卢孟实不停地说着：“店规怎么写的？偷盗怎么罚？”众人小声说：“罚钱倒赔，立马儿解雇。”紧接着，大家都沉默了，这沉默令人感到窒息。

卢孟实看着罗大头，突然口风一转，问他：“罗师傅，你，看见拿鸭子的人了吗？”“我……”罗大头抬眼看着他，充满了疑惑。卢孟实又说：“不是你先起来的吗？”罗大头支支吾吾地说：“是，是……我，没看见……”这时，王子西披着衣服走了进来：“大半夜的，干吗哪？”卢孟实赶紧说道：“子西，幸好我看见了，要不然又是三只！”王子西一见罗大头和那三只鸭子，便说：

“……我说，我说啊，你呀，唉，叫我说你什么好！你又拿鸭子去换烟泡……”卢孟实抢过话来：“子西，还是大罗看见的呢！”王子西一听，倒是有些糊涂了。罗大头也蒙了。“到底怎么一回事？我都让你弄糊涂了。”王子西看着卢孟实，一副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卢孟实对罗大头说：“不是你头一个看见贼的吗？”罗大头好像突然明白过来，忙说：“啊……对！我一听见有动静，马上就爬起来了。后来，后来，卢掌柜也来了……”罗大头边说边看卢孟实的脸色。

王子西摆摆手，打个哈欠说：“没丢就算了。大半夜的，我以为出什么事了呢！走吧走吧，散了散了，睡觉去吧……”众位伙计散去了。卢孟实也示意罗大头去睡觉，罗大头灰溜溜地走了，两眼不敢看卢孟实。自打这儿以后，罗大头老实多了，卢孟实的威信也越来越高。

### 第三章七(7)

克府的老太太今年过八十大寿。克灵湘和瑞英回来后，便和克五商量着怎么给老太太办寿宴。克五和姑妈聊得正开心，老太太进了屋，一脸的不高兴，说：“我没心思过这个生日。”克灵湘说：“妈，今年可是您的八十大寿。”克老太固执地扁着嘴：“世道这么乱，家难国难，我还过生日？不过！”克五在一旁看看姑妈又看看奶奶：“唉，要是当初，皇上、太妃早旨意内务府给您暖寿了。

”克老太听了，哼了一声道：“如今皇上都快让人家赶出来了，不定哪天咱们也得搬出去。”“奶奶，您看，您老不盼好。”克老太说：“我把话说下，你们等着瞧。”克五不以为然地说：“这些年了，您老的生日到了正日子，怎么也得来一大帮王公贝勒。”“那是冲你爷爷，文华殿一品大学士的面子。”“当然都是您老一辈的面子，我们算什么？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克老太说：“别以为给我过生日就算孝顺了，我想看见的是你们一个个都学好上进。”

克五摇着头说：“这年头谁好谁倒霉，干的不如不干的。”克老太一听这话，就来气：“你说的没一句我爱听。”克灵湘赔笑道：“妈，五儿说的是。今年是您的八十整寿，怎么也得办办。”克五也跟着说：“您看这两年，皇室八旗不吃香了，王府败得都快变荒地了，说不定一给您办大寿，咱们家又来精神了。”“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败了好，败得好，我正想出家住庙去。”克五不理老太太的怪话，只是说：“那我就着手预备了。”“不准大办，不吃席，不请酒，不许铺张显贵，不唱戏，也不请外人！”克五说：“您甭管了，都交给我了！”克五这天约了修二爷到装修一新的适意居来看看。一进门，就见瑞英正在指使着伙计们擦拭窗户，打扫卫生，两个工匠还在做着收尾工作。

克五进了门说：“哎，我说你这是哪根筋抽上了？真上劲！”瑞英看见克五，立即迎上前：“我要么就不干，要干就来真的。”克五不信地看着瑞英：“真有点儿样了。过几天就是老太太的生日了，你一点都不管。”“姥姥不是说不过吗，我也没工夫管那些事。”“哎，哪年她都说不过。要说，今年是得省着点儿过，可也不能不够体面。哎，我叫望春台的玉儿送一桌新鲜不贵的席面好不好？你有日子不上望春台去了吧？那小娘儿们的菜越做越好……”瑞英正忙着挂上水牌，对克五的话似乎不太上心，他对克五说：“瞅瞅，我们这店，有个样儿没有？”修鼎新在一边及时回答：“焕然一新。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英少爷，你还卖鸭子？”瑞英说：“当然卖鸭子！我就是这心里头窝了一口气，不把他对门比下去，我就誓不为人。不过，我不想跟他一个样，得来点新鲜的，你有什么主意？”修二爷听了这话，点点头，表示理解，他说：“对门儿卖烧鸭，你这儿也是烧鸭，这倒是一种比对。做饭馆子的向来不怕扎堆儿，也不怕打擂台，怕的就是没特色。”瑞英听修二爷的话，觉得挺有理儿，他说：“你继续往下说。”“说句您不爱听的话，福聚德的鸭子是有点绝活。进的全是喝玉泉山泉的小白眼鸭，从选鸭、进鸭、填鸭、片鸭，到做功烤功，全都是严格有序，一道一道的工序丝毫不马虎，这是几十年从老掌柜手里定下的规矩。而且他的价钱也算便宜……”瑞英似乎悟出了什么，他一拍大腿，说道：“我降价，降得比他还便宜！”修鼎新又摇摇头：“不是降价儿，是涨价！”瑞英一愣，不禁对修鼎新另眼相看……

### 第三章七(8)

刘金锭在客店里住了不少时日，这天，她刚要出门，却被堂倌叫住。堂倌给她作揖说道：“刘爷！您的房钱可是该清清了。”“回头跟你清！”刘金锭说着要走。

堂倌急着说：“哎，您先别走，这是账单子，您先过过目。总共大洋一百三



十二块六。”“一百三十二？”刘金锭听了，感到诧异。

堂倌又说：“掌柜的说了，您今儿个一定得清了，店里的流水这几天周转不开了。”这时，账房也出来了，堵在刘金锭面前：“刘爷，我可算见着您了！好嘛，听说您大半夜的从六国饭店回来，吵得大家都睡不着觉啊！”“谁没喝冒了的时候？”账房不与她争执，只是说：“行行行，您别急，您就把房钱赏给我就成了。”刘金锭生气地说：“你是怕大爷我交不起这房钱？我还告诉你……”账房连忙说：“哪儿的话，您是谁？堂堂大内公公……”刘金锭急了：“公公，谁他妈的是公公？你才是公公呢！”说完，她回头朝堂倌说，“谁他妈的胡编排我，我打出他人脑子来！”刘金锭打开小箱子的锁，从里面拿出一个荷包，倒出所有，数了数才将将够。望着眼前这点儿钱，她的目光中有一丝惆怅。

搬出客店后，刘金锭拖着行李，漫无目的走着，最终，她来到人市上。各种各样的短工排成一排，坐在阳光里等活儿，面前摆着各自的铺盖。

正在这时，刘金锭听到有人叫她：“刘师傅！金锭！”刘金锭循声望去，原来是厨子王。一见老熟人，她高兴地叫起来：“王头儿！您怎么在这儿呢？”厨子王衣衫破旧，一脸无奈地说：“唉！没辙呀！找点临时活儿干干吧，大馆子都嫌我岁数大。你混得还行吗？”刘金锭说：“我除了吃、玩，什么也不干！”“对了，上回还有个福聚德的找你呢。”刘金锭叹道：“不干，不干，哪儿找都不干。”厨子王一笑，推了她一把：“不干你还上这儿干吗来？”刘金锭一时语塞：“我，我来看看呀！”不远处，一个小贩正吆喝着“萝卜，赛梨咧！”刘金锭走上前，说：“卖萝卜的，来俩，甬削！”小贩递上两个萝卜。

刘金锭付了钱，然后蹲下来，拿起地上的刀熟练地削着萝卜。两人边吃萝卜边说着。厨子王说：“这阵子你跑哪儿去了？海参崴了吧？”“比那儿远！”“要我说呀，没出北京城！”“要不您是我师傅呢。您现在找着活干了？”厨子王摇头叹气：“没有。没人识货。”这时，一人走上来问厨子王：“老头！做饭的？会做吗？”刘金锭在一边说：“哎哎哎，怎么说话呢？”那人一听这话也急了：“怎么着？不对呀？他不会做我好找别人。”刘金锭手里正握着王师傅那把刀。她朝对方一亮刀，说道：“看见了吗？这把刀就是幌子，可着勤行你去打听，有不认识人的，没不认识这把刀的！”

### 第三章七(9)

众人听到这话，都围上来看这把刀。只见刘金锭手上的这把刀，金把金背，刀锋闪着寒光！那人凑过来说：“让我看看。”刘金锭哼了一声：“你看看？别

拉了你的手！”刘金锭说着把刀往地上的那个大萝卜上轻轻一放，萝卜立刻从中间断为两半儿。

众人惊叹着叫好：“好刀！真快！有分量！”那个人说：“光刀好有啥用，手艺不知道怎么样……”厨子王听了这话，不慌不忙地从地上拿起半个萝卜，拿过刀来，在手里轻轻一耍，只见刀转，萝卜转，刀飞，萝卜皮飞，萝卜在厨子王的手上就像练杂耍一般，顷刻之间，一朵逼真的萝卜花立在了刀尖上！

“好！再来一个……”众人拍手叫好。围过来更多的人。

刘金锭此时，反倒从人群里钻了出来，她觉得，一个堂堂的大厨落得如同江湖卖艺的一般，心里直发酸。

没了钱的刘金锭也搬进了勤行下处，整日躺在床上望天发呆。她觉得了无生趣，眼前的一切都令她厌倦。

这天，一个乡下财主来到勤行，一来就吆喝着和管事的说着什么。刘金锭侧耳倾听。财主说：“我说，管事的！就再也没有厨子了？”管事的说：“不是没有，是您瞧不上啊！”“听说你们这儿还有宫里边出来的御厨，今几个我给儿子办满月，都哪儿去了？”“宫里头出来的厨子没几个啦，这工夫都有活儿。您干吗非要宫里的？这些人的手艺都不差，不就是办个小孩满月吗？”只听财主急道：“我这个儿子可不是一般的儿子，算命的说了，光宗耀祖都指着他了，以后的前途大咧。我不能弄个破厨子糊弄孩子，今几个我糊弄他，赶明儿他就会糊弄我。”刘金锭走到窗前，向外看，只见几个厨子围着一个财主和管事的正在喋喋不休地说着。

财主拍着胸脯，神气活现地说：“大爷有的是钱！就是要请御厨来，绝不将就！”刘金锭一听这话，便从房里走出来。管事的一见刘金锭出来，就乐了，忙介绍说：“哎！来啦！他是宫里最顶头的。”财主和刘金锭面对面，互相打量起来。财主问她：“你是宫里头的？”刘金锭说：“假的包换，你出多少钱？”财主见此人气度不凡，想了一下说：“你？说吧，只要开得出价儿，我给得起钱！”刘金锭毫不示弱，说：“只要你出得起钱，我就对得起这个价儿！”财主一看她这么有底气，点点头说：“就是你啦！”敲定之后，刘金锭随乡下财主来到他家，院子的地方不小，但雕红画绿，透着俗气。

财主转身对刘金锭说：“刘师傅，请！”进了财主家的客厅，落座之后，财主小心谨慎地从茶叶筒子里，像拿金子似的拿出一小点茶叶，给刘金锭泡了碗茶：“刘师傅，请喝茶。”刘金锭端起茶碗，先是闻了闻，不禁赞道：“好

茶！”财主贼主意不少，问：“这是什么茶？”“碧螺春。”财主一听，知道遇上了内行，笑着说：“这是我花大价钱，求人从一个宫里出来的太监那里淘换来的。他说这原先是宫里边的贡茶，您识货，他还真没骗我。”刘金锭面无表情地说：“眼下茶庄里卖的碧螺春，都是假的。真正的碧螺春产自洞庭湖湖中央的一个小岛上，还不是满岛上都是，只在东洞庭山的山顶上有那么两株茶树，这两棵树上产的茶，才是真正的每年供奉的碧螺春。”财主问：“它怎么这么贵？”刘金锭说：“这茶还不是一年四季都能采，每年的清明、谷雨时分，这茶也就是刚刚滋出一点小嫩芽的时候，就得采了，靠前了不行，还没长叶儿呢；靠后了也不成，叶儿长得太大了！清明、谷雨，错前错后采摘的，都不是碧螺春。沏茶除了茶叶还得讲究水，湖水，河水，江水，井水，雪水，各沏各的茶，各有各的味。”

### 第三章七(10)

财主感叹地看着刘金锭：“真是宫里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刘金锭一翻眼说：“闹了半天，你是考我？”财主赔笑道：“如今这年头，净是假的。小儿的满月是大后天，您看……”刘金锭镇定自若地说：“来得及！我说个单子，您让下人们写下来，按单子上的东西去采办，到时候我自己来料理，保证误不了事。”财主拿来笔墨。

刘金锭说：“我说你写！吕宋青鱼翅，不要散翅，两尾。鲜贝十斤、燕窝二斤、石斑鱼十斤、鲍鱼十斤、海参十斤，小子鸡二十只、老母鸡三只、鹅一对、鸭一对、乳鸽五对，鸡蛋三十斤、鸭蛋五斤、鹌鹑蛋五斤，鲜羊肉、鲜牛肉、鲜猪肉各二十斤，嫩笋三斤、口外鲜蘑五斤、玉兰片五斤，大棒骨一副、腔骨一副。各种时鲜菜蔬多买，花椒大料葱姜蒜桂皮豆蔻十三香，大油素油酱油老醋白醋米醋粗细盐足备，大米白面等等。有什么不清楚的吗？”财主一阵忙着记录：“清楚，太清楚了！这得多少钱？”刘金锭说：“我在宫里头不管买，只管做。我要什么，他们就采买什么，多少钱我不知道。”

”财主一听这话，心疼地咧咧嘴说：“我的妈呀，这还不得个五百两银子！”“差不多吧。”刘金锭对钱向来没有概念。

财主问：“商量商量，全都减半，行不？”刘金锭一瞪眼说：“到时候不够，你可别赖我。”财主看着手中的单子，咬牙说道：“够了，足够了，吃一村儿的人都够了。我去备料！”刘金锭临了还叮嘱着：“那好！你叫几个打下手的，盘灶、备料。该过油的过油，该上屉的上屉，该熬汤的熬汤。大后天正日子，一大早就来安桌儿！”“成！”财主应了，赶忙去吩咐下人备料。

这边卢孟实正找到勤行下处来，一进门就打听刘金锭的情况。管事的说：“刘金锭刚跟一个满嘴定兴话的乡下土财主走了，给孩子办满月做席面去了。”卢孟实一听，不禁感叹：“给乡下财主办满月？唉，他哪儿应付得了那些人。”管事的也跟着叹气：“都是钱逼的，要不他也不住我们这儿。”卢孟实摇摇头，一时无话。

财主儿子满月的这天，院子里搭起大棚，大棚连着大厅，红红绿绿，好不热闹。客人们已经陆续来了。财主的家人们忙里忙外地跑着，不时地向财主请示报告。

财主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问管家：“厨房那边怎么样？”管家说：“刘师傅在那儿指挥着厨子们下料呢。”财主满意地点点头叹道：“宫里的厨子，你们可得伺候好了。”正当这时，一个仆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叫道：“老爷！老爷！您快、快去看看……”“怎么啦？火上房啦？”“比火上房还要命。”“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财主说着，往厨房走。

仆人跟在财主身后直说：“完了，全完了！”

### 第三章七(11)

“什么完了，大喜的日子净说丧话！”“您看看就知道了……”财主还没进厨房的门，就听到刘金锭大声地训斥别人：“这，不能要……那个不行，不能用！”财主三步并成两步地走进来。

刘金锭见财主进来，气哼哼地说：“哎！我说，你这东西可是买得不够！”财主叹道：“三百两银子都买了，不够？”刘金锭不屑地说：“这叫什么料啊？你瞧这鱼翅，我说得五斤以上的，这才多少？二斤？也就二斤。这燕窝也不是官燕盏，全是碎燕。

这海参不是梅花参是黄玉参，都不能用。”财主一脸为难样子：“乡下地方，比不了宫里头，您对付着用吧！”刘金锭一副认真的样子说着：“我挑了两天，才挑出来。”她往桌上一指，十来个盘子放着备料。刘金锭接着说：“全在这儿了。”财主往桌上一看，差点气昏过去：“全在这儿了？！”刘金锭说：“还好，紧紧巴巴，还够做一桌的。”财主气得直发抖：“你说什么？！就一桌？我买的三百多两银子的料呢？都哪去了？！”刘金锭手一指。厨房门口地上堆着一堆“垃圾”，鱼翅、海参扔了满地。

财主心疼得直叫娘：“你……你给我就做一桌，那九桌人喝西北风？”刘金锭不以为然地看着财主说道：“你嚷什么？你这些料就够一桌子。”财主气得嚷道：“你，你给我滚，滚！”刘金锭一听急了：“你跟谁说话哪？”“你，我就说你哪，你马上滚！”“你让我滚？拿工钱来，付了工钱我立马走人！”“你还想要工钱？”财主气得双眼冒金星儿，“我不把你绑到衙门就算不错了！”刘金锭孩子般认真地说：“没钱就别充大力丸。还要宫里的厨子，还要照宫里的规格做，得了吧你！就你备的这点料，一桌都不够！”财主回身冲仆人们喊：“来人！给我轰出去！”“甭你轰，你当我愿意伺候你啊？土老帽！小气鬼！充什么大铆钉啊你！”说着，刘金锭摔下围裙就走。财主心疼地抓起一把扔掉的东西，骂道：“你这是要败我的家啊你……我攒俩钱容易吗我……你个挨千刀的，你不得好死……”落日黄昏，刘金锭茫然四顾，只觉满眼凄凉。她独自一人走在荒野的土道上，这么远的乡下，她还得分想法子回到城里。这时，一辆骡车远远而来。刘金锭回头看见了，便冲着车喊道：“大车！大车！”车子停在刘金锭身边。刘金锭气呼呼坐上车，脑子里还在想着那个抠门的土老财。车鞭一响，大车走动。刘金锭觉着有点奇怪，这车就好像是特为接她来的一样。

刘金锭说：“哎，车老板儿，你是路过还是进城……”“我是专等。”车把式边上的人一回头，原来是卢孟实。

“是你？”刘金锭一时不知是喜还是忧了。

卢孟实用个响鞭，车在笑声中驰去，扬起的灰尘弥漫在乡野的小道上空。

### 第三章八(1)

为了给克老太太办八十寿宴，克五这天来到望春台，他一个劲儿地纠缠着玉儿：“下个月初七我奶奶过生日，玉儿你得做一桌好吃不贵、新鲜特别的菜给我奶奶祝寿。”玉儿觉得这事不好办，但又不好直接推辞，便说：“我只会做几样乡下小菜，您府上要的怕我做不好。”克五却说：“寿宴你会做什么，你先报几样。”玉儿想了想：“珠联璧合，富贵有余，连生贵子，百年好合，蓝田种玉，好事发财，金玉满堂……”“取个吉利，就要金玉满堂。不过，我奶奶讲究多，这桌菜不要鲍参燕肚，不用山八鲜、海八鲜，但是得比山珍海味还出奇。”玉儿试探着问道：“寿宴不用这些，难道您想要素宴？”克五一摆手道：“哪有做寿上素菜的，又不是出家。”“那您这不又是难为人吗？”克五得意洋洋地说：“我这是看得起你，给克府老太太做寿，上赶着的我都不要，我找你是看得起你，你还拿糖？”玉儿不卑不亢：“金玉满堂就是靠海陆奇珍，全用的是上等贵

料，靠的是手功细活儿，才配得起这么金贵响亮的名儿，您不用山珍海味，我真不好做。”克五犯起浑说：“你做还是不做？”玉儿倔强地说：“不是不做，是没法儿做。”克五一扬眉，用威胁的口吻说道：“哎，我说，咱们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修鼎新在一旁同情地看着玉儿姑娘，插话道：“好菜和好文章一样，都是难为出来的。”玉儿沉默不语，克五说：“就这么着了，下月初七，我等着。”说完，头也不回，带着修鼎新离开了望春台。

为了这桌不好做的寿宴，玉儿特地上街买菜。她看着惯常的各种菜直发愁，不禁自言自语着：“不用山八珍，不用海八珍，可又不能做素的……”卢孟实这天正巧带着成顺买东西。不远处，发现玉儿姑娘正低头想事，便走过来打招呼：“怎么自言自语呀？”玉儿一愣，见是卢孟实便说：“是你？”卢孟实望着她，玉儿姑娘今天穿着一身家常衣服，朴素之中见清雅，人在菜市上，却有一种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质。

卢孟实没话找话地问道：“你来买菜？”“嗯。”玉儿点头应着。

“今天有几桌？”“这两天没应座。”这时，卖菜的摊主对玉儿说：“玉儿姑娘，你站这半天了，你要哪样？”“唉！”玉儿为难地叹口气。

卢孟实看到玉儿为难的样子，关切地问道：“遇着什么为难事了吧？”“你还会看相哪。”玉儿好强地说着，可心里还是有些感动。

卢孟实说：“当掌柜的就得会察言观色。”玉儿说：“克府要一桌儿席，新鲜好吃还要不贵，又不许用山八珍、海八珍，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都快愁死了。”

### 第三章八(2)

卢孟实听了，点点头，这时，上午的阳光照在他们身上，暖洋洋的。卢孟实想了想，说：“这倒是有点难，不过，也不难。”小翠耐不住性子，问道：“你有什么办法？”“嗯，”卢孟实卖起关子，“可以出出主意。”玉儿大大方方地说：“要不，你跟我回去商量一下。”卢孟实借机抬自己一把：“我还没吃饭呢。”玉儿干脆地说：“吃饭还不容易，哪儿都成。”卢孟实心里笑着，有一点娇情：“那我得吃你做的饭。成顺！”成顺此时正看着俏皮的小翠愣神，听见掌柜的叫，忙应道：“唉，我……我在这儿。”卢孟实说：“你先拿着东西回去吧，我还有事儿。”说完，他和玉儿一起走了。

卢孟实和玉儿回到望春台堂子菜馆，吃完了一碗香喷喷的面条，擦了擦嘴，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情。

玉儿在一边说：“临时弄的，没好东西，就一碗阳春面，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卢孟实说：“会做饭的，就讲究手到擒来，一根咸菜也做得与众不同。上回你不是给我来过一次了嘛！”玉儿一听这话，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卢孟实接着说：“克府这桌席要什么？”“是给克老太太祝寿用的，他要金玉满堂。”卢孟实念叨着：“金玉满堂……也没什么难的。”小翠在一旁听着就来气：“你见过金玉满堂吗？”卢孟实笑了，回小翠的话：“金有什么好？无外乎是够黄，瞅着就俗气。有人拿金箔做饭，那不是要吃，是摆谱儿。白玉、翠玉、凝脂玉，冰凉棒硬，一点儿人味都没有。金玉是最没用的东西。没听说过这个故事：发大水，老财主抱着一大包金啊玉的，最后活生生饿死了，不抵穷人一个大热馒头。记得我上次来这儿，你忘了我定菜的事，临时凑了一桌儿，我说什么来得……”玉儿接过话：“你说，越复杂的事你把它往越简单里做，这就是难中取易的办法。”卢孟实点点头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好！调个个儿，如果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一定让人大吃一惊。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主意有了，来！”卢孟实和玉儿一边说一边比划着，俩人来到厨房，玉儿听卢孟实这么一说，终于转愁为喜。她说：“你这倒是个好主意。”卢孟实望着玉儿半忧半喜的样儿直着迷，一时间有点儿走神。

玉儿被他看得不自然了，就说：“如果真能应付得过去，我得好好谢你。”“那你是谢定我了。”卢孟实痴痴地说着，内心却极不平静。

克老太太八十寿辰这天，一大早，克五身穿寿字团花长袍、笔挺的西服裤、光亮的皮鞋站在门口，迎接前来祝寿的客人。

客人们纷纷而来，有的抱拳，有的打千，有的行握手礼，说着合乎各自身份的道贺词，一时间，克府门庭好不热闹。然而，克老太脾气耿直，不愿听人摆布，这寿宴她本来就不太同意办，所以这会儿一股子别扭劲。克灵湘耐心劝老太太：“妈，您得出去见见，客人都来了。”克老太不接她的话，倒问起别的：“英哥儿的适意居要开张了？”“正紧着装门脸呢，他离不开，他说晚上再给您拜寿来。”

“我没问这个。”克老太看着她说，“开馆子得有头一笔钱吧？”“是，有，有了。”克老太看着女儿，好像已经看穿她的心事，说：“你又把体己都拿出来了。”克灵湘知道什么都瞒不过老太太，只得承认：“我……孩子有心气，我帮他一把。他说，赚回来还我。”克老太点点头，说：“这孩子这么上劲，是一时兴起还是真憋着口气都难说，要是真能好好干，也许浪子回头。”克灵湘接着母亲的话说：“妈，真是您老说的，这回英哥儿可真是上了心了。以前睡得日上三竿，叫都不起，现在我还没醒，他就出了门了。”克老太感叹地说道：“他跟五哥儿不一样，那个真是个混子，早晚连家带人一败涂地，不睡大街就是祖荫。英哥儿比他有心胸。不过，我也劝你一句话，他没受过罪，凡事兴之所至，有这口气顶着，他或许能干一程子，万一有一天受了挫败，就保不齐得塌秧，你可得留神。”克灵湘点点头：“今后凡事我都多提点他，以前他那样，也是我惯的。这回是真上心了。”克太太提醒着女儿：“你得留点后手。”“我看他这回像是真上心，不像是三天热乎气，适意居真要开成功了，钱倒是有的进。”“我把话说下，你看着办吧。”克灵湘又把话题转开：“今天是您大寿的日子，不说这些招您烦的，人都来差不多了，您出去看看。”克老太固执地不动窝，面无笑容：“我说过，不过生日，不过！”这时，克五急着跑了进来，一进门就说：“奶奶，您快出去吧，人家都问老寿星哪儿去了。姑，你快给奶奶换件衣裳。”克灵湘说：“我这劝了一早上了，奶奶纹丝不动啊。”克五走到老太太身边，又急又矫情地说：“奶奶，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人家都是冲您来的，您不出去不行。”克老太依然固执，不回孙子的话，反倒数落起他：“净给我找事，说不让你们弄这些俗套就是不听。五儿，你也忙点正经的，你世袭你爸爸掌管着皇粮禄米仓，得按时给各旗发放老米，你倒好，整天在饭馆、烟馆里混，弄这些摆设的虚套。”克五一脸委屈：“我不是为了您吗？”“我都八十了，你才三十，为为你自己吧。”克五急得快哭了：“过了今天我都听您的，您先快出去吧！”客厅里高朋满座，热热闹闹。那些遗老遗少们，乱哄哄地互相打着招呼，说着客套话。

一张大圆桌，上面已经摆好餐具。克五走进来，见满厅的客人，便说：“都入座！没外人，就咱们这些人，没搭棚，也不大办，老太太尊奉励精图治，不让铺张太过。”修鼎新在一旁帮着打圆场：“所以，五爷今儿订的这桌席也不是四大堂八大楼的大席面，但也新鲜特别。”众人一听，七嘴八舌地问：“五爷！今儿有新鲜的？您怎么不早说呀？！”克五笑道：“早说？早说我怕不够你一个人吃的，还不得从上个月就不吃不喝了。”众人听了，哈哈大笑。

一位公子哥问：“真格的，今儿订的是哪家儿的菜？先给透露点儿。”修鼎新说：“说起来怕你们不信，这是桌特别的菜，暂时是个谜。”“修先生，你又卖关子。”修鼎新摆摆手，笑着：“说实话，连我也不知道。”这时，门房有人



大声报：“订的菜来了！”克五忙说：“来了来了，各就各位，坐好坐好。有请老太太！”

### 第三章八(4)

克老太刚上座，就见玉儿姑娘清秀淡雅，袅袅娜娜地走了进来，来到厅堂中央，款款行礼，说道：“克老夫人大寿，健康吉祥！”说完，她转身，对着在座的各位行礼说道：“各位爷都好！”坐在正位的克老太打量着斯文雅致的玉儿，然后小声地问身边的克五：“这个是做菜的？”克五得意地对奶奶说：“她叫玉儿，这名字是大阿哥给起的，那意思就是说，她做的菜不在宫里的御厨之下。”克老太一听这话，反倒不以为然起来。

修鼎新说：“玉儿姑娘，五爷给老寿星订的一席菜都齐了吗？”玉儿回道：“五爷您订的是‘金玉满堂’，玉儿带来了。”小翠和另一个姑娘抬着巨大的食盒上堂，打开，将一样一样精美的餐具逐一摆上来。一个个盘子呈扇形围成一个圆，中间一溜方形大碗，上面都盖着配套的金色盖子。

众人表情各异地猜测着。

克五得意地说：“你给咱们说说吧，怎么个‘金玉满堂’法儿？”玉儿胸有成竹地说道：“经霜乳唾好燕窝二两，用天泉水发好，银针挑去黑丝，加嫩鸡汤、好火腿、玉柱蘑菇烂煨成玉色。吕宋青鲨翅，不用下鳞，只取上半原根，用肘子、鸡汤、鲜笋、冰糖炖两天，煨成金色。小刺参滚肉汤泡三次，鸡汁、肉汁、虾子汁烧成枣红色，再加三钱‘西施舌’，七个乌鱼蛋，十枚银杏，配上笋尖丝、鲫鱼肚、香菌、木耳、野鸡片，烧几个滚儿，勾琉璃芡儿，下明油，倒挂出锅。盛在金托、金盖、四爪金龙钵里，叫做金玉满堂！”众人一听，赞叹不已。

此时，克老太却沉下了脸：“这还不得几两金子！五哥儿，我怎么说的？你全没往耳朵里听！”克五嘬起嘴说：“奶奶，今天是您八十大寿，就这一次，还不都是为您高兴！”克老太更不高兴了：“我不吃，吃了掉头发！”克老太说完起身就要下席。众人离座，场面十分尴尬。

克五拦住奶奶：“哎……奶奶，诸位别走啊！”克老太拄着拐杖，生气地说：“这样的东西是给皇上吃的，我不能吃，吃了逾制！”克五急得没办法，转身去怪玉儿：“哎，玉儿，我当初跟你怎么说的，你还来真的了。”玉儿不慌不忙地说：“我的话还没说完呢。老夫人，我刚才说的‘金玉满堂’现在已经没人

能做了。就说我会做，这料跟工夫也搭不起。今天我给您做的‘金玉满堂’是我发明的几样新菜。”说完，玉儿转身向小翠说：“开吧！”小翠揭去盖碗，一盘极普通的菜呈现面前。克五一看更急了：“这叫什么？白菜？你这喂兔哪？”克老太反倒觉得好奇，坐下来听。

玉儿镇静自若地说：“大白菜，剥五层，去菜心儿，取第六、第七、第八片不老不嫩的帮儿，片一寸大小扇面片儿，鲜蘑水泡一刻钟，滗出水气，滚油炸花椒至糊后撇出，白菜片入滚油，爆火翻折两道，放盐，点醋少许，不容变色即出锅。特点是色泽似玉，清淡爽口，又香又脆，余味清新。”克五指着玉儿气道：“说得再热闹，也是炒大白菜。”这边，小翠又掀起一个盖子。克五看罢更是来气：“咳！这不是山药吗？”玉儿微微一笑说道：“山药去皮儿，切成菱形厚片儿，入水浸泡，水中加海米、点白醋。滗水后过温油，滗油后再加料烹制，自然挺括，不绵软。这里关键是醋的使用，多了，山药里的淀粉变质，色儿就不对了，少了，不脆生。”克五再看下去，只见这几道菜分别是青椒炒肉丝，鸡蛋炒饭，阳春面……他一下就急了，瞪圆双眼叫道：“玉儿！你敢糊弄我？！”此时，克老太却饶有兴趣地开了口：“玉儿姑娘，你说下去，我还想听听。”玉儿对克老太笑笑说：“这几道菜都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也是家家饭桌上经常吃的，谁都会做，谁都会炒，可就是这最普通、最常见、最简单的菜，你要把它做好喽，做出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味道，那就难了。”

### 第三章八(5)

修鼎新忽然插话，他对玉儿非常看好，说：“以前大宅门里选厨子，就用这几道菜。

简单，但最考功夫，一般都做不好。能做得好的，参鲍翅肚都不在话下。这就是最简单的才是最难的道理。”克五瞪了修鼎新一眼：“行了！你还替她说话。这是拿不出金玉满堂来，跟我这儿编哪！”克老太开口打断了克五的话：“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好个秀外慧中、冰雪聪明的厨子！修先生，把你刚才说的这个理儿，再说透点，我想听。”修鼎新回克老太的话：“最简单的才是最难的，这看起来实在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其实，这里边有思悟、感悟和顿悟。做菜也罢，做人也罢，简简单单，实实在在。老子所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也就是说，从一种繁文缛节到返璞归真，进入一种大境界，就完全脱去了那些表面形式的东西。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此话让克老太极受用，她听着不住地点头，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诸位，起筷吧，这就是我想要请各位吃的‘金玉满堂’。”适意居开张这天，大清早，瑞英亲自指挥着店里的伙计们忙里忙外。大红灯笼挂起来，“适意居”的匾是新油的，闪闪发光。瑞英站在店堂里，

左看右看，问花鼻子：“灶间里边都就位了吗？”“都备齐了，就等您亲自点火了。”瑞英又问：“开张用的炮仗呢？”花鼻子回道：“定了，一会儿就送到。”瑞英还是不放心：“商会送的喜幛子呢？”“照您的吩咐挂在大堂正中间。该请的客人，帖子都发了，五爷，七爷，贝勒爷，那王府，怡王府，恭王府……都说来。民国了，没什么人请他们这些前清遗老，他们都没地方吃去了。”瑞英一听这话，面色不悦，他瞪了花鼻子一眼：“没地方吃去的，才来我这儿？”花鼻子忙解释：“这些人都是您让请的……”“请这些人，为的是表示适意居的身份地位！我瑞英开馆子，不是卖鸭子大饼，找碗饭吃，要俩小钱，咱们跟对门福聚德不一样，跟卢孟实那货不是一个等级！”花鼻子一劲地点头：“明白，明白了……”瑞英气还没有消，说：“记住喽，有适意居才有我，有我就有适意居！我这次是豁出命去和他们干！”花鼻子应和着瑞英的话：“对！跟他们拼了！”瑞英说完，去厨房点起灶火。火焰霍然而起，一时间，适意居似乎又活了过来。

此时，伙计拿着爆竹开始放，鞭炮轰鸣。瑞英和克灵湘满面春风，走到店门前，拉下适意居牌匾上的大红绣球。

叫花子们围上来，打着牛骨头开始唱：适意居，今儿开张，开张大喜真叫忙。

叫花子，凑热闹儿，给您贺喜道吉祥！掌柜的，瑞大爷，财大气粗财神爷！

好买卖，好地段儿，八珍烤鸭真解馋！

发大财，好运长，您吃肉来我喝汤。

掌柜的，发点赏，给您把喜歌唱一唱。

今儿的日子不赏钱，往后的买卖准玩完儿……克灵湘听了花子们的歌，撒了一把钱。叫花子一拥而上抢钱。

花鼻子挥手轰他们：“去去去，都散了吧！”

### 第三章八(6)

克灵湘看着稀稀落落的几个祝贺开张之喜的花牌说：“怎么就这么几个？这七零八落的，多丢人。”花鼻子说：“我叫他们送了呀！”克灵湘白了他一眼：

“你呀，就是不会办事。”花鼻子委屈地说：“请帖上都写了，‘如有花牌、喜幛，请提前致送’。”克灵湘哼了一声说：“这些个小气鬼，就奔着吃来的。这冷冷清清的多难看。赶紧去买几个回来。”花鼻子不解地问道：“咱们自己买？自己给自己送花牌子？！”克灵湘生气地说：“你嚷什么？叫你去你就快去！”一顶不大的轿子停在门前，下来一位白发白胡子的老头儿，一副前清打扮，脑后拖着条细辫子，拄着手杖，颤颤巍巍。花鼻子赶快迎上，打千：“老王爷！您吉祥啊！”老头咳着说：“吉祥，吉祥，咳……”花鼻子贴着老头儿耳根说：“您老能来，适意居脸上有光啊！”老头端详着门脸大声问：“有饭吃吗？”“有。早都预备好了。”老头儿抱怨着说：“上回‘廉祥坊’开张，也给我下帖子，坐了一上午，就给喝一壶茶水，饿得我前心贴后心。”花鼻子跟在老王爷身后说：“这是瑞家开的馆子，跟那些穷酸不一样！”老头听了，点点头，进了适意居的门。

克灵湘见到老王爷又是一通寒暄。

这时，伙计喊着：“英王府七爷到！”一辆车停到适意居门口，下来一位，也是长袍马褂的，只不过没有小辫。

花鼻子站在门前招呼：“七爷到！您快往里请！”陆续来的都是些晚清打扮的遗老遗少，克五带着修鼎新也来了。

花鼻子见到克五，高兴地跑了过去：“五爷，修二爷，你们可来了，英少爷念叨老半天了。

”克五看着适意居的店面，不禁感叹着：“嗨，还真有个大开张的样儿！”进了大门，店堂里都是互相认识的人，大家伙互相打着招呼。

正当这时，卢孟实来到适意居门前，后边跟着两个伙计，拉着一幅大红幛子，上写：“前门肉市福聚德全体同仁贺。”卢孟实满脸笑容，抱拳行礼道：“恭喜！恭喜！”正在热闹的适意居门前立时静了下来。瑞英出来了，他一眼看见卢孟实，心就往下沉，铁青着脸说：“卢孟实！你来干什么？！”卢孟实微笑着说：“我是贺喜来的。”瑞英冷笑着：“用不着！”卢孟实不想结冤家：“都一条街上，又是对门，做买卖讲的是个仁义江湖。”瑞英狠狠地说：“姓卢的，我跟你吃冰拉冰，没话(化)！你给我走！”众位客人打圆场道：“抬手不打笑脸人，人家是送喜幛子来的，不能太不近人情呀！”瑞英板着脸。

卢孟实见这番情景，便对伙计们说：“把幛子放那儿，咱们走。”福顺、生子将大红喜幛子放在了门口立着的招牌上。

卢孟实刚要出大门，几个人抬着花牌子来了。送牌子的人不会拐弯说话，冲着瑞英就说：“掌柜的，这是您柜上订的花牌子，给您送来了！下款没落名，是您自己订的，给自己送，自己给自己送花牌，也是个乐子！”花鼻子抢上前，说：“你哪儿这么多废话！”卢孟实看了一眼大红脸的瑞英，便和伙计们走出了适意居。

### 第三章八(7)

瑞英狠瞪了花鼻子一眼，抓起卢孟实送的喜幛子团成一团，扔出窗口。怎么这么寸，这揉成一团的喜幛子，正好扔在唐家二少爷唐茂盛头上。

唐茂盛正打适意居门前路过，他捡起喜幛子一看，原来是福聚德送适意居的。唐茂盛顿时气得骂道：“这是谁吃饱了撑的！”唐茂盛拿着喜幛子，气冲冲进了福聚德，一进门就喊：“这是谁叫送的？说，谁送的！”

王子西害怕地缩起脖直摆手：“啊，不是我，是……”唐茂盛说：“让人家扔出来，找丢人现眼啊！”卢孟实过来并不生气，说：“二爷来了，坐，福顺沏茶！今天闲在？”唐茂盛没好气地说：“忙着哪！我知道他们适意居今天开张，特地来恶心恶心他，我这还什么都没干呢，你们倒好，上赶着送喜幛子！这不是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卢孟实解释道：“您先听我说，适意居开张，按理说，咱们得有个表示。”唐茂盛一瞪眼：“我爸爸就是他们逼死的，我还表示？我拿麻雷子崩他们！来人，放麻雷子！”唐茂盛拿出带来的几大挂鞭炮，冲伙计们说：“拿这个，朝他们大门口扔！”卢孟实上前拦住：“这可不成！”唐茂盛不满地对着卢孟实说：“卢孟实，有你这样做买卖的吗？你是成心气我？”卢孟实说：“二少爷，您别生气。您看，我就不生气。”“我没你有气量。”卢孟实安慰着二少爷：“您喝口茶，听我说这个理儿。您是爱习武的，《三国》您看过，诸葛亮为激怒司马懿，让他出兵，特为送了一套女人穿的衣裳去，那意思说别学小脚女人，不敢出兵。可人家司马懿当着送衣裳人的面，当时就把这衣裳穿上了。还告诉使者回去谢谢他们丞相的礼物。”唐茂盛不屑地说：“你自以为是诸葛亮啊？！”卢孟实一笑，心情反倒很轻松：“那也不是。咱们送喜幛子，咱们站在理上，他扔出来，他不懂人事，大庭广众，明眼人都看着呢，我怕就怕他笑咪咪地把幛子收喽，再请我进去吃一顿……那就是我败啦！”唐茂盛本是个粗人，听卢孟实这么一分析，也觉得有理，便说：“嗨，你小子这着儿够损的！”卢孟实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唐茂盛说：“合着这一回是咱们胜了。”卢孟实看着热闹的适意居，意味深长地说：“走着瞧吧……”适意居的大堂装修得富丽堂皇，画栋雕梁，油饰彩画，红木桌椅，气派非凡。几桌客人都已

就位，桌上铺考究的桌布，摆放着同样考究的餐具。

瑞英来到店堂中央，大声地说道：“诸位今几个能来适意居，捧我的场，瑞英心里万分感激！”说着双手抱拳向四周作揖，众人亦抱拳连说：“客气客气！”众人齐应：“放心吧！没的说！”瑞英又说：“各位看见了，每桌上都有一副不用的碗筷，一个不上桌的主位。那是给主人家预备的，也就是给我和我娘预备的。这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开饭馆，不是做饭的厨子，这是自家的宴席，有主人的位子，天天请客，天天开宴！”老王爷听着不禁赞叹着：“设得好！咱们是什么人？王公亲贵，最小都是五品带刀侍卫，咱们不是开馆子的，咱们是玩！”七爷也说：“老王爷说得好，民国没什么了不起，咱们还是大清的子民！皇亲国戚！”克五也跟着说：“这就是咱们自个儿家的地方，赶明儿，我就天天来！”众人都像抽足了大烟，来了精神，互相安慰着。厅堂里一时间吵吵闹闹的。

### 第三章八(8)

克灵湘说：“今几个是适意居重张大喜的日子，请大家品尝适意居公府八珍鸭！上菜。”伙计们开始忙活起来，先是端洗手水，净手；再是端漱口水，漱口；围餐巾，斟酒等等一套繁琐程序之后，烤鸭上了桌。

瑞英请过修鼎新说：“修二爷是吃遍天下的食家，您给介绍一下。”修鼎新清了清嗓子，振振有辞道：“公府八珍鸭！公府秘传。八味名药，烹制其间。膳中珍品，食中药膳。补中益气，滋脑强肝。外壮筋骨，内祛虚寒。珍馐美味，皇家御餐。所谓八珍……”老王爷插话道：“人参、灵芝、杜仲、当归、首乌、枸杞、不老草……”修鼎新说：“老王爷吃过见过，说得一点儿不错。适意居这八珍就是从这儿演化来的。”“不是这八样儿？”修鼎新解释说：“这回用的是：鲍鱼、鱼翅、火腿、香菌、开洋、莲子、鲜笋、茭实，八味料，精选洗净，加上各种调料，塞进鸭子的肚子。鸭子就不说了，自然是选最好的了。

先煨上十个时辰，让味道充分散开，养分充分吸收，而后才能上炉。精烤、细烤，每道工序都是按当年老怡王府的做法儿，不得丝毫走样儿。出炉的鸭子，外焦里嫩，入口酥软，有咬劲儿但不糜烂，有脆劲却不肥腻。”修鼎新话音刚落，四周响起稀落落的叫好声，不少人早已迫不及待地吃上了，嘴堵上了也就顾不上喊好了。

见所有人已吃得差不多，瑞英招手，伙计端上“八瓣荷叶发面饼”。

有一位客人，见了饼拿起就咬，瑞英看着直笑。老王爷老眼昏花，也接过饼就咬。一旁的七爷忙喝道：“嗨！瑞英，全是王府气派！老王爷，您刚搬出王府几天，就把规矩忘了？”

这是吃的吗？”老王爷拿着发面饼，想了一会儿，恍然大悟：“该打！该打！全让民主共和把我给闹糊涂了。”说完，老王爷用饼擦起嘴来，擦完就扔了。

那位客人这才明白过来：“是……擦嘴的？！”说完，也学着擦，可擦完了又不知怎么处理。见老王爷将饼扔到桌上，也学着做。伙计上前当废物取走，不一会儿工夫，就收了一簸箕。

福聚德关门后，常贵刚要走，又想起了什么，见周围没人，便上前跟卢孟实说：“掌柜的，我谢谢您！”卢孟实只说：“小五病好了吗？”“不烧了，多亏您派人给家里送钱，要不小五儿就烧坏了。我常贵这辈子感激不尽。”卢孟实说：“这是应该的，您对福聚德有功。”常贵小声说：“这钱我一准还上。”卢孟实转了话题说：“这几天，咱的座儿掉了不少，可不能再往下掉了。”常贵点头说道：“适意居刚开张，人们吃个新鲜，凑个热闹儿，这是常有的事儿。过去这阵儿热闹劲儿，该是谁的主顾还是谁的主顾。您别急。”卢孟实说：“我不是急……”常贵明白了说：“明儿，我一早就来，先约点老人……”“那还得费心让您跑腿去。”“没关系，跑惯了。”卢孟实感激地拍拍常贵：“咱们这柜上得安个电话了……”这一夜，卢孟实几乎彻夜未眠。

### 第三章八(9)

第二天，正是饭口上，福聚德和适意居传出烹调的响声，门口站着堂头在招呼客人。

常贵站在福聚德门口见到熟客便叫：“哟，张爷，老没见了，里边请您……”张大爷说：“啊，常贵呀！”常贵道：“盼您好些日子了，我还给您留着好茶呢！您是四位，来了！”张爷笑笑，手指指对门：“我们今天到那边试试‘公府八珍鸭子’。”常贵还想挽留：“要我说，鸭子还是纯烤，不加料儿的好吃。”“我们想试试他们公府家的排场。”说完，张爷和几个人往适意居去了。

夜已经深了，适意居账房的灯火依然亮着。花鼻子拨得算盘珠子拍拍直响，瑞英跟克灵湘在一旁看着。打完账，花鼻子说：“流水总共是七十八块五毛七。”瑞英说：“不对吧？光鸭子就是五六十只，怎么这么点儿钱？”花鼻子

说：“我的爷！您也不想想，真正给钱付账的没多少个！净是这个记账，那个先赊着！”克灵湘安慰瑞英：“这点儿亏空不算什么，咱们顶得住！把对门儿压下去是真的。”瑞英点头说道：“我注意了一下，好多客人原来都是常贵的常客，这几天，也都跑咱这儿来了。那要是刨去工本，能有多少进项？”花鼻子又打算盘：“鸭子六十，一只平均七毛八，六八四十八，六七四十二，一共是四十六块八，药材按进价算，总共是二十一块八分七，加上柴火工料作料消耗，都打在里边，是十块多点吧……”瑞英一拍手叹道：“合着闹一个不赚。”克灵湘说：“这就不错，还有明儿哪！着什么急呀！”瑞英长出一口气：“只要是把他姓卢的给我压下去，赔着我都干！”第二天饭口上，还是像昨天一样，大批熟客被适意居招走，福聚德这边生意清淡。卢孟实像只困兽，背着手在大堂里转，转一会儿出大门，一会儿又推门进来。他这么转来转去，直把王子西的眼都弄晕了：“我说你坐那儿歇会儿，我瞧着你都眼晕！”卢孟实低着头，急着说：“流水上不去，周转就没现金了。”王子西还记得装电话的事儿，便问：“那你还要装电话？”卢孟实回他的话：“我做生意不在这些地方打算盘！”说完，他不悦地走到后院。

王子西看着店里的生意不景气，也无心呆着，便对常贵说：“我去趟大爷家，送这个月的月份儿。掌柜的昨晚上一宿没合眼，没事别烦他。他一心烦，大伙都不得安生。”“唉。”常贵答应着。这时，望春台的小翠走进门来，一进门就问：“卢掌柜的在吗？”常贵问：“找我们掌柜的？你哪儿的啊？掌柜的现在不在，有事跟我说吧。”小翠看了看常贵，不屑地一挑眉头说：“不成！非得跟掌柜的本人说。”常贵便再细问：“你这姑娘啊，你是卢掌柜的什么人哪？”“什么人也不是！我是我们姑娘叫来请他的。”“你们姑娘又是哪位？”小翠不愿多说：“我不告诉你，见了卢掌柜他自然认得我。”常贵想了想说：“卢掌柜不舒服，这会儿不见客人。”“不舒服？不舒服也得见我。”常贵看这个姑娘比较难缠，只得问道：“你叫什么，我给你说去。”小翠一扬脖，说：“我叫小翠儿，你去说吧。”常贵只得到后院找卢孟实去了。可到了后院，常贵趴在卢孟实屋门外听了听，没见动静也就没敢出声。他又折回店堂，对小翠说：“姑娘，我说不成吧？”小翠诧异地问：“他不见我？”常贵回话道：“他有事儿。”小翠又问：“你说了我是谁了吗？”常贵一时应付她：“说了说了，小翠儿！不见！”小翠一听这话，生气了，扭身就走，正与成顺撞了个满怀。小翠噘着嘴嘟囔了两句。

### 第三章八(10)

成顺一看是小翠，便说：“哎，是你呀！”小翠气呼呼地不理他。成顺追上她说：“我见过你，你上我们福聚德干吗来了？”小翠还在生气：“没事儿，我



吃多了撑的。”成顺不解地看着小翠说：“嗨，你吃枪药了？”“你们掌柜的才吃枪药了呢！”成顺拉住小翠跟她解释：“对门儿跟我们打擂台，掌柜的这两天心里头烦着哪。”小翠赌气说道：“他烦，我不烦！请不来他这尊神仙，玉儿还不知道怎么说我呢！又得说我脾气不好，不会说话儿。”成顺看小翠委屈的样子，心里直发软，他逗小翠说道：“哟！你不会说话儿？那我们这舌头不都得拉下来当口条卖了？！”小翠吓了他一下：“去！贫！”成顺还接着贫：“当口条都不成，太短了！”小翠扑哧笑了出来。

成顺见小翠笑了，心里也好受了：“适意居弄出个什么公府八珍鸭，把我们的主顾全拉走了，这几天掌柜的正想辙呢，脑袋都大了。”唐茂昌家的小福蔓已经会走路了，小家伙长得圆头圆脑，非常可爱。王子西拿着这个月的份儿钱一进门，看到大奶奶正在逗小福蔓，便说：“大奶奶，这是这个月的份儿钱，我给您送来了。”大奶奶撇开福蔓，走过来，从王子西手里接过钱，点出几张票子放在一边儿，说道：“子西，你是柜上的老人了，当初老爷子最器重你，待你不薄。”王子西说：“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老唐家对我的好。”大奶奶冷冷地说：“听说当初卢孟实是你举荐的。”王子西一听这话，有些着慌，忙说：“是这么回事，那会儿生意不成，老爷子又病着，实在是没辙，这也是老掌柜的意思。”大奶奶又说：“这件事我就不较真儿了。大爷心不在柜上，我一个女人家也不能天天往福聚德跑。柜上的事我们一点不知道。”王子西此时已经明白大奶奶话里的意思。他低着头，一时没言声。

大奶奶继续说：“买卖是老唐家的，谁干谁不能干，留谁辞谁，要紧的事还得我们说了算！

我们要是看谁不跟我们一条心，马上就叫他辞工走人！”王子西听出这话带有威胁的成分，便只得说：“那是，那是。”大奶奶打量着王子西，看了他半天，才又说：“你心里明白就好，你是老掌柜的人，我们信你。往后，卢孟实有什么事，要干什么，有什么对我们不利的，柜上出了什么事，你第一个就得告诉我。”王子西点头应着：“明白，明白。”“这点钱，你拿着。”大奶奶将刚才点出的几张票子塞进王子西手里。

王子西慌忙说：“钱我不能拿，我拿着柜上的薪水呢……”“这份是特别给你的，拿着！”王子西拿了钱，不再说什么。等他走了之后，唐茂昌从房间里出来，问大奶奶：“你给他一份钱干吗？他拿着钱呢。”大奶奶瞪了大少爷一眼，说：“这点钱换来的利可大了，你等着瞧吧！”小翠回到望春台，一进门就绷着脸，对玉儿诉起了苦。玉儿疑道：“他不来？”小翠生气地说：“我的面子不够大。”

### 第三章八(11)

玉儿想了一下，看着小翠说：“请不动他？不是你又跟人家吵架了吧？”小翠委屈起来：“我哪儿敢吵架呀，我那儿低三下四地请，人家都不买账，还敢吵？”“真的？”玉儿皱起了眉头。

“这还有假。人家说他心里烦，谁也不想见，把自个儿关在房里‘坐关’呢。”玉儿的倔劲儿来了，说道：“那我自己去，看他来不来！”说完，玉儿带着小翠，一起去了福聚德。小翠铁着脸，跟在玉儿身后。两人走进福聚德的店门，福顺见了，热情地迎上前：“您来了，这边请。”福顺回到账房对常贵说：“师傅！您快来吧，那个女的又来了！”常贵问：“就刚才那个？”福顺点点头：“还带着一个。”“我瞧瞧去。”说着，常贵来到店堂，看见玉儿和小翠坐在福聚德的雅座里。

玉儿见了常贵，没好气地说：“我要一只不大不小、不肥不瘦、皮酥肉嫩的烤鸭，只吃皮儿。”常贵疑道：“只吃皮儿——？”玉儿不接他的话，又说：“另要四道小菜。”常贵赔着笑，解释着：“我们没有热炒，只有鸭四吃：除了烤鸭卷饼，还有鸭油蒸鸡蛋，鸭肉炒芽菜，鸭汤熬白菜。”玉儿一翻眼皮，说：“又不是什么难的，你们现成就有：盐水鸭肝、卤煮鸭心、酱鸭翅、芥末鸭掌。”常贵又赔笑道：“这位大小姐，我们只有鸭四吃，没有您要的这四样小菜儿，要不，我给您上外边端几个菜……”玉儿成心斗气，逼问常贵：“连这些东西都没有？”“没有。”玉儿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叫你们掌柜的出来！”福顺颠颠地跑到后院卢孟实的房间，急慌慌地说：“掌、掌柜的，您快、快去吧……”卢孟实正在屋里烦躁地走着，见福顺慌慌来报，心里更烦：“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看你，又沉不住气了？！”福顺说：“来了一个吃主儿……”卢孟实不解地说：“开饭馆子的还有怕吃主儿的？”福顺越急越说不清楚：“这个吃主儿厉害……”卢孟实不以为然地说：“常贵什么人没见过？什么人对付不了？”福顺直摇头：“不灵，这回不灵了。她说鸭四吃不好，要小菜，鸭肝、鸭掌、鸭心、鸭翅膀。”“奇怪！”卢孟实皱皱眉。

福顺接着说：“这个女的，是打望春台来的……”还没等福顺把话说完，卢孟实便一个箭步冲出了房间。

卢孟实三步两步来到雅间，见到端坐在那里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清秀美丽的玉儿。

### 第三章八(12)

玉儿此刻正铁青着脸，一脸怒色。卢孟实见状，心里已明白。他赔着笑，问候着玉儿：“你来了？”玉儿转过头去，不理他。

卢孟实见她没消气，就煞有介事地说：“贵客来了，怎没人叫我去？福顺，就是没眼力见儿，等会儿再跟你算账！”玉儿开口说道：“我是来吃饭的，我要的几样小菜儿，你们说没有！”卢孟实说：“啊，是没有。”玉儿站起身，冷冷地说：“那我就走了。”卢孟实见玉儿真要走了，着起了急，他上前拉住玉儿的胳膊，声音不自觉地高了八度：“不成！你别走！”门被推开了，福顺探进头来说：“掌柜的，没事吧？”卢孟实一脸的尴尬，冲福顺嚷着：“出去！”吓得福顺赶紧关上门。卢孟实接着发火：“没我叫，谁也不许进来！”雅间里，卢孟实和玉儿分坐桌子两边，一副谈论公事的样子。卢孟实已经好些日子没见着玉儿了，要不是最近适意居搞得他心烦，说不定，他早就去望春台几趟了。正想着，玉儿忽然开口道：“本来是要请你过我那边去，好好谢谢你。”卢孟实问：“谢什么？我无功不受禄，不敢当。”玉儿说：“为了克五他奶奶那桌金玉满堂，我烦了多少日子，正没着儿的时候，你一句‘最简单的也是最难的’，我一下子就顿悟了。”卢孟实一听，原来是为这事儿，他含笑说道：“这是我应该做的，不值得谢……”玉儿接着说：“你不但帮我解了难题，还博得克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夸，真给我争了不少面子。可是人家今儿个来请你，面儿都不露。我一想，这是小翠儿的面子不够啊，所以才自己来了。”卢孟实直解释：“咳！我不正烦着呢嘛！”玉儿嗔怪道：“那你烦着，我先走，等什么时候不烦了，我再来！”卢孟实又忙说：“你瞧你瞧，又来了不是？刚才烦，现在不烦了，你这四道小菜也给我解了难题儿，我也一下子就顿悟了。”玉儿闪亮着眼睛看着卢孟实，她好奇地问道：“我还没说，你就明白了？”卢孟实一笑，说道：“没这两下子，还能和姑娘平起平坐吗？”卢孟实接着对玉儿说：“对门的鸭子，这几天真是卖疯了。”玉儿点点头，声音平静地说着：“我听说了，就连我那儿的客人都直往这儿跑呢。”卢孟实叹道：“看着吃主儿们过门而不入，都跑那边去了，我这心里头急呀。”善解人意的玉儿看着卢孟实心烦的样子，便柔声安慰着：“光急有用吗？做买卖，向来都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他打公府鸭的牌子，你不会打你的牌子？”第三章 九(1)卢孟实听了玉儿这番话，感触颇深。玉儿见卢孟实听进去了，便接着问道：“我问你，你们宰完鸭子的下水都哪儿去了？”卢孟实说：“扔了。”玉儿拿出一个小食盒，打开盒盖，对卢孟实说：“尝尝。”卢孟实看了看玉儿，拿起食盒里的菜就往嘴里送，边吃边说：“还挺好吃的。”玉儿笑着瞪了他一眼说：“就知道吃，都是从你们福聚德流出去的。”“打我们这儿流出去的？”卢孟实不解地问道。

玉儿慢条斯理地说：“我们那边有个老太太，每天后半夜就着个篮子，沿着

胡同叫卖：‘盐水鸭肝儿，卤水鸭心……’那几条胡同的姐妹、客人们常买来下酒。老太太说，都是从你这儿弄去的不要钱的下水。”卢孟实皱起眉头想了想：“这些又不能烤着吃。”“不能烤还不能卖？‘鸭四吃’太老套了，你不会来个‘鸭五吃’、‘鸭八吃’，把这些下水都做成菜！”卢孟实一拍脑门，豁然开朗：“真是的！”玉儿自得地笑了笑：“哎，这回才算是真开窍了。”卢孟实又摇头又咧嘴地叹道：“哎呀呀，我怎么谢你呀？”玉儿把脸扭向窗户外面，又说了一句话，点醒了卢孟实：“卢掌柜的，咱们得把话说在头里，您鸭四吃也好，鸭八吃也罢，这个主意可是您自己想出来的，不是我玉儿出的，明白吗？”卢孟实点头“嗯”了一下，但又十分感激地说：“不过姑娘的这份心……”玉儿忽然回眸一笑，令卢孟实心驰神往：“我们俩是‘一报还一报’，扯平了。”

”说完，玉儿起身走了，只留下卢孟实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发起了呆。

不过，玉儿这一着儿真是救了福聚德，后来的福聚德有名的全鸭席就是打这上发展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福聚德就打起了大招牌，立在门口的招牌上写着“鸭八吃”，底下是八种菜的名称：“盐水鸭肝，卤水鸭心，芥末鸭掌，糟溜鸭肠，火爆鸭腰，红烧鸭翅，焖鸭喉，烩鸭舌。”行人路过，都会不由自主地驻足观看。

常贵站在门边招呼着：“几位爷不进来尝尝？这是本店新推出来的，北京城独一份！”客人们听着看着都觉得新鲜，这一天，福聚德的生意火得不得了，忙得伙计们都乐得合不拢嘴，腿也跑得飞了起来。

福聚德这么一改，适意居的伙计们都傻了，一个一个张着大嘴往福聚德这边看，连瑞英也隔着玻璃往外看着，他阴沉着脸，手抓着胸口，一副痛苦的模样……不远的地方，克灵湘也在往福聚德的店里张望，等她偶一转头，发现瑞英的脸色不对，便叫：“儿子！”花鼻子听声，赶紧上前扶瑞英：“英少爷！”克灵湘急着道：“别看了，都别看了，扶英哥儿进去！”瑞英摆摆手，阴着脸坐下来，好半天才长出一口气。克灵湘吩咐伙计给瑞英沏上茶，然后坐在他对面安慰道：“你别真生气，你来我往，顶多算是打了个平手！”瑞英其实已经生气之极，他阴沉着脸，自言自语着：“……那些吃里扒外的东西，白吃了咱们，又全跑那边去了！”克灵湘给儿子打气道：“人两条腿，拦也拦不住，还是得想办法把他们压下去。”瑞英皱着眉头，阴郁的神色令人感到恐怖，他念念有词地说：“卢孟实这着儿一定是有高人指点！花鼻子，你马上给我打听去！”“是。”花鼻子应了，立刻就出了门。

第三章 九(2)福聚德这几日都是顾客满座，热闹非常。伙计们忙里忙外地上

菜，一时间，吆喝声，传菜声，让座声，客人们互相招呼的声音，络绎不绝。卢孟实进进出出，把店里的的事儿安排得井井有条。王子西在账房里紧着拨拉算盘，大洋哗哗地滑进抽屉里。这声音让人听了心里特舒坦。

刚到饭口上，克五跟修鼎新一前一后来到了福聚德。常贵一看，来了厉害的吃主，一刻不敢怠慢，他迎上前问候着：“五爷！修爷！正说要请您去哪。”克五对常贵说：“听说，你们这儿又出新花样了？”常贵忙点头：“弄点小花样，不敢跟您二位卖关子。”克五一笑，神气地说：“我可是给你面子，我克五要是上哪家馆子吃顿饭，立马给这家店能招来十桌席。”常贵一劲儿地点头：“那是！五爷是谁？四九城有名的大吃家！修二爷更是甭说，老想跟您请教，您说做一批火腿的时候，必须放一只狗腿进去，不知是什么道理。”这话正拍对了克五，他反倒自以为是，真的卖起关子。他对常贵说：“你交钱了吗？修二，不许告诉他。”修鼎新对常贵倒没那么神气，他是内行人，说：“用鸭下水做菜，这还真是没听说过。”常贵说：“吃完，您二位多指教。里边请！”克五、修二爷落座后，常贵回到门口。卢孟实过来嘱咐常贵，克五这桌的钱就别要了，算在他头上。常贵心里很明白。他回身向后厨喊：“哎，后边，我这儿是三桌，热菜听信儿，冷荤走哇……”王子西听这刚才的话，阴阳怪气地哼了一声说：“可真大方！”这时，大少爷唐茂昌一步三摇地走来了。跟包的福子扶着微醉的唐茂昌，嘴里叫道：“大爷到！”卢孟实等人迎上前，他说：“大爷，今天得空，没上戏园子？”唐茂昌和众人来到账房，一进账房便问：“嗨，几天没来，你还唱上

‘八星报喜’了，买卖不错呀！行啊，卢孟实，买卖让你做起来了。老爷子要是活着，可乐了。”卢孟实一低头，跟在唐茂昌身后，他心里另有打算，可嘴上还是谦逊地说：“我就是按照老爷子的规矩做的。大爷，买卖见好，老爷子一直没了的心愿，也该筹划了。”唐茂昌疑问道：“老爷子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卢孟实提醒他：“您忘了，老爷子想在这三间门脸的地界上起一座楼！”“起楼？又出么蛾子。这北京城哪有饭庄子起楼的？”“没有才好，起得了，咱们就是第一楼！”唐茂昌想了一下，问：“那得多少钱？”卢孟实觉得这事有戏，赶忙说：“我草草打了个价。”说着，他拿起算盘，熟练地打起来。

“找人画图，买木料，石料，拆旧房，清泥头……”唐茂昌听到这儿，已经烦得不成了：“行了，你别算了。刚消停点，你乱不乱啊！”卢孟实想趁热打铁：“其实，两不耽误，买卖照做，资金不够可以想主意筹集，比如……”唐茂昌一脸不耐烦的样子：“你先给我想想主意吧。我得预支点钱，哎，我还没跟你说哪，我要搭班唱一出。师傅说了，首先是胡琴，得有把好胡琴，我唱他托着，有的高腔我上不去，胡琴一带，一点不显。还有，怎么也得做几身行头，置几副头面，还有大帐，师傅说，这是必须的，不能借，再说谁也不借。哎，你听见没有，你也给我算算，得多少钱……”卢孟实呆呆地站在原地，一腔热情被浇了盆冷水，可还不能发作，只有转移目标才行，他转了话题，说：“大少爷，我忘

了告诉您，七爷来了。”大少爷问：“哪个七爷？”“英王府的。”大少爷一听这话，一下就精神了，忙问：“就那个会唱会写会说腔儿的人？”“就在里间坐着哪！”唐茂昌惊奇地问卢孟实：“是你请的？”“我就是为您请的。”唐茂昌兴奋地叫道：“你怎么不早说呀！余老板都服他，余老板最红的那出《汾河湾》就是他给改的腔。我得借机会认识认识他。”第三章 九(3)卢孟实一听这话，松了一口气，说：“哦……可不是吗，现在他就在那边雅间儿。”唐茂昌整整仪容，提高嗓子，换成戏腔，夸张地叫嚷道：“七爷在哪呢？七爷——在哪里——”临出门还不忘吩咐：“告诉柜上，七爷那桌不收钱，我候啦！”等大少爷进了雅间，卢孟实望着天，长长出口气。和瑞英的这一仗他虽然棋高一筹，生意内随外顺。可他真正想的，还是一门心思要起大楼，要坐上轿子呀……晚上，瑞英一个人正独自坐在店里生闷气，这时，花鼻子推门进来了。瑞英看他那副不着调的样子就来气，说：“你死哪儿去了？”花鼻子忍惯了，对瑞英的责骂只是记在心里，不轻易发作，他说：“照您的吩咐，我办正事去了。”接着小声说道，“东家，我问着了，鸭八吃的主意是做堂子菜的那个玉儿给他出的。”“玉儿？”“对，什么盐水鸭肝，卤水鸭心，这都是夜里八大胡同吆喝着卖的那些东西。卢孟实没见过，也想不到，都是望春台那个小婊子玉儿给他提的醒儿。我想，他们俩肯定有一腿……”瑞英一听这话，霍地站起来，青筋直暴，把花鼻子都吓坏了。瑞英二话没说就冲出了门，他在夜色中疾行，他感到愤怒的火焰就要将他烧化。来到望春台，见大门已关，瑞英举起拳头朝大门一阵猛击。院里，小翠喊：“关门儿啦！”瑞英不停地砸门。小翠听了，很生气：“关门儿啦！明天再来吧！”瑞英喊道：“小翠！开门，是我！”小翠走到院门口，打开大门见是瑞英，不解地问：“瑞大爷？这么晚了……”瑞英冲进门里，拨开小翠，径直往里走。

小翠拉住他喊道：“哎，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姑娘睡了……”瑞英冲小翠吼道：“叫她起来……哼！”说着他已闯到玉儿的房门口。玉儿此刻正对镜卸妆，听到门外动静不对，便起身朝外走，还没走到门口，瑞英就气冲冲地闯了进来，把玉儿吓了一跳。

“什么事呀？大夜里的闯到我房里来！”瑞英见玉儿楚楚动人的样子，心里一疼，像有一头怪兽在咬他，他怒道：“我问你，你和姓卢的有来往？”玉儿似乎无所谓的样子：“我打开门做生意，什么人都得来往。”瑞英说：“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的？”玉儿生气地说：“您问这些干什么？”瑞英狠狠地说：“告诉你，我跟他有杀父之仇！”玉儿转过身正色道：“瑞大爷！您要是还有别的事，就快说，要是跟我说您跟卢孟实之间的恩恩怨怨，那，恕我得罪，我不想听！”瑞英霸道地说：“你不想听，那就别往事里搅和。”玉儿看着瑞英感到又气又心寒：“早我就和你说过，人对人，事对事，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这别人管不着。”瑞英也急了，说道：“所以你就给他当军师，出主意！”玉儿争辩道：“我是给

他提过醒，可不是冲你。”“谁给钱你就冲谁，是吧？！”玉儿皱起眉，她没想到瑞英会用恶毒的话来伤她，她气得声音有些颤抖地说：“你说什么？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人啦？”瑞英也觉得话说重了，但他依然固执地说：“我以前没觉得，我尊重你，护着你，不让别人欺负你，可是，你居然这样对我？”玉儿说：“这事儿，说起来就是为了克五那席‘金玉满堂’。我也是还个人情，并不是……”“别说了！”瑞英粗暴地打断玉儿的话，“我算是认识你了！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还真是没错！”第三章 九(4)玉儿觉得脑袋嗡的一下，她气得脸都变白了：“你，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上这儿来羞辱我？我可以和你来往，也可以和别人来往，我又没卖给你！”瑞英也激在火头上，他从怀里掏出一把大洋往桌上一拍，叫道：“大爷我今几个就买下你！买下你，往后就谁也不许碰你！”玉儿气得几乎要晕倒，她用颤抖的嗓音说：“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你以为我是……”瑞英一撇嘴：“你以为你不是？！”玉儿突然大叫：“滚！你给我走！”说着，她愤怒地将瑞英推出房门。

关上屋门，她靠在门上大哭起来。瑞英嘴里骂着，转身就走。小翠站在院子里，被这一幕吓傻了，她对瑞英怯怯地说：“瑞大爷，你这话捅到她心窝子上了！”瑞英还在火头上，也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什么，他对小翠没好气地说：“哼！她自找！”说完，悻悻地走掉了。

玉儿躲在房间里痛哭，小翠推门推不开，焦急地劝道：“姑娘！别哭了，不值当的……”玉儿不理，小翠继续说：“您开开门儿呀。您不开门，我可撞了！”小翠急得欲撞门，这时，房门忽然打开，一脸泪痕的玉儿站在门口，像一枝霜打的百合花。她抹了一把眼泪，对小翠说道：“望春台不能呆了。”小翠听了，一片茫然。

日上三竿，刘金锭才懒懒地走出屋来。勤行管事的对他说：“您这么晚才起来，人市都快散了，哪儿还找得着事情做。”刘金锭一挥手说道：“别招我！烦着哪！”说完，她溜达出去。管事的在他身后愤愤地说：“没钱了还这么横。”刘金锭在街上百无聊赖地转了一天。天渐渐黑了起来，她来到一家饭铺随便吃点小吃，一整天，她都没吃什么东西。那天，卢孟实用马车把她送回来，临走就撂下一句话：“金锭，有什么难处，记得有我卢孟实，什么时候我都欢迎你来。”她只顾想着心事，没注意到两个叫花子早就盯上了她。不一会儿，其中一个小叫花子凑到她身边：“大爷，您可怜可怜我吧，都一天了，水米还没打牙呢。家里还有八十多岁的妈等着我这口吃儿呢……您瞧我这条腿，叫奉军的炮弹给炸的……我们娘儿俩没法儿活呀……”刘金锭心烦地挥手：“去去去！”小叫花子哭起来：“大爷，您的心真这么狠吗？我看您可是像好人啊，您不可怜我这残废，您也得给我那老妈一口儿吧，八十多了，跟着我这没用的儿子遭这个罪啊，我活着有什么用啊……”说着他居然开始抽自己嘴巴。

刘金锭实在看不过去，叹口气，从怀里掏出钱袋，刚要掏钱，却没料想小叫花纵身一跃，一把抢过她的钱袋，转头就跑，他那条腿根本就不瘸。

刘金锭知道上当，大骂着追去。两个小叫花子在前边跑，刘金锭在后边追。眼见着就要被刘金锭抓住，小叫花子一吹口哨，立时围上来几个乞丐。刘金锭身大力不亏，打倒两个，嘴里骂着：“把钱给我！兔崽子！”乞丐帮围攻她。混战中，刘金锭的后脑勺挨了一棍子，她眼前一黑，栽倒在地。

等刘金锭醒过来，已是深夜了。夜空中，一道闪电划过，响雷过后，落下大雨。雨哗哗地下着，一身雨水血水的刘金锭在泥地里艰难地爬着。她咬着牙，在雨夜里痛苦地分辨着方向……卢孟实这一夜被雷雨吵得睡不着，他早早起来，穿过店堂，刚要叫伙计们，却听门外有动静。他走过去，把大门打开，发现门边正趴着一个人，只见此人一身泥水，还带着血污。

卢孟实以为是路倒，刚要说话，就听那人用微弱的声音叫道：“卢……”卢孟实蹲下身一看，不禁大惊：“刘师傅？是你？这是怎么回事？快！福顺成顺小生子！快来！”福聚德的伙计们跑出来，见到此景，赶忙将刘金锭搭了进去。

第三章 九(5)刘金锭头上裹着布，靠在床上休息。卢孟实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来来来，趁热儿喝了。”刘金锭接过药，喝下去。卢孟实又倒水给她：“漱漱口。”刘金锭不好意思地说：“唉……我……”卢孟实打住她的话：“什么也别说，说了就见外了。”刘金锭不禁叹道：“唉！我十来岁跟着我爹进宫，混到现在……”说着，刘金锭眼圈发红，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脆弱过了。

卢孟实安慰地拍拍她的肩：“别胡思乱想，要不我去请那位德国范大夫？”刘金锭说：“不用不用，千万别请他来，我害怕他给我打针！你就按我给你那方子，再吃两服就没事儿了。多放点生姜大蒜就成。”卢孟实说：“我已经叫他们上同仁堂抓去了。”“其实不吃也成。”刘金锭苦笑着，最近她对自己的未来越发感到迷茫。

“还是吃两服好。”刘金锭对卢孟实笑了笑，然后又沉默半晌才开口说道：“打扰你两天了，等好了我就走。”“上哪儿啊？”“我这人自在惯了……”卢孟实叹了一声说：“自打你从宫里出来，我就应该把你接到我这儿来。可你老躲着我……”刘金锭摇摇头，她看着卢孟实，内心充满感激。卢孟实继续说：“你的心思我知道，干这行儿干得伤心了……”刘金锭说：“是伤透了。”“那是你一时心里有气。但凡干一样事，只要有说得来的，能想得到一块去的好伙伴，就能干，能干到老，干一辈子。”刘金锭摇摇头说：“我就是真想留你这儿也不



成，我又不会烤炉，不能白吃饭。”卢孟实一听这话有松动，心里高兴，说：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你这身手艺，到哪儿也不白吃饭。福聚德没热炒是吧？你先留下，添热炒的事我这就筹划。”“那，等你筹划好了，我再来。”卢孟实一瞪眼，说：“我是真心地留你。上次在望春台，我的话就没说完。后来，我一再请你，可你就是不吐口。这次你落了难，第一个儿想到的就是我，这就证明，你信得过我，咱弟兄俩投脾气，有缘分。你爹生死不明，北京城里也没有个三亲六故，你不能这么没家没业地满世界流浪了！你就听我的吧。”刘金锭望着卢孟实诚心诚意的样儿，心里万分感动，但她嘴里却没答应是否留下来，只和卢孟实聊起了家常。

一大清早，福聚德的小生子就被尿憋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着急地往厕所跑，到了厕所门口才发现平日从不插门的厕所，门被从里插上了。小生子一边解裤子，一边踢门，他感到非常奇怪，便冲里边叫：“开门，我憋不住了……”刘金锭在厕所里说：“等会儿！”小生子急得直跺脚：“你快开开门！我上我的，你上你的！”过了半天，门才开了，刘金锭有点愠怒地走出来：“在外边瞎叫唤什么呀！”小生子急忙进到里面：“插什么门哪，福聚德里里外外都是老爷儿们，以后别插了。”常贵这天到得早，一清早也来上厕所。听到两人对话，又看见刘金锭气呼呼的背影，常贵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回头望望刘金锭，不禁沉吟了片刻。白日里，罗大头气不顺就拿徒弟撒气。他扯着脖子喊：“成顺！成顺！这小子上哪儿去了。”

福顺听了，跑过来说：“罗师傅，成顺送外卖去了，有什么事我给您办去。”罗大头依旧愤愤地骂：“成顺这小子，瞅我不打断他的腿！”王子西站在柜台后面，对罗大头说：“又怎么啦？叫魂似的。”罗大头问王子西：“二掌柜，你过来！问你个事儿。他真把刘金锭留下了？”王子西一清早就开始打算盘，他翻着眼睛看了看罗大头说：“这个，我不知道。聘工请人的事由他做主。”第三章 九(6)罗大头不忿地说：“那我举荐的卢二群，地道的荣成帮，他为什么不用？”王子西说：“孟实说过，凡是姓卢的一概不用。”“哼，这就显得他清白了，装着玩。听说留下这个刘金锭让他掌灶头儿？”王子西无所谓地说：“你烤你的鸭子，不关你的事儿。”“那不成。”罗大头一挺胸，故意提高嗓门说道，“又有烤炉，又有灶头儿，谁大？”“两头大，成了吧？”“不成！宫里头开出来的，没什么好货，人家不要的，让他请来当爷爷！他们那些人没地方去，夹把菜刀满世界找活干，什么跑大棚之类的……”这时，刘金锭从后院走来，她在门口已经听到了这些话。她本就是个性直的人，于是冲到罗大头面前说：“罗大头，你说谁呢？谁是夹着把菜刀找活儿干的？”罗大头一见刘金锭，更生气，他指着刘金锭说：“嘿！有捡钱捡东西的，怎么还有捡骂的？”“你当着众人的面，给我说清楚了，你说谁？”罗大头瞪着眼珠子：“谁认我就说谁！”刘金锭的火暴脾气根本受不了这个，她大着嗓门说：“跟我这儿甩闲话，

你算土地庙拜观音，找错了庙门！”王子西见事不好，只得出来相劝：“得了，两位都少说一句。”刘金锭对众伙计们说：“你们听他骂惯了是不是，我可不受这个！”罗大头嘻嘻一笑：“不受这个，我看你什么都能受，给人家白做了两天，人家不给工钱，给骂出来，你也得受。”刘金锭火了骂道：“罗大头，你再说一句！”罗大头一脸不屑地说：“别在这儿人五人六的了，你不是皇上太后跟前的御厨了，有本事你还回宫里头去，别来这儿抢饭吃，我们福聚德水池子浅，装不下大王八！嘻嘻……”卢孟实从后院来到店堂，他一进门就喝住罗大头：“罗大头，闭上你的嘴！”罗大头见到卢孟实，便说：“你是掌柜的，你可得一碗水端平喽！”“我怎么没端平？留下刘师傅是为了添热炒。”罗大头奇怪道：“添热炒？”卢孟实点点头说：“我要把福聚德做大，做成北京城一流的大饭庄子，就得有热炒！”罗大头不屑地说：“口气倒是不小。”卢孟实不理他的话，只是说：“可是，人家刘师傅要不要在这儿干我还不知道呢……”“我干了，我不走了！”刘金锭突然做出一个决定，让卢孟实着实惊喜了一把。

“真的？”卢孟实问她。

刘金锭对卢孟实说：“我这个人就是怪脾气，你请我我不一定留，谁要是想方设法挤对我，轰我，我还就是不走了！”这一晚，卢孟实心情特好，他来到望春台想找玉儿聊聊，可没想到，望春台居然关张了。在夜色中，紧锁的大门上边，牌子摘下了，一切都空落落的。卢孟实在门外喊了几声，却没人应。“她们会去哪儿呢？”卢孟实很担心，他不知出了什么事，便到附近的妓院去打听。两个妓女却嬉笑着争相拉扯他，卢孟实甩开胳膊问道：“玉儿呢？”妓女收了笑说：“这我们可不知道，人家不愿在我们这种地方待了，搬走了呗，说不定，回江南的老家了吧。”卢孟实听了这话，一脸的茫然。

其实，这一晚，内心不能平静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瑞英。白日里，瑞英抱着一盆盛开的牡丹花想去见玉儿。自从那天吵过之后，瑞英便开始后悔了。犹豫了几天之后，他终于决定向玉儿妥协。可是，他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堂子菜馆的一把大铁锁。

“玉儿！小翠！”他站在门外无助地叫着。望春台的老鸨子走上前，对他说：“哟！瑞大爷！老没见了，您不知道哇，玉儿搬走了！”“她上哪儿了？”老鸨摇摇头，说：“她没说，就说不在我们望春台了。您这是……要不，您到我们屋里挑一个模样儿好的姑娘？”瑞英根本没听进她的话，只顾自言自语着：“是我伤了她，伤她的心了……我这不是人的脾气！”说着，瑞英狠狠地给了自己一拳！

第三章 九(7)这天，成顺像往常一样上街买东西，看见一个人影，看起来像

小翠。他快步走上前：“小翠！小翠——”小翠回过身，见是福聚德的成顺，真是又惊又喜：“是你呀，成顺。”成顺问：“你们怎么不在望春台了，上哪儿了？让我好找。”小翠听了成顺的话，脸不禁红了起来：“你找过我？”她试探着问。

“每次给外面送鸭子，我都打望春台门口走。看见你们门也锁了，牌子也摘了，我心里真难受。干吗不做堂子菜了？”小翠提着菜篮，向四处看了看才说：“我们现在又开了一间，专做素菜。我们姑娘说了，既然从望春台出来了，就彻底脱离窑子味儿。功德斋，专供那些吃斋念佛的人吃，都是素食。”“嚯，这么大的事都不说一声。”成顺心里有些怪小翠。

“不是我不告诉你，是我们姑娘不叫说。”成顺接过小翠的菜篮子帮她提着。小翠接着说：“你回去可不能跟你们掌柜的说这事！”“为什么？”“我们姑娘谁都不叫告诉……”小翠的话还没说完，只见街上人们慌乱跑过，差点撞上小翠，成顺用身子护着她。

“干吗？出什么事了？”街上有人说：“不好了，高碑店打起来了！快跑，要关城门了！”成顺和小翠随着人流往前跑，小翠对成顺说：“不成，我得赶紧回去了，不然我们家姑娘该不放心了……”正说着，人流将他们冲开，成顺被慌乱的人群冲得跌跌撞撞，他徒劳地叫着：“小翠，小翠，别忘了来找我……”炮声在城外隐隐地传来，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日子狂风般地席卷而来。民国九年，直皖战争爆发。双方在涿州、高碑店、琉璃河、杨村一带接火，皖系战败，段祺瑞通电下台。直、奉两系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张作霖这时进了北京城……

#### 第四章十(1)

军队开进了城。大清早，人们小心地打开门缝向外张望，一双双眼睛充满着惊讶、惶恐、不安。买卖家刚刚下了板，一见有兵来，又都纷纷挂上。

大兵们横行霸道，随意到商店里抢夺。一时间，人心慌乱，人们挤在粮店门前抢购，店家掌柜的更都是惶惶不可终日。

店不能正常开张，卢孟实沉闷地坐在椅子上想事。成顺过来给他倒好洗脸水，卢孟实无意中竟然将水盆碰翻。

常贵过来帮着收拾。他见卢孟实心事重重，便想拿话儿岔开他。

他说：“卢掌柜的，我跟您说个事儿。”卢孟实心不在焉地“嗯”了一声。

常贵说：“您注意刘金锭刘师傅了没有？他好像有点儿毛病。”卢孟实转过脸，疑惑地看着常贵：“有毛病？什么毛病？”常贵犹豫了一下，说：“我一时半会儿还说不好，反正挺怪的，他上茅房都关着门。”“在宫里这么些年，每天看着三丈三的宫墙，就是个小猫小狗都关出毛病了。”常贵担心地摇着头说：“好像不太对路，他的房门老关着，上茅房还不让别人进……”卢孟实见怪不怪地说：“宫里头出来的，难免有点怪。”说着，他伸手刚要洗脸，却不小心又将脸盆打翻。“今天这是怎么了？！”卢孟实自言自语着。

常贵问：“卢掌柜的，您有心事吧？”卢孟实向来不瞒常贵，便也直说：“是呀，你还记得玉儿吗？她在望春台的堂子菜馆关门了。”常贵一边收拾一边说：“我也听说了。”卢孟实皱着眉头说：“开得好好的，说关就关了。”“一个女人人家，做这一行，又是那么个地方，世道又这么乱，不容易呀。”卢孟实摇摇头，不放心地说：“我担心，别是惹了麻烦了……回家乡也得打个招呼吧？”

常贵擦过地，对卢孟实说：“其实，您要想找她，我看倒也不难。您问问成顺。”卢孟实惊异道：“成顺，他怎么会知道？”常贵笑笑，对卢孟实说：“这小子和那个小翠正……”商会会长曹四爷、勤行公寓管事的，还有几位绅士模样的人坐在商务会馆里。主座上坐着一位风尘仆仆的军需官王副官。此人生得很壮，黝黑的皮肤泛出青紫色的亮光。

勤行公寓管事的正和军需官商量着事，他说：“老总，不是我们驳您的面子，这事儿我这儿实在是办不了啊。您想想，住在我们那儿的都是些勤行里的散兵游勇，北京城里有句俗话：‘夹着把菜刀跑大棚。’哪儿能操持得了千数多人的席面？”军需官瞪着眼睛不耐烦地说：“大帅把这件事情交给我办，我不找你们找谁？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就没有人能承办这么点儿事？真他妈的邪门儿了。”曹四爷陪着笑脸说：“这件事情的确不大好办。您想啊，大帅打了胜仗，一时高兴，说了这么句话：‘要在战场上大张宴席，庆贺胜利。’大帅的心气儿我特别能理解，一是为打了胜仗，二也是为了犒劳那些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将士，我说得对吧，长官？”军需官说：“没错！就是这意思。”

#### 第四章十(2)

曹四爷又说：“可您想啊，这可不是挨家饭馆征大饼，办席面可就不那么容易了。两千多人，十个人一桌，一百个人十桌，两千人就是两百桌。甭说在战场上，就是在北京城里边最大的饭庄子里办，这席就是能开，人还坐不下呢。”军

需官不容置辩地说：“这席办得成得办，办不成也得办！大帅说了，每桌八碟八碗，一个都不能少！另外每桌起码得上一只烧鸭子！弟兄们都知道北京的烧鸭子，到门口了，不得尝尝？”听到“烧鸭”二字，曹四爷眼睛忽然一亮：“长官，我有个主意，您听听成不成。”“说！”“既然张大帅把这个差事交给您了，您哪，又这么看重我们这些人，找我们商量，作为北京商会的会长，出不了力也得出点主意，这也是分内的事……”军需官不耐烦地叫着：“别绕来绕去，直说。”“这活儿，我掂量着，非得实力雄厚的大饭庄子才有力量接！”“我不是早说了吗，给钱！不是白吃。”曹四爷忙说：“知道知道，您听我说完。眼下北京的大饭庄子都集中在前门外肉市一带。刚才您说的烧鸭子呢，眼下北京最有名的有两家，都在肉市。一家叫适意居，一家叫福聚德，离这儿都不远。我看，您不妨亲自到前门肉市走走，转转，说不定哪家愿意接这档子活儿。”军需官听了，点点头：“嗯……这倒像是会长的话。走！前门大街肉市去看看！”说着，他起身就走，真是军人作风。曹四爷等人也跟着站起，忙着把这位“神”送走。

军需官按着商会会长所指的路，来到适意居门前，下了马，他的士兵们便咚咚地砸门。

适意居大门紧闭，显得冷冷清清的，士兵在门外喊：“有人吗？”花鼻子这时从门里溜出来：“老总，长官，您这是……吃饭？”军需官四面看看说道：“你们这买卖不行啊！”花鼻子一脸赔笑道：“平时还成，这不是打仗闹的嘛，长官想吃点什么？”“妈的，跑了半天都大晌午了！先吃饭。”说完，领着一群士兵进了适意居。花鼻子点头哈腰说：“几位辛苦，先吃饭，吃饭！”军需官和几个士兵坐下来开始大吃大喝。瑞英过来对军需官说：“我是这儿的老板，叫我瑞英好了。长官辛苦，多吃点儿。弟兄们多吃啊，管够！”军需官抹了把嘴说：“哎，好多天没正经吃顿饭了。瑞大老板，咱们那事儿，就是你了。”随即把大帅要办两千人大宴的事说了个大概。

瑞英正在迟疑。花鼻子叫瑞英：“掌柜的，您看看这菜……”瑞英走到包间之外。花鼻子跟他小声说：“这活儿您可不能接，干不好就是掉脑袋的事！”瑞英急着说：“我也知道，可是，不接马上就得掉脑袋，你没看见都带着枪哪！”花鼻子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咱们不会……”花鼻子贴在瑞英耳根说了两句，瑞英点点头，重又回到包间。

军需官酒足饭饱了，正在剔牙。瑞英进来就说：“您这件事我想好了，您找对门儿做，他们成！可着北京，您找！福聚德要是不成，就再没有第二家了。”

花鼻子在一旁帮腔：“都是做这行的，您想，谁不知道谁？您就找他们，他们掌柜的叫卢孟实，您就找他没错！”军需官沉吟半晌说：“那好吧，既然你们是同行，都是做烧鸭子的，说得必然没错。我这就过去找他们……”军需官们一走，花鼻子一拍手掌幸灾乐祸地说：“哎，咱们就等着瞧热闹吧！”对面的福聚德里，成顺正跟卢孟实说起玉儿的事。

卢孟实听他讲完后，自言自语着：“搬地方为什么不叫我知道？”成顺抓着头皮说：“那我就知道了。准是怕您费心……”“地址再说一遍。”成顺又重复了一遍：“井台儿胡同六号，进门往东一个小跨院。”卢孟实想着玉儿的事，心里就跟丢了魂儿似的，他不管不顾地上街叫了一辆车，刚想直奔玉儿那儿，可忽然转念一想，就对车夫说：“上瓷器店。”过一会儿，卢孟实来到一家瓷器店里，一进门，只见台面上摆着几座观音像。掌柜的见有客人来，忙热心地介绍着。

“这尊是送子观音，这是千手观音，这种是拿杨柳枝的普渡众生观音……”卢孟实打断掌柜的话：“如果是斋菜馆子供奉，什么样的好？”掌柜的想了想说：“请观音，最主要自己看着心里舒服。您看这尊，多慈善。”卢孟实问：“这尊是什么瓷的？”“您是送人，还是自供。”“送人。”掌柜的说：“送人就选这尊，这尊便宜点。您要是自供，那就不在乎价钱了。”卢孟实摆摆手说：“我不在乎价钱，只要好的。”掌柜的点头笑着：“那您选这尊汉白玉的吧……”卢孟实从瓷器店里出来，又叫了一辆车，车子左拐右拐才进了井台胡同。他下了车，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功德斋院门口。

这是一个不大的院子，只有南北两边房。北房朝阳，是正房，收拾得干净利落。院儿里有个小小的藤萝架，在阳光下，藤萝架上挂满一串串紫花儿。

玉儿和小翠正在店堂里收拾着，店里地方不大，最多能摆三张大桌子。桌椅都是从原先那店里搬过来的，擦得见光，地是青砖墁地，也扫得干干净净。

小翠出出进进忙活着。玉儿拿个小本记着账，嘴里还不住念叨着：“素食定了，柴火备齐了，油盐都买了……”小翠说：“就是菜不全。这一打仗，城外的进不了城，城里的也出不了城。新鲜菜特别金贵。”玉儿说：“这是件大事儿。素斋就仗着豆腐、青菜，没新鲜菜做不出花样来。”“要不，我混出城去找找。”小翠说。玉儿看了看小翠说：“你别冒险了，出城要通行证，咱也没有，再说，城外头都是兵，你一个小姑娘千万不能去。”小翠说：“那您说，咱们开素菜馆子，会有客人吗？”

#### 第四章十(4)

玉儿用手支着下巴，一边想一边说：“那就看怎么做了，素菜成本低，全在手工上打主意。这两年虽然有点积蓄，可也不敢太铺张，只要精打细算，多想点别人想不到的花样，准行。我看，北京城寺庙多，信佛的多，信佛的女客也多……”正说到这儿，忽听得门外有一男子爽朗的笑声：“搬的这个小院儿还真不错！”话音落下，卢孟实一脚迈进了屋。

“是你……”玉儿见到卢孟实，又惊又喜，她的心跳得很慌乱，却尽量保持一种矜持的姿态。

“没想到吧？”卢孟实看到玉儿粉若桃花的脸庞，心波荡漾起来。他接着说：“你可真不够意思，偷偷地就跑了，连个信儿都不给我！”玉儿敏感地瞪了小翠一眼。小翠忙辩解道：“不是我……”玉儿说：“瞅你说的，人家是想都弄好了再请你来。”卢孟实把礼物先放在一边，坐下来问道：“怎么好好的，就搬了？”小翠嘴快：“还不是因为给你们福聚德出主意，惹得瑞……”玉儿阻止住小翠：“你去看看火，我煮着白果呢。”小翠出去了。

卢孟实又问：“刚才小翠说的是什么意思？”玉儿摇摇头，神情有些凄凉，说：“没什么，我早不想在望春台做了，那个地方名声不好，那会儿是不得已。你看，这儿多清静。”卢孟实说：“清静是清静，可够难找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卢孟实点点头说：“那倒也是，你也不是开大馆子的。可这地方也太小了，够三桌？能上多少座？一天能转几堂？打几个来回？一点周转都没有，饭馆子就靠翻堂呀。”卢孟实环绕着小房走来走去。玉儿抬眼看他说：“还是老样子，我一天不多做，就做一堂客。顶多三桌，这在南方叫‘私房菜’。”卢孟实看着她，似乎不大懂。玉儿继续说：“‘私房菜’就是住家菜，讲究细致出新，小打小闹，味道特别，主要做熟客、回头客，不像你们那儿，开在前门脸儿的大饭庄子，人流客满，我也没那本事，没那钱财。”卢孟实忽然感到自己说多了，不由一阵心酸，玉儿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赶紧补救说道：“不管你开什么馆子，只要你觉得好、开心就行。有用得着的地方，就说话。你不说话，我也隔三差五就来看看。”玉儿心里感动着，可嘴上没说什么。

卢孟实打开包拿出那尊汉白玉的观音像说：“我也不知道你需要点什么。”那观音在阳光下闪着细腻的光泽，玉儿一看就喜欢上了。

“我正说要去请一尊，你真想到了。”卢孟实看着她那高兴劲儿，心里特别愉快。他说：“玉儿，你还要什么？你就尽管说。”玉儿笑起来，脸上现出一副

俏皮的模样，她看着卢孟实，像个小姑娘那样娇声说道：“想要的多啦，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要我不要？”卢孟实鼓足勇气问她。

玉儿脸一红，可又像听不懂似的：“你这大掌柜的，我要不起。”卢孟实并不放弃，说：“只要你要，白送，还倒赔……”玉儿的脸涨得通红，正在这时，小翠进来了。

“白果煮得了。”小翠一进门，觉得俩人神情都不太对。玉儿定定神，然后对卢孟实说：“对了，我想去城外买青菜，你有什么办法，帮我一个忙吧？”“行，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 第四章十(5)

卢孟实临走时，玉儿把他送出来。不知怎么的，玉儿竟对他生出依依不舍的感觉。她对卢孟实说：“谢谢你的玉观音！”卢孟实爽快地回道：“谢什么，咱俩谁跟谁呀！”玉儿强调着：“上得门来就是客，得谢。”路过厨房时，卢孟实往里瞥了一眼，他忽然看见了一样东西，便说：“哎，我也想跟你要件东西。”玉儿怪道：“刚给了人家一座观音，就张嘴要东西。要什么？”卢孟实沉着脸一指：“我想要你这杆大秤！”柴房门口挂着瑞英曾经让卢孟实感到羞辱的那杆大秤。玉儿愣了一下，才说：“你们这些男人哪，比女人还小肚鸡肠。”卢孟实蛮横地说：“你不想给，也别教训我！”“你们哪，就知道树敌。”卢孟实气愤地说：“是他和我为敌，你亲眼看见过他怎么对我的，事没摊在你身上。”玉儿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这话我听着耳熟。我没念过什么书，不懂得什么大道理。”

有一年，偶然进了一座庙，有个老住持说，看我有善缘，给我看点东西。他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人生二十最’。第一最你知道是什么？”“什么？”

“‘第一最，人生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什么？’玉儿久久地盯着眼前的卢孟实，然后说：“就是——自己。你跟他过不去，他跟你过不去，其实都是跟自己过不去。这话我还跟一个人说过，他也不理解。可惜你们现在都看不明白，就怕看明白的时候就全晚了。”卢孟实不解地说：“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绕脖子道理。你给不给？”玉儿无奈，转身叫小翠把大秤拿出来。

小翠将大秤拿出门问道：“买什么了？煤，还是劈柴？”玉儿一努嘴，看着卢孟实说：“什么也没买，有人要学越王勾践！”卢孟实回到福聚德，发现福聚德的门口围着一些官兵，军需官正站在门口叫着：“哪个叫卢孟实？”王子西跑出来，慌慌张张地问道：“您找卢孟实？”军需官拿着马鞭子指着他说：“是你吗？”王子西赶紧摆手：“我不是。他出去了……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就



成。”军需官一翻眼皮说道：“我就找卢孟实！”卢孟实从外边走了进来：“我就是卢孟实。”“噢……”军需官上下打量着他，看得卢孟实挺不自在。他问：“请问这位长官找我有什么事？”军需官满意地点点头，说：“你行！我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卢孟实皱起眉头问道：“您在说什么？”

#### 第四章十(6)

军需官一努嘴，一名士兵将一包钱放在桌上，大洋砸得桌子“咣当”直响。

军需官指着桌上的钱说道：“这是定金！另一半儿，事儿完喽付！”卢孟实一见这么多的大洋，心里的疑惑更重了，问：“您先等等，这到底是什么事……”军需官说：“我自然要说，你先把钱收起来！”卢孟实说：“您不说清楚了，我不能收钱。”军需官一笑：“嘿！这年头还有看着钱不挣的呢！”卢孟实坚定地说：“不是不挣，而是您得说清楚了。”“好，我说。”军需官坐下来。

卢孟实给他倒了一碗茶：“您喝点茶水。”军需官说：“不喝，对过刚喝完！”常贵早已倒上水，请几个大兵坐下。大堂里边，刘金锭坐在暗处审视着这一切。

军需官开口说道：“是这么回事。城外不是打仗了吗，我们打胜了！我们大帅高兴，一高兴就说了：‘弟兄们，本帅要好好地犒劳犒劳你们，请你们吃八大盘、八大碗的席！外带每桌一只烧鸭子！’”卢孟实吃了一惊，问道：“噢……张大帅要犒劳弟兄们？”“对！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卢孟实犹豫地说：“这八大盘八大碗的席……我这儿恐怕……长官，一共多少弟兄坐席呀？”军需官说：“不多，也就两千来人儿吧。”卢孟实一听此话，倒抽一口凉气：“两千来人！”他立刻起身，拿起那包大洋塞回军需官手里：“长官！大爷了！您哪，另请高明吧！两千来人？福聚德买卖小，做不了这么多人的席面，光烤鸭也烤不过来呀……”军需官这时脸色变得很难看，忽然，他“啪”的一拍桌子站起来叫道：“卢孟实！”

你别狗坐轿子，不识抬举！”卢孟实心下纳闷，抬眼往外一瞧，瞅见对门儿花鼻子正朝这边探头探脑的。他心里已经全明白了，说：“长官！您上当了！是不是对门儿……”军需官说：“哎，我上当？笑话！我从适意居打听到了，人家掌柜的说这活儿就你能行。

人家可是真够朋友，这回主动放弃，把这挣钱的机会给了你，你要是不干，

你对得起朋友吗？”卢孟实听了这话，知道解释不清了，便急着说：“我，不是，我真是干不了！”军需官一瞪眼：“大帅的命令你敢抗？”卢孟实哭丧着脸说：“就是大帅亲自来，我该干不了还是干不了！”“妈拉巴子！给脸不要脸！干不干？”卢孟实这会儿也在气头上，便说：“真干不了……”军需官一听，拔出手枪，一拉栓：“给我拉出去！”两个士兵上前，一左一右背过卢孟实的胳膊。这时，福聚德已经围满了人。

“长官！军爷！饶了我们掌柜的吧……”伙计们纷纷央求。

刘金锭不动声色地躲在角落里看着眼前的一切，沉思着。

卢孟实犯起倔脾气：“你就是把我毙了，我也办不了这两千多人的席呀！”军需官举着手枪说道：“好！我成全你。拉出去给我毙了！”

#### 第四章十(7)

福聚德的伙计们全都跪地求饶。有人抱住卢孟实的腿，有人上前求军官，有人求士兵，一时间，乱作一团。这时，就见一直呆在角落里的刘金锭站起来，对军需官说：“这位长官，这活儿，福聚德接了！”卢孟实扬着脖子说：“不成……”刘金锭制止了卢孟实，对军需官说：“您去回你们大帅的话儿，就说他要的八大盘八大碗，外带每桌一只烧鸭子的活儿，前门外肉市的福聚德接了！”军需官一听这话，忽然哈哈大笑：“好！还是这位爽快！”士兵们松开卢孟实。军需官说：“卢掌柜，刚才是在气头上，多有冒犯，这都是为了公务。”

那就八月初二，长辛店驻地见！走。”几人说完，走出福聚德。

入夜了，福聚德全体人员聚在大堂商量对策。卢孟实说：“今儿的事儿大伙都瞧见了，这活儿是接也得接，不接也得接。大伙儿说说吧，怎么个干法儿。”王子西叹着气：“唉！这是他妈的什么世道！甭说席面，二百只鸭子怎么烤？这下是坐了蜡啦！”罗大头生气地说：“二百只鸭子，练我一人儿？光吹，也得吹出炸腮来。”卢孟实说：“这么大的活儿，光指着咱这几个人是不行，得请人哪。”“请人？”罗大头没好气地说，“说得容易，谁傻到家了，这浑水？闹不好是掉脑袋的事！”王子西说：“给的钱倒是不少……可是，钱多钱少，贵贱它不是个买卖……不好干……”“好干轮得到咱们？对门早干了！还往这儿支？”卢孟实的话让大家伙把火气都转到了适意居。罗大头骂道：“娘的！瑞英这小王八蛋真够损的！”王子西也说：“这是成心！”罗大头看着刘金锭，没好气地说：“哎，谁接的谁干，实在逼急了，我辞工！”刘金锭知道这话是冲她来

的，她磕磕烟袋说：“那怎么着？叫他们绑了卢孟实去？枪毙？！”罗大头撇嘴，没说话。卢孟实眉头紧锁地看看刘金锭，回过头，看看对门然后说：“别争了，说怎么干吧！”刘金锭说：“我琢磨着，这件事情其实就跟跑大棚差不多，只要上灶的人手够，东西准备得充足，有百十个火眼，一个火眼儿伺候两桌不成问题吧。人，我去找，勤行里，人头我熟。眼下难就难在烤鸭子这块儿……”罗大头首先嚷嚷：“你这回算是说句公道话。”刘金锭没理他，继续说：“眼下最要紧的是把八盘八碗的菜谱定下来，定下菜谱，才能着手采购东西。”卢孟实说：“好！就这么定。今晚上我先跟刘师傅定菜谱。有什么好主意，大家伙随时说。天太晚了，大伙儿先回去睡觉吧。”大家伙散去，卢孟实和刘金锭来到他的房间，卢孟实对他说：“想不到啊……到肯节上，你比我强……”刘金锭嘿嘿一笑说：“难道看着你叫他们毙了？”“不至于吧？！”刘金锭哼了一声：“没准儿。跟大兵讲理……不过，你们说话那工夫，我倒一直琢磨，我觉着不是不能办。这里边有两样儿最重要，一是胆量，二是人缘。”卢孟实点点头说：“嗯，我倒是有这胆儿，可就是怕没人帮着，凭咱福聚德这些人，不行。所以你一应这事儿，我就想到了，勤行里讲的是义气，你要是抻头，保证有人帮忙。”“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一是着急，二是觉着这是个机会，赌他一把又怎么着？”

！赌赢了，你卢孟实在勤行里彻底就立住了！谁不得高看一眼？！”卢孟实想着心事，忽然说道：“这么大的买卖，这么高的价钱，如果赌赢了，我的大楼就有了第一笔资金了！”

#### 第四章十(8)

刘金锭不禁笑他：“又做你的大楼梦了，还是先说说菜谱吧。”“行。”卢孟实找来笔墨，坐在灯下，说，“我这么琢磨着，这席面应当以粗为主，因为都是些大兵，吃不出什么讲究来，味儿要厚重些，油星儿大点，量大点，大鱼大肉管够吃，吃饱吃撑喽，就是好！”刘金锭一拍腿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老粗大帅的意思也不过是想犒劳犒劳将士，弟兄们替他卖命，邀买人心的事儿。倒是大帅那主桌儿，得做得是样儿点。”卢孟实同意她的意见：“我看，先拉个菜谱吧。”刘金锭说：“行。红烧肉，这是必须要的，大大的块儿，肥瘦五花儿，炖得又香又烂，味儿重点儿，大兵们保证爱吃。”卢孟实说：“好！每个桌上它一大碗，吃完了再添，管够。写下来，写下来。”刘金锭不好意思地说：“我……不会写字……”卢孟实有些惊讶：“是吗？我以为你是宫里头的……”刘金锭看看笔，自嘲地说：“它认得我，我不认得它。”“得，这事交我了，我教你，一天学一个。来来来！”卢孟实说着，走到刘金锭身后，握住刘金锭执笔的手，在纸上写“红”字。

卢孟实指着这个字念道：“红，左边是一个绞丝，写法是一撇一横，再一撇一横，然后一点儿，下面是三点儿……”繁体的红字在卢孟实与刘金锭的笔下出现了。刘金锭感到卢孟实呼出来的热气儿，暖暖地吹到她的脸上。她的手在卢孟实的手中微微地抖动了一下，脸上渗出一层薄汗。这样近距离地挨近一个男人，她心中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其妙的感觉。

刘金锭忽然像兔子一样逃开，她手里握着笔直说：“这笔比炒勺还沉。”卢孟实对她一系列的变化浑然不觉，他呵呵笑着，对刘金锭说：“一点不沉。把住了，把住了！”刘金锭把笔扔到一边说：“别费劲了，我可记不住。”卢孟实偏偏来了兴趣，对她说：“好记！好记！‘红’！红烧肉的红，也是红颜色的红，红颜知己的红，你有相好的没有？有相好的就好记了，红，就是女的，女的就是会做针线的，所以有丝字旁，女的，不是咱们大老爷们……”刘金锭的脸腾地红了，她背过身说：“真难学。”卢孟实笑起来：“哈哈！脸红了，这难道比你颠那大炒勺还费劲？！”见卢孟实浑然不觉的样子，刘金锭用手擦擦脸说：“可不是吗，费劲，汗都出来了……”卢孟实见她有些奇怪的样子，忍不住笑得更厉害：“好，我来写。”他坐下，拿起笔：“赶明儿我每天教你写字，一天认几个，日子长了就成了。”刘金锭呆呆地站在他身后，望着他结实的后背，不禁走起了神儿……一尊观音菩萨的玉佛安放在功德斋的桌上，玉儿脸上放着光，含着笑，点燃三根香，准备膜拜。小翠走了进来，见玉儿呆呆地看着玉观音，不禁打趣她：“姑娘，卢掌柜送的这尊观音跟别的观音好像不一样！”玉儿抿嘴一笑说：“又贫嘴，我还没审你呢，他怎么知道咱们的地址？”小翠一劲地摆手：“这个……”“哼，准是你报的信。”

#### 第四章十(9)

小翠还在辩解：“……不是我，真不是我！”玉儿笑着打趣道：“那还能是观音菩萨报的信？”小翠看出玉儿的心思，低头笑了起来，故意说：“你要是不愿意他来，我这就去告诉他，以后少来，我们不欢迎！”玉儿朝她呸了一下：

“去你的。我要上香了。”玉儿上了香，虔诚地跪倒在观音面前，磕头，然后默默地想着心事，卢孟实的话在她耳边响起：“这尊白玉观音，是我特为姑娘请的，为的是让菩萨保佑姑娘这样的好人，平安、健康、万事如意……”玉儿回想着这一切，脸上露出了甜美的笑容……瑞英躺在床上，脑子很乱，一会儿想起官兵和卢孟实，一会又想着玉儿不知身在何方。正在这时，花鼻子进屋大惊小怪地说：“好家伙！他还真接了。”瑞英一听这话，有一种妒火在胸中燃烧：“还不如咱们接了呢。”花鼻子给他打气：“您又后悔了。让他美吧，以为捡着金元宝了，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鬼，稍有差池，先宰了卢孟实！让他等着死吧！”

瑞英担心地说：“刘金锭可能有点路子。”花鼻子哼了一声：“顶多认识几个厨子，那些人都是侍候皇上的，应付不了大头兵。这一着儿绝对报了仇，连老爷子的仇一块报！”瑞英点点头，一想起卢孟实，他眼睛里便会闪现出一丝冷光。

第二天，一清早，一辆骡车停在福聚德门口，卢孟实从店里走出来，王子西跟在他身后送他。卢孟实上车前，嘱咐着：“你照应着备料！带着几个人先去订生猪、肥羊、鱼虾之类的，订好了，让他们准时送来。”王子西说：“你放心去吧，晚半晌不就回来了吗？”骡车向城外驶去，路过功德斋时，卢孟实忽然想起了什么，便对车夫说：“停停。”卢孟实下车，来到功德斋门前敲了一下。小翠刚起，在里面问道：“是谁呀？”卢孟实说：“我，卢孟实！”小翠赶忙跑到玉儿那里说：“姑娘，是卢掌柜的！”玉儿也刚起正在化妆，她疑惑着：“这么早？请他进来吧。”小翠点点头，跑过去开门：“哟！是您？怎么这么早啊？”卢孟实说：“对不起，冒昧了，我要出城买鸭子去，上回你们不是说要出城买菜嘛。”小翠一听，高兴地说：“你有出城的通行证吗？”“有啊！”小翠赶紧叫玉儿：“他要出城！”玉儿正在屋里忙着化妆、穿衣，听到小翠这么叫，便回话：“是吗？”在慌忙之中，她随意弄了弄头发，便跑了出来。

“你真有出城的证？”卢孟实看见玉儿睡眼惺忪的样子，心里不由得为之一热，他清了清发紧的嗓子，说：“我接了个军方的活儿，随便进出四九城。我现在上玉泉山定鸭子去，你去不去？”玉儿一听，先是发愣，而后高兴得跳起来：“上玉泉山？太好了，我去！”“那就快着。”玉儿说：“你等等，我去归置归置。”说完，她迅速跑进屋里。卢孟实站在原地，哭笑不得地说：“还归置什么呀……”小翠在一旁跟他顶嘴：“女人嘛，哪能跟你们男人一样！出门不得换件衣裳？”卢孟实摇摇头笑着说：“女人，就是事儿多……”小翠问：“玉泉山好玩儿吗？”卢孟实说：“我是去定鸭子，有什么好玩儿的。”小翠一撇嘴：“我不去，您别担心。”卢孟实拍了她的脑门一下，笑着说：“你这个鬼丫头。”玉儿打扮好了走出来。卢孟实瞅她精神焕发的样子，直发愣。

“成吗？”玉儿径直走到他面前问道。卢孟实呆呆地不知道说什么好。

小翠在一旁说：“不就是去定鸭子嘛，姑娘干吗拾掇得这么好看？”玉儿抿嘴一笑说：“去！好看什么？还不是平时穿戴的？走吧。”小翠做了一个鬼脸：“不带我去嘛……”玉儿偷偷一笑，没答话。卢孟实直截了当地说小翠：“你不是不去吗？”小翠呸了一声：“不去，不去，去了碍事儿。我知道。”说完，一扭身，任性地关上了院门。

两人相视而笑，眼里已经没有了别人，上了骡车缓缓地走出了胡同。

#### 第四章十(10)

正是中午饭口上，福聚德的客人来来往往，还不少。常贵站在门口，里里外外地忙着招呼客人。常贵的儿子小五子，远远地看着他，过了一会儿，他才向福聚德这边慢慢地走来。

走到门口，小五子四处看看，见没有同学看见，才不情愿地叫了声“爸”。

常贵一边招呼着客人，一边问：“你干吗来了？哎！几位爷，吃好了？慢走。什么事？”

快说。”小五子最讨厌别人说他是堂头的儿子，看见常贵招呼客人的样子，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他冷冷地说：“给我妈抓药的钱……让我丢了……”常贵听了，吃一惊：“什么？丢啦？……您好啊！老没见了您哪！这一向府上都好啊？”

里边请吧，两位——！”常贵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打帘子让客人的样子，再次让小五子很不舒服，他撇撇嘴。

客人进了门。常贵打量着小五子，见他脚上又配了一双花洋袜子。

常贵脸一变说道：“丢了？满嘴瞎话！”小五子说：“是真的丢了，不信您问去呀……”常贵说：“你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这位爷！您吃好了？今儿的鸭子好——肥！”常贵转过笑脸，一下变成冷冰冰的模样，他看着不争气的儿子，心都快碎了。这时，张爷要走，常贵忙说：“您哪天还来呀？常贵好伺候您。”小五子在一旁说：“爸！”常贵低声说：“有事回家再说，我现在忙着哪！”几个男学生刚巧打这里路过。他们看见小五子便说：“哎，那不是常得胜吗？他吃馆子来了？”一个男生说：“他吃得起馆子吗？他爸爸是福聚德的堂子。哎——常得胜！”小五子见到同学，想马上躲起来，可已经来不及了。男生走过来说：“常得胜，请我们吃顿烧鸭子！”小五子挺倔，说：“有钱自己吃啊！”男生说：“我们没钱，哎，跟你爸爸说说，赊一顿儿。”“我管不着。”小五子说完，转身就走。

男生追在他身后：“你爸爸不是福聚德的堂子吗？”另一个男生学着常贵的样：“大爷，您来了，您里边请——”几个人嬉笑起来。

小五子气得涨红了脸，骂道：“干什么？欺负人？”男生说：“欺负你了，怎么着？！臭跑堂的儿子，小堂子！”小五子一听急了：“你说谁？”“说你

哪。”“你敢骂人?!”“谁骂你了，这是抬举你，五子行，五子登科！堂子、戏子、厨子、剃头挑子、澡堂子，你爸爸是头一个！”另一个男生说：“头名状元！怪不得常得胜老考第一呢，倒数第一！”男生说：“我看，这是他爸爸的遗传！嘻……”几个男孩笑成一团。小五子气得肺都炸了，他上去，照着那个男生的脸上就是一拳！

几个男生将小五子团团围住，你一拳我一脚，小五子虽然不示弱，但毕竟对方人多，终被打倒在地了。

#### 第四章十一(1)

这一路上，卢孟实与玉儿有说有笑，间或有一些调情的话也是点到为止，让心情在秋日的北京郊外激荡着。

到了鸭场，鸭农见着卢孟实便说：“卢掌柜，您怎么亲自来啦？还信不过我们？给谁次的也不能给福聚德次的呀？我们是挑好的还来不及呢！”鸭农见玉儿站在卢孟实身旁，风姿绰约，气度不凡，便问卢孟实：“卢掌柜，这位是嫂子吧？”这话把玉儿羞得够呛，卢孟实忙摆手说：“不是不是，一个朋友，也是做饭馆儿的，陪我来看看。”玉儿岔开话说：“这儿的风景真好，那边就是玉泉山吧，那塔老远就能看见。”鸭农说：“可不是吗！说起玉泉山，第一是水，第二是这塔。自打辽金时代就在这儿建了行宫，明清两代，宫里头都是用玉泉池的水。‘玉泉垂虹’，燕京八景之一啊！乾隆皇帝称为天下第一泉哪！”玉儿说：“难怪鸭子也长得好呢，原来是水好呀。问您一声，这边有菜园子吗？”“有，就在前边。”鸭农指着不远处的青山绿水之间的一处地，“过了那条小河，再拐弯就到了。”玉儿说：“我要去看看去。”卢孟实点点头，有点不放心：“哎，别走远喽，我在这儿等你。”玉儿轻快地走在一片田野里，很少到郊外的她，看见花草树木都感到新鲜。

她心情如此愉悦，并不完全因为田野之美，而是卢孟实使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一片明媚之光。在秋天的阳光下，玉儿像一个孩子似的，一会儿摘点花戴在鬓边，一会儿逮小虫玩玩又放掉。小河从她面前欢快地流走，她拾起一粒小石子抛到清澈的水中。

来到菜园，玉儿见满园都是新鲜的蔬菜，她提高嗓音叫道：“有人吗？”窝棚里走出一个看园的老人。老人问玉儿：“姑娘！你从城里来？”“大爷！这是您的园子？”老人说：“我的就好喽，不是，我是给人家看园的。”玉儿蹲下身，摸着新鲜的菜，非常喜爱，说：“城里可见不着这么新鲜的菜，黄瓜顶花带

刺，真嫩。”老人问：“姑娘，你要买菜？我就管种，不管卖，你要买，我得跟园主儿商量一下……”玉儿高兴地说：“谢谢您给我问园主一声，我这儿等着。”老人说：“成。”没过多久，老人陪着园主走回来。园主说：“姑娘，你要是要得多，可以给你送进城里去，不另加钱，省得你来回跑。这荒郊野外的，世道又不太平……”玉儿高兴极了，在秋日的阳光下，她笑起来更加灿烂。她说：“多谢您啦。不过有工夫我还是愿意出城转转的。”之后，玉儿将每天所用的菜和园主定好数量，交代清楚地址、时间。玉儿觉得了结了一件愁事，心里一阵轻松。玉儿离开菜园，在山间闲转着。不远处，她望见一座庙，便充满好奇地想过去看看。她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庙那边走去。

#### 第四章十一(2)

不想，刚走到庙门口，从庙里走出来一个叫花子。他见玉儿生得年轻貌美，便起了歹心，上前问道：“哟！大妹妹！城里来的？玩野景儿？”玉儿很敏感，觉得这个叫花子不对劲，便转身要走。叫花子跟在她身后说：“你瞧这荒郊野外的，像你这么美的美人儿，今儿晚上住哪儿呀？”玉儿生气地说：“你管我哪！”叫花子步步紧逼：“你不是想看看这座庙吗？告诉你，这可是座花子庙！”叫花子说着，伸手拦住玉儿的去路。玉儿紧张地问道：“你想干什么？”叫花子色迷迷地盯着玉儿说：“别怕，花子庙里干花花事，正好哇！”说着，他往玉儿身边凑着。玉儿撒腿就跑。叫花子一把拽住她。玉儿厌恶地甩开他的手：“告诉你，我可是有夫之妇！”叫花子说：“那就省得我教你了……”说完，他再次扑过来。

玉儿大喊：“孟实——！快来呀！救命……”卢孟实早就看到玉儿往庙里走，他有些不放心，忙赶了过去。此时他正好赶到，上前一把揪住叫花子，将他打翻在地。叫花子一见卢孟实人高马大，一下子就吓跑了。玉儿瘫软在卢孟实怀里。

卢孟实感到玉儿柔软的身体在自己怀里是那么生动和真实，他不禁感到内心一股狂流在汹涌。他紧紧抱住玉儿，生怕她再遭遇不测。

玉儿偎在他怀里，好半天才说：“真没想到，我本来是想看看这座庙，可没想到会遇上坏人。”卢孟实紧紧抱着她说：“你呀，看你还瞎跑！”玉儿像个小姑娘一样撒娇道：“我就瞎跑，还让你救我……”“成，我就天天看着你……”俩人说着笑着，刚才惊险的一幕，早已丢在脑后，不一会儿就回到鸭场。此时太阳已经偏西，鸭农好客地端上泉水捞面。忙了大半天，又经一吓，俩人肚子早饿了。端起粗瓷大碗，就着黄瓜、大蒜，俩人吃得很开心，觉得比城里吃什么馆子



都香。

饭后，卢孟实想，难得和玉儿能出城一趟，索性就不急着回去了，就提议在周围山林泉水边转转，玉儿很高兴。

俩人相依相偎地走在林间小路上，你望我，我望你，充满无限柔情。远方，日落西山，晚霞在天边燃烧着热烈的火焰，就如此刻，他们燃烧的心一样。他们来到山坡上，相互靠着，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夕阳，一种宁静与幸福的感觉在他们心中荡漾。

玉儿轻轻地问：“孟实……你想什么呢？”卢孟实笑了。男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愿让女人知道自己有多迷恋这份柔软的情怀，尤其像卢孟实这样一位已婚的男人，对眼前的一切，他宁可装得麻木一些。他说：“有时候，我真想清静清静，可是不成啊。就跟那小驴子上了磨道似的，不由你呀……”玉儿怪他：“谁叫你揽这么大的活儿？就显你能！”卢孟实叹道：“……当时的情形你没见，差点儿把我拉出去毙了。咳！其实，要不是刘金锭应下来，我还真不大敢呢。”玉儿趴在他肩头笑问：“那个刘金锭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就那样，当过宫里的御厨，手艺没得说，就是脾气不好，爱得罪人。其实他人并不坏。

”玉儿望着夕阳美艳的光彩，目光更柔和了，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咱们做买卖的人家更不能跟人红脸。”“你说得对。”卢孟实抱紧她，“和气生财，哪有你骂人一顿，人家还上赶着给你买卖的？不过泥人也有个土性，干这行的一天到晚生不完的气。就说你吧，你的性情好，也不全是真的，也有忍着的时候，见了我当然不一样，有气也就化了，那是因为你看上了我……”玉儿推了他一把：“谁看上你了，你家不是有老婆……”卢孟实低下头道：“我不愿意提这些事儿。”玉儿任性地看着他说：“我要是想听呢？”卢孟实抬起头，目光里充满柔情。他对玉儿说：“到时候，我自然都会告诉你。”说完，他拉起玉儿要走。玉儿撅起嘴，烦闷地说：“一说这事，你不爱听了？”卢孟实打岔说：“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天快黑了，咱们快走吧。”于是两人急急地往城里赶。一路上，玉儿一直偎在卢孟实的怀里。卢孟实紧紧地搂着玉儿，心里热乎乎的……

#### 第四章十一(3)

卢孟实陪着军需官走进珠市口山货店。军需官望着一摞大号铁锅问卢孟实：“这锅成吗？”卢孟实点点头：“成。”掌柜的过来，一边给军需官点烟，一边点头哈腰地问：“您要多少您尽管吩咐，我们的锅都是日本生铁造，传热快，省

柴火。”卢孟实问他：“你有多少？”掌柜的说：“连前头带后头的，得有个七八口吧。”卢孟实干脆地说：“都装车。还能弄些来吗？”掌柜的看出这是个大买家，一时高兴不已：“谢谢您照应生意，不过马上不行。跟铁厂定了货，最快也得十来天。伙计们，把锅都给老总装上。”军需官说：“卢掌柜，那我也没辙了，你就用这几口对付吧。”卢孟实毫不将就地说：“王副官，那您可是难为我，咱还得再找几口……”军需官无奈，只好陪他接着逛。几个伙计跑出来，扛起锅就往外走。门外停着的那一挂大车，上面插着白旗，写着“军事采办，紧急征用”的字样。几个伙计把数口大锅装上了车。

街角一个卖炒栗子的伙计正在锅前翻炒栗子。卢孟实带着军需官跑来。卢孟实对他说：“兄弟，别费劲了，连锅带栗子多少钱？”伙计停来说：“锅不卖。”士兵一下就翻了脸，骂道：“你他妈找揍！”卢孟实点头说：“兄弟，我给你打个借条，两天后我准还你，这是租金。”卢孟实说完，把钱递到伙计手上，“耽误你的买卖这里都有。也是没法子的事，您多帮忙。”几个当兵的把锅里的栗子和沙子都扣在地上，抬着大锅就走。伙计愣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卢孟实和军需官上街找锅的这阵子，罗大头在店里可没少说闲话。下午休息的时候，伙计们有的累了，回去睡觉，有的围成一堆聊大天。罗大头一只脚支在椅子上，骂骂咧咧地：“福聚德盛不下他了，要到野地里搭大棚。那当兵的是好伺候的？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兴许脑袋就得搬家！”福顺好心劝他：“罗师傅，您老操那份心干吗？掌柜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放你娘的屁！掌柜的让你往火坑里跳你也跳呀？你还教训爷爷，你他妈才吃几天咸盐……”说着，罗大头挥起手臂要给福顺一个耳光，被一旁的王子西拦住：“大罗，你可别这样，回头让卢掌柜知道，又找不痛快……”“知道怎么啦？”罗大头不服地说，“我这是为福聚德着想，别他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王子西看了他一眼，说：“我是知道你这个脾气，卢孟实可不像我似的老就和你。”常贵这边劝福顺：“你该干吗干吗去，别在这儿凑热闹。大罗，你还没骂够？走，我请你吃灌肠。”卢孟实不在的时候，罗大头的脾气就特别大，说：“福聚德眼看就要毁在他手上了，你还吃喝不挡，你呀，就会顺着他说话，还有那个刘金锭，跟他穿一条裤子。”常贵一听，不高兴了：“哎，大罗，你说我两句我不在乎，可别把人家刘师傅捎上。”“捎的就是他，要不是他逞能，卢掌柜也没那么大胆子！《空城计》你看过吗？那就是马谡逞能，才丢了街亭。”

#### 第四章十一(4)

常贵提醒罗大头：“我可告诉你，刘师傅的火气可一点不比你小，你们俩要是干起来，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我说还是和为贵。”罗大头蛮横地说：“干起来

怎么了？什么好货？他们这伙子人都不是好东西，在宫里吃皇上吃惯了，把御膳房都给吃趴下了，皇上都不要他们了，怎么着？跑到福聚德充祖师爷来了！

我越想越不对路，他是借这个机会算计我，叫我栽……”正说着，小生子打外边跑进来。

小生子一见常贵便急着说：“常师傅，您家里的来了，说有要紧事找您。”常贵心里一紧，对王子西说：“我去看看，过会儿就回来。”常贵出了福聚德的门，一眼看见自己的老婆焦急地站在街边等他。见他慌慌张张地走来，她便叫道：“小五子叫人打了！”常贵一惊：“啊？叫谁打的？打伤了没有？”常贵老婆红着眼睛说：“鼻青脸肿的，牙都打掉了。”常贵听了直心疼，可嘴上却说：“这孩子就是不让人省心，他人哪？”“在家呢。”常贵急道：“干吗还不上医院？”“他不去呀。”常贵的老婆委屈地说着。常贵叹了口气说：“唉，真不让人省心……”说完，他回去跟福顺交代了一下，就急匆匆地赶回了家。

王子西这边还在劝罗大头：“大罗，你也别没完没了的，刘师傅也不在，你骂人家，人家也听不见呀，倒是这骂全让我听了。”罗大头的气还没消，而且越说越来气：“等他回来我还得当着他面骂，别以为我不敢！想借张大帅的手，算计我罗大头，一炉鸭子顶多烤六七只，二百桌还不得把我烤晕了？烤不出来，大帅就把我烤了！”这时，卢孟实回来了。小生子赶紧把一个热手巾板递过去。卢孟实擦了擦头上的汗，发现了店里气氛不对。他定睛一看，心里多少也明白些：“大罗，谁又惹着你了？这么不依不饶的？”

”罗大头气呼呼地说：“我说给军队烤鸭子的事情，你不应该答应……”卢孟实擦完脸说：“不答应行吗？人家拿着手枪哪！不过，这倒也是给福聚德扬名的好机会，定下的事情你就不要再嘀咕了。”说完，卢孟实想着还要赶置一些东西，于是抬脚要走，被罗大头当头拦住：“卢掌柜的，你会算账吗？”卢孟实站定，看着罗大头平静地说：“你说我会不会？要不，你教教我。”罗大头说：“我就问你，请大兵吃饭，是热炒为主还是烧鸭子为主？”卢孟实回答：“要是烧鸭子为主，恐怕成本太高，咱们先用油水大的把他们填得差不多了，然后一桌上一只鸭子……”“一共几桌？”“几桌？怎么也得二百桌！”罗大头紧紧逼问道：“二百只鸭子是一起上，还是拉开了上？”卢孟实看看四周，伙计们都停下手里的活儿，看着他们。

卢孟实点点头说：“当然是一起上了。”罗大头生气地问：“一个烤炉能烤几只？”卢孟实想了一下说：“七八只。”罗大头更来气了：“你得搭多少个炉，即便你能搭，你也找不来几十个师傅烤鸭子，我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只能够看两个炉，到时候你烤，我可没那么大本事！谁揽的活谁烤去！”

#### 第四章十一(5)

王子西见大罗瞪起眼睛，急得像头牛，便说：“大罗，又喝了猫尿吧？忙你的去吧……”说完，王子西就走出了店门。

罗大头一扬脖骂着：“我没喝，我怕以后福聚德要喝，可喝的不是猫尿是西北风！”说完这话，罗大头气哼哼地出了门。卢孟实站在那儿，琢磨着他的话，心里也在盘算着。

罗大头一路上越想越气，卢孟实接了这个活儿，弄不好，真会要人命。不知不觉，他已走到了福聚德大少爷家附近，迎面见到王子西刚出大门，大少奶奶站在门里跟他嘱咐着什么。罗大头心里动了一下，他怕王子西看见他，便闪过一旁。等王子西走了之后，他才进了大少爷家的院子。大少爷唐茂昌正在吊嗓子。罗大头伸头探脑地走进院门，站在那里不敢打扰他们。等了好半天，大少爷才停了下来，这时罗大头叫了一声：“大爷……”唐茂昌看见罗大头那样儿，心里就烦，问：“你来干什么？一边先等会儿！”说完，又转向琴师。罗大头不识相，又喊了一声：“大爷，我找您说个要紧的事……”“都叫你等会儿了。”唐茂昌一脸的不耐烦。

琴师知趣地说：“您这儿有事，我先走了。”大少奶奶在一边听了半天了，她用力咳了一声。

琴师快快走掉了。大少奶奶撇着嘴叨唠着：“老不干正事。”唐茂昌冲她发火：“你少说话，我的事不用你管……”说完，他抬眼，没好气地看着罗大头问道，“你有什么事？”罗大头急着说：“大爷，可不得了了！柜上出事了！”罗大头眉飞色舞，添油加醋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临了还说：“您说，他这不是逞能吗？”

还要把我搭进去，我大罗这手艺，北京城头一份，我不能跟着他们糟践手艺……”唐茂昌不接他的话，只问：“别净说你了，这事我们对福聚德有什么利害？”“利害大了，太利害了！”罗大头向大少爷走近一步说，“您想，张大帅是什么人？万一出点漏子，还不砸了咱们的店，满门抄斩？张勋那年咱们已经挨过一次了！”唐茂昌点点头，脸色阴沉地说：“这事不能让他干！”“对喽！您得出面拦住他，卢孟实净想着出风头，他不为柜上想！他那点花花心思瞒不过我去，我是您爷爷请来的，福聚德的老匾是我从火里抢出来的……”大少奶奶不喜欢罗大头，更讨厌他一身的油腥味儿，就示意大少爷让罗大头说完了话就走。唐

茂昌对罗大头摆摆手说：“行了，这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罗大头看大少爷把这事儿听进去了，心里总算踏实了些。

这天，刘金锭来到勤行下处。她坐在马扎儿上喝着茶，一个小桌上摆着提梁壶和几个茶碗，几个大师傅围坐在旁边。这是勤行的老规矩，每天在这里喝茶议事安排活儿。今天，她特地请了几位大师傅，一起商量大师请客的事。刘金锭说：“我这次是请师兄师弟们走趟堂会，上千人的宴席，大家都有钱挣。没什么讲究，猪肉为主，一桌再上一只鸭。”厨子李说：“听着有点儿野。”刘金锭点点头：“是有点儿野，在沙场上搭棚，只要火暴热闹就好。给当兵的做，只要量大，热乎，油水大，味重就行。热炒以鲁菜为主，淮扬菜怕他们吃着口轻，说咱们舍不得搁盐。”一位厨子问：“工钱什么时候给？”“采买的钱先付，工钱等宴席一完，立马结清。放心，就算是我雇您，工钱我给您……”刘金锭环视了一下大伙，接着说，“今天这样，咱们先得把人定下来，不然就来不及了。想跟着我干的，把茶喝了，我数茶碗就知道人数够不够。不想干的也不勉强……”大家一听这话，互相看了看，纷纷喝光了茶，把茶碗擦在一起。

#### 第四章十一(6)

刘金锭高兴地抱拳拱手说：“谢各位捧场了！热炒就靠诸位了，还有红白案的，烧火的，打下手的，大家一起帮助，多招呼几个，不嫌多。”又有几个厨师收了工回到院子里，大家好久没见了，又是一阵寒暄。厨师王腋下夹着那把从宫里带出来的菜刀说：“有什么好事，千万别忘了我。”“不会。”刘金锭把事情一说，又有几个茶碗擦在一起了。

厨师王放完茶碗说：“我这老黄忠你们可别落下。”“当然得有您老了。”刘金锭说着，心里有谱多了。

天黑之后，刘金锭回到福聚德。她来到卢孟实的房间，一进门就兴冲冲地说：“差不多能干的大厨子，我都给你请来了，有伺候隆裕的李胖子，有红案快刀王，好几十位呢……”卢孟实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得直叫好：“我等你半天了，眼下热炒不用担心了，可福聚德卖的是烧鸭子，鸭子要是……”刘金锭说：“你别说了，我知道，准又是那个肚子大心眼小的家伙让你心虚。我的热炒无所谓，要不要都行，就是都撤了，全上鸭子也没问题。我伺候过皇上，伺候那些大兵，哼，他们还不配呢！”卢孟实笑道：“不是这意思，好兄弟，我是说热炒我连操心都不用，有你提调就算落听了，我一百个放心，可是这烤炉和鸭子……”刘金锭连想都不想说：“那是罗大头的事，我操不着这份闲心。”卢孟实停了一下，说道：“按说你不用管，可这份差使要是砸了，只有我顶着，罗大头管不

着。我知道，你不是冲他，你是心疼哥哥我……”刘金锭一听这话，心就软了，问：“烤炉怎么啦？”“一个焖炉才烤七八只，咱们得多少炉才能一下子出二百只烤鸭，要是这桌上了那桌等着，还不打起来？到时候他们要是动起枪来可不是好玩的。”刘金锭想了想，点头说：“……那倒也是……多砌炉子……也不行，没那么多师傅。只有在炉子上想主意……”“说得是呀，可罗大头说砌炉子的事不归他管，他只管烤，不管砌。”刘金锭生气地说：“他又来这套，他管什么？干脆连烤也甭让他烤……”卢孟实安慰着她：“金锭，咱不是说好了不跟他一般见识吗？您赶紧说咱们怎么办？”“你甭着急，这好办，我去找炉灶王，想要什么样的都成。”卢孟实大喜：“你能请来炉灶王？”刘金锭不以为然地一笑：

“宫里什么人没有？当年乾隆爷摆千叟宴，文武百官作陪，那么大的场面，没有特殊的炉灶行吗？”卢孟实急着说：“那就快快去请吧！”“你着什么急，到时候把他请到战场上，现砌都来得及。”卢孟实沉下脸说：“哎哟，要是一般的灶也就行了，可这是烤炉，万一烤不出来那可就得掉脑袋。咱们马上就把他请过来，先试试，行，到时候就照这个来，不行，赶紧想辙。”刘金锭不慌不忙，问卢孟实：“你听说过挂炉吗？”卢孟实点点头。刘金锭说：“宫里的烤鸭都是用挂炉。它的好处是，挂炉是明火，焖炉是暗火，一个烤一个焖。焖炉不能开门，全凭师傅经验估摸火候，开了门，就不能再关门重烤，生熟就是它了。挂炉则不然，它是肉眼能看见火和鸭子，看外表就知道生熟了。”卢孟实听着，心里琢磨着，这办法不错，问：“挂炉能烤多少只？”刘金锭算了算，说：“焖炉用秫秸，火力不硬。挂炉用木柴，火力足，炉膛够大，最多能烤十七八只。”卢孟实击掌叫好：“快着，咱们就挂炉了！”

#### 第四章十一(7)

卢孟实连夜来到功德斋找玉儿，他兴奋地指手画脚，把挂炉烤鸭这个方法告诉玉儿。玉儿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把橘子掰成一瓣瓣，送到他嘴里。“挂炉？好像宫里有这种做法。”卢孟实吃着橘子，心里美滋滋的，说：“你忘了，刘金锭就是宫里出来的，这主意也是他出的。挂炉用明火，一个炉能烤十多只，生熟也能看得见。这回我又能拿下来了！”玉儿笑着，搂着他的脖子说：“瞅把你高兴的，是不是都把我忘了？”“怎么会？忘了你我还会过来吗？”卢孟实拉过玉儿，把她揽在怀里，“等应付完大兵这件事，我就能拿到一笔钱，就能起大楼了。”“就能圆了你的轿子梦。”卢孟实点点头：“我要起一座外边有廊子，上边有飞檐，上下两层的大楼。楼上都是雅座儿，我把雅座都起上名，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羊开泰，四喜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到那时候，我就是北京城数一数二的掌柜的，谁也不敢看不起我！”玉儿嗔怪地说道：“那你那会儿，还看得起别人吗？”卢孟实不以为然的样子：“我本来就看不起他们，除了你……”说着，卢孟实把玉儿揽得紧紧的，“你想不想我成功？”“也想，也不

想。”卢孟实眉头轻皱：“真矫情，为什么？”玉儿看着他，用她纤细的手指在卢孟实的高鼻梁上刮了一下：“你是那种一成功就得意忘形的人。这摊子事还没干呢，就把大楼都起好了，连雅间的名儿都有了。你说你是不是得意忘形了？”卢孟实申辩着：“这就叫得意忘形了？我还想开它十间八间福聚德，有一天，满天下都有福聚德呢！”玉儿说：“等真有那么一天，你当上大掌柜的，就把我们都忘到脑后边去了。”

“我说了，忘了谁也忘不了你！长这么大，从来没因为想人睡不着觉，可那天从玉泉山回来，怎么也睡不着了，一闭上眼就是你。你呢，你想着我了没有？”玉儿一听这话，羞怯地推了他一把，可心里感到无比甜蜜，说：“我每天多少事，我才没工夫想你。”卢孟实跟个孩子似的认真地说：“你骗我，我看出来了，你也想着我呢！”“美得你，谁想你了？”“那你打扮得这么好看，你给我预备这么多好吃的，你老看着我乐，这不是想着我吗？”“去！”玉儿跳开他的怀抱，跑到窗前。一轮静美的秋月深蓝的夜空中挂着，甜美的感觉在她身体里四溢。卢孟实走到她身后，从背后抱住她。他感到她的身体是柔软的，她的衣料柔滑细腻，薄衣下温热的身体令他心醉神迷。他认真地说道：“等我把福聚德拾掇得名噪京师，等我成了出名的大掌柜，头一件事就是不再让你这么操劳，也不准你再伺候别的男人！玉儿，你就是我一个人的，知道吗？”他们这样依偎在秋夜的窗前，月影下，柳条的暗影在风中轻轻摇摆，除了秋夜的虫鸣之外，还可以听到他们彼此剧烈的心跳声。

#### 第四章十一(8)

刘金锭找来炉灶王，就在福聚德后院砌起了灶炉。没多大工夫，炉就砌好了。大家伙看着他们点火，熊熊的烈火燃烧着。卢孟实站在炉灶前，兴奋的脸庞被火焰映得油亮。

王子西赶紧来到罗大头住的小屋，罗大头正独自一人喝酒，嘴里还不住哼着小调。王子西一进来就急着说：“大罗，你不去看看，他们真把挂炉砌上了。”罗大头连眼皮都不抬：“我不看，我怎么那么贱呢！”王子西劝他：“你好歹也得看看，将来不还得你用？”罗大头冷冷地哼了一声：“我不用，我不会使挂炉，我师傅教我的就是焖炉。”王子西说：“听说挂炉是皇上用的，你小子可别露怯。”罗大头一听这话，就更来气，他指着天骂着：“就是皇上他妈——太后用的，跟我也没关系！我还告诉你，他这事闹不成！”说完，把酒杯狠狠地砸在地上，摔得粉碎。王子西气得瞪他一眼，走了。

卢孟实、刘金锭、成顺、王子西都守候在炉前，看第一只挂炉烤鸭的效果。

成顺在一边看着，觉得差不多了，便说：“您看，鸭子外皮都焦黄了，可能行了。”卢孟实看着成顺，信任地说：“你说行就行了，出炉。”成顺把鸭子提出炉，刘金锭把鸭子片开，可是，里面的肉还带着血丝。

成顺一看，立刻打自己的嘴：“掌柜的，我该死……”罗大头不知何时，已经来到后院。他看着烤成这样的鸭子，心里甭提多幸灾乐祸了。他话外有音地“安抚”成顺，说：“这不赖你，那是炉子的毛病，要是里边都熟透了，外面就没法要了，都成了焦炭。我说什么来着？挂炉不是玩的，不懂就别猪鼻子插葱，装大象！”刘金锭一听这话，气愤地说：“你说谁？”“谁装我就说谁！”卢孟实说：“好啦，我的二位师傅，都快火上房了，你们就别吵了，赶紧想办法才是。金锭，炉子没问题吧？”刘金锭肯定地说：“宫里的烤炉都是炉灶王砌的，不会有问题。”罗大头在一边笑着说：“你看，敞这么大口子，那能熟吗？”刘金锭争辩说：“宫里就是这么烤的，我见过……”“你见过宫里的鸭子是带血丝的吗？”“罗大头！你别他妈净说风凉话，这炉子的事本来是你的，你甩手不管……”“那是你有本事呀，你管到底，老爷们不中用，也用不着街坊帮忙，要不了崽子算谁的！”

刘金锭骂道：“罗大头，你少他妈不干不净的，你算什么东西，大街上卖烧烤的玩意儿！”罗大头也急了，不甘示弱：“你还别说这个，咱们老老掌柜就是两块砖头一副案板街上卖烧烤起的家！”卢孟实被他们两个吵得头昏脑涨的，他摊开双臂，劝道：“哎哎，有完没完？大头先回去，有事再叫你。”罗大头拂袖而去。刘金锭站在那里干生气，赌气地说：“我不干了！”卢孟实忙说：“别别，我说要是这炉子没毛病，就一定是烤鸭子的手艺不行。连罗大头都没烤过挂炉，挂炉的鸭子一定不是闷炉的烤法……我想咱们是不是应该请教请教宫里知道挂炉烤鸭子的师傅？”刘金锭为难地说：“找掌勺的我能给你叫一群来。这包哈局一撤，掌烤竿的人都散了，一时半会儿的，上哪儿找去？”俩人正没辙时，小生子忽然跑来，急着说：“掌柜的，两位东家都来了！”两位少爷一齐来到福聚德，一进门就气冲冲的，板着脸。卢孟实看着这阵势已经明白了这两位来意，就先不说话，只听他们说。

唐茂昌先发话：“卢孟实，军队上这档子事儿，谁让你接的？！”唐茂盛也跟着说：“就是，你跟我们商量过吗？”

#### 第四章十一(9)

卢孟实装着愣了一愣，然后说：“这件事，我正想着跟二位说呢……”大少爷武断地说：“你也甭说了，福聚德我们是东家，我们不让做！”卢孟实急道：



“可我已经接了，退不了！子西，你说是不是？”卢孟实示意王子西帮他说话，可王子西支支吾吾，话也模棱两可：“是……是不好退，可非要退也不是不行……”卢孟实瞪了一眼王子西，说：“什么话，那些人都是拿着枪来的，大爷二爷，真要退，您出面，我带您去找王军需官，您二位自己跟他说。”“去就去，我还怕他！”二少爷是个粗人，对什么心里都没数。

王子西吓得在一边劝道：“那些人可真是杀人当草似的，这些天光是不当壮丁的就毙了十几个了……要真对着干，我、我看不成……”众人这时都害怕，纷纷劝说别跟军人翻脸。唐茂昌拧着眉头说：“看来是没有退路了？”“没退路了！”卢孟实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答。唐茂盛和唐茂昌两人低声商量了几句，然后说：“卢孟实，这回就依着你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事，你必须先跟我们说，我们同意你才能干。还有，这回接这么大的买卖总共收多少钱，你得说清楚了，我们得有份儿。”卢孟实说：“两位放心，这笔钱我也不动，回头咱们用它来盖大楼。”唐茂盛急着说：“起楼的事我们还没同意哪！”大少爷毕竟比二少爷脑子好使，他想了一下，对卢孟实说：“这样，你给我们写一个文书，不论出什么事，大事小事全由你卢孟实一人承担，与福聚德无涉！”说完，他叫王子西拿纸笔来。卢孟实看着他们，心里头感到一股凉意，但不管怎么说，他也只有承受的份儿了。

这一夜，福聚德无人入眠。刘金锭夜里睡不着觉，起来去找厨子王。厨子王还在睡梦中，被刘金锭摇醒了很不情愿。

“大半夜的，你干吗？”刘金锭瞪着大眼睛焦躁地说：“我心里烦，睡不着觉。”厨子王只得坐起来，点着油灯。

刘金锭说：“您说，我怎么赶上这事儿？不仅害了我，还害了卢掌柜的。您说这挂炉烤出的鸭子不熟，是什么原因呢？”厨子王摇摇头，抽着烟袋，忽然想起了什么，便说：“我师弟烧烤李，是包哈局的烧烤大拿，他肯定会知道。”“他在宫里？”“不，”厨子王摇头，“他现在在通州张家湾住着养老。”刘金锭一把拉住厨子王：“您认路吗？快带我去见他！”厨子王与刘金锭在御膳房相处多年，很是投缘。他深知刘金锭的脾气，二话没说，穿起衣服就往外走。他们从勤行雇了一辆马车，俩人驾着马车，赶了半夜的路，到了通州时，已近黎明时分。

在村口，他们敲开一户人家的庄门，打听烧烤李的住处。一个村民热情地引着刘金锭和厨子王来到烧烤李的住处。村民敲了敲柴门喊：“三叔，北京来人了。”屋里面有人咳嗽。不一会儿，从木窗里透出微弱的亮光，烧烤李的声音嘶哑地传出来：“谁呀，我还睡着呢。”村民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你让人进

屋歇歇脚，喝口水呀！”这时厨子王说：“师弟，是我呀，你连老哥都不想见了？”门开了，烧烤李扣着怀，手里拿着一盏煤油灯。一见是厨子王，高兴地说：“师哥，你怎么来了？”厨子王一笑，闪开身指着刘金锭说：“这位是宫里御膳房的刘金锭师傅，你们以前不熟，咱们进去说话。”

#### 第四章十一(10)

三人进了屋，上了炕，简单地叙谈一番。这时，天已经蒙蒙亮。厨子王喝了口大碗茶，然后单刀直入地说：“今天来，主要是想请教你，挂炉的鸭子怎么外焦里面不熟呀？”刘金锭也说：“是呀，李师傅，您老给指点指点。”烧烤李抽着烟袋，想了一下才说：“别的都好说，就这手不能外传，那是伺候皇上的绝活，传出去赐自尽。”厨子王安慰着烧烤李：“皇上现在退位了，你不必顾忌，倒是咱们刘大兄弟这关，如果过不去要掉脑袋。这兄弟对我有救命之恩，你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之后，他把福聚德被迫接军宴的活儿简单介绍了一番。

烧烤李静静地听着，剥着花生米，低头不语。刘金锭这时豁的一下，从炕上跳下来，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李师傅，如果您教了我，我给您养老！”“这是怎么话说的，快起来！”烧烤李忙去扶刘金锭。

刘金锭固执地跪在那儿说：“您不说我就不起来。”厨子王也劝着：“好兄弟，你就说了吧！”烧烤李叹了一口气：“罢了，我就坏一回规矩。”刘金锭当下磕了一个响头，站起来看着烧烤李。只见他又叹了口气说道：“我知道，如果我告诉了你，就算你不说，也瞒不住了，不出半年，这手活儿北京城就没有不知道的。到那时候，我烧烤李还算个屁！”刘金锭诚心诚意地说：“师傅，您保住这个不就是为了养老吗？有我在您怕什么。”厨子王也说：“就是，还有我呢。”烧烤李抬眼看了厨子王一眼，笑着骂道：“你没准还走在我前头呢！”说完，三人都笑了。烧烤李的笑是苦涩的，在油灯下，他眼里闪出晶莹的泪光。他趴在刘金锭耳朵边上耳语了几句。刘金锭惊讶地脱口而出：“灌水？”“我的祖宗，别说出来呀！”刘金锭点点头，又问：“从哪儿灌呀？”烧烤李一笑，说：“地安门！”刘金锭直纳闷：“什么意思？”厨子王哈哈一笑，他捅了刘金锭一把：“地安门就是后门。”“噢。”烧烤李抽起烟袋，他望着窗外的晨雾，心里空落落的。旷野深处传来几声猫头鹰的凄厉叫声，烧烤李不寒而栗。

#### 第四章十二(1)

刘金锭和厨子王马不停蹄地赶回福聚德，一回来就告诉卢孟实这一行的收

获。卢孟实高兴得摩拳擦掌，立即要人点火烤鸭子。烤炉的火升起来，福聚德的众人围着烤炉盼着，刘金锭、卢孟实的心情最不平静，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结果会是什么。

眼见着鸭子外皮的颜色变成金黄色，老远便能闻到阵阵扑鼻的肉香。卢孟实紧张地攥着拳头，他叫来成顺：“鸭子该出炉了！”成顺看了一眼卢孟实说：

“我师傅不让我动烤竿。”卢孟实说：“我让你动，你就来吧。”这时，罗大头冷笑着出现了。罗大头看着成顺，目光阴阴的，令成顺害怕。他对成顺说：“这回让你动，你把鸭子挑出来吧。不过说好了，如果生了可别赖咱爷儿们。”成顺点点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鸭子挑出来。罗大头坐在一边冷眼看着，他点上烟袋吸了一口，又说：“切开了看，要是里面熟了，那才是真熟。”卢孟实接过鸭子，亲自用刀切开，里面的鸭肉是白的，而且还冒着香气。众人一看，一起欢呼起来。

“行啦！行啦，这下没问题了。”罗大头把烟袋杆往鞋底上猛磕了几下，然后别在腰里。他探过身来，伸着脖子看着，只见烤熟的鸭肉鲜白香嫩。他撕了一片肉尝尝，一脸的复杂表情，不甘心地说：“一个不算，是蒙上的，得个个熟才成！”卢孟实叫人把其余的几只鸭子个个摘下来切开来检查，无一例外，个个又熟又香。卢孟实给了刘金锭一拳：“金锭，真有你的！”刘金锭咧了下嘴，显然是不适应这种亲热。这会儿，罗大头也算服了。他站起身说道：“到底是怎么做的，一下子就熟了？不是先煮了再烤吧？”

“卢孟实故作神秘地笑着：“这个不能告诉你，这得保密。”罗大头生气地说：“你不告诉我，到时候我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可来不及。”刘金锭和卢孟实听了都笑了。

刘金锭打趣说：“你说对了一半，是又煮又烤。只不过是里面煮，外面烤，可别出去。”“你放心吧，我罗大头吃谁的饭，心里有数。可是怎么个外烤里煮呢？”看着罗大头一脸疑惑的神色，刘金锭点着烟袋锅，故意气他一下。

罗大头不甘示弱地说：“你拿糖？我告诉你们，这鸭子还有欠火的地方！不是十全十美！”卢孟实问：“哪儿？”罗大头一指鸭子的裆部。卢孟实和刘金锭凑过去看，不禁叹道：“真的，大头，你挑的是地方。不过你有办法吗？”罗大头也卖乖：“你们告诉我怎么里煮外烤，我就告诉你们怎么燎裆。”刘金锭哈哈大笑：“你都说到点儿了！”众人一起笑，只有常贵不那么乐呵。卢孟实关心地问：“常师傅，您累了吧？”常贵强打着精神说：“没……有。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常贵说完走了。卢孟实问福顺：“常贵怎么了？”福顺说：“他家小五子和人打架，叫人打了，人家还不依不饶，非要常家赔钱。”卢孟实点点头，

心里有了数。适意居里，瑞英心烦意乱地踱着步子，见花鼻子回来了便问：“怎么样，打听到没有？”花鼻子一脸的苦相：“我问了，可是不管是他们的伙计还是罗大头，都不肯把挂炉烤鸭的秘方告诉我，我真不明白，这卢孟实是怎么调教出来他们的。”瑞英心灰意冷地骂道：“真是废物！现在怎么办？”花鼻子被骂，心里不舒服，他想了想说：“如果您舍得下脸来，我就去找人打劫他们，我认识贼头‘红毛’，叫他带人把福聚德运来的鸭子劫走……”克灵湘听了直摇头：“……这可是下策。跟他们那些黑道的沾上，说出去把我们祖宗的脸都丢尽了。”

#### 第四章十二(2)

花鼻子说：“您两位可以不用露面，谁也不会知道，人不知鬼不觉我就把事儿给办了。”瑞英说：“你找那帮人要是露出去呢？”“用人钱财替人消灾是这行的规矩，出了事死了人他们都有人顶着，不会找您的麻烦。”瑞英叹道：“没想到，我瑞英如今也落到了这么下作的地步。”花鼻子撺掇瑞英：“东家，只有这一着儿了，拿钱吧东家！”瑞英和克灵湘相视了半天，克灵湘掏出一个钱袋，从中拿出一些钱说：“这是一半，事成之后再给一半。记住，扣了东西就成了，别伤人。”“放心吧您哪！”花鼻子接了银元就出去了。瑞英看着他的背影，神情更加忧郁。

北京长辛店，一马平川的田地里搭起了一个硕大的席棚。棚子装饰之后，看起来气派非凡，梁柱、廊子、大厅处处有模有样，桌椅板凳配备齐全，席棚边搭了一溜灶间。炉灶王正指挥徒弟们赶砌炉灶，一溜醒目的巨大的挂炉已经砌好，就差点火一试试了。

方圆几百亩的土地被平整一新，四周用围栏围起，士兵们把守在门口，出出入入都要出示证件，只见插着福聚德小旗的大车忙碌地出入其中，把大量的蔬菜、肉、柴薪运送进去。

刘金锭和罗大头忙着安排自己需要的物品，吩咐伙计和士兵，将东西摆放到规定地点。而卢孟实则像一位战场上的将军，在席棚中的正座位上，指挥各路人马，忙得不可开交。王子西手持账本，核对来来往往的物料数额。

夜幕降临了，大棚内高张汽灯，一片亮晃晃的刺目之光使人精神振奋。在秋夜中，福聚德的上下人等像上了弦的机器，身不由己地高速转动起来。

常贵留守在福聚德店里照应着日常生意。这几日，店门口也贴了告示，因而

店里的客并不多。刚刚送走两位客人，这时，几个流里流气的男人走了进来。

常贵上前迎着：“几位爷，吃鸭子？”一个人说：“你就是常贵吧？爷儿们几个就是冲你来的。你有个儿子叫小五子？竟敢上手打我们家小少爷？”常贵看着这些人的打扮，立刻醒悟过来，知道来者不善，赶忙说：“孩子不懂事，我给您赔不是了！”“赔不是就完了，我们少爷的打白挨了？！”常贵无奈地说：

“我给小少爷出医药费还不成。”那帮人说：“今天是老爷派我们来的，叫你学学怎么教育孩子！”说完，来者挥手就给常贵俩大嘴巴，打得常贵差点晕倒。福顺看着都吓傻了，结结巴巴地说：“哎，你们打……打人！”“打怎么了？你要再叫，连你一块打！臭跑堂的，回去好好教训你儿子！再敢动我们小少爷，揍扁了他！”几个人说完话，扬长而去。常贵半天都没动，福顺扶着常贵喊：“师傅，师傅……”这时，又有客人进店来。福顺提醒着常贵：“师傅，来人了……”常贵定定神，把委屈吞进肚子里。他抹了把眼泪，马上换上笑脸说：

“几位爷来了，您里边，里边请！”夜深了，福聚德的一行人回到店里。卢孟实依然兴奋着，他哼着二黄进了后院，发现刘金锭的房间亮着灯，正要往她房间里走，不想，刘金锭听见了脚步声，便打开房门，走了出来：“进来坐坐吧。”卢孟实笑着：“好呀，有什么招待我的？”“有点新鲜玩意。今天把灶上的事情安排差不多了，一高兴，喝两口。”卢孟实一听，很高兴：“好呀，我今天在野地里就想喝，一见人太多怕碍事才没喝。今几个高兴，咱哥儿俩一起喝个痛快。”说完，卢孟实进了屋。小炕桌上正烫着一壶酒，摆着一小碟白水羊头，一小碟小肚。

卢孟实和刘金锭对坐下来。卢孟实一提袖口，看看桌上的菜，不以为然地说：“我为什么好东西，不就小肚儿吗？”

#### 第四章十二(3)

“这可是哈尔滨的松仁小肚。”刘金锭说着，夹片小肚儿往嘴里送，“小肚儿的妙处就在于有肉味而不全是肉，加上松仁，那就另有一种山林野味，皇上吃春饼就专门让御膳房备这种小肚儿。这种东西北京市面不做，嫌贵，都是黑龙江巡抚进贡。我这可是从御膳茶房要来的松籽儿，自己亲手灌的小肚儿。”“是吗？”卢孟实说，“我老是忘了，您是御厨，来吧，满上酒。”两人斟酒对饮一番。喝下几盅酒，刘金锭打趣道：“您老忘了我是厨子，那您以为我是什么？”卢孟实想想说：“……还真没太认真想过。”刘金锭对他的粗心似乎很不满，她哼了一声，小声说：“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哪儿敢呀，您是谁呀？皇上的宠厨！”“那你看我不像厨子？你这话不是白说了嘛。”卢孟实不明白她话里的意思，他只是笑着看她。刘金锭却痴心了，她说：“是不是我不太爷儿们

气？”卢孟实不解：“你还不爷儿们？你都快揍罗大头了，还要怎么爷儿们气？”刘金锭忽然话锋一转：“男子气太足了，是不是招人讨厌？”卢孟实摇头：“男人里有君子也有小人。君子招人待见，小人招人烦。”“你看我是小人还是君子？”卢孟实挺直身板，故意拉开距离审视着刘金锭：“我看你是一位侠士，就跟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一样的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没想到，刘金锭对他这番话并无好感，她急着问：“我是问，你觉得我这样好是不好？”“当然好了。”刘金锭举起酒杯：“来，干了！”卢孟实和刘金锭干了一杯。

“金锭呀！”卢孟实放下酒杯说，“没事的时候把菜谱写写，炒了一辈子菜，这几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那可不成。”“掌柜的……”刘金锭的神情有些委屈。

卢孟实打断她的话：“没人的时候，你叫我卢哥就行了。”“卢……卢哥，我都会写宫保肉丁了。”“是吗？”卢孟实有些惊讶，“写一个让你卢哥看看。”“唉！”刘金锭应着，取出铜墨盒，铺开毛边纸，用嘴把毛笔尖化开，蘸了墨，一笔一画还真写了起来。卢孟实站在她身后看着，当她写到宫保肉丁的时候，身后的卢孟实猛地一抽她手中的笔。刘金锭一回头，笔已经在卢孟实的手里了。

刘金锭不解地看着他：“干什么？你要露一手？”“什么时候我抽不走你手里的笔，你的功夫就算有了。”刘金锭点点头，接着说：“功夫虽然差得还远，不过，你就说我这几个字写得像不像？”卢孟实端详着她写的几个字，然后故意说：“这几个字写得多了，当然八九不离十了。我再考你两个字。”“不许太难。”卢孟实想了想说：“不难，你就写一个男字，一个好字。”刘金锭得意地说：“这有什么难的。”说完，她很快就写好了这两个字。她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偏偏要我写这两字？是不是做男的好？”卢孟实拿起她写的字，端详了良久，然后评说起来：“这个男字嘛还凑合。什么是男，在田里出力的就是男人。一个男人最根本的就是能干活儿养家。这个好字写得稍差，一个女，一个子凑成一个好字。这就是说有女人有孩子就是好。你看你这个好字，女和子分得太开，怎么能说好呢？”

#### 第四章十二(4)

刘金锭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她问道：“有女人有孩子就是好吗？”“当然。”卢孟实不假思索地回答着，“如果没有女人和孩子，你在田里干活儿又是为了谁呢？”刘金锭问：“这么说，你在福聚德卖命也是为了女人跟

孩子？”卢孟实一听这话，似乎触动了他的心事。他忽然有些黯然神伤，低下头，慢慢说道：“咳，我的事不说也罢！”刘金锭很好奇：“对我说点你的事都不成？你还是哥呢！”卢孟实看着刘金锭，见她一脸的真挚，就深深吐了口气，点点头。

他望着窗外的夜色，出神地说道：“哎，你嫂子是家里给说下的，长得好坏不说，她……”“她跟你相克？”卢孟实摇摇头：“倒也不是，八字是合过的，没有问题。可是，她不生养，有了就小产！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连老人都替我们操心。我到了北京没少给她淘换偏方，也没少给送子观音烧香，可就是没有。你说我卢孟实哪辈子做了缺德事，让我断子绝孙……”刘金锭低下头：

“别这么说。”卢孟实又说：“我也不抱什么念头，只要生个一男半女的也对得起祖宗。你说我卢孟实要是没个孩子，这一辈子给谁忙呢？”刘金锭脸上掠过一丝奇怪的表情，里面有惊喜也有担心，十分复杂。她哼了一声，说：“我说句不客气的话，你就再找一个。可不能随便找个什么女人，乱七八糟的可不能要。得配得上你，得懂得你才行。”卢孟实忽然兴奋起来，他想起了玉儿，就对刘金锭说：“兄弟，这句话你说到哥的心缝里啦。这么着，我要娶的女人得你看得上才行！”卢孟实说完，当胸给了刘金锭一拳，刘金锭突然觉得一阵异样之情从身体流过。

夜深了，月亮照着院子白亮亮的，两人喝得有些乏了。这一夜，刘金锭觉得内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在燃烧。

开席的前两天，成顺一早起来赶到玉泉山鸭场。此刻，天色微明，玉泉山的秋日风景秀丽如画。透过晨光中的薄雾，遥遥可见玉泉山的宝塔。

鸭农把一大群小白眼鸭赶到一个大车旁，车子上插着一面小旗，上面写着“福聚德”三个大字。鸭农把鸭子赶进一个秫秸插的一尺高的围栏里，成顺和鸭农一边数鸭子，一边把鸭子装上车。之后，俩人赶着车往城里走。

一路走着，山峰美景尽收眼底。成顺一路心情舒畅，哼起了小曲儿。忽然，一伙强盗从路边冲过来，把鸭车团团围住。为首的红毛，手执利刃冲成顺说道：“要命还是要鸭子？”成顺要反抗，可鸭农明白对方的实力，便一拉成顺，扑通一声跪下说：“大爷想吃鸭子，拿两只就拿两只吧，就算我们孝敬爷儿们的。”红毛冷冷一笑说：“你倒挺讲义气。我们拿两只够谁吃的，拿我们当要饭的啦？大爷要全拉走！”成顺急了：“不行，这可是福聚德的鸭子！”“抢的就是你们福聚德！告诉你们掌柜的，让他老实点！”成顺还不示弱，一拱手问道：“大爷是哪路好汉，留个姓名我回去也好有个交代。”红毛骂道：“去你妈的，这就是姓名！”说完，一个耳光把成顺打倒在地。成顺不顾鸭农的劝阻，冲上去要抢回

大车，被红毛一伙一阵拳打脚踢，站不起来了。红毛一伙赶着鸭车头都不回地走了，成顺和鸭农抱头大哭起来。

#### 第四章十二(5)

满脸是血的成顺费了很多周折才回到福聚德，一进门，他便扑倒在地，边哭边喊：“掌柜的，掌柜的！我无能，我害了大家……”罗大头第一个蹿出来，问道：“怎么啦你这是，怎么脸上都是血？”成顺哭得伤心，脸上的五官都变了形：“我让人打了，鸭子，鸭子全被强盗给抢去了。”众人一听都愣了。卢孟实赶紧问：“谁敢抢咱们的鸭子？谁？”成顺摇着头：“不知道，他不说是谁，还让我带话……”“带什么话？”成顺哭着说：“他说，抢的就是福聚德，他还说，他还说，让您今后老实点……”卢孟实一听这话，气得浑身发抖：“我……我一个规矩买卖人，我，我有什么不老实的……”众人把成顺扶起来，给他擦拭伤口。刘金锭上前安慰卢孟实：“掌柜的，您别生气，鸭子没了咱再找去……”卢孟实失神地看着刘金锭说道：“还有不到三天……来不及了……”说完，他忽然一下栽倒在地。

“卢掌柜的……卢掌柜的……”大家一时乱了手脚，福顺和刘金锭忙把卢孟实抬到床上。刘金锭急切地唤着卢孟实的名字，她转过身对福顺说：“快去请王二柜。”福顺“唉”了一声，跑去找王子西。刘金锭看着卢孟实苍白的脸，她的心沉重极了，怎么这么好的男人总是命运坎坷呢！她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唤得更急：“卢哥！卢哥！你喝口水吧？你醒醒！”卢孟实紧咬牙关，脸色铁青，昏迷不醒。

王子西听福顺一说，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一进门，看刘金锭对着卢孟实又喊又摇，便叫道：“别摇晃了，快掐人中。”王子西掐着卢孟实的人中，心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要是卢孟实完了，福聚德也就完了。

卢孟实哼了一声，慢慢睁开眼，虚弱地望着刘金锭和王子西，他嘴里念着：“鸭子……”刘金锭急道：“人比鸭子要紧！有人就有鸭子！你别急……”卢孟实皱着眉，脸色依然铁青着：“……晚了……”他模模糊糊地说着。王子西一看，情况不好，便快步出房去请大夫。一出门，罗大头便迎了上来，问王子西去哪儿。

王子西说：“掌柜的是急火攻心，眼下是醒过来了……得找大夫来。”罗大头说：“鸭子让人抢了，这可怎么办呀！”王子西叹道：“卢孟实可不能躺下，他要是躺下这战地劳军的宴席可怎么办！”众伙计都围上来，大家七嘴八舌，乱



成一团。有人说：“谁抢了咱们鸭子，大家他娘的拼了！”罗大头呆呆地蹲在地上自言自语着：“没有小白眼鸭，烤什么呀！”王子西安慰大伙：“大家不要乱，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什么事大家找我说，我不在可以找常贵。别乱，千万不能乱！卢掌柜的没大事，我先请大夫去。唉，弄不好，全得倒霉！”常贵这时正从外面跑进来，他已经听说了店里发生的事情。王子西一见常贵来，便说：“你可来了，店里你先照应一下，我去请范大夫。”常贵说：“您去吧，这儿我盯着。”王子西匆匆走了。常贵安排着一天的生意：“今天照常开张。热炒的灶上候着，大罗准备烤鸭子。都忙去吧，别为这事分心。”大家全都散去了。罗大头过来，一把拉住常贵说：“常头儿，你说，这没有小白眼鸭……”常贵拍拍大罗的肩头：“你就知道小白眼鸭，还是人更要紧！”罗大头点头说：“那帮拿枪的不好对付，东家那儿，他卢孟实可也签了生死状了！”常贵无奈地叹口气，和罗大头互相拍拍背，以示安慰。

#### 第四章十二(6)

卢孟实虽然醒了过来，可是人非常虚弱。刘金锭端来脸盆，拧过毛巾给卢孟实擦脸。

“感觉好点儿吗？”她关切地问他。

卢孟实的目光中没有一点神采，他呆呆地看着窗外，阳光依旧美好，只是照不进他的小屋。

他感慨着：“老天爷不给咱们路呀，小白眼鸭子好不容易才凑够数，要是等下批雏鸭能填了还得个把月，谁也救不了咱们啦。全完了！”刘金锭说：“行了，少说话，话多了伤气。你这几天也是太累了。”卢孟实摇着头：“还有东家那儿，出了事我就得倒赔，还得辞工……”卢孟实越说气越短了，刘金锭扶着他躺下。正在这时，范克德大夫在王子西的陪同下赶到了。他一进门，便掏出听诊器、血压计给卢孟实做了检查。等查完了，刘金锭小心地问大夫：“卢掌柜的，不要紧吧？”范克德说：“心脏有点问题，这几天别让他劳累，最好是卧床休息。”范克德掏出一瓶药片，给卢孟实嘴里放了一片之后说：“心里不好受的时候就含一片。千万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激动。”王子西问：“要不要打一针？”范克德摇摇头：“不是什么病都可以打针的。好了，记住，一定要卧床。明天我再来。”卢孟实谢过大夫，不忘叮嘱王子西：“送范大夫后门走。别让主顾看见我们这儿有病人。”王子西点头明白，他把范克德送了出去。这时，常贵跑了进来，见卢孟实躺在床上，便问：“掌柜的，好些了吗？让灶上给您做点可口的？”“我吃不下。”卢孟实摆摆手。

常贵说：“您有多大的事也得装在肚子里，您不能乱，您乱了这店里可就更乱了。”卢孟实感激地看着常贵，说：“是呀，你说得对。可我挡不住着急呀，你说咱们得罪谁了，这么给咱们下黑手?!”常贵安慰他：“您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先顾身子骨要紧。福聚德这阵子生意好，妒忌咱们的人少不了，平时还得多联络联络同行才是……”卢孟实点点头。常贵又匆忙走了，去照顾店里的生意。刚一出门，迎面碰上匆匆而来的玉儿姑娘。常贵忙打招呼说：“玉儿姑娘来啦？你是……”“我来看卢掌柜的。”玉儿神情极度不安。常贵提醒她：“掌柜的现在能说话了，刚才可是怪吓人，都背过气去了。不过还是少说话，让他多休息才是。我送您到后边去。”玉儿忙说：“你忙你的，我自己过去吧。”常贵又说：“您别着急，也劝劝卢掌柜。”玉儿点点头往后面去了。罗大头也刚巧看到玉儿，他朝玉儿的背影做了个不屑的表情，对常贵说：“哼，这小娘儿们来得倒快，这回神仙来也没用!”玉儿推门进到卢孟实的房间，一抬头，便见刘金锭正在给卢孟实喂水。卢孟实一见玉儿，有些激动，连忙起身要下地。刘金锭阻止说：“大夫不是说，让你躺着吗？”玉儿看着卢孟实，心里疼惜着，碍于刘金锭在一边，她才没有表现出来。她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转身对刘金锭说：“刘师傅，让您辛苦了。”刘金锭嘴一撇：“嗨，敢情您成本家儿了，我们倒成了客情。”玉儿一愣，连忙解释着：“您别在意，我们南方人跟北方人不一样，说好话总是说不到点子上。”

#### 第四章十二(7)

刘金锭说：“我和我卢哥谁和谁呀，用不着别人道辛苦。”玉儿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一劲儿地点头说：“是呀，自然是你们弟兄的感情比我近，有您在，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不过是过来探望一下，也帮不了什么大忙。”刘金锭的嘴跟得特别快：“呦，还说什么南方人不会说话，这小嘴儿能把死人说活了。”卢孟实也觉得不对头，赶紧说：“金锭，你先到灶上看看去。”“撵我？我就知道!”刘金锭这话一出口，卢孟实和玉儿都不知如何是好。刘金锭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卢孟实也没思想太多，他急切地一把将玉儿拉到自己怀里。

玉儿嗔怪着：“你小心身体……”卢孟实不管那么多，只是专注地看着玉儿的眼睛问她：“你怎么才来？”玉儿说：“我刚一知道信儿，就来了。”“如果我没生病，你还不来。”“怎么会?是你老想不起我的!”“我太忙了，你看，到如今还是一场空!”玉儿看着卢孟实绝望的样子，感到心都要碎了一般。她说：“有什么大不了的，看开一点儿吧!”卢孟实咬紧牙关：“有人算计我，二百只

玉泉山小白眼鸭全被人抢了，你说马上就要用，让我可怎么办呀！我这是得罪谁了？”玉儿说：“看你平时挺精明，可是你其实又挺糊涂，你买卖做这么火，肯定是同行相妒呗！”卢孟实把玉儿搂得更紧，说：“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准是对门！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玉儿谨慎地说：“不过，没有真凭实据也不能冤枉别人。”卢孟实愤恨地说道：“别让我查出来，我卢孟实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玉儿挣开他的手臂，笑了笑：“行啦，事情已经出了，没伤着人就得念佛。你那个鸭子席怎么办？”卢孟实还没回答，却见刘金锭推门进来，闷声闷气地冲他说：“卢哥，水就在桌上，别忘了。少说点话，说多了伤气。”卢孟实点头说：“知道了。”刘金锭说完，犹豫着不想出去。她不满地看了看玉儿，最后还是走了。

玉儿心里感到有些奇怪，对卢孟实说：“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卢孟实又拉过玉儿的手，摸着她柔滑细腻的双手，他的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脆弱，说：“好不容易来了，多坐会儿，给我宽宽心。”“好是好，可是，我哪儿惹得起你兄弟呀！回头你有个三长两短的，我看他那架势，还不得让我偿命？！”卢孟实笑了笑说：“他也是好意，让我多休息。”玉儿任性地说：“那我是害你来了？”“是呀！”卢孟实这会儿反而开起了玩笑。

“哼，你可真没良心！”卢孟实说：“你是来害我的，你害我想你……”卢孟实说着，动情地凑上前，刚想亲亲玉儿，刘金锭又进来了。她进了门，看到俩人的亲密状便干咳数声，然后说：“水还没喝哪，都凉了。”卢孟实有点扫兴，说：“我这就喝。你别操心了。”

#### 第四章十二(8)

刘金锭瞪了玉儿一眼，又出去了。

玉儿看刘金锭出了门，转回头生气地说：“我看，我还是走吧。”卢孟实一听这话，也生气了，他拉着玉儿的手不肯放：“不让你走！看着你我就好一半了，不许走！”玉儿委屈地看看门外。

卢孟实继续说：“你说能上哪儿去弄小白眼鸭？”“别的鸭子不行吗？”卢孟实叹道：“福聚德的鸭子有名，就是因为用的是玉泉山的小白眼鸭，要是换了，不是砸福聚德的牌子吗？”玉儿叹了口气，说：“你这回是给大兵们做，他们都是老赶，有几个吃得出来是小白眼鸭的？”卢孟实一拍脑袋，说：“对呀，哎，可大帅他们吃过……”玉儿又叹了口气：“你呀，到底是聪明还是笨呢？你不会有钢使在刀刃上……”卢孟实一经玉儿指点，觉得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心里一阵轻松，好像一下子病就全好了，他握着玉儿的手，感激地说：“玉儿，你真聪明，跟你在一起，什么烦事都没有了。”刘金锭正在后院厨房里给卢孟实做一碗热汤面，罗大头晃晃悠悠地走了进来。见刘金锭忙着，他便没话搭话说：“我能进来吗？”刘金锭头都不抬，冷冷地说：“这又没关门。”罗大头阴阳怪气地说：“这不后厨有卢掌柜定的规矩吗？不知道的以为我大罗要捋叶子。”刘金锭不屑地说：“我这点手艺还值当让谁捋，谁想知道我告诉谁。”罗大头嬉皮笑脸地来到她旁边，他看卢孟实的房门紧闭，便问：“那小娘儿们还没走呀？”刘金锭没好气地说：“我怎么知道？你要是不放心你去看看。”“我要有那份闲心，我花钱上八大胡同，也不干这不清不白的事。说婊子不是婊子，说良家不是良家，让人都不知道怎么给价儿。”刘金锭听他骂得痛快，心里很快活。她给了罗大头一句：“你还挺明白。”罗大头神气地说：“我什么人没见过？我告诉你，女人不怕有价的，她再高，她在明处；怕就怕那没价的，不要钱，还请你吃饭，就麻烦了。这个情怎么还？问她到底要什么吧，她说你先给我买所房子。”刘金锭问：“那你看，这玉儿跟咱们卢掌柜是……”罗大头不屑地说：“卢掌柜也就是拿她玩玩，卢掌柜家里有老婆，就说找二房，也得是个正经人家的姑娘。你瞧这个，是过日子的人吗？说不定什么时候没钱了，就挂牌接客了。”两人一起大笑起来。在这件事上，他们终于有了共识。

锅里的面汤沸腾了，刘金锭赶紧起锅，盛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阳春面来。

刘金锭端着面来到卢孟实的房间，到了门口，她听到玉儿正对卢孟实说：“我看湖鸭就行。你们老用小白眼鸭，市场上的湖鸭行情也不太懂，这样，湖鸭包在我身上吧。”

#### 第四章十二(9)

刘金锭一脚踢开门，吓得玉儿跳了起来。刘金锭端着热面走过来说道：“卢哥，趁热儿把这阳春面吃了。话说得够多了。”她走到他床边，冷眼斜了玉儿一下。卢孟实刚要起身，刘金锭一下扶住他，说道：“你别起来，我喂你。”“金锭，放这儿吧，让玉儿来。”刘金锭固执地坐在他床边，阴阳怪气地说：“还是我来，哪能让人家受累！”玉儿忙说：“还是我来吧，一个老爷儿们家，让您喂饭多不好？这是女人干的活儿。”玉儿接过热面碗，刘金锭一下没了词。她看着他们俩，忽然感觉到自己显得如此多余。她呆坐在床沿儿，不知如何是好。

卢孟实也感到有点不对劲，他看了看刘金锭，对她说：“行啦，金锭，你歇歇吧。等我好了，咱俩喝酒。”刘金锭无奈地点点头，委屈地走了。

玉儿等刘金锭出了门，才端着碗，舀了一羹匙汤，放在嘴边吹了吹，又用嘴唇试了试冷热，然后喂给卢孟实。卢孟实凑过嘴来，喝了一口，又深情地望着她。

玉儿关切地说：“慢点，好吃吗？”“好吃，不过，不如你做的好。等以后，我要吃你做的阳春面。”玉儿一撇嘴，委屈地说：“我可不敢在福聚德给你做吃的，还不知要招出多少闲话。你吃啊？”卢孟实直愣愣地望着玉儿说：“你喂我……”刘金锭躲在门外听着，卢孟实和玉儿的情话直往她心里钻，她感到心里像着火一样，七情六欲全往上涌。

玉儿一口一口地给卢孟实喂着面，嘴边不住地说着：“咱们先从市场买湖鸭，不够的话我订菜的那个菜园子还喂着五十只，是为我用鸭蛋养的。”卢孟实高兴地说：“那可太好了！”说完，咽下一口面，禁不住搂住玉儿的腰，说：“玉儿，你一直就是我的福星，我就不说谢了。”玉儿娇笑道：“你还是说吧，我想听……”“想听点儿别的吗？”卢孟实说着，把嘴凑上去，亲了亲玉儿。玉儿手里的面碗倾斜着，就快要洒了。正在这时，刘金锭突然又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她一进屋，就直冲过来，一把夺过玉儿手里的碗。玉儿愣了，卢孟实也愣了。

刘金锭生硬地说道：“别给他喂了！我没放香油，重做！”卢孟实刚要阻拦，刘金锭却不等他说话，端起碗就出了屋。门外传来“啪”的一声，显然是刘金锭把碗摔了。卢孟实和玉儿面面相觑，一片愕然。

“真他妈狗屎脾气！他怎么啦？”卢孟实感到莫名其妙。敏感的玉儿此刻咬着嘴唇，背过身去擦眼泪。卢孟实深情地要把她往怀里拉，可是玉儿不理，拧过身说：“我该回去了，什么时候你出殡的时候我再来！”玉儿说完，猛然起身，飞快地跑出了屋。

#### 第四章十二(10)

卢孟实赶紧下床要追，可是，一阵巨大的晕眩使他险些摔倒在地。刘金锭一个箭步冲了进来：“你不要命了！躺下！”说完，她一把扶住卢孟实，把他放倒在床上。

卢孟实看着刘金锭，生气地说：“你太过分了！人家招你了吗？”刘金锭一下子愣了，她强忍着心中的委屈说道：“……你就是被这个小妖精给迷住了！你……你不识好人心！”卢孟实越听越觉得莫名其妙，说：“你少管我的事！你

一个男人，比老娘儿们还事多！”“……谁愿管你的破事，不管就不管！”刘金锭气得甩手就走了。

卢孟实也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一个个全都气走了，而他自己更是生气，他一拳砸在床上，心里叹着：嘿！没一样省心！

第二天一早，王子西和玉儿一起到玉泉山的菜园处，去提一批湖鸭。王子西在临出门时听罗大头向他抱怨，说他烤不好湖鸭，嫌丢人。王子西无奈，只能唬他说：“丢人总比丢命好。”罗大头一听便不出声了。王子西心里也打鼓，可是，事到如今又能怎样？他坐在马车里，问玉儿：“玉儿姑娘，你说湖鸭能成吗？”“反正，那些当兵的也吃不出来，怕什么。”王子西想想也是，便点头道：“玉儿姑娘真是有主意，这回，你可是救了我们福聚德，卢孟实要是有你这么个贤内助呀，他就踏实了。”玉儿的脸一下就红了，低下头说：“什么贤内助！人家可是有妻室的人哟。”

王子西忙摆手道：“咳，你又不计较名分，能在北京一起过也不错。他家里的农村小脚老婆拿不出手……”玉儿不爱听他说这些，便说：“您这说哪儿去了，他拿的出手还是拿不出手，都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给你们福聚德帮帮忙，就惹出你们这么多心思，以后你们的事我还是少管！”王子西笑着说：“得，我惹姑娘生气了，我是看你们俩挺般配的，说句笑话而已……”到了菜园的鸭场，俩人跳下车，一起和鸭农忙活起来。他们一只只过着鸭子，玉儿问王子西：“你看这些鸭子够了吧？”王子西点点头：“再上市场买点就够了。”玉儿毕竟是精明人，她提醒着王子西：“买湖鸭的时候，你们福聚德的人就别去了，省得让人疑心。”王子西抬头看着玉儿，心里佩服得很，说：“……姑娘说得有道理，那就偏劳你了。”王子西回到城里，把鸭子安置好，便急匆匆地来到唐家大少爷的府上，把这几天福聚德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向大少奶奶叙说了一通。临了，王子西说：“鸭子倒是顶上数了，全用湖鸭，是那个玉儿给出的主意。”大少奶奶点点头：“玉儿就是那个在八大胡同开堂子菜的女人？”“对。”王子西说，“现在她搬家了，改开素菜馆子了。”大少奶奶问：“你看他们俩有意思吗？”“我瞅卢孟实对她有点意思。”大少奶奶叮嘱王子西：“这事你得看紧点儿，那样的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比卢孟实心眼还多。一个卢孟实就够受的了，再加上一个给他出主意的，福聚德就真得归他们了。”王子西低着头，连声说：“是，是。”“记住，有什么事，你得头一个就来告诉我。”“那一定。大少爷呢？”大少奶奶一提起大少爷就生气，对王子西说：“这个痴呆子，又跟着余老板上戏园子了，整天不干正经事！”王子西也跟着大少奶奶一起叹了口气。

一大清早，玉儿早早起来，来到早市的鸭摊上。玉儿和摊主讲定了，买一大批鸭子。玉儿说：“我不要瘦的，越肥越重越好。”花鼻子正巧也来买货，远远地见玉儿在买鸭子，便一闪身，迅速躲了起来，玉儿没有看见他。这时，几个买鸭子的人来问价，都被摊贩挡了回去。摊贩说：“我这几十只都被大姐包圆儿了，还不够呢。”一个买主有点生气，唠叨着：“买那么多干什么，横是要开鸭场吧！”花鼻子在摊前站了一会儿，幽灵般地消失了。

花鼻子回到适意居时，瑞英在后院里刚刚起床，他还沉浸在喜悦之中，一想起卢孟实被气出病来，他就感到胸中有一股快意。

洗漱完毕之后，一个伙计给他端过一份早点。他坐在店堂里有阳光的一角，看着适意居，开怀地吃着早点。花鼻子坐在他对面，看着他笑了笑。瑞英问：“你笑什么？”“我是在想，这福聚德的福分还有几天？”瑞英也跟着笑起来。

花鼻子琢磨着，自言自语：“这么一弄，他卢孟实就是不掉脑袋，也当不成掌柜的了……”“嗯。”瑞英嘴里含着萝卜丝饼，不住地点头。

花鼻子忽然话锋一转，对瑞英说：“哎，今天我看见玉儿了。”瑞英一惊，问道：“你看到她？她现在在干什么？”“这个我不清楚，听说她开了家素菜馆。”“在什么地方？”“这我可不知道，不过，我倒是可以给您打听打听。”“好啊。”瑞英说。

花鼻子想了想，还是说道：“我看见玉儿在买鸭子。”瑞英吃着，不以为然地说：“那有什么新鲜的？她也得做菜呀。”花鼻子想了想又说：“如果只买几只还可以，可是，她买的太多了，几筐几筐的都不够。我是在想，她会不会是帮卢孟实买的呢？”“可福聚德从来都用小白眼鸭子的。”花鼻子点点头说：“是啊，她要是买小白眼鸭给卢孟实，那可就真帮上他了，她要是买湖鸭那不是帮倒忙吗？卢孟实这回是裁定了！还有件事，他至今还不知道呢……”花鼻子眉飞色舞地说着，话匣子一打开就没完没了。

刘金锭坐在卢孟实的房门口，支着一个小泥炉，上面坐着药锅。刘金锭埋着头，在给卢孟实煎药。

王子西走进屋，对卢孟实说：“掌柜的，鸭子都齐了。”卢孟实问：“没人看见吧？”王子西摇摇头说：“没人，市上是玉儿姑娘去的，咱们的人都没露。我已经给了大罗一只让他试着烤烤。”刘金锭把煎好的药倒在一个粗瓷碗里，端了过来。

卢孟实看刘金锭对自己倒真是一片关心，也着实挺感动，至于她那个坏脾气，这会儿，他也给忘了。他端起药碗，捏着鼻子把中药喝了。

#### 第四章十二(12)

这时，范克德大夫进了门。范克德一见卢孟实便说：“看你气色倒是好多了。比较稳定吧？”

没有再犯？”王子西插话说：“让您惦记着，一直没犯。就是有时候心口隐痛。”范克德叮嘱说：“要经常注意别太累着。”说着，拿出听诊器来给卢孟实听心脏：“那些个草药就不要吃了，我看，不管用的。”“谁说不管用？”一旁的刘金锭急着说道。这时，罗大头兴奋地进来，手里拿着一只烤熟的湖鸭。一进门，他就问卢孟实：“掌柜的，你尝尝，看是那个意思不是？”范克德说：“烤鸭？他吃不太合适，太肥腻了。”“我是让他尝尝火候。”王子西拿来一把刀，在众目睽睽之下切开了鸭子，里外全熟。卢孟实捏了一片鸭肉放进嘴里，大家都关切地望着他。卢孟实嚼了一会儿，点点头：“行！不柴！”刘金锭挺有兴趣地问道：“大头，你怎么琢磨的？”“我是在水上找齐，里外加工。当着外人咱不能多说。”众人看了一眼范克德，都笑了。

卢孟实夸着罗大头：“好，大头，你立了一功！我给你记着！”“我哪？这着儿可是我淘换来的！”刘金锭不平地问道。

卢孟实笑着说：“金锭，我还能忘了你吗？把鸭子片了，摆上热炒，范大夫就别走了，尝尝我们的鸭子。”卢孟实正陪着范克德吃鸭子，王子西拿着账本急匆匆进来，他把卢孟实叫到外屋小声说道：“孟实，六必居不给酱，说欠他们五百酱钱。”卢孟实有些奇怪：“不是前天还了吗？”王子西叹道：“是，早下账了，您看，这是账本。当时我有事，大少爷要去，我把钱交给他办了。”卢孟实一跺脚，急着说：“你怎么能给他？快问问他，是不是有事没过去。”王子西面有难色地走了。天都黑了，他来到广德楼的戏园子外徘徊不定。等了好一会儿，才看见大少爷陪着几个梨园行的人从后台门口出来。

王子西怯怯地迎了上去，说：“大少爷！等您半天了，您可出来了。”大少爷见是王子西便问：“呦，子西呀，我还得陪余老板去吃宵夜，有什么话儿咱回去再说吧。”王子西急着说道：“大少爷，不行呀，六必居的酱钱您给了吗？”大少爷身边的角们笑道：“呦，鸭老板，今天不是鸭子，又改酱了。”大少爷说：“去！德行劲儿的！哎，我没工夫跟你说酱不酱的，余老板这就出来



了。”“可是，人家六必居都不卖咱们酱了！”大少爷说：“那你不会买天源的酱，都是一样。”王子西都快哭了：“钱呢？我说大少爷，上哪儿也得有钱呀！”大少爷一愣，说：“噢，我拿那钱买了把胡琴儿，是梅雨田用过的，真是好东西……你跟卢孟实说，让他再拨一笔酱款吧，我这开销是必需的……哎，余老板出来了，躲远点儿，别让他闻出你身上的鸭子味儿……”大少爷再没心思跟王子西说什么，一见余老板，他便如风摆荷叶般地迎上前去。王子西呆立在街头，秋风从他头顶上吹过，戏园子里传来了急急风的锣鼓声，他感觉到这天气可真的凉了。

#### 第四章十二(13)

无可奈何的王子西一口气地跑回了福聚德，进门就对卢孟实说：“大少爷把酱款买了胡琴了！”卢孟实听了这话，急得一把捂住胸口。

刘金锭闻讯跑了进来，嘴里叫骂着：“这个大少爷，真不是个东西！”卢孟实捂着胸口说：“金锭，明天一早开门，先去天源买酱，他们要问我们是哪儿的，千万别说是福聚德的。因为我们常年用六必居的，懂吗？”刘金锭说：“放心吧，交我了。”第二天一大早，酱园子刚刚开门，刘金锭带着福顺就进来了。刘金锭问道：“掌柜的，好面酱来两缸。”掌柜的说：“您要零的有，要整的没有了。昨天适意居的人把存货都包圆了。”“啊?!”刘金锭和福顺都呆了。

回到福聚德，俩人把情况一说，王子西这样的老实人也急了：“我豁出这张老脸跟他们借两缸去！”卢孟实拦住他：“糊涂！人家这是往死里整咱们！”王子西急得要哭：“那可怎么办呀？那些拿枪的……”卢孟实急中生智，说道：“我看赶紧坐火车去保定，只有保定的面酱能用。”王子西叹道：“来不及了，去保定得三四天的来回，要是赶不上晚车，就得五天！”此时，刘金锭一跺脚，狠狠地说道：“只有一条路了。”卢孟实问：“快说！什么路？哪怕路上插的都是刀子也得踩了。”“御膳房！”刘金锭看着卢孟实，说出这三个字。

“御膳房？”刘金锭坚定地说：“对，只要进了宫，我就有办法。”卢孟实叹道：“可是，你现在怎么进得去呢？眼下把门的都换成民国政府的兵了！”卢孟实一边说着，一边给自己拿出药吃了一粒，他感觉到胸口像压了千斤重的大石。

王子西也觉得心慌得要命，于是也跟卢孟实要一粒药。含着药，子西忽然想了一个主意，说：“我想起来了，今天是范克德进宫给皇上看病的日子。金锭扮成范大夫的跟包，等范大夫看了病……”卢孟实和刘金锭一听这事，都觉得这是

极好的主意。卢孟实果断地说：“我看，事不宜迟，快去找范大夫，他要是进了宫，说什么都晚了。”刘金锭二话没说，转身就跑，被卢孟实叫了回来：“金锭，你站住，你拿什么运回来？”刘金锭一下愣住了。

王子西说：“范大夫有汽车，能开进去……”卢孟实高兴起来：“好，就这样，福聚德几十口子的身家性命就全在你一人身上了！”卢孟实望着刘金锭，刘金锭也看着卢孟实，她郑重其事地拱手抱拳说：“你放心吧！”说完，她飞似的跑出了屋。

### 第五章十三(1)

刘金锭终于找到了范克德大夫，她对范克德说明了来意。范克德以西方人的思维考虑这件事，他感到有些不解。刘金锭说：“你别管这事儿是对还是错，总之，福聚德的人，性命最要紧。”于是，范克德终于点点头，同意带她入宫了。

范克德开车来到东华门前停下。民国士兵验过腰牌。指了指刘金锭，要她下车。刘金锭缓缓走下车来，她眼睛盯着范克德，生怕他突然开车进去，把自己丢下。士兵对她进行盘问：“你是干什么的？”刘金锭说：“通事，我是他的通事。”士兵对她的话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时，范克德咿里哇啦地说了一通洋文。士兵也怕自己搞错了，得罪人，于是就简单地在刘金锭的腋下、腰里、腿上摸了摸，好在没有引起怀疑。

士兵拿出登记簿说：“你们的进宫时间是下午两点到四点，别错过时辰。四点半以后关大门，任何人不得出入。记住了！”刘金锭和范克德点点头。二人上了车，车子开进了东华门。

一缕斜阳透过雕花窗棂照了进来。溥仪正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黄缎子榻褥上，伸出一只胳膊让范克德量血压。

范克德收起血压计说：“高压一百一，低压七十。”溥仪自己得出了结论：“正常。”“是的。”范克德说，“您的胃最近怎么样？”溥仪说：“我们中医都不问病人，由大夫自己说病状，你们西医为什么非要问病人自己呢？”范克德说：“因为我们解决最迫切的问题，至于那些需要慢慢养的病，西医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溥仪点点头，赞许地说：“洋人喜欢讲实话，这很好。不像咱们，有很多客套，这很耽误事的。”“谢谢陛下的赞赏。”“我可不敢再称陛下，改为阁下更受用一些。你最近一段时间给我做保健，我很满意，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尽量满足你。”范克德想起今天的事情，便说：“我听说御膳房的酱

不错，皇上可否赏几缸？”溥仪很惊讶：“你要什么？酱？”范克德点点头，一副认真严肃的神情：“中国的酱对人的消化有作用，我想带回去研究。”溥仪对此似乎很感兴趣，问范克德：“你是要黄酱还是面酱？豆瓣辣酱还是秦椒酱？”范克德有些愕然：“……这么多讲究？”溥仪微微一笑，慢慢地说：“中国做酱的历史很长，孔夫子的弟子子路就被卫国人杀死做了肉酱。各种酱用途不一：考黄酱者，黄豆为坯，酱味清香，用做炸酱，拌面最宜；面酱者熟面为坯，酱味甜纯，涂抹最宜，有点像西方用的少司；豆瓣辣酱者以蚕豆为坯，辛辣香厚，回锅肉、盐煎肉最宜，以四川郫县产的为佳……”范克德听溥仪讲了这么多，不禁佩服地说：“皇上真是博学，难怪中华饮饌名闻四海，我想要一种烤鸭配餐的酱，陛下以为是哪种为好？”溥仪想了想说：“你说的是甜面酱。这种酱，京津两地都产，直隶保定府的更佳，它那里有三宝，铁球面酱春不老，春不老就是雪里蕻。过去袁世凯当直隶总督的时候年年进贡，后来他当了皇上，就不送了。甜面酱不是什么稀罕东西，市面上都有，大夫为何非要御膳房的呢？”范克德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便应付着：“听说御膳房的酱有特殊作用，值得做……科学研究。”

## 第五章十三(2)

溥仪对这个问题已经不太感兴趣了，说：“御膳房我都裁撤了，就留下一个御膳茶房。你说的酱，不知道是过去皇帝御膳房的还是皇后的，是太后的还是太妃的？”范克德接过话：“我听说是西路一带，皇上如果放心，我可以自己寻找。”溥仪挥了挥手，说：“我让一个内监陪你去，这样也可以省去许多麻烦。”“谢皇上。”“不必了，想用多少就拿多少，以后宫里也不做酱了，都让他们上外头买去。对了，我得给你写个出门凭证，否则你一草一木也带不出去。”“谢皇上。”刘金锭在车上等得十分焦急，眼见着太阳西斜了，范大夫终于拿着溥仪批的条子在一个小太监的陪同下匆匆赶来。刘金锭一见他回来了，心都快要跳出嗓子了。范克德和小太监上了车。范克德说：“没想到宫里竟然有那么多御膳房，我都要晕了。”车子在西路慢慢行驶着。刘金锭问范克德：“皇上身体可好？”范克德点点头：“他很瘦弱，我估计睡眠不大好。但是他很爱讲话，光是酱就给我讲了许多种。”刘金锭说：“你还没有见过宾天的光绪爷，要是赶上他，很可能会给你修表。”这句话倒是提醒了范克德，他赶紧掏出怀表一看：“哎呀，我们只有四十分钟了，要赶快！”

”刘金锭指引着范克德来到一处荒凉的院落，庭柱油漆剥落，院内荒草丛生，墙角堆着煤堆、烂柴。小太监问：“没错吧？我回去啦，呆会还得伺候皇上喝茶呢！”范克德点点头。刘金锭给了小太监赏银，把小太监打发走了。刘金锭领着范克德在荒凉的院落里走着，他们的脚步声，惊扰了几只乌鸦，它们从油漆

剥落的大殿梁子上飞起，“呱呱”的叫声，使秋日的景色更为萧瑟。

刘金锭走着，突然停住了，哭了起来。

范克德起疑道：“你怎么了？”刘金锭一边哭，一边难过地说：“我十三岁就跟我爹进宫，一干就是十几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真真的在我的心里。夏天我在这儿粘过唧鸟，秋天我在这儿逮过蚰蚰儿……”范克德叹了一口气：“是呀，这样的宫殿，要是在德国、法国，都会被当做博物馆保护开放的。”刘金锭一边抹眼泪，一边自言自语着：“我记得原来的酱缸就堆在墙根。”“哪里有什么酱缸。”范克德站在空旷而萧瑟的院落里，触景诵起诗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刘金锭不死心，着荒草寻找着，范克德焦急地看了看怀表。

突然，刘金锭在东边墙根处发现一溜酱缸。她冲范克德叫着：“有了，快搬！范大夫，帮一把。”两人抬着一缸缸酱运上了敞篷汽车。

出东华门时，士兵查过皇上的手谕，便一挥手放行了。范克德心情愉快，还不忘对士兵说：“能不能把手谕还给我？”士兵怪道：“酱你拿走了，还要把凭据带走？”范克德说：“皇上的亲笔墨宝，这也是文物呀。”“不行。”士兵冷冷地说着，范克德摇摇头，车子驶向南池子方向。刘金锭回过头来，依依不舍地望着青少年时代的居留地。她仰望着夕阳下巍峨的门楼，那里，曾有过她多少生命的记忆呀……

### 第五章十三(3)

日落黄昏，一溜酱缸被卸到福聚德的后厨。卢孟实、罗大头、王子西、常贵都围了上来，大家把最后的希望都赌在了这一遭。

刘金锭把一缸酱的封条启开，掀开盖，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声惊叫。只见酱上长满一寸长的白毛。卢孟实的脸立刻阴沉下来。刘金锭一屁股坐在板凳上，再也没有了力气。

罗大头还算镇静，想了想说：“没关系，我听说，酱不长毛不是好酱。把醃撇了去再看看。”罗大头说着，用汤勺撇出白毛。这一撇之后，一股酱香扑面而来，大家一齐赞道：“好香！”卢孟实忍不住挑出手指，沾了少许酱放进嘴里。随后，他激动地嚷道：“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大家高兴得你尝一口我尝一口，一时间，福聚德里热闹非凡，又恢复了往日的愉悦。

一切安排就绪后，卢孟实来到玉儿的功德斋。玉儿一见他来，就赌气地说：“你到我这儿来，事先跟你刘大兄弟请假了吗？”卢孟实笑着说：“看你说的，还生他的气呢？你那天走了我心里直不落忍，太让你难受了。”

可我那个熊样，又没法追你回来……”玉儿本想气气他，可见他认真、内疚的样子，她反倒不忍心了。她说：“说吧，有什么事？”卢孟实说：“明天就是战场宴席的正日子，你这里反正没事，我想接你过去看看，照应一下。”玉儿一听这话，自尊心有些受不了。她说：“真是抬举我，我应该给你作揖。”

可惜不凑巧，我明天有桌客。”卢孟实环顾四周，直截了当地说：“我不请你，你也没客，我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又推脱。”

”玉儿争辩说：“你好不容易来一趟我就得有空是吗？我就不许有生意吗？”卢孟实看着玉儿，两人谁也不说话，就这样僵持着。最后，卢孟实妥协地说：“好吧，你不愿去就不去，不过，我还是得好好谢谢你，鸭子的事让你吃了那么多苦。”玉儿心里也不是滋味，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她给卢孟实沏了杯茶送到他面前说：“你也挺辛苦的，喝口水吧。哎，别说了，明天除了上菜，别忘了大帅的脸色，话说到了比菜做好了还要重要，知道吗？”卢孟实心里直犯酸，他挽着玉儿的腰说：“亲我一口。”玉儿对他躲闪着，继续说道：“鸭子瘦，一定要到他们吃得快饱了的时候再上。”卢孟实不再关心她说什么，他直勾勾地看着她，深情地说道：“亲我一口，说不定我就回不来了。”玉儿抬眼看他，忽然鼻子一酸，眼圈红了。她忍住内心的伤感，抿嘴一笑说：“你就不盼点好的！”玉儿说完，踮起脚尖，在他的脸上亲了一下……福聚德的一溜大车拉着厨师、伙计和最后一批原料，浩浩荡荡从前门大街出发。大车上插着“福聚德战地劳军”的旗幡，一队人马路过五牌楼向永定门进发。成顺和福顺站在车里敲锣打鼓，罗大头神气活现地用烟袋指指点点和常贵说着话，刘金锭和厨子王等原御膳房的师傅们坐在一车里，也是一脸的喜气洋洋。卢孟实和王军需官坐在一辆军用汽车上。卢孟实故作镇静，可其实，他内心里还是对宴席充满忧虑。

两旁大街上满是围观的群众。玉儿被小翠拉着出现在马路边的人群中。小翠对玉儿说：“姑娘快看，卢掌柜坐汽车了。”

#### 第五章十三(4)

“坐汽车有什么好看的？”玉儿嘴上这么说，可还是忍不住踮起脚来看。她看到成顺正在敲锣打鼓，便捅捅小翠说：“看，那不是成顺吗？”小翠一看成

顺，由衷地赞叹着：“他敲得真好！”玉儿故意逗她：“是吗？我怎么听不出来？”小翠侧头看她，抿嘴一笑说：“你呀，你心里有谁，我知道！”玉儿笑着，捶打小翠。

车队来到长辛店，几十亩席棚外面，奉军的两个团加司令部列队迎候着他们。福聚德的伙计们看见这阵势，都有些傻了。下了车，福聚德的师傅和伙计们都来到操作间里听王军需官训话，卢孟实站在一旁相陪。

王军需官对他们说：“弟兄们、老少爷儿们，今天你们要为张大帅和奉军做宴席，事关重大。大帅脾气不好，吃得不好你们就得遭殃，我也好不了，所以拜托各位，要小心加小心。大帅有时候喜欢到灶上溜达溜达，问什么你们答什么，大帅要是赏你们酒，甭管四两也好，半斤也好，要一仰脖，痛快地给喝完了，哪怕喝完了躺下，也不能驳大帅的面子，记住了吗？”

成顺一听这话，腿就先软了，直往下瘫，被福顺拉住：“你怎么了？”成顺苦着脸小声说：“我不会喝酒，掌柜的也不让练，这下好了！”福顺低声骂他：“还敬不到你呢，瞎想什么！”他们抬起头，只听王军需官又说：“大帅敬你们酒可以，你们不可以主动敬大帅酒，都登鼻子上脸大帅可吃不消。不过大家也别害怕，见了大帅要是老哆嗦也不行，那样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刺客，他身边的马弁个个都是百步穿杨的神枪手，说打鼻子不打眼，说打左眼打不了右眼……”福顺听着，也跟着成顺一起哆嗦起来。

王军需官又讲了一些注意事项，最后，他一挥手说：“好啦，就这些，大伙儿好好干，干得好大帅有赏。卢掌柜，你看……”卢孟实谦逊地说：“我来说两句。”然后，卢孟实走到大家伙面前，大声鼓气，“伙计们，师傅们，大家别害怕，平日里怎么做，今天还怎么做。灶上听刘师傅的，炉上听罗师傅的，宴会厅都听常头儿的……”正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礼宾号声，接着礼炮齐鸣。空场上，军人们一起敬礼。王军需官说：“大帅来了。”说完，慌忙跑出去。

张大帅骑着一匹黑马，披着黑色的斗篷，穿着民国元帅服，在一色白马手枪连的护卫下威严地走进空地。军人们呐喊：“大帅天下无敌！天下无敌！”张大帅满意地检阅着自己的部队，在军前带住马，手枪连也横列两厢，紧紧地护卫着他，秋风吹着旗子忽啦啦直响。

张大帅开始讲话：“好呀，你们这些牛犊子！打进北京离不了你们，今天咱们可劲儿造，不过不是关东的猪肉炖粉条子，那是啥玩意儿，上不了台面。今天要请你们坐席吃八碗儿，北京最有名的伺候过皇上的福聚德的烤鸭子，让大伙儿尝尝。”大帅神气地昂着头说，“这烤鸭子，还不是烤好了从北京往这儿运的，

要是那样做，黄花菜都凉了！这烤鸭子是现烤现吃，保证让你们吃得满嘴流油。今天无论长官还是大头兵，有一个算一个，吃饱了喝躺下算。

战地救护队随时待命出发，死不了，甭怕！咱们为了民国，为了打跑曹老三，恢复宪法，咱们有功于国家，吃他娘的一顿八盘八碗烤鸭子不为过！”军队一片欢呼雀跃，把野地里的兔子都吓得乱蹿。

大帅骑着马来到宴会大棚门口，冲着军队喊：“大家跟我入席！开宴！”张大帅说完，翻身下马，在护卫下走进席棚。部队也依次进入相应的位置。

席棚内，碗筷早已摆好。士兵们围着圆桌肃立，等张大帅一挥手先落座，这才在一声号令下轰的一声全坐下，全场鸦雀无声。

张大帅威严地看着自己的士兵，脸上现出不可一世的神态，使人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威慑力。他巡视四周，然后说：“福聚德掌柜的呢？”“在。”卢孟实大声回答，快步走上前去，“大帅请吩咐。”

## 第五章十三(5)

张大帅看了看卢孟实，然后点点头说：“你给大伙儿好好忽悠忽悠，大伙儿也不白吃一顿福聚德。我为了这顿宴席没少花银子，足够装备一个营的。别到时候说我糊弄他们。”“是。”卢孟实行了一个礼，然后说，“大帅爱兵如子，关内谁不知道，要不直隶军打不过奉军呢！这顿宴席大帅点名让我们效劳，本店竭诚尽力，不负大帅厚望。

小店精心安排，一共是一百零八桌，大帅和高级军官坐八桌，弟兄们坐一百桌。一百零八是吉利数，取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意……”那边灶房里，刘金锭指挥着众厨工，做着一系列的煎炒烹炸的工作。张大帅看了一眼灶间那边的火热样子，然后，满意地点头说：“掌柜的，我拦你一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太转文，你就说，按照水泊梁山一百单八条好汉的排法，忠义堂聚义！弟兄们就都懂了。”“是、是。”卢孟实又说，“我从小敬重梁山好汉……”张大帅说：“我再拦你一句，梁山好汉里你最赞成谁？”卢孟实面部表情平静，可其实内心很紧张，他快速思索着，梁山故事在他这个山东人的脑海里印象很深，但让他找出大帅喜欢的人来……卢孟实迅速地反应过来，冲口说道：“豹子头……”张大帅不满意地摇头：“太窝囊，先是受高俅的气，然后把金交椅拱手让给别人。”卢孟实急中生智：“小的正是要说豹子头窝囊，有点像吴小鬼儿，自己能做头把，非死捧曹老三……”张大帅听罢，忽然哈哈大笑。

卢孟实接着说：“小的赞成李逵，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该造反造反……”“好！”张大帅点点头。

卢孟实心想，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他给大帅行个礼说道：“我们福聚德这次给诸位英雄好汉准备了热炒和烤鸭。热炒是请宫里头专门伺候过皇上的御膳房厨师掌勺。另外，十位烤炉的师傅们，也都是个个手艺高强！今天的热炒给各位是这样安排的，请福聚德的堂头常贵给各位唱唱名儿。”卢孟实说完，请出堂头常贵。常贵见了大帅说道：“伺候大帅，伺候各位长官是我的福分。

今天的菜是冷荤八个，热炒八个，然后是烧鸭子一桌两只，我把菜给您唱唱……”大厅里开始喧哗起来，这些士兵平日里没吃过也没听过这么多菜名，这一场盛宴，真会使他们终生难忘。

张大帅一挥手，说道：“行啦！上来就知道了，弟兄们都等不及了！”常贵一清嗓子，随上菜，随唱菜：“走冷盘儿，龙凤呈祥，一统中原！”一百个当兵的在十个伙计的指引下同时给一百桌上好八个冷盘。这阵式确实是百年不遇，张大帅一下子来了豪情，站起来，端着杯子说：“好，这八个字好，咱们中国的百姓过不上好日子，就是这帮王八犊子打来打去，咱们把中原给他一统了，谁还打谁呀？等着躺炕上喝香油，过好日子吧！都给我端起来，干啦！”轰的一声，一千多人站起来，士兵们举杯畅饮，豪情万丈。土灶这边，刘金锭又使上了脾气。她拎着炒勺骂：“就给他们醋熘白菜，他们也配吃我的手艺？连有什么菜都懒得听，我还做个什么劲儿？张勋进了宫也得磕头，他算什么，一个胡子土匪……”

## 第五章十三(6)

卢孟实一把捂住刘金锭的嘴：“你不要命了？小点儿声。他们不懂是他们的事，咱们拿了人家钱得伺候人家。再说你没看见哪桌都带着手枪吗？”刘金锭还不依不饶地说：“这菜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上了？什么跟什么呀？”卢孟实安慰着她：“待会儿大帅那桌我让常贵给你好好扬扬名。你就负责大帅那桌，其他的有人做，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刘金锭哼了一声，拿起炒勺，在火上一颠，顿时火冒三丈，看的人一齐叫好。周围一溜灶上都站着刘金锭的同行，见刘金锭开炒顿时一起颠勺，只见火焰上下翻飞，勺中的佳肴不时抛向空中。

远处大厅里的士兵，有的站起来往灶间观看。他们都被这几十名厨师炒菜的手艺给吸引了。



罗大头这边和一些师傅正在一个一个吹鸭坯。成顺好心地说：“师傅我来吹吧！”罗大头摇头说：“不行，你还嫩。”“您不累呀？”“我怎么不累？我都快吹成痒腮了。”成顺讨好地说：“您就教教我吧。”罗大头看看吹好的一百多只鸭子，摸了摸腮帮子说：“行，你要吹就吹吧，我去灌水。”成顺急说：“您等我吹完了一起灌，我也多学一手。”罗大头瞪了成顺一眼：“你小子别不知足，先学吹鸭子，打糖色吧。要不是今天鸭子多，就这活儿也轮不上你来。”常贵带着人走热炒，只见他领着伙计，把菜上到大帅面前。

常贵念道：“两江总督。”张大帅疑惑地看了看，问道：“何谓两江总督？”常贵说：“这是当年有一位封疆大吏给大清立下汗马功劳，老佛爷想给他封个两江总督。”

可这位大员入阁后，跟诸位军机大臣都合不来。于是李总管想个办法，嘱咐御膳房，传膳的时候，把官职用到菜上，给老佛爷提个醒。有位师傅就做了这道江豆腐、江瑶柱，取名两江总督。朝旨颁布，朝野无不叹服。做这道菜的就是赏过七品顶戴的抓炒王小辫刘。”张大帅一听，非常高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咱们也不必说破。不过那位小辫刘我起小就认识：小辫刘蒸窝头，半拉生半拉熟。”众人哄笑。

常贵说：“大帅，今天这桌菜就是小辫刘的儿子，伺候皇上的刘金锭师傅做的。”张大帅兴致勃勃地说：“好好，我有赏。不过你别老是弄这中看不中吃的，你弄八样豆腐给我来个八府巡按，弟兄们可就起堂了。来点儿实惠的。”常贵一扬手，唱道：“下道菜是割股疗亲。走菜呀！”常贵唱完，便对张大帅说：“这就是红焖肘子。”张大帅大笑：“不会是人的吧？”“大帅取笑，要是名字不好再改回来。”张大帅摆摆手：“挺好。教育小子们孝顺有何不好？上来吧。”宴会气氛顿时热烈起来。张大帅吩咐手下：“告诉弟兄们尽兴吃，可以划拳！”命令传下去，各桌响起一片嘈杂的划拳声。香嫩的肘子被一盆盆端上桌。常贵对罗大头招呼：“大罗，所有的鸭子上炉。”“好！我就等着这句呢。什么抓炒王，小辫刘，全是糊弄人。只有我罗大头这鸭子才是实打实。”罗大头和成顺等人飞快地把鸭子挑进炉中。

## 第五章十三(7)

一个士兵来找卢掌柜，见到他便说：“有个半男不女的号称是你们东家的人要进来，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卢孟实一愣，心想，大少爷怎么会来？他马上说：“您请他进来先到灶上来。”士兵走了。

常贵凑到卢孟实身边说：“他来搅和什么？别是赶着拿钱吧？回头他大爷脾气来了，再把大帅惹恼了……”卢孟实想了想：“我看不然，他来得正好，我有用。咱们去接他。”常贵不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跟着卢孟实出去了。他们俩人来到席棚外，对大少爷拱手相迎：“大少爷，您来得正好，孟实正盼着您哪！”大少爷细声细气地说：“我不是耽误了你们的酱吗？这是特地来赔礼的。”卢孟实一笑：“您太客气了。”“我琢磨着光请大帅吃饭，怪没滋味的，怎么也得有个清唱什么的。”常贵小声提醒着：“这得跟王军需官说一声……”卢孟实一拍手，说道：“您这想法，正好跟我想到一块去了。”说完，他朝常贵使了个眼色，继续说，“待会儿鸭子一上，您就献上一段儿。”大少爷点点头，自我感觉很不错：“我可不跟鸭子一块儿上，那不开搅吗？我还是先唱。”卢孟实说：“不过，现在这帮军爷正划拳呢，不在节骨眼儿上，等到上鸭子的时候我给您喊一声，正好您上。”大少爷一撇嘴说：“也好，你可别冤人家。”“您听我的，保证有碰头好儿。您带着行头了吗？”“带着呢，还有……还有那把拿酱款买的胡琴。就是琴师没带来，都嫌远，又怕拉不好再让大帅枪毙。我就干唱得了。”卢孟实一笑，说道：“您要是不嫌弃，我来如何？”大少爷打量着卢孟实，好像是第一次见他一样，说：“你，行吗？我可唱的是南梆子。”卢孟实自信地微笑着：“要不，您试试我？”大少爷点点头：“卢孟实，还真有你的，你还有这么一手哪！我在哪儿扮戏呀？”“灶上，那儿有热水。”大少爷款款地向灶上走去。常贵在卢孟实身边低声说：“你招他干吗？”卢孟实解释道：“咱那鸭子不硬气，等上鸭子的时候让大少爷给冲一冲，不是保险嘛！”常贵点点头，佩服地叹道：“嗨，你这脑子转得比风车儿还快。”等大少爷扮好装，常贵朝罗大头喊：“大罗，鸭子出炉，走鸭子！你请来的十几位师傅你招呼他们。”大少爷扮上女装，正往这边走过来。罗大头看了看大少爷的样子，心想：是看鸭子还是看大少爷，这不成心搅和吗？常贵看罗大头要发作，便跑过来，趴在大罗耳边叮嘱了几句。罗大头连连点头：“成，明白了。”说完，罗大头招呼着：“鸭子出炉，各位卖把子力气！”罗大头和成顺连同他请来的十几位烤炉师傅像变戏法一样把一只只紫红发亮的鸭子挑出炉来。一百个军士把荷叶饼葱酱都上齐。接着把二百只烤鸭运上来。刘金锭和几十个厨师一人拿一把片鸭子的刀，来到桌前。

卢孟实来到大帅那桌席上，对大帅说：“大帅，这就是福聚德的烧鸭子，全是按宫里的挂炉方法炮制，真正外焦里嫩，连酱都是御膳房的陈年好酱，一只鸭子片成一百零八片，片片丁香叶大小，片片带皮。您看可以片了吗？”大帅刚要发话，却有另外一桌上坐着的一名瘦军官对着鸭子发难：“这是福聚德的烤鸭吗？”

怎么小呀？”好在那位军官的座位离大帅较远，大帅没听到，才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结果。

## 第五章十三(8)

卢孟实往那边桌上看了看，见没什么大事，便提高嗓门，大声说道：“大帅，今天给您请来了北京名票，常跟红豆馆主、涛贝勒一起玩的——赛水仙，由他给您献一段儿如何？”大帅吃得高兴，带头鼓起掌来。卢孟实拿过福顺手里的胡琴坐下，嘴里念了一段锣鼓经，大少爷扮作虞姬，踩着锣鼓点，妖娆多姿地出场了。福聚德的人带头给了一个碰头好儿。卢孟实胡琴一响，拉起了《夜深沉》，大少爷如醉如痴地唱起了《别姬》。

趁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戏，福聚德的人赶紧片鸭子，霎时间，二百只鸭子片好，再也看不出是小白眼鸭还是湖鸭。当兵的拿起鸭子，卷在饼里沾着酱，也有就干吃鸭子肉的，不知道如何吃烧鸭子的人大有人在。士兵们一边看着大少爷，说笑取乐，一边有滋有味地吃起烧鸭子来。

一曲终了，大少爷连连作揖，媚声说道：“献丑，献丑了！”大帅鼓起掌，大声说：“不错，我跟你唱段《坐宫》的快板。”大少爷更加柔媚地说：“大帅您得带着点儿我，您唱什么调门儿？我合旦角啊！”大帅点点头，哈哈一笑：“好好，我唱仄字调。”卢孟实一起过门，大帅开始叫板。

“公主呀！（唱）我和你好夫妻恩德不浅，贤公主又何必礼仪太谦。”那桌的瘦军官看看鸭子，本想继续发难，可看看大帅兴致如此之高，也就作罢，跟着别人一起给大帅叫好。“杨延辉有一日愁眉得展，誓不忘贤公主恩重如山。”大帅的戏腔，引起一片叫好之声。大少爷把“好儿”让过去之后，才开始接唱：“讲什么夫妻情恩德不浅，咱与你隔南北千里姻缘。因何故终日里愁眉不展，有什么心腹事你只管明言。”两人的对唱越咬越紧，席棚里炸了窝似的好声四起。张大帅唱得高兴，拉着大少爷过来喝酒。大少爷连连给大帅敬酒：“您唱得比我好，您是谭老板真传。我敬您一杯。”张大帅眉飞色舞地举着酒杯，还自谦起来：“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喽！”“大帅，什么时候您带我唱一出《武家坡》？”“好好，等我打跑了老段，我跟你唱这出，我就是薛平贵，出身贫寒，不得已从军，没想到……”大少爷正好接过去：“没想到就得了西凉国和代战公主。”张大帅哈哈大笑，把酒杯举起，一饮而就：“今天的宴会开得好，大家接着开，我有事就不陪大家了。卢掌柜！”“在。”卢孟实赶紧过来。

大帅说：“宴会办得好，你和王军需官，各赏大洋一千块。”“谢大帅！”盛宴终于如愿地结束了。远处传来归营的号声，酒足肉饱的士兵们正在稀稀拉拉地归队。福聚德众人打扫着残羹剩饭。烤炉的人烟熏火燎的，都成了小鬼儿似的。

罗大头一伙人赤膊擦洗身上，大家伙一下轻松下来，便开始打打闹闹起来。卢孟实也加入到其中，和他们边洗边互相用水泼着玩。刘金锭在一旁悄悄地，用毛巾沾了热水，擦着脸。卢孟实见她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擦脸，便想逗她，于是他端着半盆清水悄悄地接近刘金锭。猛然间，他把一盆水浇在刘金锭的身上，众人一见哈哈大笑起来。

刘金锭一边抹脸上的水，一边怕着什么似的，小心遮挡着自己的身体。她浑身上下，衣服都湿透了。卢孟实笑完，又要再给她浇上一盆，却不想，刘金锭气极了，对着他骂道：“真应该枪毙了你！”卢孟实一愣，不明所以地站在那里。刘金锭说完，飞跑着躲开了。常贵望着她的背影，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回到福聚德，大家伙都是有说有笑的，唯独刘金锭不说话，一脸生气的样子。她不理卢孟实，看见他转头就走。

卢孟实来到刘金锭的房间时，她已洗过澡，换了身干净的衣装，整个人看起来，显得比往日多出了一分清秀。卢孟实进屋，看着她便笑着说：“还记仇哪？我跟你闹着玩哪！”刘金锭不看，只是低头说：“我不识逗，你别理我！”

## 第五章十三(9)

“还真急了。哎，急是急，活得干，说话添热炒了，灶上的事你得全预备齐了，该盘灶盘灶，置办，备料，一样不能少，干得不好，我一样罚你啊！”刘金锭越想越气，根本不理睬他。她生硬地说道：“干脆你另请人，我不干了！”卢孟实皱起眉头：“嘿，这是什么话？为什么？”“不干了，就是不干了！”刘金锭任性地说着，转身就要走。

卢孟实拦住她：“好好的这又是抽哪根筋哪？什么性子？！我说什么惹你了？”刘金锭也不说话，站在那里怄气。

卢孟实也生气了。他们僵持了一会儿，卢孟实也觉得没趣，便说：“算了，我先走了，等你气儿消了再说。”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刘金锭回过身，趴在炕上便开始大哭。细心的常贵端着碗热面来到她房门前，敲了敲门说：“是我，你开开门。”刘金锭不开门，依旧哭。

常贵说：“你不吃不喝，不开门，这可不行。”“就当我是死了！”“金锭，我是常贵，给你端碗热面吃！”刘金锭打开门，一脸泪痕。常贵进了她房间，把

面放下。看着她哭得伤心的样子，心里不知为什么，也跟着不好受，说：“吃一口，这是我做的。”刘金锭坐在桌边，也不理他。常贵坐下来，叹了口气问：“一个人闷着，闷出病来就更没人可怜了。”刘金锭听了这话，又哭上了。

常贵接着说：“我看你心里有事儿，从你来那天起，我就看你瞒着人。我是学跑堂的出身，平常爱琢磨个人，揣摩个事儿，你的事我也看得差不多了。”刘金锭不哭了，望着常贵，一时不知该如何说。

常贵接着叹气：“在宫里头这么些年，就算是净过身，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谁都能理解，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谁净过身？！”刘金锭抽不冷的一句话，倒叫常贵不知如何是好了。

常贵问：“你可别急，我就是听说，凡是宫里的男人都得……”“我……我！”常贵又安慰着：“都是年月逼的，没什么大不了，只要说开了，都同情，你也不想不是……”刘金锭抬起泪眼，看着常贵那双慈祥和善的眼睛，她再也忍不住了，冲口说道：“常师傅，我，我本来就是女的！”刘金锭话一出口，常贵吓了一跳。他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他打量着她，说：“你是……唉，我还以为你，是……”刘金锭终于吐出一口气，她又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

常贵说：“这我就全明白了。难为你呀！多少年的委屈，不容易啊，哭哭吧！”刘金锭哭出来，心里痛快多了。常贵给她拧个手巾，递给她，他心疼地看着这个可怜的女孩：“孩子，真是难为你啊！这么多年是怎么过的呀，可为什么你要扮男装呢？”刘金锭一边痛快地哭着，一边说：“都是我爹，这个挨千刀的，我娘死得早，他说干这行带个闺女不方便。”常贵点点头，同情地说：“那倒也是，自古勤行里头没有女人。”刘金锭似乎还在生卢孟实的气，对常贵说：“我不想干了，我得走……”“这可不行。”常贵忙说，“卢掌柜是个好人，对你又看得跟亲哥儿们似的，你不能走！”“可我这样……”刘金锭为难地低头看着自己。

常贵安慰她：“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你瞒着，我要是说出去，出门就让车碰死。来，擦擦眼泪，咱们这一行就够苦的了，不能再自己添烦恼了。”刘金锭抬起泪眼，信任而又感激地望着常贵点点头，然后又哭起来，不过，这会儿，她觉得已经痛快多了。

#### 第五章十四(1)

挂炉烤鸭好吃，还是焖炉的好吃？自从战场盛宴回来之后，福聚德就改了挂

炉烤鸭，一时间，生意红火得不得了。看来，人们求新求变的本能是不会改变的。福聚德的挂炉鸭在北京终于出尽了风头，门庭若市的福聚德，在大门外树着一块匾额，上书：“大内甜面酱，御膳挂炉鸭。”引得行人不时驻足观望。

当有人拿不定主意，是挂炉鸭好吃还是焖炉的好吃时，常贵便不失时机地招揽着客人：“我给您说说。挂炉是明火，皮够脆，焖炉是暗火，肉够酥。而我们的‘大内甜面酱’是来自皇宫的。皇宫里头最讲究供奉，用的都是好白面，搅黄油蒸的花馍。供奉完了，就把花馍晾干了，放进大缸里做成酱。您想想，除了皇上家，谁家舍得这么做？做出的酱色泽金黄，闻起喷香，吃到嘴里又香又甜，别有一股味儿，这不是吹，全北京独一份。加上我们挂炉烤出来的鸭子，皮脆肉香，跟您这么说吧，皇上吃什么，您就吃什么。”就这么着，任他哪位吃客听了这话，也会到福聚德里来尝尝鲜的。

福聚德的生意红火与张大帅的赏识也是分不开的，这些日子，大帅请政要吃饭，几次都选择了福聚德的烤鸭。卢孟实更是春风得意，他觉得事业真的如日中天，似乎没有人可以阻挡的了。

这边账房里，王子西正在算账，卢孟实走过来问他：“子西，咱们那个账本呢？”王子西抬头看着他说：“对付税务局的那个？”“我说的是《膳中备载》，把所有宅门的三节两寿都记下来，到时候该送供品送供品，该送喜酌送喜酌的那本。”王子西慵懒地“唉”了一声说：“不少宅门已经是日落西山，你没听说克家都完了！”“克五他们家？”卢孟实惊讶地问道。

“你不知道？民国政府取消了八旗人家的皇粮，封了禄米仓，克家世代都是管这笔子铁杆庄稼的，这回全完。王府没了，搬进大杂院，靠欠债过日子，你就别再招他们了，送错了更麻烦。”卢孟实倒吸了口冷气，想了半天，才又说：

“赚烦不成。有完了的，那还有没完的哪。我们可以查清楚，像豫王府支撑不下去，卖给了美国人这咱们也不是不知道。可破船还有三千钉，你送他家主人一堂寿面，他只要在你这儿请一回客就都有了。你知道大麻线胡同顺承郡王府让张大帅给占了，就算是没给多少钱，那还给七万大洋呢！要说那么一座王府七万是不多，可对福聚德来说，他要吃顿饭，留下几百块钱是太有可能了。还有咱们这本账也得改良，大帅新贵都加上去，做买卖死脑筋不成。”王子西翻了他一眼，嘴里嘟哝着：“我没你脑子活泛。”这时，大少爷骑着一匹大走骡来到店门前，正巧碰到王巡长正在街上巡逻。一见大少爷，王巡长赶忙过来把他搀下来。

“您慢着。”大少爷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叹道：“呦，王巡长，可不敢，您执公哪？您多照应。”说完他反倒给王巡长行了礼。

王巡长还了礼说：“承您照顾小的。大帅都来您这儿吃饭，您说我的脸上都有光是不是？”大少爷心里窃喜，可嘴上却说：“待会儿累了进来喝茶。”“不打搅了，您多忙呀……”两人分手后，大少爷进了福聚德。大少爷进了店门便叫：“孟实！”自从卢孟实给他拉过胡琴，大少爷便对卢孟实改了称呼，不仅改了称呼，连心似乎都变了，整个人和卢孟实亲近起来。

#### 第五章十四(2)

卢孟实见大少爷来了，热情地说：“您来啦，大少爷。”大少爷一见卢孟实，便笑着说：“胡琴见长没有，没想到你还会拉胡琴。”卢孟实自谦道：“我学徒的时候，借壁儿住一个琴师，他喜欢小孩儿，没事的时候常让我动他的胡琴，他也教两手。可买卖太忙，以后就顾不上了。”大少爷坐下来：“上次给我吊的那段拉得还凑合，要是想下海还得练，我找人给你归置归置吧。”王子西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再有一个下海的，咱这买卖就改戏园子啦。”卢孟实看看子西，无所谓地一笑说：“我就配陪您开开心，下不了海。您不跟余老板出外跑码头了？”“唉，外头乱着哪，余老板得罪不起，还得回北京唱。孟实，你能不能给余老板送夜宵呢？”

他有戏的时候，晚上一回家，咱的夜宵就到了，那得多有面子？”王子西担心地说：“余老板那儿，连跟包带傍角儿的，哪天有戏也得十多口子，您送一份儿又不合适，要是都送咱们这儿就成广济寺了。”大少爷柔媚一笑，对王子西说：“子西，你就是小家气。”卢孟实眼珠一转想出了主意，说：“这样，余老板咱们专做，其他人吃官中。比方说余老板是馄饨，他们就是片儿汤，余老板是烧饼，他们就是烤白薯。”大少爷一拍手，柔声细气地说：“你看人家孟实想得得多好，子西，您可得好好跟他学学，别老那么死性，那样挣不着钱。哪天余老板收徒，在这儿摆两桌就全有了。”王子西不依不饶地嘟哝着：“他们一来，您又请了，咱们连本都回不来。”“我就这么一说，人家余老板还未准看得上你的鸭子呢。平常我学戏的时候都不敢上前凑，生怕有鸭子味儿招他烦。孟实呀，这事你可替我惦记着点儿。”卢孟实点点头，大少爷能对他放心，这对卢孟实来说，是意外的大好事，他心里一阵轻松。

小翠和玉儿正在收拾买来的菜蔬。小翠对玉儿说：“这个三姨太太太难伺候了，什么都那么严，比张大帅还讲究。”玉儿耐心地对小翠说：“张大帅才发迹几年，人家三姨太太都五代为官了。你听说过吗？三代始知穿衣，五代始知吃饭。”“哪儿那么多说道。”小翠不满地说。

玉儿一笑，对她讲：“这贵族可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就出得来的。穿什么衣服

可不能瞎穿，穿错了你招人笑话不说，还会惹来杀身之祸。是穿貂，还是穿狐，不该你穿的你有钱也不能穿。请客也一样，不是你有钱就敢在家请的。过去有个会吃的主儿叫袁子才，都愿意请他吃，又都怕请他吃，因为他太会挑眼了。有个巡抚请他吃鱼翅，泡了一大盆，可当煮粉丝那么一煮，什么味儿也没有。他吃了回来写在书里，那人就成了笑料。”“这么说这贵族也挺麻烦的。”玉儿笑了笑，成心逗小翠：“不过你不用担心，你呀，将来也就是个烤炉师傅的媳妇。”小翠抿嘴一笑，得意地说：“我落个踏实。哎，上次卢掌柜来，走的时候好像不高兴。”玉儿撅起嘴说：“他爱高兴不高兴，他又不是三岁孩子，谁有工夫老哄着他玩儿？”正说着，一个南方渔民打扮的流浪汉肩上背个褡裢，站在门口向里张望。小翠眼尖，看见了，便站起身过去问他：“你找谁呀？是吃饭吗？这儿可没堂座。”“我找凤仪。”那人说。

#### 第五章十四(3)

小翠不耐烦地一挥手：“这里没有凤仪，你认错门了。”那人坚持着说：“就是在望春台待过的凤仪。”小翠烦了：“那你上八大胡同呀，这里是正经的饭馆子，没有你要找的人……”正在这时，那人看了呆呆地站在院子里的玉儿，便大叫道：“凤仪！”玉儿紧张得有些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看着那人说：“你……你……”“我是阿根呀……没有想到吧？我可找到你了！”见到此番情景，小翠不禁愣住了。

玉儿对阿根说：“走，进去说话。”阿根跟着玉儿和小翠进了屋。他站在店堂里，四下里看着，眼睛似乎都不够使了。

玉儿冷冷地看着他，指着座位说：“坐吧。”然后，她抬头给小翠使了一个眼色说道：“小翠，你忙你的去。”小翠看看阿根又看看玉儿，有点不放心，她转身出门时对玉儿说：“姑娘，有事叫我！”玉儿点点头。等小翠走了，她才转过身，看着阿根问道：“你从哪里来？”阿根说：“从你熟悉的地方来。”“你想要什么？我反正不可能跟你回去。”阿根还在打量着店堂，他冲玉儿讨好地笑着：“好气派，这堂红木家具也要值不少银子。你发迹了！”玉儿皱起眉，冷淡地说：“都是借钱买的，充充场面。”“……我不跟你借钱，你何苦跟我哭穷。”阿根说着，打量着玉儿的穿戴，“你像个阔太太。你不要讲，我知道也不是你花钱，是人家送的。”玉儿感到胸膛里有团火，她既气愤又恐慌，低着嗓门说道：“我穿的都是我挣的，你别起歪心。”阿根看着她直笑，说她还是那副小姐脾气，说不得，然后又说：“家乡闹了旱灾，百年不遇，稻谷绝收，连河里的水都浅得没法撑船，更不要说打鱼捉蟹了……”玉儿已经明白他的来意，直截了当地说：“我这也是借钱经营，但是家里不能不管，你要什么吧？”阿根眼珠一



转，说道：“你放心，我什么也不要，在你这里吃几天闲饭，也不要鸡鸭鱼肉，水泡饭、小菜就行。”“我这里没有你困觉的地方，不方便。”“那你让我到哪里？总不能让我到马路上去睡吧？”“我给你在客栈里号个铺位，也花不了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那也是钱呀。”阿根有点耍赖地说，“你把号铺的钱给我不好吗？你有没有仓库？有没有狗屋？我都可以忍受的。”玉儿急了，站起来：“你这是成心难为我……我这里是个清清白白的素菜馆，就我和小翠两个女人做起来，你一个臭男人来了，谁还要到这里吃饭？”阿根翻着眼皮说：“我是臭男人？你是什么？我告诉你，你不要逼我！讲出去你脸上不好看！”小翠听出玉儿的声音不对，便着急地跑了进来：“姑娘，有事吗？”玉儿觉得浑身冰冷，对小翠说：“……没事，有事我会叫你。”小翠看了看玉儿又看了一眼阿根，不放心地走了。

玉儿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还有客人，你今天先到别的地方凑合一下。”

#### 第五章十四(4)

阿根冷笑道：“干你这行的哪天没有客人，没有客人你吃什么？我住到外面人生地不熟，到哪里去吃饭？怎么过来？是坐电车还是坐马车……”玉儿内心烦乱不堪，只得妥协地说：“好好，你就住下。你住在我那里，我去住店。”阿根听了她这话，忽然笑了说：“我没那么傻，你走了，我住下，店里少了东西我说得清楚吗？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的。还不用你报警，就我这身瘪三样，巡警就得抓我。”

我跟你讲，我不住你的上房，我就住你的仓库，你放柴米的地方，有的吧？”玉儿实在没有办法了，无奈地说：“好好，你就住那里。不过有客人的时候你不要出来。”“这个规矩我懂。只要你不吃亏，我出来做什么？”“……那你等着，我给你收拾去。”说完，玉儿迅速地离开了店堂，准备到柴房里去。阿根把那条瘸腿脚上的鞋一褪，吊在脚面上，皴裂的脚跟踩在椅子上，拿过桌上的一杯剩茶喝了一口，忽然啐道：“什么茶叶，都是骗北方佬的，哪比得了南方的龙井！”玉儿站在门口说：“你给我把鞋穿上！这不是在你那条破船上。”阿根连忙把鞋穿上，对着玉儿讨好地一笑：“走了一路了，脚气犯了。”玉儿扭过脸，厌恶地走向小柴房。

玉儿来到小柴房里归置东西。小翠跑了进来，气愤地说道：“姑娘，你认识他？”

他是什么人呀？我看他贼眉鼠眼的不像好人，你还是让他走吧。”玉儿无奈地叹口气：“他是我的……表哥，家乡闹灾没的吃了，来这里混两天就走。”小翠噘着嘴问：“他很坏吧？我一看他就烦死了，让他走吧，不然我夜里害怕。”“没什么，他不敢。你帮我把东西归置一下。”“咱们没有铺板，我去借一副来。”小翠刚要转身出去，被玉儿一把拦住：“不要，你去借铺板别人就会说闲话。”

表哥来的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小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玉儿接着说：“你把院子里的稻草搬来两捆就行了。”“行吗？会睡病的。”玉儿摇摇头：“你可不知道，南方人是比北方人吃得苦的，再说他只住两天就走。我们把褥子给他多铺一条就行了。”小翠出去把稻草搬了进来，玉儿帮她摊开放好。小翠问：“这个小炉子要搬出去吗？”玉儿说：“放在这里吧。平时顾不上他的时候，他也可以煮点稀饭吃。”小翠纳闷地问玉儿：“姑娘，你有这样的表哥？你好像有点怕他？”玉儿只顾收拾屋子，没有抬头看小翠，只是简单地说：“以后再慢慢跟你说吧。”玉儿和小翠又精心备好一应菜肴用料，客人马上就要到了。不一会儿，小翠说：“她们来了。”俩人赶紧上前请安相迎。四位皮肤白皙、端庄稳重的贵妇走了进来，一人带着一个丫头。三姨太搀着市长老太太，乐家少奶奶和那家姑太太说着话，也纷纷走了进来。

玉儿大大方方地走上前给老太太们行了礼：“老太太您吉祥。”老太太笑着看着玉儿：“都民国了，改改吧，我也不挑。”说完，大家都笑。

三姨太打量着玉儿说：“是呀，玉儿姑娘可是受的老规矩教育。”

”“三太太好。”玉儿又给三姨太请安。

#### 第五章十四(5)

三姨太说：“好，今天你辛苦了。”“应该的，快请里边雅座。哟，少奶奶真精神，跟擦了胭脂似的好看。”少奶奶见玉儿这么会说话，心里也高兴：“我从不用胭脂，就是用点雪花膏。这屋里什么香气呀？”“是印度的伽蓝香。”玉儿说。

“雅气。我就烦那鞭竿子香，放二踢脚合适。”说这话的是姑太太。玉儿说：“给姑太太请安，您吉祥。”姑太太笑着看玉儿，觉得这间店干净又清爽：“姑娘好呀？”玉儿回话：“托您的福。”玉儿问候过四位贵妇，便将她们送进

正房雅座，那里面设了一个小佛龕，供奉着那尊白玉观音。观音像前摆着香炉蜡扦。几位太太都是信女，见了佛龕便肃然起敬，纷纷叩拜起来。

阿根从稻草堆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四处看看，见窗台上放着一个心里美萝卜，拿起来连皮咬了一口，把皮吐了，吃了起来。

他啃着萝卜往屋外走，被站在门外的小翠拦住。小翠说：“哎，姑娘说了，让你待在屋里不要出来，等客人走了再出来。”阿根一副无赖的样子对小翠说道：“小妹妹，我肚子饿，这个萝卜实在也没什么可吃的……”小翠生硬地说：“姑娘给客人做完了饭，就给你做，你先等会儿吧。”阿根百无聊赖，只得又回到稻草堆上待了一会儿。可是他依旧感到饿。他捂了捂肚子，走到墙边把一个小炉子点着，又翻出一口锅来，倒进点油，把锅坐到火上。

玉儿把菜亲自送到餐桌上，说：“这是小店自创的菜叫‘功德无量’，几位师太试试。”几位太太尝过，感觉很好。老太太说：“我觉着不错，这是用什么做的？”玉儿微笑着，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您等姑太太她们尝过后再说。”姑太太、少奶奶和三姨太都尝过了。姑太太说：“你先说说什么叫做功德，我再给你说说菜。”玉儿说：“那我可就班门弄斧、在和尚面前敲木鱼儿了。”大家都笑了。

玉儿接着说：“金刚经上说，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我琢磨着连佛都不可思量，我这个红尘女子是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的。还是请师太们说吧。

”老太太说：“这姑娘可真有慧根。多布施就是功德，你这个菜是不是不要钱？”玉儿点点头：“就依老太太说的，不过布施倒不敢说。”姑太太说：“大姐您拜了那么多年佛，就是对佛经老说不对，福德不是功德。”三姨太赶紧帮腔说：“是呀，别说老太太，我也是不大清楚，姑太太快给说说。”姑太太说：“那还得先说什么叫布施，你们说的布施就是施舍，其实不然。布施是指全放下，所有的都扔了。人生最难的就是全扔，有多少舍不下的？拿三太太说吧，舍不得老爷，舍不得少爷，当然不是说让你出家。金刚经重要的是讲福德，不是功德，什么是福德呢？就是悟道，成道！”

#### 第五章十四(6)

玉儿接了一句：“照您这么说，那这菜得改成福聚德？”少奶奶惊讶地说：“啊，烧鸭子？”玉儿忽然红了脸，心想，怎么心里想的是福德，嘴里就出来了

福聚德！

玉儿上了菜，报起名字：“这是红烧肘子。不过全是素的。这道菜外面是油皮，里面的肥肉是豆腐做的，瘦肉是面筋做的。”老太太看了看叹道：“可瞧着跟真的一样。”玉儿笑着说：“您尝一口，味儿还一样呢。”姑太太用手在碗上一煽，闻了闻说：“你这汤里有没有八角、茴香？”玉儿说：“有，还有桂皮。”姑太太摇摇头：“我忌大五荤，这个菜不能吃，不是你做得不好。姑娘，你开素菜馆一定要弄清了吃主是忌大五荤还是小五荤。小五荤可以吃鸡蛋，喝牛奶，大五荤不但不成，连葱、姜、韭菜一切辛辣刺激之物都不能吃。”玉儿点点头，这才明白了，连忙说：“谢谢您指教。刚才您说的福德怎么才能得到呢？”姑太太想了想，非常诚恳地说：“那就得放得下，不要留一念在心中。比方说打坐，有人坐不住，腿麻了，为什么？你的念在身体上。坐着坐着，闻见厨房炆锅的味道，你的念在肚子上，这都不成。要闻不见才行。”少奶奶在一旁说：“我就这个做不到，鼻子太灵……哎，玉儿，你腌着咸菜呢？”

”玉儿有些纳闷：“有些雪里蕻。”三姨太皱起眉头说：“是不是倒缸呢？怎么这么味儿呀？”大家说着，一起嗅着空气。玉儿也皱着眉头说：“我没有倒缸呀。再说我的咸菜都很干净，一点异味也没有。”姑太太看老太太的脚。老太太带着气说：“甭看，我今天刚换的裹脚布。”玉儿四处闻闻，说：“好像是在后面，我去看看。”说完，她急匆匆地走了，众人纷纷掩鼻。

这股怪味，其实是阿根惹出来的。他在小柴房里饿得难受，便把自己从家乡带来的臭豆腐炸了吃起来。他一边吃，还一边心满意足地哼着“无锡景”小调，却不想，玉儿铁青着脸，破门而入。

阿根看着玉儿说：“快，你趁热尝一块。”玉儿火冒三丈，指着阿根颤声说道：“你……你把这里弄得都是马桶味！我那里还有客人吃饭哪！”阿根一副委屈的样子说道：“臭豆腐有二十多种，其中一种就是马桶味，那就对了。你最爱吃的，我千里迢迢给你带来的。”玉儿急了，一把把锅端起，扔到了院子里。她不管不顾地冲他叫道：“这是北京城！不是你那破船上！”小翠闻声跑过来：“姑娘，客人都走了……”玉儿气得快哭了，她赶紧往外跑。阿根一副无辜的样子。四位客人已经逃到老远。玉儿追到街上，姑太太、老太太和少奶奶都上了汽车，只有三姨太太还顾及脸面地回过身来对玉儿说：“你什么时候掏茅房不成？非这时候！我给你面子，你不给我挣面子！”三姨太摇着头也上了车，汽车按喇叭开走了。玉儿呆呆地站在街上，眼睛里全是泪水。

大少爷正在自己的家里走圆场，二少爷坐在一旁看着心烦，就问：“大哥，卢孟实这两年可挣了不少钱。”大少爷走着场子，气喘吁吁地说：“你管那么多

干什么，到年底你拿你那一份不结了。”“你不能这么大松心，由着他还行?!他拿多少，咱俩拿多少，都得弄清楚。”“都在账上，他能独吞了吗?”“光在账上不行，剜到篮子里那才是菜。”

#### 第五章十四(7)

大少爷轻蔑地一笑，对他说：“你那篮子是个无底洞，一帮狐朋狗友等着吃你呢。”二少爷不服，嚷嚷道：“我是狐朋狗友?王胡子在武林那是一条好汉!还有天津的小汤包，善使双节棍，几个人都近不了身。你呢?你那帮不吃你?光行头钱坑了你多少?你说你一旦角，买什么髯口?不是找着让人蒙你吗?”大少爷为自己辩解：“我要演《剑峰山》就得戴髯口，到时候现管人借呀?”大少爷收住脚步，来到二少爷面前训他：“你一来就搅得我不得安生，你就不会学点正经营生?你要真有这个志气你就继承祖业把福聚德管起来，你管得了吗?你是这块材料吗?”“行，我今天就管起来，我找王子西查账去。”二少爷说完，转身就走。大少爷看着他气呼呼的样子，念了一句韵白：“‘恕不远送!’哼!猴儿戴胡子……一出没有!”二少爷气冲冲地来到福聚德，进了门便要求支钱。王子西面有难色地说：“卢掌柜说了，柜上赚的钱除了拿一成给伙计们分分，拿出一份安电话外，其他都不许动，说是福聚德要用。

”二少爷急了，说道：“福聚德用，福聚德用不就是他用吗?不行，我得先支点儿。”“这我真做不了主，您要是找卢掌柜也别说是我说的。”“我就说是你说的，你怕他?”二少爷瞪起眼珠，王子西真是两头为难。

二少爷看他也真是不容易，便说：“你把钱拿出来，我就不为难你!”王子西叹了口气，淡淡一笑看着二少爷说：“可惜，我没有钥匙。”刘金锭站在灶前，亲自为余老板做一碗鸭肉馄饨。卢孟实来到厨房，看见刘金锭认真做菜的样子，就走过来，一看便说：“嗨，这么细致呀?还是荠菜的。”刘金锭头都没抬，口气有些生硬地说：“这馅里得加点肥鸭肉，荠菜吃油，要不就柴了。这鸭肉馄饨我就给太妃做过两次，这是第三次。”卢孟实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说：“那我得请你喝酒了，连着上回那档子事!”“我早忘了。”刘金锭依然没抬头，话音却平和多了。

她问道：“你巴结那个余老板干吗?一个大掌柜的亲自给他送馄饨，让福顺去一趟不就结了。”“我有我的心思。”卢孟实不以为然地说。刘金锭起了锅，把馄饨盛进一个沙锅里。“你呀，”她说，“又出花花点子。”卢孟实把沙锅放在一个小毯子里。刘金锭担心地说：“当心啊!拿不住的时候把锅扔了不要紧，别烫着人。”卢孟实一笑，又问：“傍角儿的吃什么?”刘金锭有点儿急：“傍

角儿的我还伺候，你拿我当什么啦？我估摸着余老板也吃不了，让他们一块儿凑合着吧。”卢孟实把沙锅用小毯子包好，抱着往外走。

刘金锭在他身后，抽不冷地问：“你想拉拢大少爷，是吧？”卢孟实一回头，仔细地打量着刘金锭说：“我还以为你是个粗人，原来粗中有细。”刘金锭一笑：“这个心思动得不错。”“这叫分化瓦解。”卢孟实得意洋洋地一甩头，扬长而去了。卢孟实在夜色之中来到余老板家门口，下了骡车，他嘱咐赶车的：“等我会儿。”车夫点着头，顺手把马灯拿过来给卢孟实照亮。卢孟实上前叫门，不一会儿，门开了，门房探出半个头来问：“您找谁？”卢孟实回道：“福聚德的，给余老板送夜宵。”门房把门打开让卢孟实进去了。他来到二道院垂花门前，管事的秦三爷迎了出来。卢孟实一见秦三爷，便说：“秦三爷，我直接送进去吧，您就别费事了。”秦三说：“余老板有点不大舒坦，您给我吧。”

#### 第五章十四(8)

“那您受累了。不过……我跟你打听点事……”秦三接过沙锅说：“我先让老张把沙锅送进去，咱们外院说话儿。老张！”一个仆人出来，端走了沙锅。秦三爷领着卢孟实来到外院南客厅。

卢孟实坐下来，说：“您看大少爷老麻烦余老板，哪天我们福聚德请余老板如何？”秦三爷一笑，说道：“卢老板不愧是福聚德的掌柜，就是会办事儿。得空我一定跟余老板说说。”卢孟实又问：“听说余老板最烦鸭子。这么着，您先赏光……”秦三爷一听这话，挺高兴的：“那还用说，福聚德天下闻名。余老板不是烦鸭子是烦丸子，您想这内行徒弟都说不过来呢，再有丸子缠着他，他能不烦吗？”“可为什么不明明白白地跟我们大少爷说呢？”秦三叹口气：“您想，吃开口饭的都是伺候人的，您再有能耐也不能这么跟人说话不是？”卢孟实点着头说：“我懂了。我是想，大少爷有这么个乐子，他就顾不上别的了……省得他又学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那是，这话您说得对，我会照应他的。”“多谢三爷。”卢孟实拱手抱拳，谢过秦三之后又问，“您说长期跟角儿在一起，要留神什么？”秦三爷想了想：“那就是机灵劲儿，眼力见儿。跟你这么说吧……”老张这时在窗外喊：“三爷，老板让你去一趟，问馄饨是谁做的。”秦三忙应着：“哎，哎，我马上就到。”说完，他看着卢孟实说：“是谁做的？”“原来御膳房当差的刘金锭师傅。”秦三爷吓了一跳说：“我的妈呀，咱们是哪位呀，这不折寿吗？”卢孟实说：“他现在就在小店里掌勺，有空儿您过来尝尝。”秦三爷走到门口示意让卢孟实稍等片刻，他去去就回来。秦三爷出去了，老张给卢孟实端了一杯茶之后也退了出去。卢孟实站起身，在客厅里转转，欣赏着客厅里的字画。不一会儿，秦三爷就回来了。一进门他便说：“卢掌柜，老板请您过去

见见。”上房堂屋里，几个傍角儿的围着八仙桌正吃宵夜。秦三爷引着卢孟实进了堂屋，有的人向他点头应酬，有的人则视而不见。卢孟实刚要和傍角的打招呼，秦三爷一拉他的衣袖，进了右手的东套间。

进了套间，卢孟实看见余老板斜躺在床上正吸鸦片烟。余老板看卢孟实进来了，微微抬抬身子表示欢迎。他用烟枪指指一个圆凳，秦三爷让卢孟实坐下。

余老板打量着卢孟实说：“真好，这馄饨跟我进宫承差的时候，老佛爷让御膳房做的东西一样。卢掌柜太客气了。”卢孟实说：“应该的，我们东家老麻烦您。”余老板淡淡一笑：“咳，祖师爷不赏饭，谁也没辙，他得有把胡琴没事常吊吊。我听说他拿福聚德的酱款买了胡琴？真是胡来。”卢孟实老老实实地说：“是有那么回事。”余老板细声细气地说：“可是，我听说谁都不愿意给他拉。他跟大帅唱快板是你给拉的？”卢孟实赶紧解释：“那是赶着鸭子上架……”余老板把烟枪放下，一伸手，秦三爷赶紧把小茶壶抄起来，在手背上倒了一滴，试试温度，然后递到余老板手里，余老板对嘴喝了两口。秦三爷这时把一个橘子已经剥好，一只手递了过去，另一只手换回老板手里的茶壶。余老板嚼了一片橘子瓣，秦三爷就叫：“老张！”老张拿过一个手孟进来了，递到余老板面前。余老板把嚼过的橘子瓣吐进手孟里，老张再把手孟拿走。卢孟实看得很仔细，眼见的这一幕伺候人的排场令他惊叹。

余老板对卢孟实说：“你要是想学胡琴我让常六给你说说。”

#### 第五章十四(9)

卢孟实说：“谢谢余老板。改日福聚德略备薄酒，请您赏光。”余老板又欠了欠身，说道：“岂敢，余某一定去捧场。替我谢谢宫里这位师傅，哪天我有事，去你们那儿定一桌。”卢孟实心下窃喜，刚想说什么，却被秦三爷拉了一下。卢孟实知趣地起身告辞：“您歇着，我先告辞了。”余老板点点头说：“三爷，你替我送送客。”第二天一大早，卢孟实来到店堂里，看见福顺便开始调教他：“知道了吗？给大少爷递茶壶的时候，要先倒手上试试烫不烫。”福顺挠着头，不太明白地问：“要是烫呢？我手上就起泡了。”卢孟实一瞪眼：“你手上起泡，那大少爷把水喝进嘴里能好得了吗？”福顺嘟哝着说：“那是福子的事，我管不着。”卢孟实说：“要在福聚德外边，那是福子的事，进了福聚德就是你的事。这个铜手孟是漱口用的，这么端着，记住了。”福顺端着铜手孟，样子总是不对。卢孟实就一遍遍让他重来：“不对，重来，重来！”福顺一边练着，一边心想，今几个卢掌柜是哪根筋又不对了？

没过几日，大少爷来到福聚德。福顺一听大少爷来，就赶紧去提了一壶茶来。卢孟实摆摆手，亲自拿来一个盖碗，福顺把茶沏好端来。大少爷对卢孟实说：“我们余老板直夸你，说你的面相好，有一步大运。孟实，自从你给余老板送了一回夜宵，他一高兴给我说了个哭头。我怎么谢谢你呀？”卢孟实平静地说：“您喜欢这个您就放心地玩，只要您信得过我，福聚德赚多少都是您的……”大少爷忙摆手：“不不，按老掌柜订下的规矩……”卢孟实故意生气地说：“有些话也许我不该说，可是，每次二少爷来了，要钱不说，还说些个让人受不了的话……”“他是个活畜类，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卢孟实一使眼色，福顺给大少爷拧了个热手巾板，递给大少爷，大少爷秀气地擦了擦脸。福顺又把茶水倒在手背上，试过之后才送上来。大少爷看着福顺，欣赏地点头说：“福聚德的伙计有眼力见儿了，孟实，你训练得好。”大少爷喝了一口茶，有几根茶叶含在嘴里，刚要站起来去找墙根的痰盂，福顺连忙拿出一个铜手孟来，递到大少爷的嘴边。大少爷简直要乐疯了，说道：“呦，跟余老板的派头差不多了。这可是你调教的？”卢孟实笑着点点头：“我叫他们学学，做买卖的，得把人家伺候好了才是。”大少爷用手推了卢孟实一把：“孟实，你可真有一手，我打心眼里服你。”“还告诉您一件好事，余老板准备来咱们这儿吃饭。”卢孟实这句话，可把大少爷乐坏了。

他睁大双眼，惊喜地说：“哎哟，孟实，你神了！连大总统请客他都敢不去，你能把他请来？”卢孟实谦逊地说：“还是福聚德的名声好，自从给大帅做了宴席以后名声大了，谁不愿意借碗儿呀。我卢孟实其实并不算什么。”大少爷根本没听见卢孟实在说什么，他已经沉醉在快乐之中，不住地双手合在胸前，仿佛多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那样：“余老板也买福聚德的账？哎哟喂，我这出去脸上也有光呀！”

卢孟实接着说：“所以说您甭嘀咕，有梨园行的买卖您就往这儿让，我保证伺候好了。”大少爷站起身往外走，边走边说：“好呀，你说行就行。哎，孟实，今儿下午给我吊两段儿？”卢孟实有点犹豫。这时，成顺陪着小翠走了进来。卢孟实看到小翠便问：“有事吗？”小翠点点头，转向成顺说：“你去忙吧。”成顺走了，还回头看了一眼。

#### 第五章十四(10)

大少爷正缠着卢孟实问：“你倒是有没有空儿？”卢孟实只能应付他：“晚上。好吗？”大少爷点点头：“那好，咱们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大少爷走了之后，小翠把卢孟实拉到一边说：“我不知道该不该来找您，我们姑娘家来了个表哥，成天净招我们姑娘生气，连饭也吃不香，人也瘦了，我看是让这家伙



给气的。我来也没告诉姑娘，我是想问问您有什么法子没有。”卢孟实听了，有些诧异：“表哥……家里的事别人不大好管，并且不知道你家姑娘是什么意思。以前也从来没听见她说过有个表哥。”小翠皱着眉头说：“她好像拿他没办法，那个人很能泡蘑菇……我怕他赖在我们这儿不走。”卢孟实想了想说：“今天大少爷要我帮他吊嗓子，明天吧，我明天过去瞧瞧。”小翠说：“行，反正您上点儿心，我是怕出什么事情。”卢孟实安慰地拍拍她说：“你放心吧。”小翠点着头，刚要走，卢孟实忽然笑着说：“这就走啦，不找成顺说会儿话？”小翠害羞地一低头：“人家就是来报信儿的，瞧您！”说完，她一转身，快快跑掉了。

卢孟实下午抽个空儿，来到奎祥木厂找赵工头商量起大楼的事情。赵工头问：“您那地方我知道，十丈见方的地界，够大。”卢孟实说：“我想前边三间门脸，后边起个二层楼，你看行不行？”“有富裕。”“你先给我打个价。”赵工头想了想说：“要说，您可是做饭庄子里头一个起楼的，得起得像个样儿，价钱可能得高点。”卢孟实豪气十足地说：“起大楼是千秋万代的事，价高我不在乎，但是得起得好，要个八抬大轿的形。”赵工头说这没问题。他说：“您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我们奎祥木厂也是头一遭接应这样的活儿。不过您放心，要起就是北京城头一份，管保出尽风头。”卢孟实心里高兴，把一袋钱掷在桌上：

“好，我先交了定金，你看着尽快开工。”这一天，卢孟实心情特别好。起大楼的事情如今终于有了眉目，也许，他母亲的那个八抬大轿的梦也就会实现了。黄昏时分，他来到琴师常六那里，拿着大少爷的胡琴找常六调试。

常六问他：“这就是梅雨田那把胡琴？”卢孟实把胡琴递给常六：“您瞧瞧。”常六接过来仔细看了看。

卢孟实问：“是吗？六爷。”常六摇摇头说：“没什么特殊的。”说完，他一运弓子，琴声洪亮。常六说：“好胡琴！”“值五百大洋吗？”“不值。”常六干脆的回答令卢孟实好生失望，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常六看着卢孟实，也明白他的心思。他说：“要是没你们东家，不是好多人都没饭吃了？这也算是布施吧。你记住了，就给他吊一段西皮一段二黄，其他的他想让你吊你也别管，等他练瓷实了，再拉别的。”卢孟实点头说道：“谢谢六爷，没事您到福聚德坐坐，我招待您。”常六说：“行呀！我有日子没吃鸭子了。你不懂的就过来问，余老板交代了，你就甭客气了。”卢孟实回到福聚德自己的房间时，天已经黑了。他坐在床头看着窗外，天空中，月色清朗，院子里的柳枝在月光下随风轻摆，仿佛是玉儿翩翩而起的裙带。他呆坐了一会儿，于是把胡琴从琴套里拿出来，拉了一小段过门。此时，门开了，卢孟实赶紧站起来，以为是大少爷，没想到是刘金锭。

## 第五章十四(11)

刘金锭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站着，手里拿着一把瓜子。她伸过手来，两眼紧盯着他说：“哎……吃瓜子。”“不吃，我占着手呢。”卢孟实拿着胡琴坐回床头。

“你累不累啊，狗揽八泡尿，全干。”卢孟实低头拉胡琴：“只要拢住大少爷，我就成功一半。”刘金锭不接他的话，只是说：“你先拉一段让我听听。”“拉戏吗？”“戏我不懂，都一个味儿，你拉段曲儿吧。”于是，卢孟实拉了一段“柳青娘”，还哼着唱着。刘金锭出神地听着，等他拉完，不禁赞道：“真好听。你什么时候也教教我？”“你的字还没学好呢，又想学胡琴。”刘金锭生气地说：“你老不教我，能有长进吗？”卢孟实问她：“现在能写什么啦？”刘金锭说：“抓炒里脊，焦溜丸子。”正在这时，大少爷一推门走了进来：“谁是丸子？”刘金锭一看大少爷便说：“呦，是大少爷。”“你也在这儿，刘金锭，你也喜欢皮黄？”刘金锭忙摇头：“我不懂，就听着卢掌柜的胡琴过瘾。”大少爷看着卢孟实，说：“最近他是见长。也是我的胡琴好，孟实，我该给你多少银子呢？”

卢孟实沉起脸：“您要这么说，我可可不拉了。”大少爷哈哈一笑：“逗你玩呢，瞧急了不是！”刘金锭知道大少爷跟卢孟实一会儿要吊嗓子，就知趣地离开了。刘金锭出去后，大少爷对卢孟实说：“咱们今天吊一段《醉酒》吧。”卢孟实老老实实地说：“余老板嘱咐不能害您，您就规规矩矩来段西皮，来段二黄。”大少爷一点头，认了：“那我听师傅的，省得挨骂。”卢孟实坐下来，开始拉起胡琴，给大少爷吊嗓：“《坐宫》里这段快板，有三种拉法，我得跟您说一声。一种是就拉俩音儿，楞根儿，楞根儿，到末一句一收。这适合龙咬尾的唱法，就是生旦对啃，一个人尾腔没完，另一个就接唱。一种是按腔拉，老生比您差，就听您的，就按您的腔拉。再一种是您唱调底，我拉调面，盖着您拉，您裹在我的琴里，包您把好几儿要下来。”大少爷忽然环顾四周，然后不好意思地说：“您内行，我这本钱瞒不了您，咱们就按后一种吧。”于是，胡琴之声骤起。刘金锭倚在门边，听唧唧呀呀的胡琴声从卢孟实的房间里传来，她简直听得入了神，像吃了蜜似的，心里又甜又慌乱。常贵到后院上厕所，将这场面看得是一清二楚，刘金锭那痴迷的神情让他明白了她的心事。

这一夜，刘金锭做了一个梦，梦里，胡琴声换成鼓乐声，是喜庆的鼓乐。她终于换成了女儿装，穿着大红嫁衣，被一条红绸拉着。拉红绸的那一边正是卢孟实，那身新郎官的装扮叫她看了就心慌。刘金锭笑着，扭捏着，满面喜气……他俩渐渐地走到一起，越来越近……可忽然，只见对面又搀来一位新娘，穿着大红

嫁衣的新娘走过来，揪住刘金锭不放，她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玉儿！刘金锭大叫一声，惊醒过来……清早起来，刘金锭端着一盆洗脸水，腕子上搭一条洁白的毛巾。她把水倒好，试试温度，又把漱口水倒好，撒上牙粉。卢孟实出门来就洗，刘金锭在一边美滋滋看着。卢孟实见刘金锭看着自己，便问她：“小生子长心眼儿了，连牙粉都放好了。哎，我那条手巾也换了。”

## 第五章十四(12)

刘金锭嗔怪道：“那傻小子哪有这心思，是我给你预备的，以后不用他们粗手粗脚的。”卢孟实没有在意地说：“就是。”刘金锭似乎被这话鼓励了，高兴地说：“早点我都预备好了，特意给你买的头炉大顺斋的糖火烧、甜豆浆，你不是爱吃甜的吗？”“哎！麻烦你了。”“别说这个，我愿意伺候你！晚上你上我屋里再喝点冰糖莲子，特补气。”卢孟实擦完脸看了看刘金锭，嘿嘿一笑说：“嘿，我兄弟要是个女的，我就娶了你！”刘金锭脸一红，问他：“我说，真的？！”卢孟实一笑：“可惜不是……”“如果要是呢？”“别瞎说了……”常贵过来打水，见着这番情景，便喊了一声：“两位早啊！”“早啊。”卢孟实回着话，便跟常贵聊起了起大楼的事。刘金锭在一旁看着他，还在想他刚才说的话，心里直感到有一股柔情在涌动，两腮像被火烤了般泛起潮红。

饭口过后，午闲的时候，刘金锭跟常贵一起喝茶聊天。常贵看着刘金锭，心里想，这个女孩子可真不容易。刘金锭说：“……我弄得不男不女的都是我爹，从小把我打扮成个小子，后来连我自己都忘了我是女的了。我琢磨着怎么才能变回去，我怕冷不丁一变，再把大伙儿吓着。”常贵安慰着她：“哎，你爹也是不得已，带着个丫头在这一行里闯荡，他得提溜着心呀，你就别怨他了。”“常头儿，您说，要是我变回去，还能嫁人吗？”常贵说：“啊，能。”刘金锭想了想，犹豫了一下才说：“我问您个事，您说，我卢哥……他一个人过，他闷不闷得慌？”常贵其实已经料到她会这么问，于是就说：“卢掌柜的是个正经男人，还是个最顾家的男人，人家家里有媳妇。”“可是，您见过他媳妇吗？长得好不好？水灵不水灵？”常贵开始说瞎话。他只是不想让她受伤害，说：“啊，听说长得挺好看的，你看卢掌柜多帅，他媳妇也错不了。”刘金锭的心一劲儿往下沉，说：“谁跟了他可算有眼力，又能干，又能说，又有个样儿，掌着大柜，还会拉胡琴，这样的男人上哪儿找去……”常贵点点头：“可惜他家里有老婆，谁看着眼红也没用，再说卢掌柜的也不做他想。”刘金锭生气地问：“那他跟望春台的那小娘儿们来来往往的？”常贵叹了口气：“男人出门在外，难免有个相好的，也是逢场作戏，他不当真格的。”“可要是我，”刘金锭说，“要是谁跟我好，就得让他当真格的。”常贵抬眼看了看刘金锭，他明白她的心思，但他还是说：“我又该说你不爱听的了，这码事你甬想。”刘金锭一下子显得烦躁不堪，

忙说：“看您说的，谁想了，谁想了？”常贵一笑，说：“没想就对了，卢掌柜是对你不错，可……”刘金锭又高兴起来：“真的？您也看出来？”“可那是刘关张的意思，不是吕布跟貂蝉的意思。”刘金锭心情又变得糟透了。常贵还在给她打预防针，说：“金锭，你可别弄误会了……”

## 第五章十五(1)

胡同口多摆了一个熟肉摊子，使街道变得狭窄。行人们路过的时候不得不往摊子上多看一眼。摊子上摆着烧鸭、炉肉、烧鸡，比福聚德的便宜，招了一帮捡便宜的人围着不散。摆摊的叫麻秆儿，瘦得皮包骨，是有名的黑道流氓红毛的手下。此时，他拿着一把刀在切熟肉。花鼻子从摊前经过，他是特意来的，麻秆并不知道他是谁。

麻秆儿招呼花鼻子：“老板，您来只烧鸡？”花鼻子看看周围，冲他一坏笑，轻蔑地说：“你卖你的吧！”麻秆儿一咧嘴：“我们的烧鸭、炉肉便宜、地道，您吃福聚德那得多少钱呀！”花鼻子哼了一声，得意地离去。

常贵从摊前经过，见一帮人正抢购便宜货。只见那个麻秆儿大声吆喝着：“便宜啊，五毛钱吃只大烧鸭子，您打听打听，四九城有没有这么便宜的……”常贵过去看了看货色，一脸疑团地走了。

两个吃饭的人走到福聚德门前，跟常贵打了个照面，一个人要往福聚德进，被另一人拉住说道：“你别烧包，这是给你预备的？到肉市口摊儿上来只鸭子，回家一片，连下酒带吃饭都有了，末了鸭架熬白菜，多好，你听我的……”两人从常贵眼皮子底下走了。常贵担心起来，他往肉市口望了望，赶紧盯住过往的行人。

又有几个客人也被麻秆儿的吆喝声吸引走了。常贵皱了皱眉头，重又抖擞起精神，也紧着招揽顾客：“您几位里边请，福聚德的烤鸭子跟摊上的不一样，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也不贵，两块大洋一餐，还带热炒。”一客人眼皮一抬笑道：“还不贵？两块大洋，就是一袋洋面。咱还是胡同口吃口便宜的吧！”

”常贵听客人这么一讲，失望地站在那儿，他觉得这事非同一般。

常贵转身进了屋，拿起柜台上自己的茶碗喝了口水。他看了一眼正在算账的王子西，说：“二掌柜，可不好了，肉市口上那摊儿搅了咱们的生意。”王子西专注地打算盘，头也不抬地说：“那没办法，自古买卖都是挨着做，他在你边上

再开一家鸭子楼你也没辙。”常贵有些不服地说道：“不行，得想想办法，我找卢掌柜去。”王子西眼皮一翻看了看常贵，眼里有明显的不满，说：“对，你早就应该找他去……跟我说我也没办法……我又胆小怕事，又小家子气，卢孟实多有主意呀！”常贵听出王子西话中有话，赶紧说：“要不您跟他提个醒儿？”王子西冷笑一声：“得了吧，福聚德我都管不了，我还管街面上？管不好还落埋怨。”常贵看得出王子西很有情绪，便不再说什么了。

花鼻子回到适意居，跟着瑞英屁股后边得意地说：“您看，我找红毛出的这个主意灵吧？根本没人去福聚德了，都一上午了。”瑞英不露声色地说：“可也没人上咱这儿来了。”花鼻子赶紧表白：“咱们不上座儿不是打今儿了，他福聚德不上座儿可是从今儿起。而且他比咱们铺的大，开销也大，咱们要是能挺十天，他最多也就是两天。”瑞英想了想，点点头一笑说：“这事别跟我妈说，她不说什么，可心里头早不是味了。”花鼻子一咧嘴：“这您和我表姐就不懂了，做生意就得这么做，正人君子赚不了钱！哎哟，为这事我可没少出力，也没少挨您的骂。”瑞英明白花鼻子的意思，从衣袋里拿出钱递给花鼻子：“不会亏了你！”

## 第五章十五(2)

这天，克五从胡同口走来。他已不比当年，现如今的克五，整个一个叫花子样了，大褂撕了个三角口子，鞋也塌了帮。克家没了俸禄之后，克五这样的公子哥，真有生不如死的感觉。他一进胡同口，见一群人围着麻秆儿的摊子，便也挤了进去。

“这位爷，您来半只，三毛！”“三毛？你这鸭子是纸糊的吧？”克五拿起一只鸭子用鼻子一闻，又放了回去，挑剔地说：“你这鸭子都味儿了！”麻秆儿一听，急了：“你吃过烧鸭吗？烧鸭子就是这个味儿，没味烤它干什么！”几个买主一听克五的话有点犯嘀咕。麻秆儿一看，拿起鸭子切了一块放进嘴里，信誓旦旦地说：“大家看！吃得我满嘴流油，真香呀！快来买呀！什么事也没有啊，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克五转身出了人堆，他懒得理会这号人。可没走两步，一个恶汉走了过来，一把揪住克五。

克五愣了，不知为何。恶汉把克五推到墙角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一把掐住克五的脖子骂道：“你他妈少在这儿开搅！”克五明白他们是一伙的，他的坏脾气上来了，便脖子一梗说道：“我就不信，你敢把你五爷怎么着！”恶汉一个嘴巴把克五抽了一个跟头，直抽得克五的嘴角淌出了鲜血。

狼狈不堪的克五，身上长衫又撕了几个口子，脸上留下了一个红手印。他忍着痛来到适意居。

花鼻子见是克五，便拦着他不让进：“呦，克五爷，怎么衣冠不整呀？”克五脸一红说道：“我刚在窑台儿打了趟拳回来。”瑞英出来，一看克五的样子就不大高兴。他觉得克五往这儿一站简直就是给适意居丢面子，想让他赶紧走，便说：“你这个样儿也好意思下馆子……”克五嘴一歪：“你小子别跟我摆谱，不就开了这么个馆子，比我强不了一个萝卜皮。家有钱的时候连福聚德都上赶着请我记账，我都不给他们脸，五爷我天天上正阳楼。”瑞英气乐了：“您别在这儿现眼了，现如今不是当初了，你有种对过福聚德吃去。”“我还这就去。我手里拿着他们福聚德老掌柜发行的鸭票子，过去凭这票子就能吃鸭子……”瑞英一听，脑筋一转，一使眼色，花鼻子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他便领着克五进了适意居。

“你有福聚德的鸭票子？”瑞英坐下来问克五。

“有，但是从前的，就怕现如今他们不认账。”“现如今有小报，报馆里我有朋友，他要是敢不给，我叫小报臭他们。”克五觉得瑞英的好心有点莫名其妙，便问：“那……他们要是给了，你要什么好处？分你两张鸭票子？”瑞英一笑：“你给了我也不能过去取去。这么着吧，他给你一只鸭子我就请你一顿鸭子，你品品到底是谁的好。”克五这下放了心，高兴地说：“得，就这么着。”福聚德这边，常贵跟小五子正在门口争吵着。小五子缠着常贵说：“爹，您没多有少，给我点儿钱就行，我干的是正经事。”常贵一脸的不信任说：“跟你说了，钱都交给你妈过日子，我一个子儿不留。马上就饭口了，正上座的时候你躲我远远儿的！”常贵生着气，一扭身进了福聚德。小五子看着父亲的身影，失望地嘟囔着走了，却没注意，身后面的花鼻子跟了过来。花鼻子凑到小五子跟前打招呼：“哎，这不是福聚德常头儿家的小五子吗？咱们那边坐会儿。”花鼻子把小五子往一处饭庄子带。

### 第五章十五(3)

小五子摸不着头脑，便问：“您到底是谁呀？”花鼻子一脸的笑意：“我不是拍花子的，你这么大个子，得多少药才能拍倒了？到地方你再认识路，又回来了，还不够费事的呢！跟你说我是你爸爸的同行，老熟人。我花大爷也是饭庄子行有名有号的。”小五子一听，便跟花鼻子进了一饭庄子。花鼻子要了几个菜，便和小五子唠了起来。

小五子问：“您请我吃饭是不是有事？”花鼻子一乐：“你能办什么事？我求你跟张大帅那儿说一声，让他在我这儿请客，你办得了吗？大人说话孩子就只有听的份儿，少言语。”小五子摸不着头脑，只好自顾自地吃起来。

花鼻子摸了下小五子的头说：“我问你，你今天跟你爸要钱干什么？”小五子疑惑地看着花鼻子：“我跟你说有什么用？”“没准儿我能帮你。”花鼻子吃了口菜。

“我在天桥看见有洋线袜子，便宜，有赚头，想跟我爸要俩钱儿趸点儿货。”“你这是正事，应该给呀！”“不瞒您说，我爸是真没钱……”小五子哭丧着脸。

花鼻子一拍桌子：“这么着吧，你先从我这儿拿，等赚了再给我。”小五子一蹦：“真的？”又一转念，他怀疑地看着花鼻子问，“你要多少利？”花鼻子一拍小五子的肩膀：“小子，冲你爸的面子我不要利，借给你小子让你赚点外快！”小五子还是有点不放心的说：“要是赔了呢？”“反正也是仁瓜俩枣的事，没有多少，你还不上我也不催你。”花鼻子有点不耐烦了。

小五子还是有点含糊：“我爸爸这么有面子吗？”“你可不知道你爸爸，北京城有几个不知道福聚德常贵的？”花鼻子的样子不像开玩笑，小五子信了他。他一咧嘴，摇摇头说：“那也没见他发财呀？”花鼻子喝了口酒，装出一副不平的样子：“我告诉你，钱都让福聚德赚去了，你问问你爸爸他们多少年没给他长工钱了？连我看着都不服。我实话告诉你吧，我是福聚德对门适意居的。我不求别的，就指望你福聚德那边有什么打算你透个信儿就行。”小五子一听，有点担心地问：“这行吗？”花鼻子一哼：“不是什么大事，像他们老掌柜咽气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了。像他们钱有多少，这你也别打听，我们也不想知道。倒是像他们打算用谁家的货呀，打算请什么人呀，添些个什么菜呀，这些个小事你要是知道就过来说一声，不知道也没关系。”小五子半信半疑：“就这事？”“就这事。”花鼻子很干脆。

“那我试试……”小五子放下心来。

花鼻子见小五子一脸的单纯，心里乐着。他一高兴，当时就拿出两块大洋来递给了小五子。

小五子接了下来，还傻乎乎的挺高兴。克五听完瑞英的话，便溜达进福聚德的店堂。常贵一见是克五，心下烦着，可嘴上还挺热情，迎上去问：“是您呀，您找谁呀？”“我不找谁，我吃饭。”克五又端起当年的派头，“怎么着？瞧不

起你五爷？别瞧我们家落了魄，那破船还有三千钉呢！想当初你们请都请不来你五爷，我在这儿一吃饭，立时能招十桌座儿。你别跟你五爷讪脸，你瞅我带什么来了？”说完，克五掏出一张纸在常贵眼前一晃，“你们福聚德的鸭票子！”常贵一惊，马上说：“自打民国一成立我们就登报作废了！”克五一听，心就凉了：“什么？作废了？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凭票取大烧鸭子两只’，这上面有你们的大印！”常贵斩钉截铁地说：“有什么也没用，已经作废了。”

#### 第五章十五(4)

克五急了，瞪起眼：“那不成！这是大爷家花银子买的，银子作废吗？不行，我今天吃定了！”两人正僵着，这时，福家大少爷来到福聚德门前。他对福子说：“把骡子牵到金鱼池遛遛，让它落落汗。”福子答应一声，牵着打扮得花里胡哨的骡子走了。

常贵一见大少爷，赶忙扔下克五，迎上去：“呦，大掌柜来了。怎么弄了一裤管子土呀，福顺，快拿掸子来。”福顺刚拿着小茶壶出来，赶紧又去拿掸子，众人围着大少爷掸土，一通忙乎。

常贵边掸边问：“今天蟠桃宫的跑马赛车热闹吧？”大少爷余兴未消：“敢情。全是行家。涛贝勒、红豆馆主、乐家五少爷。最出彩的是余振庭余老板，一下趟子就是碰头好儿，那架式，黑缎子小帽，梅花鹿皮坎肩，下身是皮套裤，紧帮靴，荷叶袜子带花边，中间一条搭膊，系得不松不紧，往车上一坐，人随车颤，人车一体，跑起来那叫风摆荷叶朝天一炷香。”一旁的克五听着，也来了精神，插言道：“你来的是赛车吧？”大少爷一喜，问道：“您看见啦？”克五比划起来：“您执鞭，十阵风跨沿子。”大少爷越发来了精神：“你看还行吗？”“您让我说真的还是说一般的？”克五卖起了关子。大少爷遇到同好，来了兴趣，赶忙道：“当然是真的，您坐下说。”两人入座，常贵一看这场景，真是气得够钱。

克五拉了个长音说道：“先说骡子，得是西口骡子，上等的骡子是缎子黑、野鸡红、菊花青；茄子皮不成，那是下等色。您的骡子是‘香青’，对不对？”大少爷一听知道遇上高人，赶紧对福顺说：“看茶！”福顺只好给克五倒茶。

克五得意起来：“再说您的车，十三太保的围子够气派。”一听夸奖，大少爷美得直拍手。狡猾的克五话又一转：“可是您的车箭不行，车箭就是轴承。跑起来得跟单皮放丝鞭一样……”“行家！”大少爷越发钦佩起来。



“当年我们老爷子执鞭，谭鑫培跨沿子。”克五眯起眼睛，边说边陶醉起来。

大少爷听罢吃了一惊，半信半疑：“这位爷府上……”常贵耳语着，告诉大少爷。大少爷不禁对面前落魄的克五肃然起敬。

“原来是克家公子，失敬失敬，要是没有别的事咱们到后边好好聊聊。”大少爷一抱拳。

“事嘛，倒是有点。也是过去老爷子留下的东西……”克五见缝插针。

“是什么，跟赛车有关系吗？”大少爷赶忙问。

“跟赛车没关系。”大少爷一听有些失望。“可跟你们福聚德的声誉有关系，可以说我今天是来试试你们。你们要是孟尝君子店，还有一步大运，你们要是小人不认账，我把丑话说前头，我可就给你们登到报上好好恶心恶心你们。”克五掏出鸭票子递给大少爷，“您自己看吧！”大少爷被克五的一番话说得有些慌乱，因为他整天跟梨园行打交道，大家都是客客气气，从来没有人这样抢白他。

大少爷看票，拿出绣花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看不见的汗水，故作幽默：“哎哟，这老票子还真有点古董意思。这要是让英国人看见没准就收走了。常贵！给五爷带上两只大烧鸭子！”常贵赶紧给大少爷提醒：“大爷，鸭票子咱们早就登报作废了。”大少爷一愣：“哟，我忘了，就付五爷这一份，下不为例！”“哎！什么下不为例？”卢孟实应声走了进来。

“孟实，你回来了，这事交你吧。五爷，我跑了一天我得洗个澡换身衣服。”大少爷来了个顺水推舟，一看事儿难办便溜掉了。

常贵把鸭票子交给卢孟实，卢孟实看了看票。

“掌柜的，这要是给了他，就能再招出千八百张来。”常贵提醒卢孟实。

“这鸭票子没用了。”卢孟实口气很硬。

“你说什么？”克五一听急了。

## 第五章十五(5)

卢孟实话头又一转：“不过，你要吃鸭子倒是可以。我问你，肉市口上那个熟肉摊儿是怎么回事？”“那儿的東西可不能吃，吃了能出人命，肉都是坏的。”克五摸着脸添油加醋。

卢孟实回头问王子西：“那摊子的底细你摸清了吗？”“我这儿里边都腾不出手来，我哪儿顾得上外头……”王子西一低头，避开卢孟实的目光。

卢孟实看了他一眼，对他的麻木非常不满意。他转身看着克五，对他说：“你跟我到后边来。”卢孟实一拍克五的肩膀。克五喜出望外地跟着卢孟实进了后院。

王子西冲常贵一咧嘴：“得，又跟克五交上朋友了。”功德斋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整洁，显然是阿根的到来，使主人心烦意乱没有心思收拾。并且看得出生意不大好，满堂冷冷清清的。

卢孟实一进门便叫：“玉儿！玉儿！”阿根像幽灵一样闪了出来，他见卢孟实高大威严，便知道来者必定是贵人，便问：“您是？”

吃饭？”卢孟实见到阿根，有点惊讶：“你是——”阿根一挺胸：“我是她乡下表哥，贱姓潘，小字阿根。”“玉儿呢？”卢孟实懒得和阿根搭话。

“她跟小翠出去了，这几天生意不好，她们总是一大早出去，晚上才回来。”“那我就告辞了。”“那您留下尊姓大名。”卢孟实本想转身就走，可他犹豫了一下，说：“你跟她说姓卢的来过，她就知道了。”阿根一听是熟人，便说：“先生不妨再坐一下，我跟你说说这里的事情。”卢孟实满头雾水。他疑惑地看着阿根问：“这里有什么事情？”“先生也是熟客，说了也无妨。这里生意不好我看就是素菜闹的，人家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牌。像你们这些熟客又老不来照顾，光来些半老太婆在这里敲木鱼烧香那不成。”阿根一副掌柜的气势。

卢孟实道：“依你呢？”阿根挤了挤眼：“这要我说出口也就没有意思了。其实玉儿的心思我知道，她要照顾她中意的人，不能光有钱。其实在家里做也一样的，何必非要一天不回来，在外面再租房间也是一笔开销。”“你说她另有生意？”卢孟实感到更加蹊跷。

“笑话，没有生意吃什么？你不要跟我兜圈子，我说她够不上清吟小班，因为她是船娘出身，吹拉弹唱不行，要说三等下处又亏了她，毕竟她正当年，南方

人皮肤又好，看上去比北方大姐要年轻十岁。”阿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他的这番话，说得卢孟实有点坐不住了。

阿根呆头呆脑地继续说：“所以要按二等茶室出去应条子，也要六块钱，车钱五毛就不算了。要是……”卢孟实脸再也挂不住了：“你跟我说什么哪？！”阿根一点不识眉眼：“我不是跟你算钱，我是算凤仪的这点血汗钱。你也有姐妹，你也有妻室，做人做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什么账不能算的？”卢孟实腾的一下火了，指着阿根骂道：“你根本就不配谈她！你知道什么！”

## 第五章十五(6)

阿根也不示弱：“我知道的你不知道。我跟你讲，就算你是只吃花酒不开铺，也挡不住别人白相。我给她算过，三天里总有一档子生意。我是想既然要做索性乘着青春年华放开去做，也就是四五年光景挣钱……”卢孟实急了，冲阿根叫道：“你他妈说什么呢！”话音未落，他便一摔门走了。

阿根一脸的不屑：“这种人一讲明价就跑了，什么东西，一点都不海派！”自从克家破落之后，修鼎新一时也没了混头。这天，他来到福聚德。他还是一副斯文样，可没了当初的自信，走路都不抬头。常贵见到他便迎上去：“修二爷，五爷没上这儿来。”修鼎新点点头道：“我不找五爷，常头儿。”常贵一笑：“那您这是？”修鼎新头一低：“我找卢掌柜的。”刘金锭这会儿正从里面走出来，问王子西：“王二柜，卢掌柜呢？”王子西没好气地说：“卢掌柜？那还用问，出去这么半天，一准儿是在玉儿那儿。”刘金锭哼了一声转身离去。修鼎新失望地对常贵说：“看来今儿个不巧，那我明天再来吧。”

”这时，从后厨传来摔锅砸碗的响动，刘金锭的吼声也从后厨传来：“成天就知道跟那些骚货鬼混，早晚弄个人财两空、伸着手要饭！”修鼎新一看店里气氛不对，便转身急匆匆地走了。

卢孟实从功德斋出来，心事重重地在街上走着。他没有留心打他身边经过的一辆骡车，车里面坐着玉儿和小翠。小翠正往外张望着，一眼看到卢孟实，便对玉儿说：“好像是卢掌柜。”玉儿朝外面看了看，没见着谁，便撇撇嘴笑道：

“你别哄我，要是他，一会儿就得回来。”玉儿和小翠下了车，进了功德斋，见阿根拿着一根老头乐正在挠后背，好像是很受用的样子。玉儿有点生气：“你怎么出来了？”阿根悻悻地说：“我就是条狗，也得遛遛吧？”玉儿问：“有什么人来过吗？”阿根一翻眼皮：“你不要明知故问，不就是你那熟客，不愿讲价钱的姓卢的吗？”玉儿一听，脸色大变：“什么讲价钱？瞧你那副德行，一副窑子

老板的样子。”阿根一脸的坏笑：“你算说对了，我想你暗着应条子出局也是做，明着一边做菜接客也是做，不如索性在家里做起来，我给你管账，五五分账……你要是嫌少四六也行。我负责给你找客人。”“你是个王八蛋！你都对卢掌柜说了些什么？”玉儿真急了，她杏眼圆睁，怒不可遏，“回头再跟你算账！”说完，跑出了大门。老远，她见卢孟实雇了一辆洋车，便也招了一辆洋车追去。远处是美丽的角楼，岸边杨柳依依，鸟语花香令人心怡。玉儿心急如焚，一想起卢孟实听了阿根的话以后，说不定会怎么想她，她就痛苦不已，窗外迷人的景色她已无心浏览，只是两眼盯着前车，一个劲地催车夫快追。

“你等等我。”两车靠近了，玉儿喊道。

## 第五章十五(7)

卢孟实的车停下了，玉儿下了车。卢孟实也下了车。两人呆立在河边，久久相视着。卢孟实黑着脸牙关咬得紧紧的，看着玉儿美好而清秀的样子，猛然冒出一句伤她的话：“你不出局啦？”玉儿一听这话，气得嘴唇颤抖，她抬手给了卢孟实一个耳光，眼里的泪水夺眶而出。卢孟实一把抱住玉儿，玉儿把头扎进卢孟实的怀里哭起来。

“你……怎么能信他的？”“他说得有鼻子有眼，连你出一次局应该拿多少都说得清清楚楚。他是你什么人？”玉儿哽咽，失声说道：“他，他是我丈夫……”卢孟实一惊，松开玉儿：“你结过婚？”玉儿擦了擦眼泪，沉重地讲起当年：“我十六岁那年……”太湖一艘乌篷船内，玉儿一把扯下盖头说：“我不去！”玉儿妈妈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在擦眼泪，船舱里还有一个躺着的妹妹，哭着喊饿。玉儿的父亲停止摇橹进了船舱，一脸阴云地看着玉儿说：“这船怕是撑不下去了，小弟小妹都得送人，这些年你为了家不容易。不是爹爹不疼姑娘，实在是活不下去了。姑娘你就是咱家的救命菩萨，我以后天天给你烧香，让你下辈子嫁个如意的男人……”父亲把盖头给玉儿盖上，重又出去摇橹。就这样玉儿被送到了阿根的乌篷船内。粗暴的阿根一把扯下玉儿的盖头，玉儿头一眼就看到他那只腐烂扭曲的脚，再看阿根那副丑陋的样子，玉儿惊叫起来。玉儿站起身就往船舱外跑，阿根追上了就在船头厮打起来。玉儿一脚踹倒阿根，纵身跳入湖里，阿根也跟着跳进湖里，阿根浮出水面却再也找不到玉儿的影子。

玉儿藏在一片荷叶下大气也不敢出，水面上传来阿根凄厉的叫声：“凤仪！凤仪！……”船向远处摇去，消失在太湖的夜色中。

卢孟实听着听着，一把把玉儿抱在怀里，望着玉儿苦痛的神情，他的心都快

碎了。他低声说：“你受了太多的苦，做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我冤枉了你，我该死……”玉儿安静地倚在卢孟实的怀里，一任辛酸、欣慰的泪水纵情地流淌……许久，两人醒过神来。玉儿说：“这个阿根来的头一天就坏了我一档子大生意。一桌菜刚吃一半，客人就让他给恶心走了……他这样下去我真是要发疯了。”“没有钱不能了的事，给他钱让他走。”“可他就是不说价码，总是冲你坏笑。”玉儿担心地说。“慢慢想办法，这种事也不能操之过急……哎，你想点开心的，哪天，我们去香山怎么样？

”玉儿哭了好一会儿，心情已经好多了。她忽然像个孩子似的看着卢孟实，点点头说：“好呀，我正好也想去香山玩，我后天到福聚德找你，吃的我预备好带着。”熟食摊前克五挤上前去。麻杆儿一见是克五，眼睛一瞪：“又来捣乱？”克五头一歪：“捣乱干吗，我买鸭子。说实话你这鸭子是真便宜，不过我还是得小心，先来半只，我得回去吃了试试，没事我下回再多买。”麻杆儿切了半只递给克五，克五给了三毛钱。他挑衅着，拿起鸭子闻了闻：“还是有味儿。

”麻杆儿眼一瞪：“又来了不是，不长记性，我告诉你吃到嘴里是香的。”克五没接话茬儿，拿着鸭子走了。

## 第五章十五(8)

克五进了一家药店，买了一包巴豆，回了家。

克老太见克五手里提着鸭子，便问：“你哪儿来的钱买烧鸭子？”克五脖子一梗：“您甭管！”克五用药锅把巴豆熬好，把汤倒进一个碗里，一闭眼喝了下去，拿起鸭子又咬了两口，咽了下去，然后拿着一大摞草纸，上床躺着了。

克老太对克五说：“你姑姑刚走，想让我去她那儿住，我没答应。哼，她纵着英哥儿干的那些事，我看不上眼，总有她后悔的那天。”克五一听来了精神：“您不知道，他们跟红毛那帮子大锅伙还有来往呢！”“大锅伙？那不是地痞流氓吗？这个瑞英，把祖宗这点脸都丢尽了，我再也不见他们了！”克老太简直要气昏头了。

“英哥儿哪会做生意？不凭这些他凭什么？保不齐哪天他也成大锅伙了。还老说我不如他，我没的吃，可没他那么下三滥。”克五得意地说起来。

克老太气得直哆嗦：“你们这帮不肖子孙，把克家的脸面都丢完了。我和城外的莲花寺说好了，过两天就搬进去！只有那儿清净！”克五刚要说什么，突然

腹痛难忍，急坐起身，趿拉着鞋就往外跑。

克五一头钻进杂院的茅房，一会儿就听见里面传来嚎叫的声音。

“哎哟！疼死我了！”有个老头儿来上茅房，在外面等克五出来：“还得多少工夫儿，兄弟？”老头憋得有点急。

克五连说话的气力好像都没了：“今儿是怕出不去了，我都站不起来了。”老头儿听克五声音不对，走了进去：“别是虎列拉吧？兄弟，兄弟！你醒醒！”大院里的人把卫生署的人叫了来，他们便开始在克五家撒石灰。“他得什么病了？不是梅毒吧？”克老太太哭丧着脸问。

“可能是虎列拉。”来人小声嘀咕。

克五躺在床上。一个大夫样的人问他：“你都吃什么了？”克五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地回答：“我在……肉市……口……买了……半只……烧鸭子……”大夫拿过剩下的鸭子闻了闻，回头对众人说：“已经变质了。”两个巡警陪着几个穿白大褂的人来到麻秆儿的摊前。巡警一把把麻秆儿抓住，其他人过来就把摊儿给了，一包石灰撒在了瘦肉堆上。

麻秆儿嚷道：“你们凭什么抓人？”巡警照麻秆儿一巴掌：“吃出人命来了！你知道不？带走！”麻秆儿一下蔫儿了。

在永定门外的一间平房里，几个人包括打克五的恶汉正在用脏水收拾一堆腐烂的鸡鸭和动物内脏。警察突然来到，恶汉等人四散奔逃。就这么着，适意居的如意算盘，被卢孟实暗中粉碎了，而克五用的这份苦肉计，别人都不知道。

花鼻子听了信儿，赶紧跑到适意居，他紧张地对瑞英说：“大锅伙的人被巡警抓了！”瑞英一听，脸色大变：“不会把咱们扯上吧？”花鼻子壮了壮胆说：“不会，出了事他们自己扛着，这是规矩。”瑞英吐了口气：“千万别扯上咱们，这脸我丢不起。”花鼻子话锋一转：“听说克五吃得一天泻了二三十回，差点拉死！”瑞英眉头一拧：“这个倒霉催的，怎么偏偏让他赶上了！”花鼻子点着头，然后又摇摇头，他心里一劲儿地觉得害怕。

## 第五章十五(9)

刘金锭生了一天的闷气，见卢孟实终于回来了，便连门也不敲，一脚把门踢

开，就进了房间。她瞧着他说：“你还舍得回来？住那儿得了。”卢孟实对刘金锭的无礼干涉很反感，拿起脸盆就往外走。刘金锭跟在他身后有些委屈地说：

“给你煮好了冰糖莲子你也没来。”说完还有点扭扭捏捏的，这让卢孟实非常不舒服。他觉得别扭极了，只得应了一句：“一会儿吃，行了吧？”“我倒了！”刘金锭的脸又变了个样。

卢孟实见刘金锭还没走的意思，有点火：“你怎么老管着我，我跟她好招着谁了？她又不是窑子里的！”“谁说她不是窑子里的？望春台不是窑子？”刘金锭大声争辩着。

卢孟实一听，火腾的冒了起来：“我就是给一个窑姐儿赎身行不行？有哪条法律管着不许娶窑姐儿？再说玉儿不是你说的那种人。”“我告诉你，娶名妓那是你的本事。可别说娶的是卖艺不卖身的，回头让人笑话，早就卖得够了，你还蒙在鼓里。”刘金锭不依不饶。

“行了，老话说劝赌不劝嫖，劝嫖算白饶。你这么管我比我老娘都认真了。”卢孟实真有点恼了。

刘金锭也急了，吼道：“别不知道好歹，我为你好，才跟你说的！”卢孟实眼皮一翻说道：“你的好意我谢了，可人这辈子谁跟谁过一辈子真是没准的事，你觉得挺般配的那一对，未准能过到一起，要不怎么说好汉无好妻，赖汉娶花枝呢。”刘金锭一听，气得够戗。她指着卢孟实恼怒地说：“卢孟实！话说到这份儿上，今后我决不再管你的闲事……”说完，她气哼哼转身走了。卢孟实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不禁皱起眉头。

王子西进来对卢孟实说：“卢掌柜，那个克五又来了，非要你偿命不可。”“我招他惹他了？”卢孟实没好气地说。

王子西一笑：“他说你要请他吃鸭子，常贵不让他进，他就急了，说要把你让他干的事说出去，说你差点没把他的命搭进去。”卢孟实一听，想起一件事来，不由眼睛一亮，说：“让他进来呀！”“他浑身的臭屎味！”王子西觉得卢孟实有点怪。

“你没闻错？果然是一身臭屎味？”卢孟实还有点不放心。

“那还有错，就跟刚掏完的茅房一个味儿……”王子西一脸的不屑。

“那就对了！”卢孟实一拍巴掌，“给他两只烧鸭子让他走人。”王子西听

了这话，一愣，不知他要干什么。

常贵把克五挡在福聚德门口。克五把眼一瞪：“常贵儿，你小子甭跟我势利眼，五爷不是白吃你们，是你们卢掌柜亲口答应的。你们丫挺的说完了撂爪儿就忘，五爷这是拿性命换鸭子，知道吗？”王子西把两只烧鸭子递给常贵，冲他使个眼色。

常贵一脸疑惑：“真给他？这……”克五得意地拿着两只烧鸭子奔适意居去了。

适意居门前，花鼻子挡住克五说：“去，去，你别拿着别人家的鸭子上这儿来显摆。”克五得意地对花鼻子说：“你们家掌柜的说的，我凭票取一只福聚德的，他就请我一只适意居的。你别不认账！”瑞英走了出来，看见克五手里的鸭子，问道：“他真给你了？”“他敢不给！这是五爷拿命换来的！”克五一身的“英雄”气概。

瑞英嘴一咧，闻了闻味，轻蔑地问克五：“你掉茅坑里啦？怎么这味儿呀？”克五凑过去耳语，瑞英脸色大变。

克五得意地说：“怎么样？你该我的鸭子给我吧！”瑞英气急败坏地骂道：“你坏了我的大事！你这个臭下三滥，你给我滚！”克五反倒不紧不慢，得意地对瑞英说：“呵，翻脸了，我告诉你，你鸭子给我便罢，不给我就上卫生署去检举你，我说你跟大锅伙的流氓拜把子，说全是你的指使。”瑞英把克五推出了大门，花鼻子把门关了。克五在门外叫骂着，瑞英在屋里转来转去，哭丧着脸，半天才对花鼻子说：“给他一只吧。”克五拎着鸭子，哼着小调，在一条胡同里走着，突然闪出两个大汉围着克五一顿毒打。

“说，谁让你给我们设局的？”来人扭着克五问道。

克五呻吟着：“大爷饶命，是卢孟实让我干的！”“谁？”“福聚德掌柜的……”

## 第六章十六(1)

红毛听完两个大汉的回话，把桌子一拍，气愤地说道：“又是卢孟实这小子，他祸害了我们还不够，又搅了我们的摊子！”手下众人听红毛这么一说，也来了劲儿：“大哥，去把他的老窝端了，把小子剥了皮，祭旗！”说着一个个操



起家伙就要往外走。

红毛见势，担心捅大篓子，便说：“等等！这小子上边连着大帅军方，下边饭庄子里有势力。”“咱们还怕他？他敢怎么着！”“不能小看，万一他再到张大帅那儿搬弄是非，告咱们一状，咱们在北京就待不下去了！”红毛说。

“待不下去就走，咱们到哪儿都能活！”一个个仍不罢休。

红毛有些气急地说：“说得容易！别处是人家的地盘，北京城这片天下不能为这么个小子就扔了！”众人听完，稍有些缓和，但仍心有不甘地说：“大哥，那咱们就忍了？”红毛安抚众人道：“这笔账先记着，早晚有一天，一块算！先找个碴儿恶心恶心他……”一大清早，功德斋里，玉儿拣着衣服，在镜子前试着，各式衣服堆了一床。她今天心情特别好，一想着会跟卢孟实携手同游，她就快乐无比。小翠在一旁帮她收拾着，看着玉儿高兴的样子，便说：“这件浅绿色的好看，衬得你特别白。”“我还有一件呢，送给你好不好？”玉儿回头道。

“我天生就是跟柴火就伴儿的烧火丫头，黑里透红，穿什么也白不了。哎……怎么又脱了？”“去香山到处都是绿，我再穿件绿的，一点儿都不显眼。”“够显眼了，卢孟实那帅劲儿再拉着这么个俏姐儿，把满山的风景都比下去了！”小翠打趣。

“死丫头，什么时候成顺也拉上你去美一趟。”玉儿不忘顺势打趣小翠。

“他那‘小五短’加上我这‘黑蹦筋’，人家以为土地爷土地奶奶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小翠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正当两人说笑之际，阿根却探头探脑地轻推开一条门缝，偷看玉儿换衣裳，一脸猥亵。玉儿接着说：“我可能要一天，今天也没定座。”“那我也出去玩去。”小翠也想快活一下。

“你把手头活儿干完了，爱上哪儿上哪儿。”“我看大栅栏卖的布头又结实又便宜，我去买几尺，给成顺做个‘二尺半’。”小翠心里不忘成顺。

“福聚德柜上有。”“不结实，一人就一条，他那活儿，老是一身油。出去送鸭子片鸭子多难看？要是去体面的人家更丢人！上回给燕京大学校长宅子送鸭子，人家夫人送了不少脚钱，成顺不要，夫人说让他买条新围裙。”“现在福聚德送外卖的活儿不少。”“可不是？还净是大宅大户的人家。等他们的大楼盖起来，生意就更火了。卢掌柜真能干……”正当此时房门被阿根碰着，发出声音。

小翠一惊：“谁？外边有人！”说完走到门前猛地打开门，阿根不防，一下子摔进来。

玉儿见状忙掩怀：“你，你在门外边干吗？”阿根涎着脸讪笑着说：“我……我找不着点火的细柴火……”“讨厌！”小翠小声地说了一句。

## 第六章十六(2)

“不就在柴堆后头嘛！”玉儿说。

“老这么鬼鬼祟祟的，你快想主意把他弄走吧，还住上瘾了！”等阿根走了，小翠对玉儿生气地说。玉儿无奈，只得轻叹了一声。

街市上卢孟实兴致勃勃地买着东西，有水果、有点心……他提了一大兜东西。走着走着他又看见一个卖花儿的，一串白玉簪吸引了他。

卢孟实走了过去，说道：“来这串儿。”小贩一见有客过来，忙问：“您是闻香还是戴？”“戴。”卢孟实答道。

小贩利落地把花串上铁丝，交给卢孟实。卢孟实低头一闻，真香！

福聚德里刘金锭四处张望了一下，不见卢孟实的影子，就急着问王子西：“你看见卢掌柜了吗？”“出去买点东西，可能马上就回来。”王子西回答。

“他说今天要出去一天，你知道他干什么去？”王子西像是知道，但嘴里却说：“不知道。”“什么事去一整天，柜上谁管？”“不是有你吗？你可是替他顶了大事了，前头后头，炉上灶上，有你照应，他省大心了。我也松快多了，还想趁这段儿不忙，回趟老家看看，大半年没回了。”“他上哪儿？跟谁去，你知道吗？”刘金锭有些不悦，想从王子西嘴里盘问出卢孟实的行踪来。

“我还真不知道，哟，净跟你聊了，我得赶头炉萝卜丝饼。”王子西看刘金锭口气不对，说完就溜了。刘金锭越想越不高兴。生子眼尖，忙给装上烟袋。

“不说我也猜得着，想瞒着我……”没等刘金锭说完却听见福顺的招呼声：“玉儿姑娘，您早！”只见玉儿打扮得并不显眼，却透着与众不同的气质。她满面春风地进了大门，一进门就问：“卢掌柜呢？”“出去一会儿，就……”福顺神情不好，结巴又上来了。

刘金锭已经明白了八成。她用力磕磕烟袋头，话中有话地说：“嗨，小生子，你给我装的这是什么烟，一股子骚性味！”小生子听刘金锭这么一说，就站在一边不知所措。

玉儿见是刘金锭，问了声早。

刘金锭只稍点点头，接着说：“福顺，生子，卢掌柜跟我说了，他一早出去定货，天黑也回不来。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掌柜的不在也不许闲着。”福顺回应说：“掌柜的出去的时候，说他一会儿就……”没等福顺说下去刘金锭厉声说：“他说什么？！当徒弟的管师傅的事？他上哪儿，干什么，每天都头一个告诉我，你知道个屁！”说完，她又看着玉儿说，“他说了，今天有公事，天黑也回不来。”玉儿有点急，问道：“刘师傅，他真是那么跟你说的？”“听不明白啊，我再说一遍，一大早，他说，他要出去办点货，天黑也回不来，都听不明白人话！”玉儿觉着有些不对，说：“可他约好我去……”“他约好了你？你记错了吧？！”刘金锭打断了玉儿的话。

“说好了是今天啊！”“那就是他约完就忘了。他走的时候还说中午得在大车店吃，我还给他塞了几张荷叶饼。”玉儿听了，不高兴了。

## 第六章十六(3)

刘金锭接着说：“要起大楼，奎祥木厂子要用好木料，他去看看南郊的木头，顺带还得看石料、石灰、洋土。一天的工夫都不一定够，没准晚上都不回来了。”刘金锭边说边观察玉儿的脸色。玉儿满面的春风全化了怨气，转身就走。刘金锭故意追问：“你不是来找他有事？”“没事了！”“我卢哥这人真是的，约了人家竟然忘了。我看哪，他本来就没当回事，他要是认真，怎么能忘了？害得人家打扮好了，上赶着白来一趟，多臊得慌！”刘金锭有意要气气玉儿，玉儿听完眼泪都要下来了。

“晚上回来我得问问他，这不是蒙人吗？蒙这么一个小娘儿们，我都觉着可怜。”“你别问他，他要是想起来，你告诉他，我没来！”说完玉儿一肚子委屈走了。

见玉儿离去，刘金锭撇着嘴说：“哼，小婊子，你玩不过我去。”又向福顺等几个徒弟说道，“听见没有？卢掌柜要是问，就说她没来。都听好了，谁出去我揍谁！”众徒弟抬眼看了看刘金锭没言声。

“看什么，干活儿去！”刘金锭训道。

几个徒弟都点头散去。

卢孟实买了一堆郊游的食品，大包小包兴致很高地回来了。

刘金锭见卢孟实回来了，若无其事地吩咐伙计们干活：“去后院堆房挑好的鸭子开四十只，把堆房挑出来不活泛、毛发干的先开。堵鸭屁股的秫秸秆不够了，多削点出来。小生子磨芥末酱，喜子剥葱砸烂蒜，前天的蒜不够碎，吃主儿都挑出来了，再出这样的事，小心让你小子‘打回封’！还有你……”刘金锭挨个指点。

“兄弟，今天你就偏劳了。”卢孟实刚回来似乎又要出去。

“你要出去？”刘金锭问。

卢孟实神秘地笑笑。

“买这么多吃的，上哪儿？”刘金锭追问。

“我给自己放一天假，行不？”“你是掌柜的，天天放，也没人敢说。”“我约了朋友去香山玩一天，散散心。听说满山遍野的红叶，都红了，还有黄的，紫的，五颜六色，整座山都是。”“你可真有闲心！”“人又不是牲口，都得有个歇乏松套的时候。”“以前怎不见你这样？”“不是这阵子买卖见好嘛，心里踏实了，就知道累了。哎，要是真好看，哪天，我也带你和子西去玩一趟。”“我们可没那福分！”“我去后院收拾收拾，有人找我，马上叫我！”“谁找你？你和谁去？”刘金锭故作不知，卢孟实却被蒙在鼓里。卢孟实一笑：“玉儿。”说完去了后院。刘金锭撇撇嘴。

回到后院的房里卢孟实洗了把脸，把东西装好了。见时候还早，便靠在床上看手里那串白玉簪。看着花儿，就像看见玉儿一样。看着看着，他睡着了。

忙活了半天的小翠关好门刚要走，却见玉儿花容失色地回来了。“怎么回来了，忘了东西了？”小翠纳闷，玉儿只管往里走。

小翠追着过去，问：“不去了？”经小翠这么一问，正伤心的玉儿眼泪刷地掉下来。

小翠感到不对劲，又问道：“怎么了？”谁知玉儿仍不作答，回房就把门关上了，把小翠扔在门外。

福聚德的后院里不时地响起一阵吵叫声，把卢孟实惊醒了。卢孟实自言自语地说：“我睡着了……”外面已经是上客的饭口时分，常贵和福顺的招呼声四起。卢孟实看看太阳已上中天，他有点迷糊。

从房里出来，卢孟实径直来到福聚德店堂，只见满堂吃饭的客。常贵吆喝着上菜，几个徒弟里出外进地忙活着。

卢孟实拉住福顺急问：“几点了？”福顺回答道：“晌午了。哎，白干四两，鸭掌、鸭肝四小碟！”“我真睡着了……玉儿呢？”卢孟实拉住福顺又问，“有人找我吗？”“啊……没有……外加一个鸭汤烩饼——”福顺差点说漏了嘴。

卢孟实又向常贵问道：“常师傅，有人找我吗？”常贵回答道：“没有哇！”卢孟实觉得奇怪：“没有？”“我一直在这儿站着，真没有找您的。”常贵说完见吴爷走进门来，便热情地招呼，“哟，吴爷，您来了，四位里边请——”卢孟实怅然若失，茫然地望着正午的太阳。

几天过去，又是一个难熬的夜晚来临了。卢孟实捧着那串玉簪花，花已经谢了。看着看着，越看越有气，他手一握，花儿碎了。

刘金锭走进门来。

“还没睡哪？干吗嘟着嘴，谁惹你了？”“女人都是狐狸精变的！”卢孟实生气地说。

刘金锭说：“那也分什么女人。那些长得就跟狐狸精似的，见了男的就抛媚眼、扭腰扭屁股的，才是狐狸精。”“男人都是傻子！”卢孟实越说越气。

“你还傻，你是傻子里边挑出来的。话说回来，你看女的眼力就不准，特犯傻。就你认识的那个小婊子，一看就不是好人！”“什么样的才是好人？”卢孟实感到疑惑。

“长得够壮实，能干活儿，心眼正，手大，脚大，嗓门大，走道有劲儿，说话靠谱儿……都是好人。”刘金锭信口回道，仿佛在说她自己。

“也有点道理，可，这样的是女人吗？”卢孟实更加疑惑。

“女的就非得都长得跟那小婊子似的，小尖脸儿，大眼灯，一笑一边一个肉坑，走道就跟踩棉花似的，一扭一扭的，说话跟蚊子叫似的，一笑周身乱颤？”刘金锭捡了她不喜欢的女人就往死里说。卢孟实辩解道：“那叫女人味儿。女人嘛，就得跟男的不一样，男女都一样，那成什么了？”“哼，我看见她就讨厌！”“我看见她就心乱。”“哎，她这么蒙你、耍你，你还想着她？”“哎，”卢孟实若有所失地说，“什么叫迷瞪了呢？我要是拿她不当事，她来不来我都不上心，不来更好，没事一样，那我就是不惦记她了。”“哎，”刘金锭加重了语气说，“这就对了！”“可是不行。我真往心里去。这几天我都没精神，干东想西，看见谁都烦，原来沾枕头就着，现在在炕上烙饼，天刚亮就醒，再也睡不着了。我，我真拿她当事！”卢孟实说着捣着枕头，发着狠，“我没她不行了！”

## 第六章十六(5)

刘金锭一听火了：“你，你真他妈的不可救药！一个没皮没脸的小婊子，你爱她什么劲儿？

她今天蒙你，明天蒙别人，今天跟你，明天跟别人，从你这儿走了，就扎到别人怀里去……”“你别胡说，你看见了？”“我，我想都想得出来，瞅那骚劲儿吧，老远都能闻出味儿来，你看上她了？让她弄得你寤迷三道的，没了魂似的，你值当的吗？你八辈子没见过女的，想老婆想疯了，吃饱了撑的，没事闲的，尿憋的，尿胀的？……”刘金锭控制不住地骂上没完了。

卢孟实本来就烦，一听刘金锭的数落也火了：“行了！你是我爹是我妈，这么数落我？！”刘金锭愣了，说道：“哎，我？我是怕你上当，吃亏，我他妈的为你好！”“我用不着！”“我怕你让她耍了！”“我愿意！”“嘿，你个没良心的，我好心成驴肝肺了，总有一天你让那小婊子耍了，当了活王八！”刘金锭气又上来了。

卢孟实气顶着：“你骂谁呢？！”“谁认我就骂谁！”刘金锭对着干。

卢孟实气急了眼：“你给我出去！”刘金锭气愤愤转身离去。

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刘金锭站在房里越想越生气，摔盆打碗地折腾。她翻箱倒柜，炕上扔得乱七八糟。

“我明明就放在铺底下了，哪儿去了？”刘金锭自言自语。

常贵听见响声，进了来，说道：“你干吗呢？吵吵得前头都听见了。我跟你说话，你跟卢掌柜的可别闹过分了。”“我不理他了！我从宫里带出来的一整块鱼翅，真正的吕宋青勾翅，没了。”“你放哪儿了？”“就放这儿了。”刘金锭指着铺底下。

“你呀，就是乱，瞅你住的这屋，这么乱，杂七烂八堆得哪儿都是，什么都找不着。”常贵下手就帮着收拾。

“我就放这儿了呀？对了，那天我出去没关门，罗大头在院里抽烟……”刘金锭猛然想起什么，站起就走。

刘金锭风风火火地来到烤炉房，见着罗大头就问是不是偷了她的鱼翅。

罗大头瞪着大眼：“你丢东西别找寻别人！”刘金锭不信，随手就在房里翻着。

罗大头生气地问：“你凭什么翻我的东西？”“谁是一只手谁心里清楚。”刘金锭仍翻个不停。

罗大头把烤杆一摔，骂道：“你他妈说谁一只手？！”“窝藏夹带，顺手牵羊，拿别人的我不管，拿我的不行，别让我翻出来！”刘金锭仍不停手。

“你翻，老子今天就让你翻！翻不出来，老子就跟你拼命！”罗大头急红了眼。

## 第六章十六(6)

刘金锭翻了半天确实找不着，但不甘心，说道：“哼，兴许藏身上了呢。”罗大头一听，啪地把上衣脱了，又脱裤子：“我今天非让你找个够！”罗大头边脱边骂。

刘金锭操着大嗓门吼：“你干吗？耍光棍？”罗大头浑身脱得就剩一个裤衩，“你搜，搜！”王子西听见动静进来，拦着罗大头道：“这又怎么了？还上着座呢！”“别拦着我，你过来，你搜，我让你搜！”罗大头冲刘金锭喊，又让王子西来搜，王子西只好解劝。罗大头却不依不饶：“没有是吧？这事没完！”罗大头一把拉往刘金锭，接着说，“你说我窝藏夹带，要是你藏在身上，反咬我一口，这事怎么了？”刘金锭说：“我没那么下作！”“那不行，你也得脱！”罗大头上手就扒刘金锭的衣服。刘金锭本能地躲闪：“干吗你？”“你躲什么？心里有鬼？脱！我脱了，你也得脱！”罗大头一把扯开刘金锭的大襟，又上手扯裤头。刘金锭不防罗大头这一手，真慌了：“干什么？”“今天我不把你脱光了，我不是人！”罗大头死扯着不放手，两人纠缠，刘金锭大嚷大叫躲避着。

成顺看了一会儿热闹，对罗大头说：“师傅，鸭子该燎档了！”炉头窜出火苗，罗大头也不理，拉着刘金锭的衣服不放，“脱！”这时常贵跑进来，喊了一声：“大罗！”谁知罗大头一点不买账，“他他妈的找斜碴儿，进门就说我偷他东西，不行，你给我脱！”刘金锭急了，抄起一把火剪，就要往罗大头的手上扎！

常贵一看不好，赶紧阻拦：“哎，哎！”此时帘子被人挑了起来，卢孟实进来了，喊道：“都给我住手！”说完抢下刘金锭手里的火剪，又接着说，“干什么？都疯了！”“他个老小子，说我偷他的鱼翅，我偷了吗？在哪儿呢？我跟你拼了！”罗大头说着就要跟刘金锭拼命。

“就是你！就是你！”刘金锭毫不示弱，随即两人纠缠在一起。

卢孟实呵斥道：“放手！都给我放开！”成顺在一边累得满头汗，向罗大头喊：“师傅，鸭子都要糊了！”罗大头说：“叫它糊！”“大白天不干活儿，找碴打架？外面还上着座，里边要动刀子！都不想干了？不干就走，别给我惹事！”卢孟实生气了。

刘金锭指着罗大头说道：“他偷我的鱼翅……”卢孟实阻止道：“你还说？！”刘金锭不服，仍说：“就是他！”“成了！这是你的地方吗？出去！”卢孟实对刘金锭下令。

刘金锭看着卢孟实说：“你，你还向着他……”卢孟实回刘金锭道：“我向着理，没凭没据不能乱猜！”刘金锭手掩着被罗大头扯开的大襟，一头冲出去。

罗大头对卢孟实说：“掌柜的，你评评这个理……”



第六章十六(7)

“穿上衣裳，燎裆，出炉！”卢孟实不理睬。

刘金锭憋着气奔回房，插上门，扑在炕上哭起来。常贵在门外敲着，叫着，刘金锭不理。

常贵朝房里喊：“你开开门，是我。”却听见房里刘金锭的哭声。

卢孟实站在常贵旁边说：“常头儿，你甭叫他！越来越不像话，还要动武，出人命他顶着？

”“唉，你，你不知道。大罗要脱她衣服，她才动剪子的。”“脱就脱呗，我要是他，就脱！”“唉，你不明白。”常贵叹了一口气，又朝房里喊，“金锭，你开门哪！”“我都知道，都明白，但不能惯着他，”卢孟实接着说。

“唉，叫我说什么好！”常贵不便揭了刘金锭的隐情，只好接着喊，“你开开门！”“甭理他，去，前边照应座儿去！”卢孟实对常贵说。

常贵有口难言，看了卢孟实一眼，为难地走了。

江浙会馆里，修鼎新两眼发直地看着手里的一个冷窝头和小碟里十几颗清水煮毛豆。他眼冒金星，看着那些东西在变，变成金黄的软炸肉，碧绿的翡翠羹……他肚子发空，口吐酸水，周身不自在。

修鼎新来到了当铺，宝贝似的小心打开一个包袱皮，拿出两副套碗盘。掌柜的不屑地草草一看，说道：“十块大洋。”修鼎新一听很是惊讶，不满地说：“就值十块？”“十块就不少。你也不成套，就两副单套碗，没人要。”“两副也是真品，你可看清楚，这是明官窑的青花……”掌柜的没等修鼎新说完就打断他说：“你当不当？不当别占着地方，下一位！”修鼎新只好悻悻地离去。

前门外的街头，修鼎新走着熟悉的老路。正值饭口，各家饭馆飘出的各种香气诱人。

他来到悬挂着老匾的丰泽园跟前，却看见红焖翅正上桌，黄澄澄的浓汤，浸着一大块梳背翅，直看得他口水往外流。走着走着他又来到了泰丰楼的眼前。泰

丰楼的名馐葱烧海参出锅了，油黑的梅花小刺参，泛着虾子滚汁儿，汪着葱油，啊，真香！没几步又是正阳楼，正当时令的阳澄湖大螃蟹刚出锅，红澄澄的，流着黄红色的油膏。一阵阵的美味真诱人哪！这不，同春园又在眼前。客人正吃碗口大的二头鲍，大鲍鱼浸在浓汁里，溏心软熟，一口咬下去……美啊！然而此时饥肠辘辘的修鼎新却只能看没钱吃。正当此时有个熟人认出他。

“这不是修二爷吗，您看什么哪？”“啊，看，看天，今天天真好……”“老没见了，听说您不跟克五了？最近在哪儿发财哪？”“我这个人最不爱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闲来无事，在房里圈点《石头记》……”“真有雅兴，哪天登门请教。”“好，好。”打完招呼熟人离去。熟人一走，修鼎新差点跌倒。走着走着，饿昏了头的修鼎新，一头撞进福聚德。常贵一见稀客来了，便说：“呦，修先生哪，老没见了！”修鼎新勉强点点头，人直打晃。常贵给他倒了碗茶，就再不张罗了。福顺给旁边一桌上鸭子，一只枣红色油亮肥大的烤鸭。

## 第六章十六(8)

“几位，您的鸭子得了，您看看！”福顺说。

罗大头当场片鸭子。

常贵介绍道：“挂炉烤的鸭子，讲究皮酥肉嫩，都是用果木明火烤制，有股子果木的香味，吃到嘴里没碴不柴，油而不腻。而今北京城，只有我们福聚德的大罗师傅能片出一百零三片，片片丁香叶大小，连皮带肉……”一盘盘皮香肉嫩、红白相间的挂炉鸭上了桌，片片酥脆，香味四溢。客人用筷子夹起一块酥皮，蘸着酱汁放进嘴里，咬得满口生香……食客相让着吃起来。这时，只听“咣当”一声，修鼎新昏倒在地。

修鼎新被众人抬进了二掌柜的房间里，他睁开眼，想了半天不知身在何处：“这是……哪儿？”福顺见修鼎新醒了过来，忙说：“醒啦，师傅，他醒了！”修鼎新问：“这是阴间地府……”福顺赶紧接住了修鼎新的话茬儿：“你胡说什么哪？这是福聚德！”王子西说：“都糊涂了。修先生，你喝口热水。”修鼎新有气无力地说：“你是二掌柜……”王子西见修鼎新还能认出他来：“行，明白了。喝口水吧。”修鼎新喝了口水，又吐了出来。常贵进来，在碗里放了点红糖。修鼎新这才大口大口喝起来。

常贵对王子西说：“不是病，像是缺食。要不给他盛碗鸭汤……”王子西摆

摆手：“咱这儿又不是慈善堂，以后饿了就来这儿找食怎么办。”说着又转头大声地对修鼎新说，“修先生，您缓过来就走吧，我们这儿还得应酬买卖。”修二爷勉强站起来想走，可腿一软又差点栽倒，常贵见状赶紧过去把他扶住。

“二掌柜，我……”修鼎新像是有话又不好说出口。王子西以为他还想要水喝：“再喝碗水？”修鼎新支吾半天才说：“我……我想要份差事。”“您？您这么大学问，在我们这儿能干什么？”修鼎新还是底气不足：“我……我写写算算的都行。”王子西没有收留修鼎新的意思：“全北京城都知道，您修二爷是个专门会吃的主儿，这么多年先傍着克老太爷，后来又傍着克五爷，出入的是王府大院，贵胄豪门，我们这小庙可装不下您这大神仙。”“……人在难中，你就帮帮我。”“可我们这儿真是没您能干的活，您是能烤，您是能炒……要不您上那些官府去试试，他们兴许用得着您的学问。”“学问？一点用都没有，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修鼎新发感慨。

“您看，我们这儿挺忙，也顾不上招呼您，福顺，送修先生出去！”王子西不想和他嗦那么多，叫福顺把他送走。

一个声音从门口传来：“我留下了！”原来是卢孟实。王子西埋怨地看着刚进门的卢孟实，问道：“你留下他，又添一张嘴，他能干什么？”卢孟实说：“福聚德缺一个‘高的’，修先生正合适，”卢孟实说完话，转而看着修鼎新说：“就是不知你能否屈就？”修鼎新见卢孟实愿意收下他，一口答应：“我行！”王子西和常贵等都吃了一惊，没想到修爷能应允干这么下等的差使。

等修鼎新缓过劲儿来，卢孟实就带着他在福聚德前后都做了介绍，最后来到门口。卢孟实对修鼎新吩咐说：“修先生，你的活儿不重，主要就是站在二门这儿，留神着来往的行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见熟人就上去搭话，往里请，如果来客是有头有脸有来头的，预先和常贵定个暗号，事先言语一声；遇到那些一块吃过饭的，知道口味的，和炉上灶上打个招呼；要是看着眼生，不像正路客人的，也早点知会。暂时就是这些事儿。”修鼎新很有自信地说：“北京城大小宅门的人我都熟，谁爱吃什么，谁忌吃什么我都知道，我一定做得好。”

## 第六章十六(9)

卢孟实接着说：“这是我看您的身量，找出的两身新衣裳，您今后就是福聚德的活招牌，得穿得像个样儿。”卢孟实边说边拿出来两身新衣裳递给了修鼎新。修鼎新接过来一看，新是够新，但面料式样很土气。

“试试。”卢孟实想让修鼎新穿上看看是否合适。修鼎新比了比说：“你还是留着送给跑堂的穿吧，我穿我自己的。”修二爷上班来了，川缎长袍，描金花扇，像个大学士，往门口一站，果然不同一般。卢孟实看着挺满意，问王子西道：“怎么样？”王子西觉着不是很合适：“是不是太招眼了？”卢孟实又得意地说：“我就是想招眼。别家门口最多站着个长得像样的，我这儿站着个四九城有名的食客，挺好。”“孟实，我想趁天还不冷，柜上没什么事，回老家看看，来回得四五天。”王子西转移了话题。

“成。这儿有我和金锭盯着。”卢孟实爽快地答应，话一出口又想起刘金锭来，就问王子西他现在怎么样了。

“上回他和罗大头打起来，一头扎进屋里头，一整天没出屋。这些天都没好脸。”王子西回答说。

“他就是那个脾气，阴阳不定的，甭理他。”“你不给凤英带点东西？”王子西想着自己回老家，是不是顺便可以替卢孟实带些东西回去。

卢孟实想了想，问：“你哪天走？”“没什么事，我明天就走。”王子西回答。

福聚德门口人来人往，正当饭口，人很多。修鼎新头几天站门口，不习惯，磨不开脸面，老拿扇子挡着脸。此时正见两位男人经过。

“哎，那个人面熟。”其中一个看见站在福聚德门口的“高儿”，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像是修二爷！”另一个也看见了。

“他在这儿干什么呢？”“当高儿，不会吧？”“那也没准儿，克家完了，他也没饭辙了。”“那也得顾脸面呀！”“连嘴都混不饱，还顾得上脸？”说着他俩就朝“高儿”走了过去，走近一看还真是修鼎新。“修先生，修二爷！”其中一个向修鼎新打起招呼来。修鼎新想躲，已经来不及，只好回应道：“原来是你们两位。”“老没见了，我还以为您回江南了。您在这儿，干吗呢？”“请人吃饭？”另一个人问。修鼎新不知所措：“啊，啊，不吃饭，我路过，路过。”“刚才我看见您在里面呢。”“啊……那个，我进去看看，不想吃……再上别处看看。”修鼎新话还没说完，就赶快走了。两个男人有点纳闷。

常贵在店堂里转来转去就是找不着修鼎新，就问福顺：“修先生呢，他人呢？”

## 第六章十六(10)

“刚还在呢！”福顺回答。

常贵有些着急：“这会儿正忙，他哪儿去了？”说完却见修鼎新一脸歉意自门外而来。修鼎新看那两个熟人走了也就回来了。福顺一见到修鼎新就问：“你上哪儿了？”“我，我上厕所。”“我师傅说这会儿人正多，你看着点儿门口，有要紧的客先言语一声。”正说着又有几个熟人走过来了，修鼎新看见就躲。

“哎，你又要走？”福顺想拉住他。修鼎新边走边说：“我还得上厕所……”说完疾步而去。福顺仍在后面喊：“你跑肚？你回来！”聪明的常贵看着匆匆而去的修鼎新，心下明白，就对福顺说：“别叫了。”刘金锭这些天心里不痛快，在灶房里仍老沉着脸。小徒弟们都知道她的毛病，尽量躲着她。刘金锭摔打着手里的家什，没好气，小生子小心地打着下手。修鼎新爱看做菜，走进来翻动着备好的料。

“刀工不错，腰花儿还应该再改一刀，黄瓜片得切菱花……”刘金锭见有人来，沉着脸问：“干吗的？”“是新请来的高的。”生子回答。修鼎新对着刘金锭问：“您就是刘金锭吧？”刘金锭没好气地说：“刘金锭是你叫的？”“这是有名的御膳房的大厨，宫里头伺候皇上太妃的刘师傅。”生子欲给师傅长脸。谁知修鼎新不买账：“宫里头的也是厨子嘛。”生子不服：“哎，你得叫师傅！”“一个小力巴儿，他是你师傅，可不是我师傅。”修鼎新并不把刘金锭放在眼里。刘金锭一听有人说她是“小力巴儿”，当下把手里的炒勺连锅带油，全扔了，气急地对修鼎新说：“找别扭是不是？谁是小力巴儿？你说谁？”修鼎新一脸不以为然：“你不是小力巴儿吗？搓澡的，剃头的，凡是干你们这行的，都统称叫小力巴儿……”生子怕生出是非来，赶紧轰修鼎新出去：“你还说？！出去，出去！”修鼎新无动于衷：“我说什么了？我说的是实话……小力巴儿还是尊称呢。”刘金锭眼都瞪圆了，恨不得把修鼎新撕了。此时常贵进来了：“修先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不过想看看菜，说了一句实话。常头，你评评，我就说了一句小力巴儿，他就这样……”修鼎新见刘金锭的架势，感到莫名其妙，也生起气来。刘金锭把围裙一摔：“我今天不炒了！”常贵见状，忙说：“哎，刘师傅，他是刚来的，不懂得规矩，你别生气，全看我了！”说完，又赶紧把修鼎新带了出来。

修鼎新气得脸都白了，出来就对常贵说：“这份差使我干不了，我不干了！”呼了口气接着说，“一个炒菜的厨子也敢摔打我？我也太没人格了！”常贵说：“先别说气话。说句实话，您肯屈尊来福聚德干这个，我都觉着新鲜。”“唉！要不是实在逼得没法子，我也不会出此下策。你看看——”修鼎新

说着挽起袖口，手臂上全是红疙瘩。

常贵觉得奇怪：“这是怎么了？”“天生小姐身子丫头命，从小没别的毛病，就是不能吃粗食，就因为出了克家后顿顿窝头，清水煮毛豆，吃得我嘴里吐酸水，肚子拉稀，浑身起疙瘩。”想起这苦日子修鼎新就没好气。

常贵听着新鲜：“还有这样的病？真是头一回听说。”“没想到，现在嘴里有了，心病又来了。想不到我修鼎新，落到如此地步，混得和五子行为伍，我没脸见祖宗啊！”修鼎新说着发起感慨来。

常贵站直了说：“修先生，咱们没什么深交，能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也是缘分。我说句不中听的，您别生气。以前，人家称您一声修先生，看的是克家老少爷们的面子，奉承您，是想让您在他们面前给多说几句好话，捞点儿好处，怕的不是您，怕的还是您的主家，并没真把您放在眼里。”

## 第六章十六(11)

修鼎新摇着头。

“如今您不靠他们了，靠自己的本事挣饭吃，您开头可能不惯，可您反过来想想，虽然没以前气派，可您比以前硬气，这口饭吃得顺溜，不再看人家的脸色活着。我常贵是个粗人，干堂子干了四十年，都说臭跑堂儿的，连孩子都看不起他爸爸，可我自己看得起，自己先看得起，别人就不敢看不起！堂子也是人，凡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都是响当当的人！”常贵这番话说得很有分量，看得出他温良恭顺后面的另一面性情。修鼎新深受感动，对常贵也不由另眼相看，一拱手说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自从和常贵那次谈话后修鼎新大变了样，主动多了。两位宅门里的时新大小姐从福聚德门口路过，修鼎新看见迎了出去：“这不是孔二小姐吗？”“你是修先生吧？”孔小姐也认出修鼎新来。

“二小姐记性真好。”修鼎新未曾想孔小姐还这样清楚地记得他。

“我还记得你在我家示范的那个‘红糟鱼片’。”孔二小姐一脸笑意。

修鼎新谦虚地说：“献丑，献丑。二小姐上哪儿？”“刚下学，这是我同学。”孔二小姐拉着她的同伴向修鼎新介绍。同伴向修鼎新点点头。

修鼎新向她打量了一下，又问孔二小姐道：“怎么上前门玩来了？”“路

过，顺带逛逛。晚上不想回家吃饭了，家里大厨子老是那几样菜，腻歪死了！”“想换换口味？”“在这儿一溜转半天了，花多眼乱，真不知道吃哪家好。遇上您真太巧了，您说，吃什么好，哪家馆子好？”“要不就试试福聚德？”修鼎新大方地向二位小姐介绍。

“烧鸭子，太油腻。”孔二小姐的同学说话了。

修鼎新忙说：“新添热炒，还是位宫里头出来的头等大厨子，炒出的菜不比一般。”两人动了心，被修二爷请进来。修鼎新招呼两位女客在一个背静点的角落坐下：“吃点什么？”孔二小姐说：“我们不常在外边吃饭，您帮着点吧。”“点菜是学问。比如您去到馆子，堂头向您推荐，‘我们新到的大对虾，您来个油烹虾段吧。’您千万别要。”修鼎新郑重其事地说。

“为什么？”孔二小姐问。

“虾讲究吃个新鲜，日子一长，虽然用冰镇着，肉也懈了，都掉了头了。您就说，虾好，就来个虾片炒小黄瓜。他就知道您是吃主儿，不敢再骗您了。”孔二小姐听得好奇：“为什么呢？”修鼎新解释说：“他那掉了头的虾，哪还切得成片儿？”两个年轻的小姐听了笑成一团。

孔二小姐边笑边说：“那您今天可别骗我们。”修鼎新说：“要想骗，我就不说了。这样，来两个菜，一荤一素，都是七寸盘，一角鸭子，鸭汤烩冬瓜。开口小菜是送的。钱不多，两人足够吃。”孔二小姐说：“好。什么菜新鲜？”修鼎新推荐：“新来的嫩笋，油焖笋尖新鲜……”

## 第六章十六(12)

小生子吆喝着进了灶房：“哎，七寸糖醋瓦块鱼，七寸油焖鲜笋！”刘金锭站起来准备菜。生子又说：“这份是修先生的熟客，修先生说，多油多料！”刘金锭把拿起来的鱼又放下了，说：“他的客，我不伺候！”生子叹气道：

“哎……刘师傅，您跟他计较什么，人家客人是冲您的名声来的……”“用得着你劝我？我说不做就不做！”“刘师傅，您不上灶，掌柜的知道了，又说我。”“你上灶啊！”“我？我连勺都不会颠。”刘金锭真的要走。

福顺又喊着跑进来，“哎，笋要新鲜最嫩的！刘师傅，修先生说，两位是娇客，宅门儿里的大小姐难得上一回馆子，笋要用尖，越新鲜越嫩越好。”刘金锭眼珠一转，从生子手里拿过炒勺：“叫他们等着！”王子西在大栅栏买东西准备

回家。他出了山货铺，看见大少奶抱着孩子买花。大少奶是个精细的女人，跟卖花儿的讨价还价。

“没你这么贵的，三大枚一朵……”“您打听打听，都这价。”“三大枚两朵！”王子西走了过去：“这不是大少奶奶吗？”大少奶见是王子西，很是高兴：“是子西呀！”王子西问：“您出来逛逛？”“买几朵红绒花，他就是不肯让价儿。不买了，不买了！”大少奶说着要走的样子。王子西忙着抢着给了钱，又给小福蔓买根糖葫芦。

大少奶问王子西：“大白天的你不在柜上？”“啊，我请了假了，买点东西，明天回老家看看。”“听说你和卢孟实是同村？”“不同村，隔着一条河。”“回去也得上他们家看看吧？”“就几天的工夫，不一定去。”“你一定得去看看，看看他们家是阔了，是粮食多了，还是盖房了，回来跟我说说。”王子西明白了她的用心，便点头应了一声。

店堂里两位大小姐吃完挺高兴，福顺送上手巾把儿。

修鼎新问：“还对胃口吗？”孔二小姐回答说：“糖醋鱼好吃，又焦又脆。”“鲜笋真嫩，全是笋尖儿。”孔二小姐的同学也觉得吃得挺满意。

孔二小姐接着说：“修先生你果真有面子。下回我们毕业的谢师宴就来你们这儿办几桌，你给我们筹划。”修鼎新笑着说：“先谢了。”福顺站在一旁：“您两位，承惠大洋五十整。”孔小姐一听，张大了嘴：“算错了吧？就这么点儿菜，五十块？”修鼎新一听也很惊讶：“我看看，福顺准是算错了，最多一块半大洋……”又对福顺说，“福顺，算错了。”“没，没错。”福顺结巴地答。

孔二小姐说：“修先生，我是给你面子才进来吃饭，你和他们合起来坑我们？”修鼎新一下子乱了方寸：“不……不能……不能！”另一小姐说：“刚才还讲故事哄人，说着就来了。”修鼎新汗都下来了，“两位听我说，我真不是……”又问福顺道，“福顺，这账谁算的？”

“是刘师傅。”孔二小姐说：“叫你们大厨子来！”刘金锭不紧不慢地出来了，生子跟在她身后抱着一个大筐。

孔二小姐问刘金锭：“你这账是怎么算的？”刘金锭回答道：“笋越鲜越嫩越好，是不是你们要的？全要笋尖，是不是你们说的？”生子把大筐往地上一放，筐里全是剥下的笋衣，笋根，成条鲜笋……刘金锭指着大筐说：“这些都得算钱！”孔二小姐气愤不已。



## 第六章十六(13)

卢孟实生了几天闷气，还是控制不住，又来到功德斋找玉儿，见了小翠就问：“小翠，你们姑娘在吗？”“还以为你永远不来了呢！”小翠对他待理不理的。

“哪能呢，我没她那么小气。”“你还说她？她让你气着了，气了好几天。”“我还气了好几天呢，可转过来想，我是男人，得比她大肚能容。”卢孟实往里就走。小翠叫住他：“哎……你在这等会儿，我先问问去。”玉儿正在厨房里忙着，气还没消，听说卢孟实来了，就对小翠吩咐说：“说我不在！”“真说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他好像是来赔不是的。”“你就说我不在！”“不合适吧？”“你是不敢说，还是不愿说？是怕他辞了成顺的工？”“这是哪儿跟哪儿？怎么冲我来了！我说，我就这么说！”小翠回到店堂，学着玉儿的口气说：“不在，不在，不在——”卢孟实知道玉儿不见他。

“嘿，我登门造访，委曲求全，她倒来劲了。我非见她不可！”卢孟实说着就往里走。小翠拦住他说：“要我说，这事是怪您。”“哎，你也埋怨我，我招你们了？”“你约了她，又不在柜上等她，还跟没事人似的，这么多天不露面，我都嫌你来晚了。”“等等，你说什么？”卢孟实觉得不对。

“那天，你说带她上香山，她打扮得花蝴蝶似的满心高兴去找你，你倒好，一声不说，走了，把她给蒙了。”“哪有这样的事？”“她哭着回来的。”“我……我，要是真的，天打雷劈！”卢孟实发誓，觉得冤枉。

小翠看卢孟实的样子，也不像在说谎。“那就奇怪了。那天，她一早就去了，你们柜上的刘金锭说你一大早就走了，天黑也回不来。她白跑一趟不说，还遭人风言风语一通奚落，回来哭了半天儿。”“我真是一点儿不知道，我还等了她半天，柜上人说她根本没去。不成，这事我得跟她说清楚。”卢孟实说着要进去见玉儿。

“她正在气头上，你去也是碰钉子，还是回去先问问你们的人吧。”卢孟实听了，一跺脚转身就走。回到福聚德，卢孟实进门就找刘金锭。“刘金锭呢？”他问王子西。

“出去洗澡去啦。毛病多，洗澡还得上澡堂子，洗单间。”王子西回答。

卢孟实发起脾气：“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几件事都是他闹出来的，女人烦人，一个大男人，也烦人！老得哄他高兴，他一不高兴，就把事都给你搅乱了。为那个油焖笋，气得修鼎新差点犯了心脏病。再这么下去，我也得犯病！他到底想怎么着？”王子西叹气说：“唉，当初你留他我就不同意，这种人都有点不对劲儿。”“太不对劲儿了。没见过这么招人烦的人，玉儿来找我，他老冷言冷语地刺激人家，不是一次两次了。就算我和她近乎，他也不能这么捣乱！人家找我和他根本拉不上边。修先生的熟客，他给人家来那么一手，鱼翅是他自己放错了地方，和大罗又打一通……”卢孟实越说越气。

“孟实，我明天下午的车……”王子西想提醒卢孟实明天他就走了。

“我这儿跟你说正经事呢，你先别忙着回家！嫌我对他不好？福聚德对他不公？我就差没把心掏出来了。”“宫里头出来的嘛，那些人都是从小进宫，免不了有怪毛病，过的不是正经人的生活。”卢孟实一拍脑门：“对，难怪这么阴阳怪气的，得想个法子……”“最管用的方法，就是给他说合个媳妇，成个家，过点儿正经人的日子，毛病就没了。”“有理！子西呀，你晚走一两天，帮着把这事办了……”王子西为难地说：“哎，我回老家的东西都买了！”“存一两天又坏不了，赶紧办！”卢孟实的语气越来越强硬，王子西一脸的无奈。

## 第六章十七(1)

一大早，大少爷带着福子到店里来吊嗓，一见修鼎新愣了一下。

“修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唐茂昌问。

“唉，惭愧。”修鼎新开口就叹气。

福顺送上小茶壶：“大爷，您还不知道哪，修先生来咱们店当‘高儿’了。”修鼎新说：“如今比不得当年了。”“想当年秦琼秦叔宝，落魄在天堂县，把坐骑黄膘马都卖了，比你惨。他往荒郊一站，唉——”唐茂昌说着就唱开了，“店主东带过了黄膘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来此马来头大，兵部堂王大人相赠咱，遭不幸困至在天堂县，欠你的店房钱无奈何，只来卖它——”修鼎新说：“唐大爷这两句髯口，真有点谭派的味儿。”唐茂昌马上兴奋起来：“是吗？要不我改老生得了。”“改老生又是另一路，先得改大嗓，身段做派全得重来。师傅也得重拜，胡琴也得换。”“只要能唱得出来，我不怕麻烦。”修鼎新是个聪明人，他不失时机地对大少爷说道：“其实，我看您学青衣很有条件，脸长，身量够俏，够高，身子骨也柔软，尤其是爷这双手，又细又长。”唐

茂昌跟着修鼎新的话，自赏地转动着身子：“呦，您跟余老板说的一样！就为这双手我就下了功夫了，主要是不能沾水，洗脸拧手巾都是我内人做。晚上睡觉的时候，擦上英国造的凡士林，戴上白布手套。您看我一伸兰花指，跟水葱儿似的。”唐茂昌说着就做派起来，边说边舞，女里女气。一边，刘金锭看着出了神，似乎触动了她的哪根神经。

唐茂昌接着说：“老生不一样，得这样指，两个指头还嫌不够粗，大花脸就得这样了。”“那是表示豪横，裘桂仙个头矮，穿四寸的底靴，还得扎靠，言菊朋脸短，他的帽子得特制，比别人的高。这都是遮丑的方法。”修鼎新说。

“有理！我有个难题，也是要遮丑的事儿，你帮我想想办法，出出主意。我浑身上下都没毛病，就是脚大。一做‘卧鱼儿’就看见我这双大脚了！”唐茂昌想求教于修鼎新。

修鼎新不假思索地说：“有办法，您把裙子系低点，要不就特制一条，裙子下摆宽着点，转身的动作要大，把裙口摆起来，再一蹲，裙子正好把脚盖上。”唐茂昌一听：“有门儿！真是行家，您怎么不早说？”“您也没问我。”“修先生，咱们有缘，老天爷有眼又把你给我送来了。这真是，”说到这儿，唐茂昌念了一句京白，“天降良才。”又接着说，“以后你给我做军师，卢孟实给我吊嗓子。”说到卢孟实，唐茂昌就想到了他，问修鼎新道：“卢孟实呢？”福顺回答说：“出去办事去了。”“那咱们先试试。”唐茂昌又对福子说，“福子，给我找……找条裙子来。”不一会儿福子拿来一块桌布：“就有这个。”唐茂昌裹着桌布，和修鼎新一招一式地做开了。刘金锭在一边看得出了神，被大少爷发现了就对她说：“哎，你看着前边。”又对修鼎新说：“修先生你看后边，注意，还露不露？”大少爷做“卧鱼儿”身段，刘金锭拍着手：“好看，好看！”“你也喜欢？”唐茂昌问刘金锭，刘金锭点头。

唐茂昌说：“明儿我教你，我唱《凤还巢》正缺个傻大姐，你正合适。”“您真教我学？”刘金锭不太敢相信。

## 第六章十七(2)

“可不是真的吗，学得成你就上台，有胡琴，有参谋，有配角，咱们自己演一出。”“那我可演女的。”王子西在一边听得直皱眉，朝刘金锭招手：“刘师傅，你来一下。”“有事？”刘金锭问。

“也没什么大事。”“没事待会儿再说。”“是有点儿事，来吧！”王子西

将刘金锭拉到她的屋门。一进屋，刘金锭问：“干吗？”“好事。”王子西把刘金锭往里一推，反身出来，带上房门。一位大脚女人低着头坐在刘金锭的床沿上。刘金锭一愣。女人见刘金锭来了，头更低了。“你找谁？”刘金锭试探着问。女人扭扭捏捏，红着脸，不说话。

刘金锭觉得奇怪：“你找我？”女人还是不说话，轻轻点点头。刘金锭说：“我不认识你呀？”“是王掌柜的带我来的，他说……说您……要找个……”女人不好意思说下去。

“他说我找个什么？”“我什么都会，洗衣裳做饭收拾屋子带孩子，缝缝补补……”“我用不着佣人。”“不是，我听说了，你一个人孤苦零丁过了这么多年，没个人照顾，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真难为你……”“你说的这都是什么呀？”“两个人过日子虽然没一个人简单，可总算有个家，我虽然不是二八大姑娘，你也不是十八小伙儿，咱俩……”刘金锭有点醒悟：“咱俩？”“我看你人挺实诚，也老实……我愿意……”又吞吐起来。“等等！王子西怎么跟你说的？”“……他说让我和你，要是成了，他就是大媒……”刘金锭恍然大悟：“我的个祖奶奶！”女人见刘金锭急了：“我是二婚头，孩子他爹前年死了，扔下我们娘儿俩……”刘金锭制止道：“别说了！”“你别生气，孩子八岁了，挺懂事，我虽然穷，可没做过不守妇道的事，我们原先也是好人家出身……”“告诉你别说了！”刘金锭生气地吼。女人被刘金锭一吼，先是一愣，接着就哭了，“呜……呜，你就当可怜我们娘儿俩，找个佣人……养只小猫小狗的……我不叫你费心，我就伺候你，孩子也不叫你管……”刘金锭气坏了：“我不要，要不着！你再说，我打……你……”在外面偷听的王子西吓得掉头就走，被夺门而出的刘金锭一把揪住。“你给我进来！”刘金锭把王子西拉进了屋，“王子西，你没事闲的，吃饱了撑的，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我……我可是好意，我看你一个人怪苦的，想帮你成一个家。”“你管得着吗？我苦不苦碍着你了吗？”“你别冲我来，我是好心，这也是卢掌柜的意思。”刘金锭一听这话，火更大了：“哈！原来你们俩一个吹笛，一个捏眼儿，串通好的！”“哎，成不成的，你说话别这么难听，谁串通好了？我们是好意。”女人在一边说话了：“他大哥，你听我解释，卢掌柜和王掌柜的……可是好意，可怜咱们孤男寡女的……”刘金锭说：“我用不着！”女人接着说：“你可别怪两位掌柜，他们对你挺关心，这也是他们的一片心意，想你早成个家，想我有个男人，孩子有爸爸，卢掌柜的还说……”王子西接了女人的话说：“卢掌柜说，看你一个人孤孤单单，怪可怜，想给你成个家，他也就踏实了……”刘金锭一拍桌子：“我用得着他可怜？他可怜我，就和你们串通好了，给我弄来个这么个……剩货！”女人听刘金锭这么一说哭了。

## 第六章十七(3)

“哎，要哭上外边哭去，我听着烦！”刘金锭不耐烦地说。

王子西一看这局面，也不知该如何应付，说：“可没人家大姐什么事，要说人家模样不错，又能干，又贤慧……”刘金锭说：“你瞅着好，带你们家去！”王子西生气地说：“这是什么话？我真是自找。走，咱们走！”王子西带女人走了，刘金锭越想越生气：“给我找女人，给我成家，他妈的都疯了！卢孟实你等着……”刘金锭正骂着摔着，福顺跑了进来。

“刘师傅，有人找。”“说我死了！”福顺说：“……他说姓刘，是您，您的亲戚……”刘金锭正在气头上：“我们家人都死绝了，没亲戚……”话未尽，推门进来一人，金锭一下子呆住，半晌说不出话来。来人正是金锭失踪多年的父亲小辫刘！

“爹？！”刘金锭大喊了一声。

日已偏西，小辫刘躺在刘金锭的床上呼呼大睡。刘金锭进来，看看睡成“大”字，打着呼噜的小辫刘，很不耐烦：“哎，都睡了一天了，该起了。”小辫刘一骨碌爬起来，迷瞪着眼说：“……下雨了？”“还下雹子呢。”刘金锭没好气地说。

迷迷糊糊中小辫刘一听下雹子，赶紧喊：“快跑，往山洞跑……”“别迷瞪了，你该起了。”小辫刘醒过来：“唉，这些年风里雨里，东奔西跑，连个整觉都没睡过。天都快黑了？”“从一早来了就睡，打的呼噜前堂都听见了。我晌午就在椅子上眯了一觉。”“你抱怨，是不是？我是你爹！瞅你那样！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多嫌我，多嫌你爹！”“这会儿说是我爹了，你从宫里头偷着跑的时候，你想没想过你是我爹？你跑了，我怎么办？”“那不是情形紧急，迫不得已吗？”“你是跑了，瑞泽把我打一顿，差点打死。”“这不是没死？！”“我还不如死了呢！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活受！”“哎，你怨我，我怨谁去？要不是为了你，我不冒那险。”“你为了我？你还说为我？你一走十几年，连个信儿都没有，你是为我？”“我这不是回来了。”“你回来是带着金子还是藏着银子？不还是两肩膀扛一脑袋，连个屁也没多带一个？！”“我有这个！”小辫刘说着，把褡裢口袋一举。他掏出些破鞋烂袜子，拿出一个包袱，又打开门看看门外没人，这才解开。

“这是什么——”刘金锭纳闷地问。

“宝……”小辫刘想起自己得宝的事，就给刘金锭细说了起来。

那还是多少年前，在紫禁城御膳房时。有一天晚上小辫刘睡不着，起来溜溜。走到南宫墙后夹道儿，小辫刘无意中发现一间废弃的屋子。他打开门，里面堆满杂物。他翻了翻，发现一个尘封的挺结实的红木小箱子。他把箱子打开了，里面全是书。小辫刘不认字，对书没兴趣。他随手翻着，有几本上面有画，仔细一看，是些做饭的画，原来是本讲做饭的书。小辫刘把书塞进怀里。起初他没当回事，直到有一天小辫刘从御膳房外经过，忽地听见瑞泽和大执事在下处小声说话，小辫刘就藏在窗外偷听。

#### 第六章十七(4)

大执事问瑞泽：“你看真了，真的不见了？”瑞泽说：“其他的古版善本都在，就那本《玉食精铨》没有了。”“那是宫里历朝历代秘不外传的菜谱，上面记载着专门给皇上做的菜谱秘诀，谁要得着这本书，拿着它开间饭庄子，就是抱着金砖了！”大执事说。

小辫刘在窗外听得睁大了眼睛，直咽唾沫。

瑞泽说：“准是让人偷走了。”“咱们放在那么个地方，谁能找得着？再说，那么多书不拿，单拿这本？”大执事有些费解地说。

瑞泽猜测说：“说不定就是御膳房里的人偷的。”“丢本书不说，要是告到里边，上边发现咱们偷宫中善本，那罪过就大了……”大执事想想就有些后怕，慌忙说，“赶快把剩下的都运出宫去……”瑞泽应道：“我马上就办去。”听到这里小辫刘想走，不小心弄出了点声音。

大执事说：“外面好像有人……”瑞泽探出头来寻看，小辫刘忙躲起来。

小辫刘心想原来他俩合起来偷宫里的藏书。

从那天起，小辫刘就老觉着瑞泽的眼睛从后边盯着他，他觉得可能那天瑞泽看见他了……有一天小辫刘在御膳房心不在焉地择着菜，有人一拍小辫刘的肩膀，小辫刘吓了一跳。回头看，是端泽正阴阴地看着他。小辫刘就觉着那天瑞泽准是看见他了，心想，宫里头不能呆了……于是他连夜从宫里逃了出来。

小辫刘说完拿出这本装订精美、黄缎面的书，书面上写着《玉食精铨》。他有些激动地对女儿说道：“这么多年，再穷我也不舍得卖，一直带在身边。”刘金锭并不太以为然。她说：“你宁可要这本破书，也不要我。”“这是宝贝，上边写的都是历朝历代秘不外传的宫廷菜谱，别说这么多，有一两样，就等于有了无价宝。现在皇上没了，瑞泽也死了，我也不再藏藏躲躲的了。我这回回来，就是想咱父女俩自己开一间饭庄子……”小辫刘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他接着对女儿说：“先找一间铺面房，前门脸，大栅栏，鲜鱼口都成，雇一个跑堂，两个下手徒弟，你我掌勺，打明招牌‘皇上吃过的紫禁城的御膳房的秘不外传的皇家菜’，不出仨月，人流客满，要吃饭的从鲜鱼口排到前门大街。先赚回本，然后每天真金白银足赚，先买一所青砖大院子，两进的，带花园，再置一挂骡子大车，要四轮的，每天吃香喝辣的，我再……”小辫刘说着，却见刘金锭眼发直，便问，“哎，哎，你听见没有？”小辫刘继续往下说，“我再娶个女人，雇俩丫头，伺候……”小辫刘说着，看见刘金锭仍眼发直，他不明白地问她，“哎，你想什么哪？发什么愣啊！”刘金锭根本没听爹在说什么：“……我想嫁人……”她贸然蹦出这么一句话。

小辫刘以为听错了：“什么，什么？！”刘金锭又说了一句：“我要嫁人。”“你要，要嫁……嫁人？就你……”小辫刘简直不敢相信。

“别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十三岁，你给我灌了不知什么药，我就男不女不女地活到而今。这日子我受够了！”“你……你，这大老爷们似的，要，要嫁人？”小辫刘突然笑起来，笑得流出眼泪，岔了气。

## 第六章十七(5)

刘金锭一丝笑容都没有。她冷冷地看着父亲说道：“你笑够了没有？”“我先问问，哪个男人要娶你，哪个男人敢娶你——”小辫刘还在笑。他话音刚落，外面就有人敲门。卢孟实笑容满面地走了进来。

“这位就是金锭的父亲，老刘师傅？”卢孟实向小辫刘打招呼。

小辫刘回应道：“是，是，您是……”卢孟实说：“我是这儿掌柜的，听说您来了，一直忙，没顾上来看您。这会儿忙得差不多了，走吧，我请您，给您接风。”小辫刘赶忙说：“……那可不敢当！”“我和金锭是生死之交的兄弟，您就是我大伯，走吧！金锭，你说上哪儿？听你的。”卢孟实有意缓和一下。刘金锭还生着早上的气，瞪了他一眼，气道：“我已经饱了。”卢孟实问：“没吃就饱了？”刘金锭仍是生气地说：“气饱了！”卢孟实向小辫刘说：“他爱吃肉，

咱们烤肉季好不好？”“哎，问你话哪！”小辫刘对刘金锭说。

刘金锭索性倒在炕上，头朝里睡了。

“这他妈的倔种……”小辫刘骂，想上前揍她，被卢孟实拦住了。

夜晚的天桥人来人往、比肩接踵，街两边买卖铺的伙计们大声吆喝着招揽顾客。在一家涮肉馆里，一只硕大的“共合锅”，热气蒸腾。不相识的男人们围着火锅，涮肉，喝酒，吃得热闹。卢孟实和小辫刘边吃边聊。

小辫刘吃上了劲，话也就多了：“……说起八珍，其中之一就有熊掌。”“您做过吗？”卢孟实问。

“做过。朝廷总撰修袁老大人突然两腿僵直，打不了弯儿了，走路得慢慢蹭。皇上急了，还等着他编修清史哪，问太医院有什么办法，太医说，药已经都用到了，没什么效了……”小辫刘没说完却因卢孟实老给他夹菜打断了，“哎，你吃，别老给我夹。”卢孟实接上小辫刘没说完的话茬儿：“那也得治呀！”小辫刘接着说：“太医说，就剩下一招了，炖熊掌吃，疏通筋脉，强筋健骨，那是大补。熊掌在民间稀奇，宫里常年有东北上贡的熊掌存货。皇上立马就赏了一小箱，都是右掌。”“这左掌右掌还有讲究吗？”卢孟实讨好似的，又往小辫刘的碗里夹肉。

“太有讲究了，熊掌分左掌右掌，会吃的吃右掌。”“这倒没听说过。”“熊瞎子一到冬天就藏在山洞里头，不吃不喝，全靠舔掌活着，一只右掌舔得血脉流通，又肥又甘，又厚又软，一只熊掌发好了正好装一大海碗。”“熊掌那东西好吃吗？”“我做菜从来不‘尝底子’，那回，临起锅我尝了一勺。不为别的，也不是谗，您要说我费了多少工夫啊！光发就发了两天，拔毛又拔了一天，小火煨了两天一宿，都不敢睡觉，怕烧干了。”这时旁边有人插话：“熊掌什么味啊？”小辫刘不无得意地回答：“吃到嘴里，就跟吃肥油似的，但没那么腻，又像吃厚鱼唇、烂乎的牛筋，吃完赶紧得用热手巾擦嘴，不然的话，嘴就胶上，张不开了。”旁边又有人说：“这位老大爷真是吃过见过，连熊掌都吃过。”“那袁大人的病，吃好了吗？”卢孟实似乎更关心熊掌药效如何。

小辫刘回答说：“还别说，吃了两只就能迈步了。”旁人说：“这倒是个偏方。”另一人说：“谁吃得起呀！”旁人说：“别是神聊吧？”



卢孟实说：“您几位不知道，这位是在宫里伺候过‘三皇两后’的御厨。”众人一听小辫刘是宫里出来的人，不禁肃然起敬。小辫刘立时觉得身价倍增，找回了当年的感觉。旁人有些疑惑，问道：“就听过三皇五帝，三皇两后是谁呀？”“同治、光绪、溥仪，慈禧、隆裕，三皇两后。”小辫刘干脆地回答。

众人听过，赞叹连声。

卢孟实捧着小辫刘，说道：“您就是活宝贝，甭说做菜，就您肚里的那点故事，也是天下奇闻。”小辫刘来了精神：“不是吹牛，这几位主子谁爱吃什么，谁好吃什么，谁爱喝汤，谁好吃醋，谁是热底子虚不受补，谁是寒底子脾胃虚弱，我都一清二楚。”“跟您一块儿真长见识，来，我敬您一杯。”卢孟实端起了酒杯。

小辫刘很是高兴：“卢掌柜的，这些事我不常说，今天是高兴，咱俩对脾气，我干了！”小辫刘说完一饮而尽。

旁人说：“您要是赏脸，我也敬您一杯。”如此一来人们纷纷敬酒，小辫刘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喝得红头涨脸。卢孟实就着酒劲儿趁机说：“就着酒劲儿，说句真心话，如果我想留您，您给不给脸？”小辫刘似醉非醉：“卢掌柜的，您这是什么话？不过，我刚回来，想先玩几天再说工的事……来，喝着！”小辫刘够精明，婉言推辞了。

转眼间王子西回到了山东老家，来到卢孟实家的院子里。这是一个农家小院子，三间北房。一个女人在喂着猪，正是卢孟实的老婆凤英。

王子西进院说：“还忙哪，天都黑了。”“这头母猪就要下崽儿了，得多吃一顿……”凤英抬起头，“啊，这不是子西大哥吗？”

王子西说：“是我。”“回来了，啥时候回来的？快，快进屋！”凤英热情地招呼王子西。

王子西进屋坐在大炕上。凤英又拿大枣，又拿花生，又装烟。

“行了，凤英，你坐会儿吧。”说着，王子西就四顾打量着房子。里外都收拾得挺干净，但总是农家过日子，炕上晾着红薯，地上摊着玉米，不时还走进来两只土鸡，在地上刨食。王子西边看边说：“真够你忙活的。”凤英是个地道的农家妇女，穿着不讲究，头发简单地抿在脑后，显得很老气，人很实在，忙着劝

王子西吃东西。

凤英说：“刚收的玉米、红薯，不晾就发霉了。”她坐下也不闲着，拿起鞋底纳起来。

“孟实也帮不上手。”王子西觉得凤英怪辛苦。

“还是头年回来一趟，一晃快一年了。他还好吧？”“他是个能人，当上掌柜的了。”凤英心疼地说：“来信说来着，当什么掌柜的，多费力气多操心。”“还多挣钱哪。以后孟实是掌柜的，你就是内掌柜，往后日子越过越美。”凤英摇摇头，朴实地一笑说道：“钱没有赚够的时候，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遍天下不满升。

”“这话孟实可不爱听，他的心气可高，这不又张罗着起大楼呢。”凤英叹口气说：“唉，他干得越欢，买卖越大，我越担心，爬得高跌得惨。家里虽不富裕，也有几亩薄地，再挣下点零花，就够了。”“你要是跟他说，他一听就得急。”凤英点着头说：“他不听我的，就听他娘的。他娘说生他的时候，做的那个坐轿子的梦，他就老记着。”“孟实就是心气高。他倒是惦记你，这些都是他让我给你带来的。”王子西说着，指着放在炕上的一堆东西，吃的、穿的、用的都有。

“我一个人整天下地，哪儿用得着这些，净破费钱。他没说什么时候回来？”“没说，这要是大楼一动土开工，他就更离不开了。要不你去看看他？”凤英没正面回答：“子西兄，就在我这儿吃饭，我全预备好了，还杀了只鸡。”“唉，你忙活什么？我不吃。”王子西说着就下地，被实在的凤英死死按住。

“不吃也得吃，不许走！”凤英说完，便起身忙活去了。

郊外一座破庙里，厨子王就着小煤球炉子烤窝头，小辫刘烤着火，哥儿俩闲聊着。

## 第六章十七(7)

“唉，就说你，见过多少大世面，办过多少大席面，落得吃这个。”小辫刘搭起了话。

“有窝头吃就不错了。那老李头儿，在北京城找不着事儿做，回了老家，他又不会种地，做小买卖又亏了本，一想不开，上吊了。”厨子王烤着窝头说。

“就是给皇太后烧茶炊的李头？”小辫刘觉得不太可能。

“那真是个好人，多老实，好人不长命啊！”“想不到啊，像您和李头儿这样的，都是有本事的人哪。你那把刀削出的萝卜花，比真的还好看。”小辫刘感慨着。

厨子王不无忧伤地说：“原先我也想不开，就咱爷儿们这本事能没人请？后来我慢慢明白了，咱们那些本事全是单挑一面，你就会抓炒，我就善刀工，李头儿就会烧茶炊，现在哪儿还有这么讲究的人家？哪儿还有这么懂吃的人物？花钱请个跑大棚的厨子，连洗碗的都省了，要咱们干吗？可要我学那些跑大棚的干点粗活，给人打个下手，我又放不下架子。”“如果咱们自己开一间饭庄子，你说成不成？”小辫刘试探着问厨子王。

“你有本钱吗？”“存点儿，再借点儿。”“那敢情好，你要真开，先得请我。”厨子王听小辫刘这么一说，来了精神。

“八字还没一撇哪，我先找个能挣钱的工，把钱凑足了。”“眼下工可不好找。”厨子王又泄了气。

“你慢慢给我听着。”小辫刘和厨子王正聊着，几个没事干的散工回来了。

就听一个人说：“在人市白蹲了一天，连问的都没有。”另一个搭话说：“倒是有人问我，做十八口人的饭，一天三顿带夜宵，你猜多少工钱？”“少说得二三十大洋。”那个人气愤地说：“一个月两块大洋。他妈的以为我是要饭的……”“这他妈的什么年月……”小辫刘一直听着，不吭声。

见过老朋友后，小辫刘走出破庙，神情落寞，茫然四顾。秋风起，天已经开始冷了。落魄的大执事衣着不整地缩着肩，揣着手迎面而来，和小辫刘打个照面。小辫刘觉得眼熟，大执事也好像认识他，多望了他几眼，两人错身而过。过了一会儿，小辫刘还在想：“……是谁呢？怪眼熟……”小辫刘回到了福聚德，刘金锭还没睡，一见父亲回来便问：“你找着活儿干了？”“谁找活儿去了，我去见见老哥儿们。”“都没事干，大眼瞪小眼地闲着哪！”刘金锭一副不满的样子。

“要说还就是你有活儿，你们掌柜的这人不错。”“请你吃顿饭就不错

了?!”“你爹我是那没见过世面的人吗?”刘金锭美滋滋地笑着:“你也觉着他好?”“像个当掌柜的样儿,有气派,有义气,挺对我的心路。”刘金锭忸怩地说道:“……实话跟你说吧,我要嫁的就是他。”小辫刘一愣,继而哈哈大笑。

刘金锭一脸严肃地说:“你又笑?跟你说正经的呢!”小辫刘止住笑,冒出来一句:“没发烧说胡话吧!”“要说呢,我也许能找个更好的,可也怪了,我就越看他越顺眼,越看他越对眼,一会儿看不见我这心里就跟长草似的,乱糟糟的,看见他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小辫刘敞开嗓门说:“卢孟实会娶你?!”“他怎么就不能娶我?”刘金锭高声反问。

“我好歹也是你爹,你是我闺女,你是我一手拉扯大的,我知道。说句真心为你好的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省得赶明儿伤心。”小辫刘说完,别过脸不看刘金锭。

“你什么意思?”刘金锭直盯着小辫刘。

“我把话说明了吧,卢孟实能娶你,除非西边出太阳!”小辫刘又把脸转过来说。

刘金锭急了:“你……你他妈别恶心我,我变成这个样儿都是因为你,让我从小女扮男装,给我吃药,弄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也是没办法,干我这行,周围都是老爷儿们,带着个姑娘我还吃饭不吃?”小辫刘无奈地说。

## 第六章十七(8)

“今天跟你明说吧,我要恢复女儿身!”刘金锭似乎下定了决心,这话把小辫刘吓着了。

“你别闹事了,也不嫌难堪?一个大老爷儿们,变成个大老娘儿们,成马戏团了,让人家笑掉大门牙!你愿意,我不能跟你丢这份人!”“谁爱笑谁笑,我今天明告诉你,我就是要嫁人,还是非嫁卢孟实不可!”刘金锭说完,再不理小辫刘了。

功德斋小院里的藤萝花早谢了。玉儿把摘下的紫色的藤萝花晾干,和上菊花瓣,做成一个个小烧饼,烤得香香软软的,满屋都是香味儿。卢孟实站在一边,看着闻着。玉儿捡出一个新烙得的递给他,卢孟实拿起就吃。

“好吃，好吃！”“小心烫嘴。”玉儿看着卢孟实，疼爱有加。

“你放了什么，这么清香？”“院里摘的晾干了的藤萝花，还有那几盆秋菊的花瓣儿，再蘸点甜酱。”玉儿顺手递给卢孟实一小碗紫红色的酱汁。卢孟实接过，一闻：“好香！”“这是玫瑰花酱，加了点桂花卤。”“你真有本事，花儿都让你做成吃的了。”卢孟实吃着，还不忘说几句恭维的话。

“爱花儿的人，舍不得让它们掉在地上变成泥。吃在嘴里，老记着那股子清香。”“我听得出来，你话中有话。谁不爱花了？谁让它变泥了？赔了半天不是，还恼？”卢孟实从后面抱住玉儿。

小翠在房里把饼装进篮子里。阿根在屋外伸头探脑地往房里看，见只有小翠，就走了进去，一脸猥琐地问小翠：“那个姓卢的又来了？”小翠转过身见是阿根，把装好的几份饼拿在手里，对阿根说：“你少打听，姑娘让你去送饼，这份是打磨厂老太太的，这份是四大恒三姨太的，你磨蹭什么？趁热快去。”“哎，我还在这儿呢，他就这么穿堂入室的？！”阿根站在小翠旁边不走。“嘿，人家找姑娘，有你什么事？”小翠觉着阿根有些无赖。阿根涎着脸说：“找姑娘得先经过我，我让他见，他才能见呢！”“你倒挺会找活儿干。”小翠讥讽他。

“哎，你知道他有钱没钱？他给钱不给钱？”阿根想探探卢孟实的底。“什么钱不钱的，我不打听，你也别问这些。你快去呀。”小翠催促他早些送饼去。阿根嘟囔着：“娘西匹，不收钱，倒贴，都白送了……”说完，拿上饼，转身不情愿地离去。

晚上的福聚德光彩依旧，刘金锭一笔一画地写着水牌。水牌是用墨笔写在一块块小木板上的菜名，挂在柜台里，每天可以擦掉更换。刘金锭已经会写不少字了，写好的“盐水鸭肝”、“水晶鸭膀”、“芥末鸭舌”等水牌就放在旁边。当她写卤鸭的“卤()”字的时候，却记不清右边的笔画了，只好问旁边的卢孟实：“孟实，卤字怎么写来着？”“昨天还写，今天就忘了，”卢孟实说，“三点水，上边半个‘十’字，下边……”卢孟实说到一半，又不往下说了。刘金锭似懂非懂：“三点水，上边……半个什么？”“不能再说了，自己想。”“半个‘十’字……”刘金锭还是没想明白。

## 第六章十七(9)

这时小辫刘进来了。刘金锭见父亲来了，计上心头，故意娇声地说：“我忘

了，你教给我。”卢孟实走过去，指点着：“再忘，打手板。”“我还是不会写，你把着我手写。”

”刘金锭说完，看了父亲一眼。卢孟实把着刘金锭的手，两人头靠头写起来。卢孟实边写边说：“你记住，下边好像一个大锅，里边左一撇，右一撇，都是水，有水才能卤肉、卤鸡……”刘金锭意不在写字，是要让小辫刘看她和卢孟实的关系。她朝着小辫刘挤眉弄眼，又故意挨着卢孟实，气得小辫刘直瞪眼，赌气回后院了。

小辫刘一走，刘金锭就换了口气，生气地问卢孟实道：“昨天下午，你上哪儿了？鸭舍送鸭子来，王子西又不在，我又收货又交钱。”“有点小事。”卢孟实简单地回答说。“你又上功德斋去了，是不是？”刘金锭就像在审问卢孟实。“哎，咱们兄弟是兄弟，我的事你最好别管。”卢孟实觉得刘金锭问得多余。

“着，我的事你也甭管。”“我是为你好。”“我才是为你好。那小娘儿们有什么好，跟蜜蜂见着糖似的。”“你是这些年在宫里见不着女人，不懂得女人的好处。男人就得有女人，有女人就有劲儿，干活有奔头儿。好像你干出点什么，就想让她知道，她知道你就干着有劲儿。要是漂亮的知情知义女人，那感觉更不一样。”“我就看不出来她漂亮。”“那你真是有点不正常。虽然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可玉儿那美劲儿是人见人爱。一样的衣裳穿在她身上就是不一样。我不喜欢大红大绿，觉着俗，可有时候她穿上件大红的衣裳，就显得特别美。怎么看，都那么顺眼。”“你是中了邪了！”“南方人本来皮肤就好，她又白，就跟那‘双妹’雪花膏上画的一个样。”“女人太白，显着贱！”“她不是一般的白，她也不搽粉，天生得白，白得跟玉似的，象牙似的。那双眼睛白眼珠大，黑眼珠亮。”“那叫‘四白眼’。长这样的眼睛，一肚子心眼。”“没错，她就特别明白人，明白人的心，你还没张嘴，她就知道你来说什么。”“那是肚子里的蛔虫。”“她就那么明白那么懂事儿，看她跟看明镜似的。”“我还明白你呢，你也看不见。”“她懂得男人，我心里想什么，好像她都知道。”“干她们这一行的，都会这一功！”“我有空儿就想往功德斋跑，不由人。说有事吧，其实没什么事，找点事由去一趟，看看她，看见就不想走，老想再多待一会儿。”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说着，刘金锭已经醋性大发，卢孟实沉浸在自我的情悦中，没发觉。

卢孟实接着说：“你说这样的女人是不是人间少有呢，我老想，她会不会是九天玄女下凡，为拯救我来的……”“狐狸精下凡还差不多。”“你就是狗嘴吐不出象牙。瞅你以后找个什么样的……”

## 第六章十七(10)

刘金锭猛把笔一摔：“我不写了！”卢孟实愕然，一时搞不清刘金锭是怎么了。

阿根在北京住得惯了。功德斋里有吃有喝，玉儿为了让他早点走人，凡事忍让，倒叫阿根打定主意死赖着不走了。他哼着小调，趿拉着鞋，搓着脚丫坐在秋阳下晒太阳。此时刘金锭找到功德斋，进得门来没细看，张口就喊：“哎，有人没有？”阿根正哼着小调，见来了陌生人，站起来走近了问：“你找谁？”刘金锭见着下人打扮的阿根，摆出一副少爷的架势，不瘟不火地回答说：“不找谁，吃饭。”阿根打量着刘金锭说：“吃饭得预定，你预定了吗？”刘金锭摆摆手说：“什么了不起的，事还挺多。”阿根说：“我们每天就做一两桌。”刘金锭环视四周，话里带刺地说：“我说，你们这儿说馆子不是馆子，说尼姑庵又没庙，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阿根一听，此人说话怎么不着调，问道：“你是来干什么的？”刘金锭不无好气地说：“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叫什么儿的小娘儿们。”阿根一听原来是找玉儿的，就来了劲：“你找她？”刘金锭没好气地说：“我来会会她。”“刚出去。哦！你是她的……”阿根猛然明白过来，接着说，“你是她的……熟客，对吧？”阿根一直怀疑玉儿暗自卖身接客，以为刘金锭正是来寻欢的男人。

“什么熟不熟的，在望春台见过，常听有人说起她。”“说她什么？”阿根急切地问。

刘金锭拉长了语调说：“说她长得白，有心功，会迷人……”阿根猜测地问：“是说她不光是会做菜？”“光是会做菜就好了。仗着有个样儿，勾引得男人中魔似的往这儿跑。是不是有男人常来找她？”刘金锭说完盯着阿根看。阿根心里直发毛：“没错，来了她就白送！”“白送？不要钱，白吃？”刘金锭加重了语气。

阿根发觉说走了嘴：“不，不是白送，是要钱的。”“吃饭当然要钱。”刘金锭想着一定可以从阿根这里套出些什么来。

阿根嬉笑着：“我不是说吃饭。男人嘛，往这儿跑图个什么？不就是想来，来那个……的？”

”刘金锭兴奋起来：“早知道小娘子不是好货。”“哎，货比三家，玉儿可不是便宜货。咱们都是老爷儿们，老爷儿们找小娘儿图得就是年轻貌美，痛痛快。哎，你肯出多少吧？”阿根以为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来图快活的，说不定还能

捞上一把。刘金锭自语：“小婊子真是干这个的，卢孟实还蒙在鼓里呢！”又打量着阿根问，“你是她什么人？”阿根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我是她……我是收钱的。”“原来你是……”刘金锭正欲往下说，被阿根打断了。

“哎，你要想找她，先得通过我，把钱交给我。”阿根说着，向刘金锭伸出来一只手。

刘金锭从怀里掏出一把钱。阿根见钱，眼都亮了。刘金锭把钱往阿根手里一放，命令似的说：“这钱你拿着，你给我记着，有多少男人找她，来一个记一个，来一回记一回！”阿根眉开眼笑地把钱收下，刘金锭扬长而去。

## 第六章十七(11)

王子西在家待了几天，就要回福聚德了。行前，他又来到了卢家，见到凤英就问：“凤英，我明天就回去了，你有什么带的没有？”凤英赶忙说：“有的，我都收拾好了，都在这儿呢。”王子西顺风英指的方向一看，见有一大包东西，说道：“呵，这么多？”“有两双鞋，我自己纳的。一件大棉袄，里面三新，是今年新下的棉花做的，就要入冬了。”

这是自家地里的大枣、洋芋、花生，我都炒好了，这两罐辣椒，是自家种的，我精挑出来，香油炒的……”凤英一样一样说着，子西不由得感动起来。

“你弄了这么些给他，可他吃得了吗？”凤英说：“他一个人出门在外不容易，我帮不上他，只有这么点心意了。”“唉，可惜你这么心疼他，可是他……”王子西欲言又止，心里却在为凤英鸣不平。

凤英以为孟实有什么事，忙问王子西：“他没什么不好吧？”王子西装作若无其事地说：“啊，他挺好。我是说，他在北京城，什么都有，你不用这么惦记。”想到卢孟实，凤英眼圈都红了：“子西大哥，我一个农村女人，什么也帮不了他，又和他不般配，我老觉得对不起他……”凤英话未说完，就哽噎着说不下去。

王子西赶紧上前劝慰：“你可不能这么想，老话说，丑妻近地家中宝，他有你这么贤惠的媳妇是他三生修来的。不过……”凤英觉得子西吞吞吐吐的样子肯定心里有事，便问道：“子西大哥，你吞吞吐吐的，有话说？”“不过他要是良心，就不枉你一片心。”王子西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凤英隐约觉到卢孟实有事：“难道他……”王子西感觉出来凤英猜到些什么，“没，没什么，真的没什么。我是说，你应该抽空儿去看看他，男人出门在外，难说不……”说着说着，王子西又觉着自己要说出真话来，只好索性改口劝凤英到北京一起看看孟实去。

“是不是……他又有了别人？”凤英瞪大了眼问王子西。

王子西缓下气来：“大妹子，是我多嘴，你也别瞎想。”“我是她娘给娶的，岁数又比他大，长得也不好看，又没个生养，我知道早晚他会休了我，再找一个……”话没说完，凤英哭了出来。

王子西看着凤英伤心的样子，心里很不好受，安慰她说：“都是我不好，叫你伤心。孟实也当上掌柜的了，等冬闲了你还是去看看的好，万一闹出点事儿来，就晚了。”凤英抹抹眼泪，没说话，子西的话已经引起她的不安。

已经很晚了，福聚德里的客人都已离去。卢孟实每天照例最后一个睡，正忙着检查门锁。忽地，一股臭味传出来。“什么这么臭？”卢孟实自语了一句。

这时福顺从厕所跑出来，说：“厕所粪都溢出来了，沾了我一脚。”“没人淘？”卢孟实看着福顺问。

福顺提着尚未系好的裤子说：“好几天没来了。”“这怎么办，明天还得开门呢。”卢孟实想着这事还得尽早解决了才是，对福顺吩咐道：“福顺，明儿一早，你跑一趟，问问为什么不给咱们淘厕所？”

## 第六章十七(12)

深夜的大风呼啦啦地朝四面透风的破庙吹过来。大执事缩在乱草堆里，想着他遇到小辫刘的情景。大执事一拍大腿，脱口而出：“小辫刘！”第二天，福顺按着卢掌柜的吩咐来到粪霸西的住处。满脸横肉的粪霸西指着福顺说：“告诉你们掌柜的，钱没短我们的，可情短了我们的！”福顺满口应承着说：“是，是。”粪霸西仍扯着嗓门对福顺说：“叫他送一桌八盘九大碗，两大只烧鸭子来，爷儿们吃高兴了，给你们淘；不高兴，就让他臭一条街！”福顺乖乖地听着，连头都不敢抬。

回到福聚德，福顺就把粪霸西的话说给了卢孟实听。卢孟实听完福顺的话就火了：“这个恶霸，他这是成心！钱也给了，没拖没欠，我短他什么情

了？！”“他说，他养的一群鸽子飞到咱们的屋顶上，咱们没给喂食，就给轰走了。”福顺就像做了错事的孩子低着头。

卢孟实把桌子一拍：“什么？有这事吗？”福顺吓了一跳：“不知道。每天咱后院都有鸽子抢鸭食吃。”卢孟实气得鼻子都歪了：“这是他妈的找碴儿！他养的鸽子写着字哪，我认识吗？”福顺试探着说：“他让送席，送鸭子。”卢孟实吼道：“我就是不低这个头。”说完，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福顺跟了过去说：“那他们就不管淘了。”“不给淘就不给淘，我自己淘……”卢孟实气得端起一杯茶就往嘴里灌。这时刘金锭走了出来，说道：“这活儿你自己可干不了。就算你能淘，往哪倒啊？”“你说，他这不是找碴儿吗？”卢孟实仍气得不行。

刘金锭说：“北京这三霸，水霸、菜霸、粪霸，咱们一霸也惹不起，这一桌说什么也得送。

”卢孟实稍有缓和：“这两天要来人装电话，我离不开。”“席面我去送，行了吧？你呀，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我看这不是粪霸西的事，不定你得罪了谁，你不知道。”刘金锭说完，转身走了。

一大早，大执事穿得破衣烂衫地在福聚德门口晃来晃去，时不时地往福聚德店堂里看，像是在找人。福顺看着以为是个乞丐，走过去对大执事挥着手说：“走，走！上别处要去，这还没开门哪！”大执事仍往里探着头。

小辫刘在福聚德内也发现了大执事，但他没想起此人就是大执事。小辫刘伸长了脖子往外瞅着，自言自语地说：“又是他……谁呀？”刘金锭走了过来，问小辫刘道：“你看什么哪？”小辫刘把脖子缩了回来说：“没……没什么。”“没什么别在这儿站着，我们掌柜的规矩多。”刘金锭说着往门口走去。

大执事看见了刘金锭，忙低下头，怅然而去。

“这人是谁啊？”想了一天的小辫刘躺在刘金锭的炕上睡不着，突然坐起来，“是他！大执事！”

## 第六章十八(1)

想到大执事的出现，小辫刘惊慌不已，在刘金锭的房子里到处找地方藏他那

套书。柜里，炕底下，放哪儿都觉得不保险。

“你忙活什么哪？”看着慌慌张张的小辫刘，刘金锭感到莫名其妙。

小辫刘双手颤抖着：“我看见大执事了！”刘金锭从炕上坐起来：“宫里的大执事？”“是啊！”小辫刘描绘着看到的大执事的样子，“苍白的脸，两个黑眼圈，跟他妈鬼似的。”“这老东西还没死哪！”刘金锭低下头想着。

“穿得破衣烂衫，混得跟要饭的似的。他好像也认出我了，你说他会不会想起这套书的事？”小辫刘凑过来坐到炕上，问刘金锭。

刘金锭和小辫刘眼对着眼。“你老这么提心吊胆，鬼上身似的，干脆卖给古董铺子算了。”刘金锭说。

“它跟了我这些年，蹲破庙饿肚子我都没舍得卖，我还留着它开馆子用呢。可放哪儿好呢？”小辫刘眼珠子四处乱转，总想找个能藏书的地方。

刘金锭想起什么事情来，说：“哎，你不能老在福聚德白住，虽然掌柜的没说什么，那是看我的交情，可那些下边的人说闲话，特别是那个讨人厌的罗大头。”小辫刘生气地说：“我要是买得起四合院，早搬了。”刘金锭不想和小辫刘再扯这个事，便问小辫刘道：“你整天在外边跑，找着工没有？”小辫刘叹气说：“唉，北京城全变了，没人懂吃，没人识货，没人要会做熊掌的，就请会做家常便饭的。”刘金锭躺在床上，对着房顶说：“如今不是当年了，有钱的不懂得吃，懂吃的没钱。”小辫刘说：“我这些年在外面也琢磨出来这个理儿，就是想不到北京人，皇城根儿天子脚下的人，也沦落到只图吃个‘肚儿歪’的地步。我也死了心了，你去找掌柜的说说，把我留下。”刘金锭转过头来看着小辫刘，嘲笑地说：“你不是说，福聚德是小池子装不下大王八吗？”“这孩子，怎么说话呢？你现在就找他说……”小辫刘正说着，卢孟实推门进来，说道：“不用找了，就这么着了！”被卢孟实留下来的小辫刘忙活开了，他在福聚德大堂里上着灶，顿时长了脾气。他指指划划的，几个徒弟跟着忙活。“灶头不够大，灶眼儿也不够。地方太小，这些全搬走，搬走！”在小辫刘的指挥下，伙计们不停地搬着杂物。

小辫刘指着一块腾开来的地方问：“这边是干吗的？”生子手里搬着几块砖回答说：“这边是烤炉。”小辫刘手一挥：“烤炉占这么大地方？”生子立稳脚说：“烤炉师傅得拿烤杆，得转得开身。”小辫刘踱来踱去：“光靠烤炉不算正经饭庄子，哪家大馆子不以热炒为正宗啊！”

## 第六章十八(2)

生子说：“可福聚德就是烤鸭子呀！”小辫刘盯着生子说：“那还请我？我是白吃饭的？烤炉地方太大，让罗大头让点地方出来。”

”小辫刘脚下踩着了什么，“这是谁的东西？”生子说：“是罗师傅的。”小辫刘嚷嚷着：“什么乱七八糟的都堆这儿，搬走，搬走！”福聚德开生间里，罗大头坐在一张凳子上吃着炸果子，徒弟们蹲着身子围着大木盆褪着鸭毛。罗大头对众徒们说：“说我不是正经的，他姥姥的！今天那个小辫刘头天上灶，咱们先给他个下马威！”成顺接过师父的话，响应说：“我就说我师傅是烤鸭老祖宗孙老爷子的传人。”“烧烤王驼背儿李的正宗。”福顺也接着说。“他要是问哪派呢？”罗大头问。

福顺没听明白：“什么哪派？”罗大头右手拿着一根炸果子正要往嘴里送，手停在半空说：“大帝派。”说完把果子送进了嘴里。

福顺褪着鸭毛说：“不懂。”罗大头停住咀嚼，说：“詹王大帝！”福顺仍旧没明白：“不懂。”罗大头急得站了起来，走到福顺跟前用力一推：“你他妈的就懂吃！”差点把福顺推到热水盆里。

福顺身子一歪，大叫一声：“哎呀！”罗大头接着说：“说的是老早年间，三皇五帝那会儿。皇上山珍海味吃腻了，就把厨子头詹大叫上殿来，问詹大：‘我说詹大，天下什么东西最有味儿？’詹大想也没想，就说了：‘盐，盐最有味。’皇上一听就恼了，啪，惊堂木一拍，‘好啊，你是戏弄寡人，拉出去，砍了’！”成顺竖耳听着：“真给砍了？”罗大头说：“杀了詹大，御膳房的三千厨子都不干了！他们捏咕好了，从那天起，谁炒菜也不放盐了。吃了不到三天，皇上就认可了，这天下还真是盐最有味儿。为了给詹大出气，厨子们让皇上让位七天，尊詹大为詹王大帝。所以，詹王大帝就是咱们厨子的祖师爷……”众徒弟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

王子西带着大包小包从乡下回来了，刚进福聚德大堂，就被眼尖的成顺看见了，“哟，二掌柜回来了！”福顺说着，忙拿过掸子给王子西掸土。罗大头和几个徒弟听见成顺的喊声，也跑出来看。

“你怎么去了这么多天？”罗大头一见王子西就埋怨。

王子西放下包袱打趣地说：“你想我了？”“你可回来了，再不回来，他就

上房了！”罗大头正为卢孟实留下个小辫刘而恼火。

王子西听出来罗大头在埋怨卢孟实，不想问那么多，对罗大头说：“一回来就听见你乱嚷。

”罗大头接着说：“哎哟，你不知道，他又留下一个跑大棚的。”王子西问：“谁呀？”罗大头说：“刘金锭的爹！”王子西一脸狐疑：“小辫刘？他回来了？”罗大头生气地说：“瞧他那德性，干瘦老头，干艮倔犟，还他妈梳条小辫儿！”成顺接过话茬儿说：“他说，那是他给皇上做过饭的标志，说死了也不较。”罗大头转头对几个徒弟说：“八成是辫子兵逃跑那年，在大街上捡的。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跟这路货学走歪了，这辈子就甭想出徒了！”

### 第六章十八(3)

王子西蹲下身拾掇着包裹，说：“小辫刘可不是跑大棚的，那是有名的抓炒王，太后封的。

”罗大头听出来王子西对这个小辫刘好像也很赞赏，说道：“别让他吹了！听说是偷了宫里的东西，逃出来的。这些年东奔西窜，胳膊底下夹把菜刀满世界混饭吃。就这么一个货，他又请来当祖宗。”王子西站起身来说：“又碍不着你，你别又闹事。”罗大头说：“谁说碍不着我？他一来就挤对我，让我让着他。我看出来了，他卢孟实就是嫌我，留这么些大厨子，福聚德还烤不烤鸭子了？”王子西轻轻地拍着罗大头的肩膀，说：“他说过，福聚德要成大饭庄子，就得靠热炒。”罗大头推开王子西的手说：“你也是这句？一个刘金锭就够麻烦的了，又弄来一个爹，爷儿俩一块儿跟我对干！你们可留神我刺儿！”罗大头说完，气呼呼地回烤炉房去了。

为了让小辫刘熟悉一下福聚德的情况，卢孟实介绍着店堂，小辫刘后边跟着。

卢孟实站在店堂中央，环顾四周，大声地说：“正好人都在，子西，你回来了！”说着向王子西招招手，示意他过来。王子西看着站在卢孟实旁边的人正扎着小辫子，想必他就是小辫刘。只听卢孟实介绍道：“这位是咱们新来的刘师傅。”王子西微微点点头，喊了声：“刘师傅！”卢孟实又向小辫刘介绍道：“这位是王二掌柜。”小辫刘鞠着躬喊：“二掌柜。”卢孟实又朝王子西后面喊：“成顺、福顺、生子、喜子都过来见见。”众徒一走过来，喊：“刘师傅！”惟独罗大头站着不动。小辫刘朝罗大头拱拱手，罗一扬头，当做没看见。

卢孟实向众人发话道：“今后，两位刘师傅掌灶，灶上的事由他们说了算，烤炉还是归大罗。”摆摆手又说，“都散了吧。”又向福顺喊道，“福顺，给我开饭。”福顺大声回答：“哎！您还是……”没等福顺说完，卢孟实就说：“老三样。鸭汤一碗、饼三张、鸭子一小盘，筷子粗细的大葱两棵。”小辫刘躬着身凑近卢孟实说：“掌柜的，整天都这三样，你也不烦？明儿想吃什么我给你做！”不料被罗大头听见，说了声：“拍马屁。”“谢谢您的好意，这三样不吃我不放心。”卢孟实对小辫刘说完，走去柜房。罗大头看在眼里，窃笑道：“嘻，拍马蹄上了。”小辫刘准备去上灶，正走到灶房与烤炉之间，却听罗大头阴阳怪气地对他说：“哎……听说过吗，烤鸭子的祖师爷孙老爷子，那是我师傅。”小辫刘把围裙一抖：“宫里宣统皇上的御厨都是我师弟。”罗大头又问小辫刘道：“‘满汉全席’行吗？”“玩过几回。”罗大头成心要刁难小辫刘，接着问：“多少菜式？”小辫刘满不在乎地回答说：“一百零八样。”罗大头不信考不住他个小辫刘，又问：“为什么一百零八样？”“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什么讲究？”“冷热甜咸荤素六样，寿酌不用火饭，喜酌不用桃包。其实也是百里搭席棚，中看不中吃的意玩儿！”小辫刘一气之下骂了出来，又朝着罗大头用力抖了一下围裙。

#### 第六章十八(4)

罗大头一听火了：“你他妈说谁？！”却听成顺喊：“师傅，鸭子该燎档了。”罗大头正气着，大喝：“拿烤杆来！”一徒弟听见师父吩咐，赶紧拿了烤杆来。罗大头托起檀木烤杆，从炉里轻轻一挑，挑起一只鸭坯，鸭背朝着烤炉，罗大头快手把杆向上一抬，前手往右一拧，挂钩倾斜，鸭子悠荡起来，不偏不斜，正好飘在火苗上，这是挂炉烤鸭最关键的技术。

徒弟们看着叫起好来。

这边小辫刘进了灶房，刷地从怀里抽出一块红绸子，哗地铺在案板上，从柜子里拿出一块清酱肉。只见他手起刀落，肉切成极薄的片，倒成一个月牙形。他把肉摆进盘子，红绸面上连个肉碴儿都没有。

小徒弟们个个看傻了眼。

柜房里的卢孟实虽然吃着饭，却一直暗中看着两人斗艺，他马上动开了脑筋，朝福顺一招手，福顺走了过来。卢孟实吩咐道：“福顺，把修先生给我叫来。”修鼎新来到柜房，见卢孟实正吃饭，说：“您叫我？您先吃饭。”卢孟实

说：“吃饭不要紧。修先生，我有个想法。我们柜上的这父子俩，都是在宫里头待过的大厨，有来历，又带着传奇色彩，我想，你给他们编一段故事，咱们这样……”卢孟实面授机宜，修鼎新连连点头。

福聚德大门口忽然挂起两面醒目招牌，一面写的是“三皇两后御封抓炒王小辫刘”，另一面写的是“正宗御膳太妃宠厨刘金锭”。每面牌子下方，写着各自的拿手菜。

现在小辫刘父子俩把灶台搬到了二门，里外的顾客都能看得见。只见两人一个刀功如舞剑，一个爆炒如有神助，炉火熊熊，炒勺丁当，二人一展身手，赢得满堂喝彩。

门外围着不少人看。有慕名而来的，也有看热闹的。宫廷菜加上传奇色彩，引得客似云来，还有在门口拿牌等座的。

常贵在门口让着来客。

“七号！您是四位，四位里边请……”人群中一人说：“哎，堂头，我可等了半天了！”常贵拱着双手：“您别着急，说话就到，有一桌已经吃上拔丝苹果了，我再给您催着点。”人群又有人说：“吃顿饭，等这么半天！”修鼎新介绍着：“这位爷您别着急，你看见了，我们这两位大厨，可不是一般人物，老的那位，伺候过三位皇上，两位太后，御赐名号‘抓炒王’，说起来，这里边有段故事……”等座的客人正无聊，都竖起耳朵听。

修鼎新接着说：“话说还是老太后那会儿，小辫刘还不能上灶，只能给他师傅打下手。

这天是冬至，冬至大过年，是个节气，老太后照例招呼一家子过节。一道一道菜炒着，上着，突然师傅急火攻心，昏倒在地。前边叫传菜，这边油冒烟，小辫刘急了，抓起切好的里脊肉，裹上鸡蛋汁，下油锅就炸，瞧着变色，肉皮金黄，装盘就上菜。没想到老太后吃了这道菜，觉着很特别，又香又热，外焦里嫩，色泽金黄吉利。传下旨来，问是谁做的，什么菜这么好吃，小辫刘随口说是‘抓炒黄金肉’，从此他可就出了名了。”修鼎新这一段故事，引来店里店外不少听书的。

修鼎新见人越来越多，排起了长队，他就拔高嗓门说：“各位，来到福聚德就等于到了紫禁城的金銮殿，两位伺候过真龙天子的大厨子伺候您一个人，这福分不浅啊！”一个排在队前面的人说：“价钱可也不便宜。”常贵一听，这个主儿得给他个舒心的回答才是，不然众人不得听他的了不是？

“这位爷，您吃过见过，家里的大师傅什么不会做，您来福聚德干什么？不就是吃个新鲜气派，花点钱当一回皇上！”众人听了纷纷认同：“说的是！说的是！”就在这个福聚德门外的人群里，小五子也在其中伸头探脑地看热闹。

不多时，就看见从店堂里面走出来三个刚吃过饭，穿着光鲜，但帽子压得很低，不大抬头的男客。常贵小心伺候着：“您几位吃好了？一共三块六毛八。”三人交了账，又低着头走了。

三人一走，修鼎新对常贵说：“这三位瞅着眼生。”常贵小声地说：“这三个是高买，您看穿得多阔，专住大饭店，下大馆子，瞧准金银手饰店，进去足买，买完一溜，连影儿都找不着。”修鼎新笑着说：“你这双眼睛看人真是不揉沙子。”常贵来了劲，接着说：“看人也有个窍门儿，您要是看见一堆人在那儿抢球，准是美国人；您要是看见一堆人一块洗澡，那是日本人；您要是看见一堆人在那儿抢着付账给钱，准是咱们中国人！”修鼎新哈哈大笑。

常贵说：“咱这生意又火了，怕您站着乏，说个笑话给您解解闷儿。”这时福顺走过来对常贵说：“师傅，酒过一巡了。”“拿生鸭子来瞅——”常贵拉长了声音说。

开生鸭房里的景象非同一般，一排铁架上挂着吹好气、收拾好的生鸭。徒弟们从生鸭架子上拎起肥硕的鸭坯送上各座。这是旧时吃烤鸭的一种程序，食客们每每见此也不厌其烦。不一会儿，他们又拿着生鸭子，在店堂里叫着各自的座号，送入烤炉房。

福顺慌慌张张地拎着一只生鸭来找常贵。

“师傅，这只让客人写上字了！”常贵虽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还是拿给修鼎新看。

“修先生，您看……”常贵说着把写了字的生鸭伸向修鼎新。修鼎新拿过一看，说：“这是范东坡的字，在鸭身上写字，一是防备你们以大换小，二是考考你们烤炉的手艺，讲究烤完了之后，字还在，不走形。”“告诉罗师傅，注意这只！”常贵吩咐福顺，并把生鸭交给了他。



福顺刚走，修鼎新就问起常贵来：“范东坡算什么食客，他跟我吃过一回菊花火锅，就再也不敢和我论吃了。你说说，火锅的汤底，放什么才鲜？”“放点冬菇、海米……”常贵摸着头使劲想，但是没有想起来还应该放点什么。

修鼎新笑笑：“范东坡也是这么说。”常贵疑惑地问：“不对？”修鼎新避而不答，又问：“鲜字怎么写？”常贵不屑地说：“鲜，就是鱼字旁加个羊字。”修鼎新挠了挠袖子说：“北以羊为鲜，南以鱼为鲜，用活鲫鱼烧好汤，用来涮羊肉，才成全一个‘鲜’字。”常贵佩服地说：“修先生，我又长了一回见识。老听您说，做一批火腿的时候，必须加一只狗腿在里面，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修鼎新身子一正，说：“做菜，就跟这个世界一样，没一两只‘狗腿’，就不成其为世界。要想甜放点盐，做菜懂得这个道理，味道一定好，做人懂得这个道理，一世无烦恼！”

## 第六章十八(6)

常贵直听得连连点头。

适意居里，小五子背书似的叨念着：“刘金锭、小辫刘，每天打擂台，今天他切他炒，明天换过来，他切，他炒……”花鼻子听得不耐烦：“打住，打住，这我也知道，拣那些我看不见的说。”小五子无精打采地抬眼看了看花鼻子，想着花鼻子看不见的有什么呢？对了，刘金锭找媳妇的事。想起这个事，小五子信口就说了来：“刘金锭老和罗大头打架，给他找个大脚女人，他不要……”还没等小五子说完，花鼻子就打断说：“说卢孟实的事！”小五子晃了晃头，又打了个哈欠，眯着眼说：“卢孟实对福聚德就像对他的眼珠子一样，他还要起大楼，可 he 没钱，他这么干，就是为了早点起大楼。”花鼻子拍了一下小五子，说：“你不想要钱了？”小五子一愣，嘿嘿地笑了两声，为了捞得盯梢的钱顺口说起来卢孟实的事：“……他没事就上功德斋找玉儿，他们俩人好……”花鼻子一听卢孟实还有这事，紧问小五子道：“他找玉儿？原来在望春台开堂子菜的那个？”小五子擦了一把眼睛，犹犹豫豫地说：“好像是吧。”花鼻子上前抓住小五子的胳膊问：“什么叫好像，你看见的？”小五子掰开花鼻子的手说：“我爸爸说的，那还有错。”听到这个回答，花鼻子扎开了眼，心里有了打算，正思忖着，猛不觉小五子来了一句：“钱呢？”花鼻子顺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几个铜板，交给了小五子，说：“好生收着吧。”小五子拿了钱，疾步而去。

适意居里十分冷清。克灵湘看着对面红火的福聚德，思忖着。

花鼻子走了进来：“……表姐，您说这着儿行不行，您还记得那个玉儿吧？”克灵湘明白花鼻子的意思，说：“记是记得，可这样做，是不是太……”克灵湘觉得有伤大雅，说了一半又没往下说。

花鼻子说：“现在时兴这些，什么把自己的闺女送上门儿弄美人计，把自己老婆送给人家做妾室，出卖亲娘老子，认干儿干闺女，什么恶心的事都有，他们表面上可都是专员、议员、立法委员。咱们算什么，这年月就兴‘下三滥’的玩意儿！”花鼻子说完，从侧面看了看克灵湘。

克灵湘把视线从福聚德移了回来，看着花鼻子说：“万一英哥儿再认了真……”没等克灵湘说完，花鼻子就抢着说：“英哥哪看得上那种女人，也就是拿她玩玩，只要玉儿一上套儿，就是给卢孟实当胸一个窝心脚！”花鼻子说着，禁不住喜上眉梢。

看着喜不自禁的花鼻子，克灵湘不无担心，说：“你可别跟英哥儿说得太多，他认真。”花鼻子嬉笑着：“不多说，这些天心里又不痛快了，万一我一句不对付，轻是一顿骂，重就两嘴巴。”花鼻子说着，做了一个扇自己两嘴巴的动作。克灵湘看了，觉得过意不去似的说：“让你受委屈了。”花鼻子认真地看着克灵湘说：“唉，我老记着您的话，我受两下不要紧，别让英少犯病，谁让咱们是亲戚呢。”“多亏了你。”克灵湘微微垂下了头，又掏出来一些碎银子，交给了花鼻子，“这点零花你拿着。我得去莲花寺看看老太太，听说病得不轻。我不在，你悠着点儿。”花鼻子很不客气地接了钱，恶狠狠地说：“这一手下去，非弄得卢孟实乱了营不可！”说完，露出来一副怪异的面容。

## 第六章十八(7)

花鼻子来到功德斋，阿根一见有来客，迎了上来：“吃饭，预定了吗？”花鼻子打量着阿根：“我找人。”“找玉儿对吧？”阿根以为又一个找玉儿的男人来了。

花鼻子盯着阿根说：“我就找你，你是阿根。”阿根觉得奇怪，问道：“你认得我？”看到阿根高兴的样子，花鼻子有意接着问：“打南边来的？”阿根爽快地回答：“浙江余杭。”“你是玉儿的……”花鼻子有意不往下说。

阿根赶紧接茬：“啊，是……是表哥，表哥。”花鼻子打量着四周：“你们那儿是好地方，鱼米之乡啊。”“整天光脚打鱼撒网，一点不好。”阿根很不快地说，又看着花鼻子道，“哎，你全知道？”花鼻子漫不经心地看着功德斋的陈

设，说：“知道，玉儿和我们大爷是老相好了。”阿根纠正说：“是熟客！”花鼻子斜眼看了一下阿根，又正面对着阿根：“对。还有个熟客卢孟实，他常上你们这儿来？”

”阿根不无好气地说：“哼，来白相的，从来不给钱，来了就不走，两人在屋里叽叽喳喳，还不是占便宜。”花鼻子看在眼里，说：“我们瑞大爷可不是那种人。今天瑞大爷叫我来，是专门请你去吃饭。”阿根惊讶地反问：“请我吃饭？”花鼻子接着说：“饭馆随你挑！”阿根兴奋地说：“你们瑞大爷真是懂行，上路，干这一行的，都先得通过我这一关。打点好我，才能到她。钱我最少拿一半。”花鼻子向阿根凑近了一点说：“没错！行个方便吧？”阿根挺了挺身：“这女人就是蠢，要交也交像大爷你们这样有钱懂事的朋友。”花鼻子又用一种很有气派的语气说：“我们大爷是什么人物，卢孟实以前就给我们当‘碎炊’。以后你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尽管跟我说！”阿根涎着脸说：“那就……不好意思咧，我要是想要块表呢？”花鼻子一看阿根的模样，不快地说：“瞧你拘拘缩缩的样儿，我们瑞大爷有的是钱，还特大方，你给他弄舒服了，准给你买。今天先带你吃饭庄子，卖的都是你们江南的东西。”阿根一听，来了劲，忙问：“有熏鱼，醉鸡，臭豆干吗？”“有……”花鼻子拉长了声音回答说，“苏造肉，大煮干丝，清炒虾仁，蟹肉汤包，煨菜饭，酒酿汤圆，全有。”阿根都听呆了，口水差点流出来，一脸馋相地说：“整天吃素，都娘西匹吃成兔子了。”花鼻子嘱咐他说：“记住，这是我们瑞大爷请你的。”阿根点着头：“记着，记着。”“走吧。我让你办的事很简单……”花鼻子说着，示意阿根现在就和他一块走。

阿根趿着鞋紧跟着：“没问题，全能办得到。哎，有没有‘大汤黄鱼’……”

## 第六章十八(8)

福聚德的生意天天好得不得了，一天下来王子西总是累得不行。他收好账本，取了从老家带来的一包东西交给卢孟实说：“这是凤英给你带的东西。”卢孟实只顾着数钱没理会。

“你哪来这么多碎银子？”“有不少小户人家，看咱们生意火，把钱都存咱们柜上了。”卢孟实回答说。

“不存银行？”王子西盯着卢孟实问。

“我给的利息高呀！那些小户人家，存钱就为的是生利息。有的人家说明了是给儿子存的，存到他儿子娶媳妇，这年头买卖家比银行保险。这回起楼的钱就够数了。”“你可真能闹腾。凤英给你带的东西。”王子西说着，拍了拍递在卢孟实面前那包东西。

卢孟实收着银子，看都没看，他的心全在买卖上。

“你倒是看看哪。”王子西大声地说。

卢孟实把钱收好，打开包袱，一看全是些家乡土里土气的东西，嫌弃道：“嗨，这都是什么呀？粗布大棉袄，太厚了，穿上成狗熊了。”“里外三新，凤英亲手做的，挡风。”“现在谁还穿这样的东西？瞧这颜色，我穿上这么一件，成乡下土老帽了，上银号都得让人轰出来。这是什么？老头鞋，又笨又沉，上东北打老虎去合适……花生，红枣，这儿全有的卖，这北京城，又不是山坨，带这些？全是没用的。”卢孟实翻着包里的东西，觉着没一样是他用得上的。

“你也不问问她好不好？”王子西看不下去。

“她有什么不好的，每月我都往家寄钱，有吃有喝有房子住，比我省心。”“这都是她一针一线为了你亲手做的，好不好都是一份人心。”“乡下女人就是没见识，不懂得城里的事，她费力气，我还不搭情。”“她问你回不回去过年。”“柜上这么些事，我哪走得开？”成顺和福顺抬泔水桶走过。泔水很重，有三百斤。

“小心别洒了。”卢孟实说。

成顺吃力地说：“外边大车等着呢，咱们生意好，连泔水都肥，几家收泔水的都抢着要。”“等等。成顺，给你件棉袄穿！”卢孟实说着，拿了件棉袄向成顺走了过去。

成顺一看，感激不尽地说：“新的？掌柜的您留着穿吧。”卢孟实说：“穿吧，老家带来的。”成顺喘息着说：“我谢谢您！”“这两双鞋，给生子一双，福顺你拿一双。”卢孟实又给了福顺一双鞋。不一会儿卢孟实把东西都分了。

分完东西后，卢孟实对王子西说：“我得去把钱存上，不能放柜上，让那俩搅屎棍看见，以为柜上有钱又全拿走了。子西，散户在咱们柜上存钱的事，是为了资金周转好起楼，你别跟大少二少说。”“你这意思是，我什么话都跟他们说。”王子西说着，看着卢孟实，面露不悦之色。卢孟实嘴一撇：“瞧你，我随

便说一句，你吃什么心哪？”“你要是怀疑我当内奸，你直说……”王子西生气了。

“谁说你了，瞅你心眼真多。”卢孟实说着，从包里拿了些吃的给王子西，“你拿点吃去。”

## 第六章十八(9)

王子西看也不看就说：“我不要！”卢孟实也不在意，又自顾自地拣了点大枣和花生，要走。

看着卢孟实的背影，王子西说：“这会儿银号都关门了。”卢孟实头也不回地说：“我还有别的事。”说完走了。

王子西看着原来包得整整齐齐的东西，散乱着摊了一地，自言自语地说：“哼，我要是特别给你上药，你卢孟实在福聚德一天都待不下去！”卢孟实在夜色里拿着大枣和花生来到了功德斋，一边往外掏着，一边对玉儿说：“刚从老家带来的，大枣是今年新下来的，花生也是自家种的。”“这枣几个真大，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枣儿。”玉儿高兴地说。

卢孟实说：“跟小苹果似的，我们那儿地肥，一到秋天都吃不过来，新下的枣，花生，大梨，尤其是新老玉米，一咬就流汁儿，什么都好吃。”玉儿欣赏着枣儿：“你想家吗？”“想。我老想有一天，该做的做完了，钱也有了，我就回老家盖一间三进的大院子，门口是水塘，养鸭子养鹅，院周围都是果树，春天看花，夏天遮凉，秋天吃果子……”卢孟实憧憬着一个童话般的将来。

玉儿想的却是其他的。她信口说道：“还有儿孙满堂呢。”“对，我一定得有儿子，儿子生孙子，弄一大帮孩子，围着我叫爷爷……”卢孟实感觉到玉儿看他的眼光。

“让你媳妇给你多生几个。”玉儿酸酸地说着。

“就她那丑样儿，生出来我也不要，我等着……”“等什么……”“等着你……”卢孟实一把将玉儿揽进怀里，说：“等你给我生个儿子……”玉儿挣脱来说：“去你的，不怕你老婆找来了。”卢孟实说：“我休了她。”玉儿把嘴一嘟：“刚才还说要衣锦还乡，起房子呢！”卢孟实打趣地说道：“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哪！”卢孟实见玉儿娇媚的样子，早已按捺不住，抱起她就亲。

玉儿推却着，卢孟实抱着不放手，两人滚在床上，一时间，柔情似水，爱意深浓……隔壁屋里的阿根耳朵紧贴着墙，用力听着玉儿房里的动静。一会儿传来女人娇滴滴的声音，一会儿又传来男人喘着粗气的声音，只听得他一会儿心里痒痒，一会儿又怒火中烧。

听了一阵，阿根又偷偷地溜了出来。原来花鼻子就藏在功德斋附近，阿根叫出花鼻子：“他就快出来了。”阿根轻声地对花鼻子说。“知道了，你躲开。”花鼻子把阿根往边上拉了一把。

不一会儿，卢孟实出了功德斋，心情极好。他抬头看看月光，满心欢喜，哼起了小调。

走了没几步，就迎面碰上花鼻子。

## 第六章十八(10)

“喏，这不是卢大掌柜的吗？”花鼻子装作无意碰上似的说。

卢孟实有些诧异：“花鼻子……”花鼻子装腔装调：“不认识了？眼够高的呀！”“我跟你不过话。”卢孟实往前就走。花鼻子也不阻拦，自言自语地说：“附近哪儿有个功德斋？瑞英又胡支使我。”卢孟实听花鼻子话里有话，站住了，“你找功德斋？”花鼻子学着卢孟实的话说：“我跟你也不过话。”又装作找门牌的样子，“瑞英非说玉儿搬这儿来了，哪儿有……”卢孟实吃了一惊：“瑞英……”花鼻子又自语地说了起来：“他小子一个人来玩，又不带着我，让我上哪儿找去，天又黑……”卢孟实心里翻腾起来。

花鼻子接着说：“黑天半夜的，叫玉儿准备宵夜，他可真行……”花鼻子的话引起卢孟实无限狐疑。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福聚德起大楼的位置选好了，现在大楼终于开始破土动工了。卢孟实上过香，拜了神，铲起第一铲土，撒在奠基石上。众师傅徒弟等人垂手立在一边。

卢孟实庄重地看着大伙儿，发话了：“从今天起，咱们大楼动土开工。起了大楼，福聚德的生意还得火，我要把福聚德办成北京城里第一流的饭庄子！等楼起好了，四大堂，八大楼，都压不过咱们。没吃过福聚德的烧鸭子，就不算北京

人，外边来的，没吃过福聚德的烧鸭子，就不算来过北京！不过，我也把话讲明了，柜上是借钱起大楼，从今天起，柜上要节流开源，所有人都得缩衣节食。我首先就不从小费里拿分红了。”众人听着没出声，罗大头在一边开始撇嘴了。

卢孟实接着说：“把眼光放远着点，等大楼起得了，生意更好了，将来真金白银日进百金的时候，那就有大把的票子进。”常贵插话说：“小费主要是堂口里的事，我们这几个人，也不拿了。”卢孟实听了常贵的话，点点头，表示很赞赏。

小辫刘自打做了福聚德大厨后，不但结束了十多年的亡命生涯，而且父女相聚，重操手艺，受人看重，他心情格外舒畅。这一日，小辫刘忙里偷闲出去转了转，正趁着夜色归来。突然，从阴影儿里闪出一个人来。小辫刘惊悚地问：

“谁？”大执事挺着身子：“小辫刘，你不认得我了？”小辫刘听这声音觉得好耳熟，认真地看了看眼前的这个人：“你……是大执事？！”大执事有些傲慢地说：“不错，是我。这些年你混得不错吧？”小辫刘不想理他，埋头就走。大执事上前把他拦住，说：“混回北京城来了！”小辫刘把大执事一推：“你躲开。”大执事仍拦住：“那套书呢？”“什么书？”小辫刘故作不知。

## 第六章十八(11)

“别跟我装糊涂，你从宫里偷走的《玉食精铨》！”小辫刘把头一翘：“谁偷了？你别红口白牙乱喷粪！”大执事不紧不慢地说：“《玉食精铨》那可是国宝，现在民国政府正追查故宫里的所有国宝下落，谁偷国宝，就是死罪！”听大执事这么一说，小辫刘却并不害怕，也学着大执事的语调说：“你拿的还少呀，要说偷国宝，你是头一份！”大执事软下来：“小辫刘，咱们都是宫里出来的，好歹有点交情，只要你把书拿出来，我去找买主，得了钱两人分。”小辫刘不屑地说：“谁跟你分？告诉你，什么书不书的，我不知道。”大执事生气地说：“敬酒不吃吃罚酒，你等着！”说完拂袖而去。

秋阳不痛不痒地照在胡同的砖墙上，阿根挤眉弄眼地把玉儿的近况说给刘金锭。刘金锭听完，从兜里掏出来一些碎钱给阿根，收好了钱，阿根高高兴兴地走了。

得到玉儿新情况的刘金锭，心情愉快地回到了福聚德，没找着卢孟实，她又来到后院，正撞见卢孟实要往店堂去。“哎，告诉你点事。”刘金锭神秘兮兮地对卢孟实说。

“什么事？”看着刘金锭神秘的样子，卢孟实知道她准有事。

刘金锭在卢孟实耳边说着，把刚从阿根那儿得来的玉儿的信息讲给了卢孟实听。卢孟实本来已经对玉儿起疑，听着听着，他脸色骤变。

“你从哪儿听说的？”刘金锭不紧不慢地说：“甭管是谁说的，保证是实情，谁都知道，就瞒着你。”“到底是谁说的？”卢孟实瞪大了眼睛。

“以后再告诉你，我拿脑袋担保，是真事！”刘金锭一副斩钉截铁的样子。

“玉儿不是干那种事的人！”卢孟实不信玉儿真会做出像刘金锭说的事情来。

看着卢孟实似信非信的样子，刘金锭很不高兴，说：“明着不干，暗着干，好人能在望春台那种地方开馆子？”“就因为怕别人怀疑她，她才从望春台搬出来的。”“搬出来自己干。你不懂，这叫暗门子，来的都是熟客，没有老鸽子管着，钱能落多点，表面上开馆子，暗地里卖身子……”还没等刘金锭说完，卢孟实急了：“别说了！”“瞅，急了吧。”“我不信！”刘金锭加重了语气：“我是好意，提醒你，这种女人拉住你，叫你着迷，丢魂，等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的上了钩，再一脚蹬了你。我怕你上当！”卢孟实不想再听下去，拔腿就走。

离开刘金锭，卢孟实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才好，不自觉地他就来到了福聚德起大楼的工地。他一个人在工地上坐着，一直到黄昏。他最舒心的事，就是看着一天一个样的大楼。地基已经打好了，打得很结实，四梁八柱的大楼已经有了模样。看着眼前的景象，卢孟实心里踏实多了，眼前的烦恼也随之消失了。福聚德的伙计们正在店堂里吃着饭，桌上是几盘没肉少油的青菜。

吃着吃着罗大头摔下碗：“天天就吃这个，连个肉星都没有！”常贵停下嘴，指着一盘青菜说：“这不是有油渣儿吗？”

## 第六章十八(12)

罗大头生着气：“没钱就甭起楼，让我们吃这个？自打老掌柜的起，我罗大头就每顿饭得有肉，还得二两酒。”罗大头说着向两边喊，“成顺，成顺哪？”福顺吃着饭说：“送外卖还没回来。”罗大头看着福顺说：“去天义顺给我端炒肝包子去！”福顺不敢怠慢，放下饭碗就去了。



罗大头又扔了一下碗筷，说：“他起楼，凭什么叫我们勒裤腰带？”常贵语重心长地说：“你就吃你的饭吧！”罗大头指着常贵说：“还有你，头一个就带头不拿小费分红，你那么上赶着为吗？”常贵也不生气：“掌柜的不是说了，楼起好了，有了红利，再多补给点。”“那等到猴年马月？他赶情一个人吃饱了一家子都不饿，你可就靠着小费，养活一大家子人哪。”罗大头火气不减。

“手头紧着点，还过得去。”常贵继续吃着饭。

“就你老实。就他么蛾子多，刚富裕点，别家饭庄子有钱都给伙计分了，伙计吃香喝辣的，他倒好，起什么楼！起了楼还不是给他自个儿脸上贴金，他脸上体面。”“起了楼，客多，赚得更多，他是有眼光。”“别叫他吹了，你知道吗，他的钱都是借的，借钱起楼他可真大胆，这一屁股两肋的无头债，他还得起吗？还给你多补点儿，不跟着他一块被人追债就算好事。”罗大头说着想起他的炒肝包子来，“成顺！成顺，我的包子哪……”“不是说成顺还没回来嘛！”常贵安慰他说。

成顺没和大伙儿一块吃饭，这会儿正和小翠甜蜜着呢。小翠和成顺这一对小恋人相会的地方，就是菜市场后面的一个杂物窝棚。

小翠嘟囔着嘴说：“几天都看不见你。”成顺看着小翠，心疼地说：“这些天特别忙。你穿这么少不冷？”小翠摸着成顺的新袄：“我又没有新棉袄。”成顺没明白小翠的意思，高兴地说：“掌柜的给我的，平时舍不得穿，今天出去送鸭子，又要来见你，才穿上，可暖和了。”“有点大。”“是掌柜的老婆给他做的，他不爱穿，给我了。”“你们掌柜的老婆针线活挺好。人长得好不好？”“没见过。在老家没来过。”“他家里有老婆，还跟我们姑娘来来往往的！”小翠不满地说着。

“谁让你们姑娘长得俊，男人都这样，见一个爱一个，见着俊的就更管不住自个儿。”“可说出实话了。你找俊的爱去吧。”小翠说着撒娇地打起成顺来。

成顺赶忙赔不是说：“我说错了，行了吧！”小翠掉头就走，成顺一把把她拉住。

“你放手，放不放，不放我就嚷……”成顺拉过小翠，抱住就亲了一口。

小翠“哎哟！”一声，把成顺推开，“你再这样我真跟你急！”成顺像做错了事，红着脸，不敢抬头。

小翠又笑了，说：“傻样儿！”成顺又抬起头：“我得回去了，回晚了，我师傅又该骂我了。”

## 第六章十八(13)

“告诉卢掌柜，我们那位叫他今天晚上去。”“唉。”“还有……”说着小翠又不好意思地把脸往一边扭。

“唉。”成顺以为小翠又有什么要吩咐。

“还有，后天这会儿还在这儿——”“唉。”成顺高兴得跳了一下。

小翠又吞吞吐吐地说：“还有……你再亲我一口……就许一小口……”成顺凑上前去，慌慌张张地重重亲了一口。

成顺回到福聚德，正赶上卢孟实和奎祥木厂的赵工头在柜房里看着图纸，商量起楼的事。

卢孟实说：“这儿不好，我要三楹两层，楼上四周有廊子，要扶手栏杆，楼顶要七座葫芦宝瓶，楼座得大方美观，还得实用。哎，你见过西直门外的畅观楼没有，就是那个意思。”赵工头指着图纸上的一个位置说：“那，这儿还得改。”卢孟实接着说：“还有门脸，我要汉白玉的，得经风挡雨，够体面气派，里面四梁八柱都得用整根的好木头。”赵工头抬头看着卢孟实：“您要的我都能办得到，花梨紫檀都没的说，可造价就高了。”“起大楼是千秋万代的事，我不怕花钱。可也用不着那些红木，真材实料就得了。”“我跟你逗呢，这图可是已经改了三次了。”“还得再改，改到我满意为止。”卢孟实认真地说。

赵工头笑笑：“给你干活可真不易，你主意太多。”“我的好处还多呢，你好好给我盖，盖好了福聚德是北京第一个有楼的饭庄子，每天来的客人不断，看见楼就得问是谁给起的，保你招来十座八座的活儿，干都干不完。你就发了！”“到头来我还得感激你，卢掌柜，你这张嘴我真服了。”赵工头用手指点点了卢孟实，转身要走的样子。

“就这儿吃饭！”卢孟实拉住赵工头，对成顺说，“成顺，你叫厨房预备饭。”“唉！”成顺答应了一声，又压低了声音对卢孟实说，“玉儿姑娘叫您晚上去一趟。”卢孟实一皱眉：“没工夫，看不见我这儿忙着哪！”卢孟实的无名火把成顺吓了一跳。

等了一个晚上也没把卢孟实等来，玉儿心情不快，没好气地做着菜。看着一脸不高兴的玉儿，小翠解释说：“您可别怨我，两次我都叫成顺告诉卢掌柜了。”玉儿往锅里放着菜：“你应该自己告诉他，成顺毛手毛脚的。”小翠停下手里的活儿，说道：“他起誓说告诉卢掌柜的，要不我现在再去叫一趟。”“不来还去叫，我怎么那么贱！”玉儿不停地忙活着。

“他不来，你又怨我。我去叫，你又不让。”“谁怨了你了？我怨我自己！”小翠看着玉儿，心里挺不是滋味，说：“可是，你又不高兴。”

## 第六章十八(14)

“做你的事吧，客人就要来了。”阿根显得很兴奋，出来进去地乱忙活儿，又进来督促：“菜要做得细致点，这餐来的是位贵客。”玉儿说：“哪一顿我也没马虎过。”阿根说：“人家大爷有钱，来这儿吃饭是给你面子，你得伺候好了。”玉儿放下手里的活儿，恼怒地说：“你要这么说，我就不做了。”阿根看着玉儿生气的样子：“瞧这娇气劲，我说什么了？”小翠说：“这儿忙着哪，你出去吧。”阿根瞟了小翠一眼，搭讪地说：“我再去看看来了没有？应该来了……”说完抬腿走了。

阿根一走，玉儿就问小翠道：“什么人订的座，他这么紧张？”小翠回答说：“是跟他订的，我也不知道。”小翠刚说完，却听得阿根的声音：“哎哟，您来了——”玉儿走出厨房，看见瑞英走进院来，玉儿感到很突然。瑞英还是大大咧咧的样儿：“这个地方不错呀！要不是花鼻子说，我还真不知道呢。”玉儿客气地说：“瑞大爷，好久不见了。”瑞英打量着玉儿，见她还是那么秀气，清雅。

“是啊，有日子没见了。搬了也不说一声，怎么着开张我也得送个花牌吧！”玉儿平静地说道：“不敢当。”瑞英依旧站着说：“今天给我吃什么？听说改做素菜了。”阿根陪在瑞英旁边说：“她一早上就忙上了，听说是旧相识瑞大爷要来，玉儿特别高兴，全都是新鲜现做的好菜，知道您不是吃长素的，她特别用鸡和火腿吊的高汤，还准备了一道甜点心，是用花儿做的……”没等阿根说完，玉儿嗔怪：“你真多嘴。”阿根是为了讨瑞英高兴。瑞英信以为真，真诚地说：“辛苦你了。”玉儿一时有些不知所措，说：“没什么。菜都准备好了，你先坐会儿，我炒菜去。就你一个人？”可是没等瑞英回话，阿根先开了口：“有你陪着瑞大爷嘛！”又示意瑞英坐下说话，“您请……”今儿个天气不错，太阳很好。只见福聚德的院子里，摆着些照相机、反光板之类的东西。已经化好装的

大少爷唐茂昌穿着戏装，正摆布着几个徒弟弄布景。“以这面墙做背景行不行？”唐茂昌问摄影师。摄影师看了看摇摇头说：“不好，太素了。”唐茂昌又走到廊子口说：“那我站在这儿，后边有花，有廊子。”摄影师又摇了摇头：“背光。叫他们把里边的那扇屏风搬出来。”摄影师有要求，唐茂昌立刻吩咐旁边的几个徒弟：“快着，搬！”不一会儿就见徒弟们搬着屏风出来了。生子搬着屏风，歪着脑袋对福顺说：“卢掌柜让搬吗？”

## 第六章十八(15)

“唐大爷是东家，卢掌柜也不敢惹东家。”福顺说。

屏风搬到了院子正中后，摄影师给做态的大少照了几张。刘金锭站在一边看热闹。唐茂昌呷了一口酒，说：“我想来一张《贵妃醉酒》叼酒杯的。余老板说，我这个姿势有点像梅老板。”摄影师看了看唐茂昌，挪动着相机架，把相机摆好了。

唐茂昌一看摄影师准备好了，往两边看了一眼说：“谁给我拿着杯？”“我拿。”福子走了过去。

摄影师从镜头里看了看唐茂昌说：“不好看，得要一个穿戏装的。”唐茂昌又吩咐福子说：“福子，快点穿上戏装！”福子胡乱穿上一套戏装，但是看上去不伦不类，像演马戏的猴子。

唐茂昌摆了摆手：“不成，不成，难看死了！把我都影得难看了。”摄影师看看表对唐茂昌说：“唐大爷，我下午得赶到东城，还有事。”本来就拍得不是很满意的唐茂昌，更着急起来。

福子说：“我去找一个扮宫女的来。”唐茂昌说：“来不及了！”刘金锭轻声说：“大少爷，你看我成不成？”唐茂昌看看刘金锭还真有点意思，“还真有个样儿！”又转头对福子说，“福子，快着给他扮上！”随即福子和刘金锭来到了房间里，福子帮她化着装。刘金锭头一次对着镜子搽胭脂抹粉，这些对她来说很陌生，又很有吸引力。她由着福子摆布。福子轻轻地拍了拍刘金锭的头发：“再戴上朵花就成了。”镜子里出现女戏装的刘金锭，完全摆脱了她平日的男人样。刘金锭打量着自己，又惊又喜，愣着不动。

福子纳闷地说：“快着出去，就等着你呢！”化了戏妆，穿上女装的刘金锭从房里走了出来，来到院子里。众人看见，先是一愣，然后一通笑。刘金锭却很

正经：“大爷，像吗？”唐茂昌也很吃惊：“嘿，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想不到你平时大老爷儿们似的，真上妆。来吧！你过来，端着盘……”刘金锭按着大少的指示，做得很认真。众人不再笑，都瞪大了眼睛看着。摄影师拿着照相机摆好位置，又觉得不好，不停地摆弄着。一同走出来看热闹的小辫刘起初没注意，渐渐地，他发现女装的宫女是刘金锭。小辫刘急了，大吼一声：“你，给我脱了！”冷不丁地冒出这样一句，众人一片愕然。

更多免费 txt 电子书，欢迎您到 [www.txtsk.com](http://www.txtsk.com) 下载.

声明：本电子书仅供读者预览,请在下载 24 小时内删除，不得用作商业用途；如果喜欢请购买正版图书！